

命觀風茲土所至威明化洽既翠然
就理矣而又以其餘暇進學官弟
子談經校執多所甄造一時士習
視疇曩加隆焉且慮士之取材泛
而寬要也乃簡諸學官弟子之博
雅者發載籍以來百家之藏撮其
要妙彙集成編而君復手自點定



553
類號
類別
全書 函 14冊

342223 11



損益就中其比事有類弗當於類
語雖工弗錄也其致用在舉業弗
適於舉業調雖高弗錄也總數千
載充棟之集而約之為十八卷雖
寒畯之家可以力致中下之資可
以強記蓋秋林之粟帛學海之梯
航也侍御君嘉惠後學之心良勤

厚矣編既成屬余序之余惟近世
之為類書者無慮數十家然其義
例不專於舉子業故不太簡則太
繁簡則狹而不該繁則駁而不粹
是編之集亦既該且粹矣士如熟
此而有得焉文其庶幾乎第余竊
聞之窺見一斑者必目窮全豹而



古今類聚 卷之四
後見其炳蔚之文讀古人之糟粕
當如輪扁之斲輪神過於意匠之
外然後發之為文詞不求工而自
工此又侍御君作人之餘意非是
編之所能盡也讀者其勗之
萬曆九年歲次辛巳孟冬月吉日
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奉

勅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京山王宗載書



刻新選古今類賦名氏

鉅鹿介錫陳世寶 總訂

邯鄲熙載張國彥

安陸文植楊 芷

南充大卿王績之 參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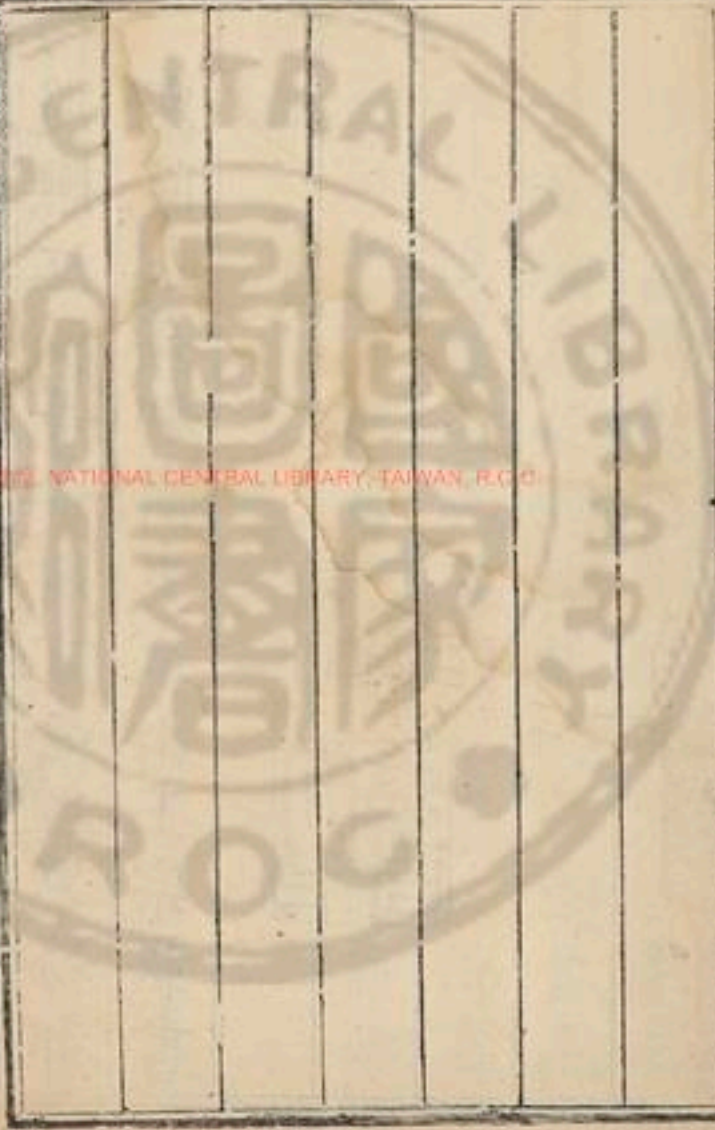
上海允德喬懋教

太倉敬美王世懋

扶風紹甫孫 代

嘉興雲卿沈伯龍

濟寧子祿郭 汝 刪校



古今類腋目錄

君道類

聖學

聖德

敬天

法祖

勤政

仁民

事神

眉州際明胥 遇
 華亭成甫張明化
 崑山鴻甫朱熙洽
 黃岡實卿李之用
 蕭山巨卿蔡萬里
 建陽聘君傅國珍
 烏程孟昭凌嗣音
 崑山伯任張 棟 註解
 會稽仲美錢 楨
 休寧東園詹景鳳 編次



古今事考 卷之四

任相

馭將

親賢

去讒

納諫

崇儒

睦親

慎始

謹微

節儉

詔令

創守

文武

建儲

朝巡聘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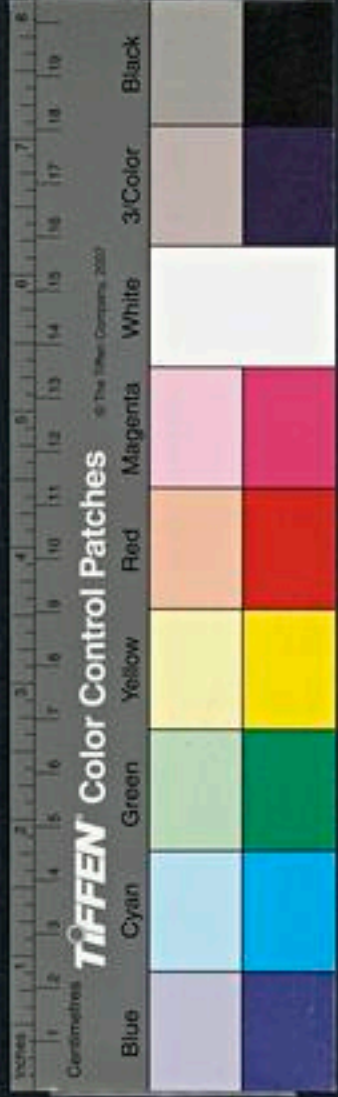
臣道類

相體

六卿

陳斌

國立中央圖書館



進諫

勸講

侍從

守令

史官

文武

為學類

希聖

稽古

求師

取友

虛心

謹言

慎行

義利

闢邪

窒慾

改過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今類史

目錄

四

卷之十

義 禮 智 信 神 幾 容儀 剛毅 正直

仁 命 性 心 道德類 教誨 誠偽 循序 慎獨

國立中央圖書館



為治類

紀綱

風俗

賞罰

學校

教化

禮

樂

刑

古今類

目錄

五

仁九

識見

寬厚

謙抑

誠實

廉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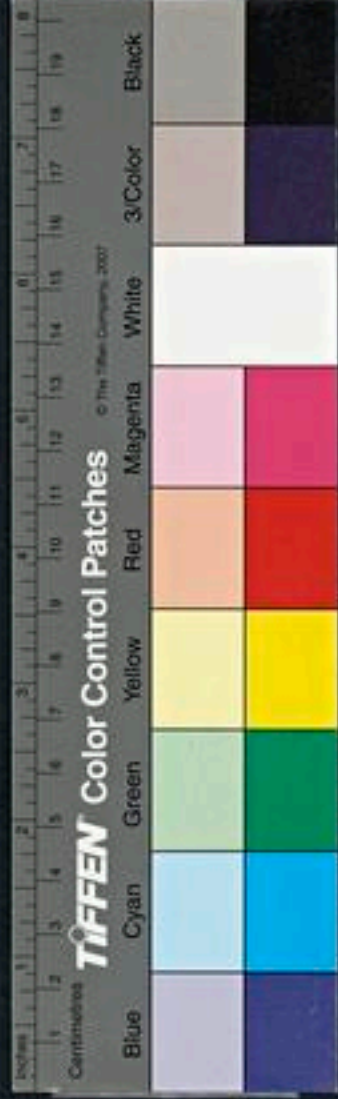
謀斷

節儉

出處

應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養老
曆法
宥過
馭夷
城守
造化類
天文
地理
鬼神

兵
工
虞
觀人
用人
農桑
賦役
理財
備荒



國立中央圖書館

祥瑞

災異

卜筮

人倫類

君臣

父子

兄弟

夫婦

朋友

人事類

冠

婚

喪

祭

邪正

禍福

交際

器用



宮室

飲食

品物類

異端

外夷

藝術

鳥獸

草木

歷代人物類

三皇

五帝

三王

五霸

古今名臣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古今類腋目錄終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二

君道類一 聖學 聖德 敬天 法祖 勤政

聖學

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益象曰。益動而巽。日進無疆。

大禹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咸有一德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茲。



古今類腋目錄終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二

君道類一 聖學 聖德 敬天 法祖 勤政

聖學

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大畜象曰。天在山中。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益象曰。益動而巽。日進無疆。

大禹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咸有一德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茲。



道積於厥躬。惟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旅獒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大雅思齊曰。不顯亦賤。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

入。○抑曰。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能盡人道。四方為訓。○質爾

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

不遐有愆。○辟為爾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

儀。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昊

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不。我心慘慘。憂也。衛武公作此使

人日誦。以自警。○桑柔曰。惟此惠順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

編考慎其相。相平聲。求輔也。○周頌閔子曰。維予小子。夙夜

敬止。於乎皇王。繼予思不忘。○敬之曰。日就月將。進也。

學有緝熙于光明。佛弼時仔。茲肩也。任示我顯德行。

表記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

其躬儻焉如不終日。○學記曰。發慮憲。求善良。足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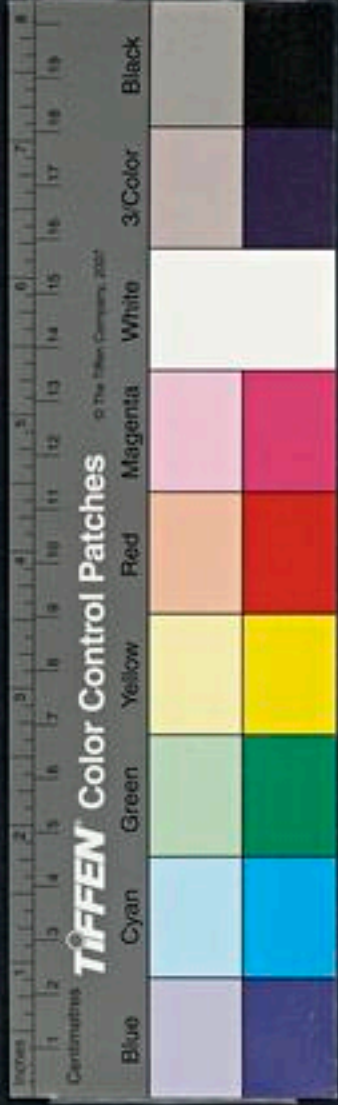
諛聞。不足以動衆。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玉不琢不成器。人

不學不知道。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雖有嘉

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美也。是

曹公刊



故學然後知不足。○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設問音

大戴禮曰。武王踐阼。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歟。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西面而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于席之四端。

銘曰。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志。敎監不遠。視爾所代。凡銘曰。皇皇惟敬。口口生敬。口口生听。口口我口。鑑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盤銘曰。與其溺于人也。寧溺于淵。溺于淵。猶可游也。溺于人。不可抹也。楹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牖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劔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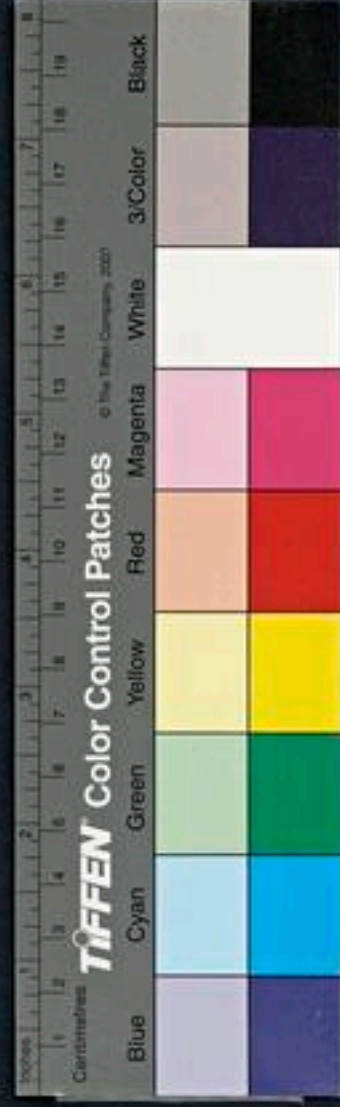
荀子曰。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禹學於西王國。揚子曰。學者審其是而已矣。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

魏文帝詔曰。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為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

魏略志曰。龍淵大阿。出昆吾之金。和氏之璧。由井里之田。礪之以砥礪。錯之以他山。故能致連城之價。為命世之寶。學亦人之砥礪也。

晉司馬師訓高貴鄉公曰。荆山之璞。雖美。不琢不成。其實。顏冉之才。雖茂。不學不弘其量。仰觀黃軒五代之主。莫不有所稟。則顓頊受學於緣圖。高辛問道於栢招。逮至周成。旦望作輔。故能離經辨志。離經明也安道樂業。

後魏裴延篤曰。有堯文思。欽明稽古。媯舜體道。慎典



古今類聚 卷一
作聖。漢光神虜。軍中讀書。魏武英規。馬上翫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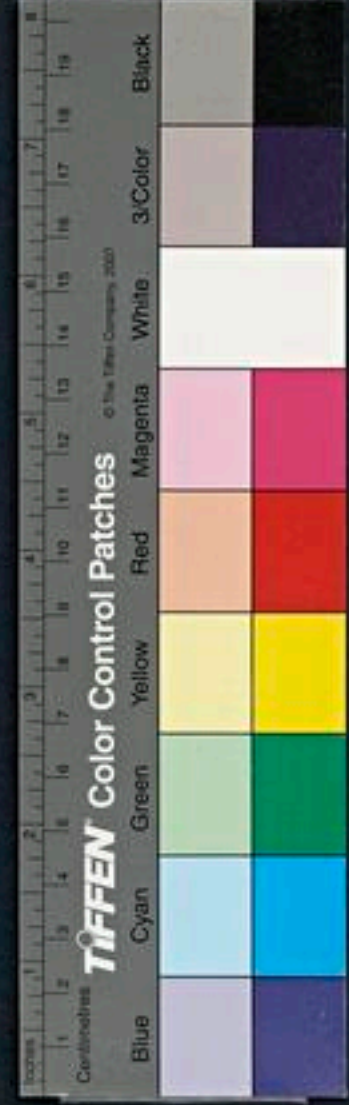
宋曾公亮曰。有虞聖之智而好問。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和平。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宋葉味道曰。聖主之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

程子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為先。當從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閑。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後。罔匪正人。輔成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又博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睿智益明。王猷允塞矣。漸音煎



朱子曰。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瞽侑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傳其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媿詔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蒞號施令。罔有不威。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瞽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

有工師之誦。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不幸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其諫之。蓋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已南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之從足。以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群臣。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通無不服。○講學正心之要。○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



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又必通悟。務其名者。或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脩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所謂學者。又有邪止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行。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

胡武夷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真西山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為主。而物欲不能奪矣。吳詠對寧宗曰。人主毋以旨酒違善言。毋以嬖佞嫉



莊士毋以靡曼之色伐天性。防微杜漸。端本澄源。使君身之自立者。先有其地。然後移所留之聰明。以經世務。移所舍之精神。以強國政。移所用之心力。以恤罷民。移所省之浮費。以撝邊餉。斯足以建治安之策矣。

蔣重珍對孝宗曰。人主所當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明。則知有天下之治亂而已。何樂乎其尊。知有生民之休戚而已。何樂乎其奉。

聖德

乾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坤文言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發於事業。美之至也。○觀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大畜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離象曰。明兩作。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蒙象曰。山下出泉。君子以果行育



德。○升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鼎彖曰。巽而耳目聰明。○履彖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係辭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也。○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二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儉。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



堯典曰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舜典。粵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濟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大禹謨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克勤於邦。克儉於家。○仲虺誥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智勇。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威。式商受命。用爽厥師。惟王不邁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

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

民。攸徂之民。室家相慶。奏明也。攸。祖。可。至。也。○德日新。萬邦惟

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

事。以禮制心。○伊訓曰。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

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

于家邦。終於四海。○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

德罔大。墜厥宗。○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

檢身若不及。○太甲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

明。聽德惟聰。○咸有一德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



三。動罔不函。○泰誓曰。唯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旅焚曰。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君陳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畢命曰。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大雅皇矣。頌王季曰。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五此大邦。克順克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無然畔援。無然欣羨。誕先登於岸。指文王

大雅假樂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鄉士。媚于天子。不懈于位。民之攸

墜。墜安也。庇也。

○大雅卷阿曰。顯顯卬卬。如圭如璋。令聞

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周頌雖曰。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成鱗對。魏子。

左傳曰。慎德而度。德不失民。度不失事。民親而事有序。○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



徧服曰順。擇而從之曰比。經天緯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

孔子閒居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禮運曰。聖王參于天地。並于鬼神。以治政也。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于無過之地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則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

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聖人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時以為畜。○經解曰。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表記曰。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悻也。言足信也。君子慎以辟禍。恭以遠耻。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褻也。○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民

古今類聚

卷一

廉門子曰。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禪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養育禪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禪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禪之。

管子曰。明主上不逆天。下不曠地。故天子之時。地生之財。

家語曰。聖主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絃充耳。所以

蔽聽也。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統音統。充音充。到音到。

已詳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聖人不以已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淮南子曰。主德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

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頰醜也。頰音其。醜也。今

心知規而師傳諭導。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

相者先導。耳能聽而執政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謀無



古今類聚 卷一
過事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於天下。○非澹泊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有掘穴狹蘆。無所托身者。明主弗樂也。肥濃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明王弗甘也。匡牀蓐席。非不寧也。然民有造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
鄧析書曰。為君者當若冬日之陽。夏至之陰。萬物歸之。莫之使也。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黃判而下流。尊卑等威。於是乎著。曩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之者必修諸己。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遺私情。以樹至公。昭德塞遠。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圓。矩盡其方。

史帝學紀曰。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巖巖。○堯紀曰。其仁如天。其知如神。望之如日。就之如雲。○



司馬相如難蜀曰。上咸五。下登三。

平準書曰。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

淳于髡告鄒忌子曰。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

封禪書曰。仁育羣生。義征不悖。諸夏樂貢。百蠻執贄。

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也。悖。順。

秦瑯琊頌德曰。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

是富。普天之下。搏古專心揖集志。舉措必當。莫不如

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

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皇帝之土。西涉流

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

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董仲舒策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

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

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

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

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俸

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古今類賦 卷一
漢丁鴻疏帝曰。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強。不強則宰牧從橫。陳崇頌王莽曰。配天之主。慮則移氣。言則動物。施則成化。

谷永頌陳湯功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晉皇甫謐釋勸曰。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二皇。齊風乎虞夏。歆溫溫而和暢。不歆察察而明切也。歆混混若玄流。不歆蕩蕩而名發也。歆索索而條解。不歆契契而繩結也。歆芒芒而無垠際。不歆區區而分別也。歆閎然而內章。不歆示白若冰雪也。歆醇醇而任德。不歆瑣瑣而執法也。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沉。兼得其真。

宋鮑照頌德曰。勢之所覃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建命。潤色勝策。盛德形容。藻被歌頌。

明帝詔曰。日月所照。梯山航海。風雨所均。削任襲帶。范泰表曰。理出羣心。澤謠民口。

隋袁充表曰。握綠圖而馭黔首。提萬善而化八紘。



也疑

梁王僧辯表曰。星回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天。嶽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苞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義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

陳書載魏徵曰。遊觀列辟。纂武嗣興。其始也。皆欲齊明日月。合德天地。高視五帝。俯賜三王。然而靡有不初。克終蓋寡。其故何哉。竝以中庸之才。懷可移之性。口存於仁義。心怵於嗜慾。仁義利物而道遠。嗜慾遂性而便身。便身不可久違。道遠難以固志。佞諂之偷。

承顏候色。因其所好以悅導之。若下坂以走丸。譬壘流而決壅。非夫感靈辰象。降生明德。孰能遺其所樂。而以百姓為心哉。

後魏王儀書曰。宸極居中。則列宿齊其軌。帝王順天。則群后仰其度。

律曆志司馬子如書曰。當璧膺符。天橫協兆。當璧楚

公子未知所立。密與巴姬埋璧於太室之庭。曰當璧者立之。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平主方切。掩而入再拜。壓紐。天橫龜兆也。

乘機虎變。撫運龍飛。包括九隅。牢籠萬寓。

四海來王。百靈受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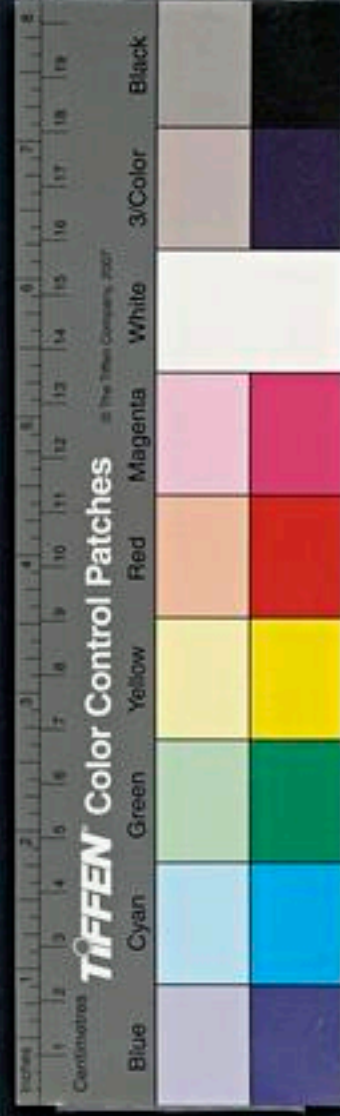
古今類聚 卷一 十七
後周蕪綽曰。人君之身。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由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脩。而欲百姓脩行者。是猶蕪的而責射中也。

黎季明疏曰。寬大所以兼覆。慈愛所以懷衆。故天地稱其高厚者。萬物得其容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庶類資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寬大象天地。忠信則四時招搖東指。天下識其春。人君布德。率土懷其惠。

唐陸贄曰。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五代張薦明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

宋周子曰。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莫知其然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

邵子曰。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人而何。人謂之不聖。則吾不信也。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



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爲。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爲。又謂其能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爲。○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命之理也。堯禪舜以德。舜禪禹以功。以德。帝也。以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於功矣。湯伐桀以放。武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一等。則入於殺矣。是知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後聖。非出於一塗哉。

程子曰。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一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涵養薰陶。成就聖德。

范華陽曰。人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則無所不至矣。

羅豫章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所以享國至於長久。自漢以來。或得其偏。如漢



文帝過於仁。宣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真西山曰。先聖贊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強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以宰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

高皇語學士朱善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高廟曰。嘗聞寬則得之。未聞以寬失也。故步急則矐。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弛。實非寬也。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為寬。簡而有節。不以慢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高廟論漢明帝曰。人主不以獨見為明。而以兼聽為明。通於人情。察於是非。則聰明得其正矣。若屑屑於細故。則未免苛察。上苛察則下急迫。反有累於聰明也。

王子充曰。人之於物。最為全靈。聖之於人。尤稱拔萃。是以陰陽至妙。而聖人之能運陰陽。天地至大。而聖人之能位天地。道有隆污。惟聖人易汙而為隆。世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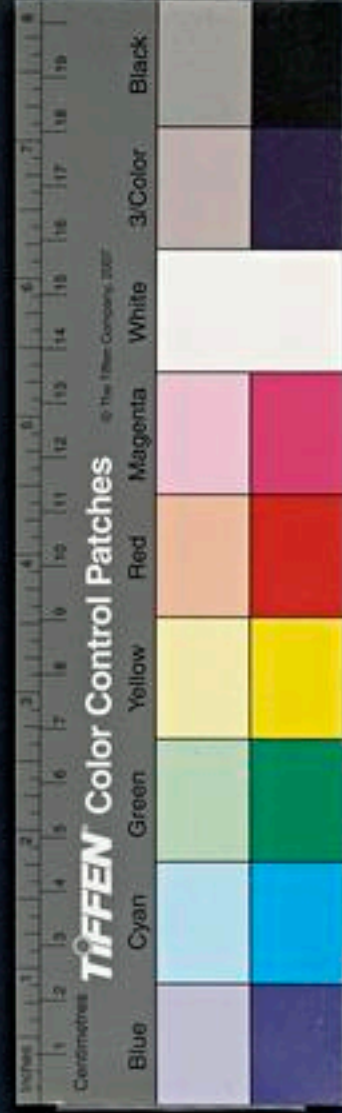
治亂。惟聖人反亂而為治。

敬天

禹象曰。君子以正位凝命。○震。象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為祭主也。○象曰。君子以恐懼修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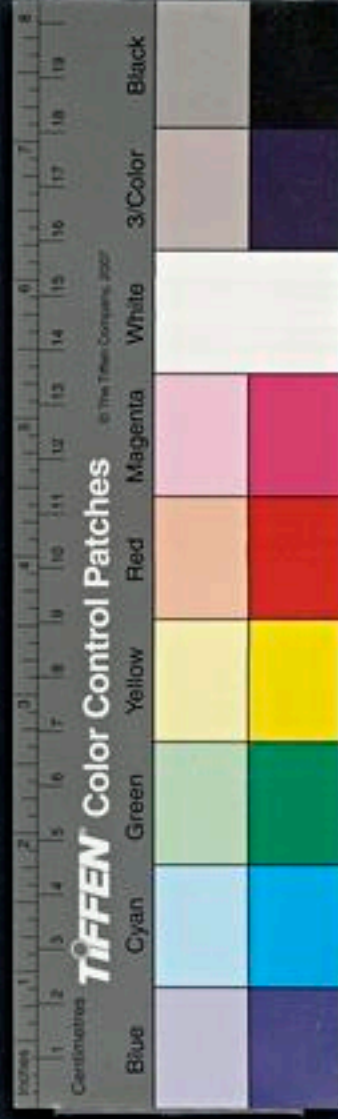
虞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達于上下。敬哉有土。○湯誥曰。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

凡我造邦。無後。垂奕。無即。怡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仲虺誥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太甲曰。先王顧謨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唯天無親。克敬惟親。○咸有一德。曰。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德。○說命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秦誓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



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焚炙忠良。剗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肆余小子。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剗喪元良。賊害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天其以予人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天有顯道。類惟彰。今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

于民。○無逸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王敬作所。大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疊疊文王。令聞不已。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下。有命既集。○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莫定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大雅板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



雨山川出雲

左傳。晉公子及鄭。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殺。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

行。○周頌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士事也。○昊天有成命。二后成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基命受命之基也。宥密私祿而存密也。○商頌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大明曰。明上在下。赫上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孔子閒居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露雷。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行。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



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
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索韃。以與君
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
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
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
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咎。乃送諸秦。○楚子至
雒。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
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
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
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祿協于上。
下。以承天休。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
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
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
重。未可問也。

荀子曰。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
吉。應之以亂則凶。

漢申屠嘉諫哀帝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
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欺。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



唐九齡疏曰。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聖。必有郊配。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

劉蕡策曰。謹按春秋。元者氣之始也。春者歲之元也。春秋以元加于歲。以春加于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謹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舉月以終時。春秋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承天之道。以謹其終也。王者動作始終。必法乎天者。以其運行不息也。宋真宗紀曰。人主懼天而脩德。猶人臣畏法而自新也。

張子曰。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于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胡五峯曰。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道至大。至正。奉行天道。乃可謂之天之子也。

真西山曰。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君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撫字之。仁也。鞭朴而告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也。爵賞以褒勸。



之仁也。刑罰以聳礪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愧。則天為之善。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闕。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異。所以勉其為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為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為心乎。吳潛對孝宗曰。以暗室屋漏為尊嚴之區。而必敬必戒。以恒舞酣歌為亂亡之宅。而不佚不淫。薛拯曰。勿謂帝德同愆。而忘於進修。勿以天災代有。而應不以實政。網舉其所未至。德澤布其所未周。譬

以今日恐懼之心。永為異時暇逸之戒。

趙景緯對寧宗曰。惕厲祇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處於憂。故能無憂。先處於危。故能無危。若先自處於安。則憂危乘之矣。

元五行志曰。天地之氣。無感不應。天地之應。亦無物不感。而况天子建中和之極。身為神人之主。而心範圍天地之妙。其精神常與造化相流通。若桴鼓然。高廟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子民之任付於君。為君者求欲事天。必先恤民。恤民



者事天之實也。

張昇上疏曰。應天之實。有大本。有急務。大本在心。急務在政。

法祖

五子歌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關石和均。王府則有。關通和平均石一天下輕重皆言祖宗法度貽後者荒墜

厥緒。覆宗絕祀。○胤征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

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古有夏先后。方

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

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先王敷

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

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愆于遊

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

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

有一于身。國必亡。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太甲曰。密

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君罔以辨言亂舊政。○說

命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微子命曰。乃祖成



湯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脩厥猷。○太甲曰。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弘乃烈祖。○立政曰。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力。○君牙曰。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人。

大雅文王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大雅下武曰。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永言孝思。昭哉嗣服。繩其祖武。受天之祜。○烝民曰。纘戎祖

考。戎汝也。

魯頌曰。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

左傳。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督為大宰。因民之不堪命而弑殤公。以郟大昂賂公。戊申。納于太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踞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



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之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魏明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也。

唐辛替否上睿宗疏曰。太宗陛下之祖。其治如彼。中宗陛下之兄。其亂如此。若法太祖。太山之安可致也。法中宗。累卵之危亦可致也。何為忍棄太宗之治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長久之謀。不忍棄中

宗短促之計耶。

宋司馬光對神宗曰。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宣取高帝約束而紛更之。盜賊徧天下。元帝守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且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可更造也。

羅豫章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



古今類用 卷一
度則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

勤政

乾文言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象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大有彖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辛也。後甲丁也。言更新而下。率不畜。○象曰。君子以振民育德。○臨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井象曰。君子以勞民勸相。○兌文曰。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先庚丁也。後庚癸也。

「率」換「度」而去。敬以從新也。

益稷謨帝歌曰。元首起哉。股肱喜哉。百工熙哉。皋陶稽首。颺言曰。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再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勝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太甲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說命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旅爇曰。夙夜罔或不動。○洛誥曰。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梓材。王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



厥疆畝。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

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塗音寄以泥仰塗也○勤用明德。○子

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子冲人。不印自恤。印音昂望

也庶也○無逸曰。君子所其無逸。○治民祇懼。不敢荒

寧。○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自朝至于日中。旻不遑

暇食。用咸和萬民。○周官曰。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

不逮。仰惟前代時若。○怠忽荒政。○功崇惟志。業廣

惟勤。○秦誓曰。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新文營楚丘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

楚室。○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於桑田。倌音

官說音稅止也○鷄鳴曰。鷄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鷄則鳴。蒼

蠅之聲。○庭燎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

至正。鸞聲將將。○小宛曰。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

不知。壹醉日富。甚也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我日斯邁而

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角弓曰。君子有徽

猷。小人與屬。○文王曰。文王有聲。道駿有聲。道求厥

寧。適觀厥成。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

豐。○民勞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絲曰。迺慰迺止。



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啟。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言太王○江漢曰。江漢之辭。王命召虎。式闢四方。徹
我疆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來宣來旬。文
武受命。召公為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
成以用錫爾祉。○魯頌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勝
綏遺劉者。定爾功。無競言莫與比。並者音。抵致也。遏止也。劉殺也。○魯頌曰。
思無疆。思馬斯臧。思無斁。斯馬斯作。○商頌曰。自古
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左傳曰。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

夜以安身。○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
誅之。于民生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
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討尋也。○
子西謂諸大夫曰。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
崇壇。器不雕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器用。擇不
取費。天有災癘。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勤恤其民。而
與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居有
臺榭陂池。馬宿有妃嬙嬪御。馬一日之行。所欲必成。
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仇。而用之。日



新夫近自敗也。安能敗我。

時楚懼吳來侵故子西云云與勞遠之與音預共也

王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

家語。子曰。行事勿留。○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

國語曰。天子大采。采織也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

祖習也日中考政。與百官之執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

民事。少寐。補衣也夕月。典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

九卿。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李氏婦論勞逸語

說苑曰。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君也。天之立君也。

蓋非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民。

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宜事也。若此者。春秋不予。

○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罪。

刑有罪。一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

生。君致其道。萬人皆及治。○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

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隤。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

弦急則小弦絕矣。故曰。急轡御者。非千里御也。○晉。

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奈何。師曠曰。人君清靜。

無為。務在於博愛。取左右賢。開耳目以察萬方。不瀾。

溺於俗。不拘係於左右。廓然遠見。倬然獨立。屢省考。

○



續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

荀子曰。操術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故君不下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主好晏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

淮南子曰。禹之水。以身解於陽。恥之河。湯之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野。聖人憂民如此勤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臚音○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智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

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神農憔悴。堯癯瘦。舜黹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可知矣。少時也

臚音黑匣
反又垢也

史司馬相如難蜀曰。夫賢君之踐位也。豈徒委瑣握蹠。拘文牽俗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蕪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並地。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滂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之。握蹠與蹠蹠同

晉慕容廆上書元帝曰。天生蒸民。樹之以君。所以對



越天地。司牧黎元。聖帝明王。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
屈其身以奉之。知蒸黎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
之。是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可
自懈哉。

鍾䟽語曰。繁碎職事。各有可存。人主總而親之。是人
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為太匠斲也。

陳高祖紀曰。求衣昧旦。晏食高春。

淮南子曰。日經於
泉。謂是謂高春。

李彪上高祖䟽曰。立園丘以昭孝。則百神不乏享矣。
舉賢才以咨酬。則多士盈朝矣。開志誠以暢物。則朝

無佞人矣。敦六順以教人。則四門無凶人矣。制冠服
以明秩。則典式復彰矣。作雅樂以協人倫。則神人交
應矣。深慎罰以明刑。則庶獄得衷矣。薄服味以示約。
則儉德光昭矣。傾府藏以賑錫。則大賚周渥矣。省賦
役以育人。則編戶巷歌矣。宣德澤以懷遠爾。則華荒
忭舞矣。

宋務光對大水求直言曰。勤思法官。凝就大化。以萬
方為念。不以聲色為娛。以百姓為憂。不以犬馬為樂。
唐陸贄奏議曰。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脩也。亂或資

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難而亡者。忽萬幾之重而忘
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救慎也。今生
亂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資治興邦之業。在剋厲而
謹備之。捨己以從衆。遠欲以遵道。斯道甚易知。甚易
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約之於心耳。

崔羣贊曰。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
人長慮而深謀。日惕于中。猶以為未也。曰。吾覆亡不
暇。又何以安。故能舉天下付之興。畏之也。禍難已平。
上恬下嬉。曰。賢難得。雖無賢。尚可治也。佞可去。雖存
佞。不遽亂也。視漏弗填。忽傾弗支。曰。我曷以喪。故能
舉天下付之亡。不畏也。憲宗本中主。遭變可與謀始。
持成不可與共終。崔羣以為相。林甫則治亂已分。其
言信哉。

楊虞卿諫穆宗曰。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而居
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得皆為聖明也。

宋胡氏曰。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諫諍七人。訓告教
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多識萬民之疾苦。物情
之幽隱。而無怠。晝矣。夕以備令。則思夫應違。慮夫禁



辱。莫而後獲。不敢苟也。而無怠夕矣。夜而寢息。則又有鷄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成。不懷宴安。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如此。此乃所以端拱無為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士傳餐之謂也。無為者。非遺棄萬務。嘿然兀然之謂也。

范華陽曰。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滌之。虛已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正。則物至而不能

罔矣。夫權誠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邪。我以其真。彼以其佞。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也。一為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已不明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朝廷者。四方之極也。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止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



蓋以詐勝詐。未有能制一者也。

胡五峰曰。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見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

朱子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

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定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怠。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遠。而凜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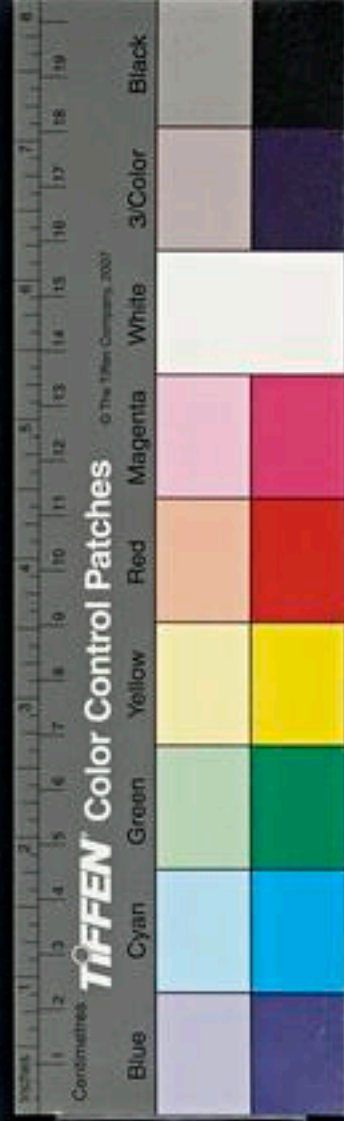
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三無私。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

私照

魏鶴山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為至難至危。是故師氏司朝。僕臣正位。太史奉誨。工師誦詩。御替幾聲。巫史後先。卜筮左右。人主無一時可縱弛也。虞賓在位。三恪助祭。夏士在庭。殷士在廟。離民在甸。夷隸在門。人主無一事不戒懼也。蟲燕而會。盈日出而視朝。朝退

而路寢聽政。日出而考政。夕而糾虔天刑。日入而潔奉。寢盛然後即安。人主無一刻可暇逸也。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女史授環。彤管記過。人主無一息可肆欲也。夫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而自朝至晷。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時常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豈惟可以保民。雖子孫千億。亦自此始。

劉敞上度宗疏曰。天下有道。人主以憂勤而忘逸樂。天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勤。自古國家久安。四



夷賓服。享國日久。後世漸生。若漢武之單于震讐。而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北邊無事。而有驪山溫泉之幸。至于隋之煬帝。陳之后主。危亡日迫。遊觀無度。何足法也。堯舜禹湯文武。兢業憂懼。始終祇勤。無逸言遊。敗則不敢日晏。則不暇食。曷嘗有眇忽天下之心哉。驚音懾。失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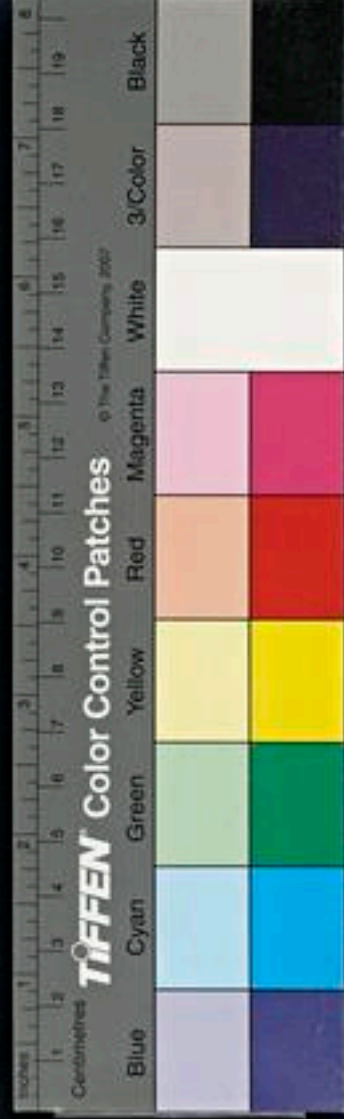
喬行簡告孝宗曰。自古英君。必先治國。而後治外。上有屬精吏。始之志。而士大夫之苟且。不務任責者。自若。朝廷有禁苞苴戒貪墨之令。而臣下之黷貨。不知盈厭者自如。紀綱法度。多頽弛而未張。賞刑號令。皆玩視而不肅。此皆國內之臣子。猶令之而不從。作之而不應。乃欲闔闢乾坤。混一區宇。制奸雄而折戎狄。其能盡如吾意乎。

高廟謂侍臣曰。前代庸君暗主。莫不以垂拱無為藉口。縱恣荒寧。不親政事。而諛佞小人。又逢以主逸臣勞之說。殊不知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若以荒寧怠政為垂拱無為。帝舜何以曰耄期倦于政。大禹何以惜寸陰。文王何以日昃不食。人君日理萬幾。怠心



刻新選古今類腋卷一

一生則庶務壅滯。患不可勝言矣。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二

君道類二 仁民 事業 任相 馭將 親賢

仁民

坤象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泰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頤象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剝象曰。上以厚下安宅。○益象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五爻辭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兌象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



死說之大。民勸矣哉。○夬象曰。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係辭曰。與人同者。物必歸焉。

大禹謨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舉。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民棄不保。天降之咎。○皋陶謨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五子歌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

本固邦寧。○太甲曰。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咸有一德曰。永底蒸民之生。○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厲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說命曰。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泰誓曰。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撫我則后。雷我則仇。○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康誥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梓材曰。無胥戕。無胥雲。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



召誥曰。有王雖小。元子玆。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用。顧畏于民。若誠和也勿以小民淫用匪彝。○無逸曰。懷保小民。惠鮮鰥寡。○君陳曰。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君牙曰。夏暑雨。小民唯曰怨咨。冬祈寒。小民亦唯曰怨咨。厥唯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畢命曰。道洽政治。潤澤生民。

大雅洞酌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大雅文王有聲曰。道求厥寧。適觀厥成。左傳沈尹戌曰。吾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

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量。人民日駭。非撫之

也。尹戌楚人為楚欲城州以挑吳故云○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

凡物不足以謀大事。其才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不軌不物。謂之亂政。○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弗為。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苟利矣。遷也。吉莫如之。○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

子



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逢滑當公而進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對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于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止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

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臣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子兄弟。以補察其政。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



古今要則 卷一
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表記曰。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
憫恤之愛。有忠利之教。○哀公問。子曰。古之為政。愛
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
成其身。○孔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
其所繫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民可
敬而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不慎也。禹立三
年。百姓以仁遂焉。○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

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

其上矣。詩云。有棣覺德行。四國順之。○子以愛之。則

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

孫音遜順也。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

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

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

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

國成。不自為正。卒勞百姓。

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曰。慈幼。養老。賑窮。恤



貧。寬疾安富。

家語曰。鳥究

也病

則啄。獸究則攫。人究則詐。馬究則佚。

自古及今。未有究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顏淵對哀公論東野畢之御

白虎通曰。君者羣也。羣下之所歸心。

荀卿子曰。君舟也。庶人水也。水能行舟。亦能覆舟。

潛夫論曰。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夫陰陽者。以

天為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以民

為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民愁苦則天心逆。

晏子曰。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溫而知人之寒。佚

而知人之勞。

新書曰。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

自古及於今。與民為仇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

淮南子曰。慈父之愛子。非為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

人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君人者。其慘怛於

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歲登

民豐。乃始懸鍾鼓。陳干戚。

說苑曰。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

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



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河間獻王曰。堯存心于天下。加意于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哀公問政。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曰。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太公對武王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已。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而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仇也。夏殷之民。反仇桀紂而臣湯武。風沙之民。自攻其王而歸神農氏。此君之



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文中子曰。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不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是以至治之代。五典全。五禮措。五服章。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羣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何哉。蓋上無為。下自足故也。

史古公語邠民曰。有民之君。將以利之。令我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

費生過秦論曰。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磬磬。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嚮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者。此之謂也。

呂后本紀載后語曰。上有懽心以安百姓。百姓欣然以事其上。懽欣交通。而天下治。

魯仲連對新垣衍曰。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過而為政於天下。而為政。吾不忍為之民也。



嚴安諫武帝伐匈奴曰。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諸侯恣行。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備守。合縱連衡。馳車擊轂。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一海內之政。元元黎民。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嚮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變易風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又安矣。

漢刑法志曰。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發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

王符愛日篇曰。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其民困窮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義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為分度減橫。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

文帝議賑貸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貼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為民之父母。將何如。

貼音占。又音店。危也。

魯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况於人乎。

吳役繁民耗。駱統上疏曰。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馬。

晉紀總論曰。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常也。若積冰於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者不可以爭競擾。古

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禦其大災。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生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晨風也魚龍之趣藪澤也。

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好惡以示之。

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尊慈愛以固之。故衆知向方。皆樂其生而哀其死。悅其教而安其治。浚取也

宋武紀史論曰。役已以利天下。堯舜之心也。利已以及萬物。中主之志也。盡民命以自養。桀紂之行也。

宋顏延之庭誥文曰。服溫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



德厭滋旨而識寡嘆之急。仁恕之功。嚙口欲食也齊威公夜半不嚙

使人求於易牙

隋史臣論曰。其動也思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師無怨讟。誠在於愛利。故其興也勃焉。後魏甄琛表曰。一家之長。惠及子孫。一運之君。澤流天下。

甄琛止高祖表曰。古之王者。世有其民。或水火以濟其用。或巢宇以誨其居。或教農以去其饑。或訓衣以除其敬。故周詩稱教之誨之。飲之食之。皆所以撫覆導養為之求利者也。

此齊文宣詔曰。無德而稱。代刑以禮。不言而化。先春後秋。故知惻隱之化。天人一揆。弘宥之道。古。今同風。後周文帝詔曰。民亦勞止。則星動於天。作事不時。則石言於國。故知為政欲靜。靜在寧民。為治欲安。安在息役。

樂遜上閔帝書曰。夫政之於民。過急則刻薄。傷緩則弛慢。是以周失舒緩。秦敗急酷。民非赤子。當以赤子遇之。

唐魏徵疏曰。王政本於仁恩。所以愛民俗厚之意。以英武定天下。而又以刑威肅天下。非仁也。

魏徵諫太宗冊鄭仁基女曰。人君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顏嬪御。則欲民有室家。宇文獻替曰。民可安而不可擾。利可通而不可竭。

劉蕡策曰。夫欲人之仁壽也。在立制度。備教化。夫制度立。則財用省。財用省。則賦歛輕。賦歛輕。則人富矣。教化備。則爭競息。爭競息。則刑罰清。刑罰清。則人安矣。既富矣。則仁義興焉。既安矣。則壽考至焉。仁義之心。感於下。和平之氣。應於上。故災害不作。休祥荐臻。

四方底寧。萬物咸遂。

宋程子曰。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王者高拱於穰清之上。而化行於裨海之外。何脩何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先王之世。以



古今類辨 卷之二
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張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

張子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霸之假名。○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

范華陽曰。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悌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悌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

尤袤上疏高宗曰。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之機。舒暢則悅。抑鬱則憤。

刁衍對真宗曰。治大器者。執一以正其度。保衆畜者。齊化以臻其原。莫神於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乘地而摠萬物以承天也。則可不慎思慮以安民。係慘



古今類聚
人卷二
十一
舒而被物。

真西山曰。世之言政者。有曰寬以待民而嚴以馭姦民也。或曰撫民當寬。而束吏貴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寬也。然則治人之術。其果盡於此乎。吾患不能存吾心焉耳。吾之心存。則蘊之為仁義。發之為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容心焉。則寬與嚴在其中矣。且獨不觀諸天乎。熙然而春。物無不得其生者。凜然而秋。物無不遂其成者。是果孰為之哉。曰陰與陽而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之所謂仁義者。即天

之陰陽也。怵惕於情之所可矜。頽泚於事之所可愧。此固有之良心。而非由外鑠者也。吾能存之。則天理渾然。隨感輒應。於其當愛者。憫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能不愛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乎中。而不能不惡也。吾之愛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人。其庶矣乎。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于茲。皆伐國之斧斨。蠹民之蟻



騰也。

元陳天祥疏曰。國家之與百姓。上下如同一身。民乃國之血氣。國乃民之膚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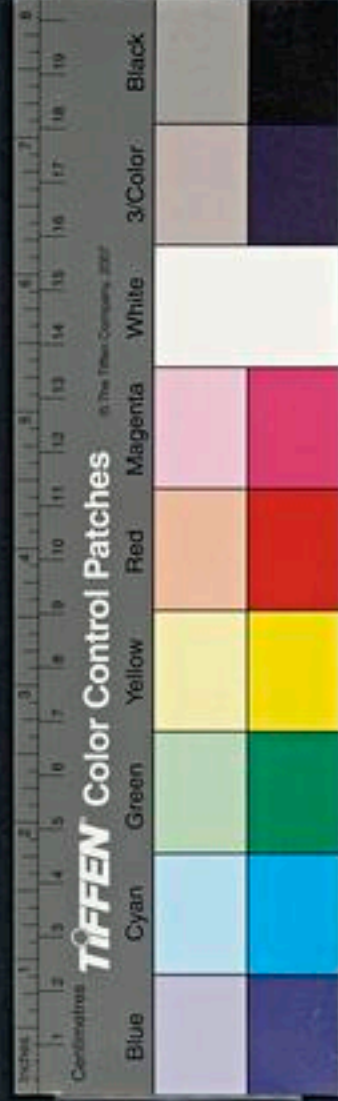
高廟語侍臣曰。為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之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繩之說。雖淺可以喻深。○高皇覽輿圖語侍臣曰。地廣則教化難周。人衆則揣摩難徧。○高廟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

成廟宥軍士初犯罪者。曰。天不於惡木廢發生。君不於小人忘矜恤。○文皇謂蹇義陳瑛曰。為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

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王子充曰。赤子無欲而必遂其所有欲。赤子不言而必會其所無言。是以聖人之宰萬民。務在通其志。聖人之制萬物。貴乎全其天。

劉基曰。魚無定止。淵深則居。鳥無定栖。林茂則赴。

事神



鼎豕曰。聖人烹以亨上帝。○觀辭曰。盥而不薦。有孚

顛若。○萃豕曰。王假有廟。致孝亨也。用大牲吉。利有

攸往。順天命也。○升爻曰。孚乃利用禴。禴薄祭○升爻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困爻象曰。利用亨祀。

受福也。○渙象曰。先王以亨于帝立廟。○既濟爻曰。

束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

舜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禘于羣神。

肆陳也○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備祭也○歸格于藝

祖。用特。○太甲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說命曰。

鯀于祭祀。時謂弗飲。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祖已曰。

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胤音○泰誓曰。

郊祀不脩。宗廟不享。○微子命曰。恪慎克孝。肅恭神

人。○酒誥曰。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洛誥周公

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毖祀于上下。

毖敬也○多士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記詳臣之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君陳我聞曰。至

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楚茨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以享以祀。以妥以侑。祝祭于枋。祀事孔明。孔惠孔時。

惟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初廟門內惠時。願時也。○爾敬

既將。○雲漢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

我聽。宣王禱旱也。○周頌清廟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

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

無射於人斯。○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惟天其右之。儀

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與音

格同至也。○懷柔百神。及河喬嶽。○肅肅在宮。雖雖在廟。

○周頌豐年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

乳皆。○大雅思齊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

○大雅旱麓曰。清酒既載。騂牲既備。以享以祀。以介

景福。

左傳武子曰。神不享非類。民不祀非族。衛戌公以夢

子止之云云。○有神降于莘。虢公享焉。神錫之田土。史豎

曰。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

也。依人而行。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楚武王侵隋。使遠章求成焉。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

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



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牲肥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癘也。謂其備腍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粢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諛慝也。故務

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令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

道忠之道音導，癘，皮毛無，松也音助，禮。

○晉侯渡假道於虞

以伐虢，宮之奇諫。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絜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



乎弗聽。宮之竒以其旅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齊侯疥。遂瘡。期而不瘳。梁丘據與裔款請誅祝史。以告晏子。晏子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暴害淫從。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廩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

緊發語辭猶作也
疴瘡疾音占願偏





顯音讀滂也痛怨也崔音九勿震為崔葦詩崔葦織歲用鉛總綠葦葦蘆之小而嫩者鮫人居水中出人間賣納蒸亦蒸薪也詩以薪以蒸

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冶。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罔饋。賈誠也。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邊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啻也。卷袞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篲之安而蒲越活。蒙鞞之尚。鞞音割。席也。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祈之美。素車之乘。

夫尊其樸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喪之甚也。○祭義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禴有樂。而

嘗無樂。禘春祭。春萬物發生。故感而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

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以上三齊。俱音齊。乃見其所為齊者。

祭之日。入室。僂然必有見。現乎其位。周還出戶。肅

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

息之聲。○致愛則存。致怒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

得不敢乎。○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饗者

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鄉音向。○為其薦俎。序其禮樂。

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愴惚以

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孝子之

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

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

也。孝子之祭可知也。○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

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

於心者也。心怵點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

之義。賢者之祭也。必愛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

之義。賢者之祭也。必愛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



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
已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
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孝於親。
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
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
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君子履之。必有
怵惕之心。如將見之。○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
心也。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
郊。以共純絜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
於北郊。以共純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
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
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也。

國語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
是以先王之祀也。明德以昭之。和聲以聽之。○楚昭
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
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淮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
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
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史文帝詔曰。首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親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封禪書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太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古之封禪。鄒山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

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

此述管仲對齊桓公桓公欲封禪管仲止之云云

○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

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

可勝紀。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

鬼神。可得而序也。

軼。迭古通用。

司馬相如封禪遺文曰。夫脩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故聖王弗替。而備禮地祇。謁歛天神。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

封禪書載文帝詔曰。海內乂安。人民靡疾。皆上帝諸神之賜也。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

梁許懋封禪議曰。夫封禪者。不出正經。惟存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不謂為封禪。鄭玄有參禘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候之書。斯為謬矣。蓋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享帝於郊。燔柴岱宗。即因山之謂矣。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是也。

隋禮儀志曰。封禪者。高厚之謂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增太山之高。以配天也。厚梁甫之基。以報地也。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於天地。若天地之更高厚云。

五行志曰。脫畧政教。張羅罽楛。崇信巫史。重增愆罰。昔懷王事神而秦兵逾進。長弘尚鬼而諸侯不來。禮樂志曰。五帝者。五行之精。所以生九穀也。故祈穀于帝。

梁鎮諫營南山曰。休咎豐凶。本於五事。不在山川百神。彼營祠者。動衆則得人。興工則獲利。祭祀則受胙。



主執則市權。害民贖神。無時而息。

唐李藩對憲宗問祈禳曰。漢文帝每祭。敕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悅之也。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人安而福至。

宋張子曰。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

謝上蔡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為仁。

張南軒曰。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

真西山曰。天之神曰神。以造化神也。地之神曰示。以山川草木有形可見也。

顯然示人也。人之神曰鬼。謂氣之已屈者也。

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否。朱子曰。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如諸侯不當祭。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令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此氣便與他相通。



黃勉齋曰。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沒也。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為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為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為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

建文上 高帝尊號詔曰。有盛德而不享其報者。必

垂慶于后昆。履大位而不逮乎親者。必致尊于宗廟。此天下之至理。古今之通誼也。

三禮述序曰。當時議禮之臣。皆能尋則夷彤。取法萃渙。條之品式。以受祠官。雖損之益之。未必盡復古先聖王之舊。而仰贊聖猷。一洗汚俗。凡其矯誣妖誕。褻鄙侵瀆。竒衰巫覡。諸不在祀典者。莫不峻制而曲防之。豈非猾夏之禍烈於九黎。桀常之功艱於二正。時與勢然乎。必欲咨三禮於四岳。俟兩生於百年。迂遠而濶於事情矣。



任相

隨九五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臨六五曰。智臨。大君之宜。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晉彖曰。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困九二曰。朱紱方來。○鼎六五曰。鼎黃耳。金鉉利貞。○中孚彖曰。悅而巽。孚乃化邦也。

舜典。帝曰。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老胡倦於勤。汝誰不怠。總朕師

○湯誥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說命。王曰。以台一于四方。台恐德弗勝。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乃心。○爾惟訓于朕心。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股肱惟人。良臣惟聖。○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



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不對
揚天子之休命。○酒誥曰。成王畏相。○洛誥曰。公稱
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王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
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祀。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
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
法祀。秩。敝也。敝。諸臣功大。首祀之。茲音秘。敬也。○立政曰。繼自今立政。其
勿以儉人。其惟吉士。勸音邁。相去聲。○君奭
曰。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在大甲。時
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在祖乙。時

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
又有般。故敘禮陟配天。多歷年所。○畢命曰。惟公懋
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予小子垂拱仰成。
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
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
烝民曰。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仲
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
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肅肅王命。仲山甫
將之。邦國若否。音鄙。仲山甫明之。○商頌長發曰。實惟



阿衡實左右商王。

曲禮曰。國君不名卿老。○天子建天官。先六大。一曰大宰。○緇衣。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道音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

左傳。晉公子重耳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于諸侯。○胡傳曰。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竇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

目。是以宰臣上兼司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官。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人君之職。在論相而已。○伊陟象賢。復相太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疑之也。崇伯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

墨子曰。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置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罔。網通。



荀子曰。君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照之。以觀其盛者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以飭朝庭。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說林曰。用相之道。貴專乎。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此專之為害不可也。然則貴叅乎。曰。車無二御。舟無二師。此叅之為害不可也。

說苑曰。夫明王之純德而下下也。將懷遠而致近也。夫朝無賢人。猶鴻鵠之無羽翼也。雖有千里望。猶不

能致其意之所欲至矣。是故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伯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伯王之船乘也。釋父兄與子孫。非疏之也。任庖人釣屠與仇讎僕虜。非阿之也。守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比功校而知人數矣。是故呂尚聘而天下知商將亡。而周之興也。管夷吾百里奚任而天下知齊秦之必伯也。豈特船乘哉。桀用于羊紂。用惡來。宋用商鞅。齊用蘓秦。秦用趙高。而天下知其亡也。非其人而



古今類月 卷之二
欲有功。譬其苦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雖舜禹亦猶困而又况乎俗主哉。○虞有宮之竒。晉獻公為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夫宋襄公不用公子目夷之言。大辱於楚。曹不用僖負羈之諫。敗死於戎。故共惟五始之要。治亂之端。在乎審已而任賢也。國家之任賢而吉。任不肖而凶。按往世而視已事。其必然也。如合符。此為人君者不可以不慎也。國家昏亂而良臣見。魯國大亂。季友之賢見。僖

公即位而任季子。魯國安寧。外內無憂。行政二十一

年。季子之卒後。邾擊其南。齊伐其北。魯不勝其患。將

乞師於楚以取全耳。或作身故傳曰。患之起必自此始

也。僖公之性。非前二十一年常賢而後乃漸變為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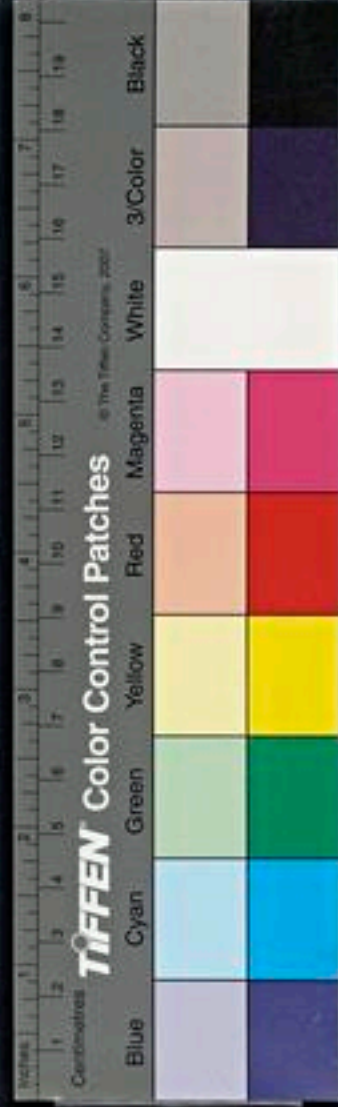
肖也。此季子存之所益。亡之所損也。夫得賢失賢。其

損益之驗如此。而人主忽於所用。甚可疾痛也。○禹

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闔廬以吳戰

勝無敵於天下。而夫差以見禽於越。文公以晉國霸

而厲公以見殺於匡廡之宮。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



潘王以弒死於廟梁。穆公以秦顯名尊號而二世以劫於望夷。其所以君王者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是故成王處襁褓而朝諸侯。周公用事也。趙武靈王年五十而餓於沙丘。任李兌故也。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失管仲。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俱施焉。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秦兵不敢出。鄢陵任唐睢。國獨特立。楚有申包胥。而昭公反位。齊有田單。襄王得國。由此觀之。國無賢佐俊士。而能以成功立

名安危繼絕者。未嘗有也。故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俊。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管仲故城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得之為仲父。百里奚道音導引也之於蹇。傅音賈五羊之皮。秦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司馬喜贖脚於宋。而宰相中山。范雎折脇拉齒於魏。而後為應侯。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

古今類用 卷二
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故詩曰。絲絲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締紆。良工不得。枯死於野。○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又偷。親舉五羖大夫於繫繯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

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為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蠱流出戶。一人之身。榮辱俱施者。何哉。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任佐急矣。○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責。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管仲對曰。疎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



古今類用 卷二
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面而霸矣。○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俎。得毋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復使小人參之。害霸。

冊府元龜曰。夫輔相之職。所以左右天子。總領庶尹。彌綸機輔。宣翼統紀。燮調元化。甄叙流品。親附百姓。鎮撫四夷。裁決庶政。班布王度。乃其任也。是故公台之任。無所不總。與元首而同體。乃謂之股肱。秉邦國之會要。乃譬之鈞軸。百官承式。治本之是繫。萬邦為憲。民瞻之斯在。自黃帝得六相而治。舜臣於堯。舉八元八凱。謂之十六相。又逸書所紀。虞夏商周世。皆有四輔三公之職。非其人而不處。而六籍之載。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

史。趙良說商君曰。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



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歎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

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五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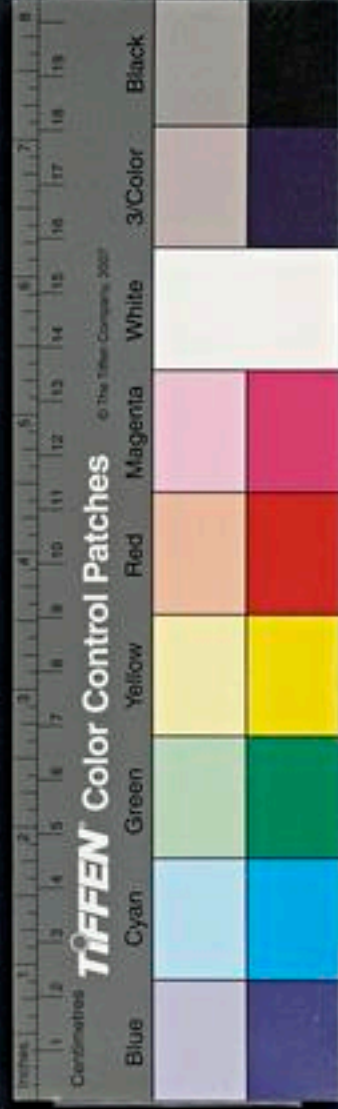
從音訟
操平聲

樂毅報燕王曰。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

廟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又兄。以為亞卿。漢朗顛上書薦黃瓊。李固曰。剡舟剡楫。將以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群龍為用。文武劍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也。

翟方進奏成帝狀曰。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

仲長統法誠篇曰。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



古今類聚 卷二
戾則禍亂之所起也。光武愠數世之失權。忿疆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負而已。

蕭望之陳災異疏曰。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惟明主躬萬幾。舉賢材以為心腹。與參政謀。

蔣濟論專任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杜畿曰。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

劉頌上言於晉武曰。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是以開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均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歲敗相及。邪正相倍。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藉以盡分。

史論曰。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肱之力。軒轅聖人也。仗師臣而受圖。商湯哲后也。託負鼎而成業。



古今要略
梁帝策命曰。大哉乾元。資日月以貞觀。至哉坤元。憑山川以載物。

隋高祖詔曰。日往月來。唯天所以運序。山鎮川流。唯地所以宣氣。運序則寒暑無差。宣氣則雲雨有作。故能成天地之大德。育萬物而為功。况一人君于四海。睹物欲運。獨見致治。不藉群才。未之有也。是以唐堯欽明命義。和以居岳。虞舜叡德。升元凱而作相。伊尹鼎俎之騰。為般之阿衡。呂望漁釣之夫。為周之尚父。此則鳴鶴在陰。其子必和。風雲之從。龍虎賢哲之應。聖明君德不回。臣道以正。故能通天地之和。順陰陽之序。豈不由元首而有股肱乎。

後魏莊帝詔爾朱榮曰。功格天地。錫命之佐。必崇道濟生民。褒賞之名宜大。是以有莘贊毫。不次之號。爰歸渭叟。翼周殊世之班。載集况導源積石。襲構崑山。門踵英猷。光弼鴻業。抗高天之摧柱。振厚地之絕維。德冠五侯。勲高九伯者哉。

五代趙鳳翔對唐明宗曰。宮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



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

宋邵子曰。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堯舜之世。君子何其多耶。時非無小人也。是難其為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耶。時非無君子也。是難其為君子也。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繫乎人也。繫乎天者也。賢愚人之本性。利害人之常情。虞舜陶於河濱。傳說築於巖下。天下皆知其賢。而百執事不為之舉者。利害使之然也。吁。利害叢於中。而矛戟森於外。又安知有虞舜之聖。而傳說之賢哉。河濱非禪位之所。巖下非求相之方。昔也在億萬人之下。而今也在億萬人之上。相去一何遠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貴有名者也。○伊尹行冢宰。居貴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豈曰不忠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終始之大忠者乎。吁。若委寄於匪人。三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伊尹也。



范華陽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隳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稷播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皋陶明五行。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為虞。垂作共工。虞工之事。舜不知也。禹為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嘉靖存問太保韓文誥曰。起文彥博於九袞之餘。人心攸屬。繼韓魏公於百代之後。家慶彌長。

馭將



師貞。丈人吉。无咎。○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九二象曰。在師中。言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六五。田有禽。利執言。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

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唯仲康肇位四海。胤侯承王命。徂征。○康誥曰。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文侯之命曰。其歸視爾師。寧汝邦。用登爾鉅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

盧矢百。馬四疋。父往哉。

黑黍曰秬。釀以鬯。章甫音甫。又音有中。華也。諸侯受錫命。

當告始祖。故賜鬯。形赤盧黑。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四匹曰乘。

出車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江漢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

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之訥。王

命召虎。式闢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虎

拜稽首。對揚王休。

叶音。作召公考。天子萬壽。召虎召公于也。

○常武曰。赫赫明明。王命鄉士。南仲太

父。音甫。整我六師。以備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



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音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左傳。晉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郤

穀將中軍。

說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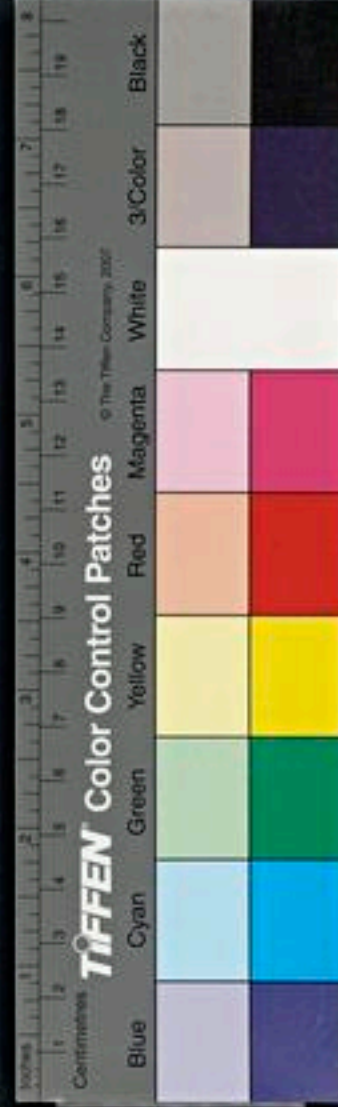
月令曰。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屬兵。簡練傑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樂記曰。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六韜。武王問太公曰。王者舉兵。簡練英權。知士之高

下。為之柰何。太公曰。知之有八徵。問之以言。以觀其詳。窮之以辭。以觀其變。典之間諜。以觀其誠。明白顯問。以觀其德。使之以財。以觀其廉。試之以色。以觀其貞。告之以難。以觀其勇。醉之以酒。以觀其態。八徵皆備。則賢不肖別矣。○太公曰。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讚靈龜。卜吉。以授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

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而違衆。勿以辯說為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聽於臣。君不許。臣不敢將命。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關。氣厲青雲。疾若馳騖。兵不接刃而敵降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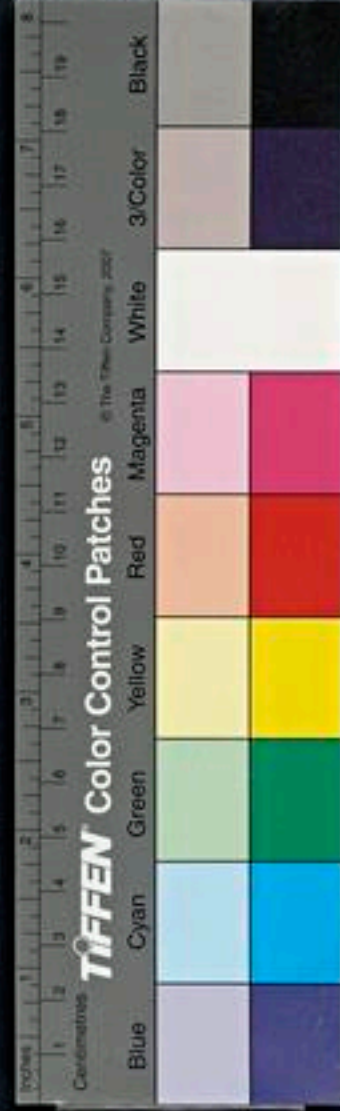
吳子曰。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入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



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
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將之所
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凡戰之要。必先
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舉。
尉繚子曰。夫將者。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
於人。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抱而
鼓。忘其身。沒起臨戰。左右進劔。起曰。將專主。旗鼓耳。
臨敵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劔之低。非將事也。

孫子曰。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
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故將能
而君不御者勝。○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
隙則國必弱。

趙孝成王問為將。荀子對曰。夫將者制號政令。欲嚴
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
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
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
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見利而不見



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教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教謀無壙。敬事無壙。敬使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將。無壙無間隙也與壙同淮南子曰。將不仁。則三軍不親。將不勇。則二軍不銳。將不智。則三軍大疑。將不明。則三軍太傾。將不精微。則三軍失其機。將不常戒。則三軍失其備。將不強力。

則三軍失其職。故將者人之司命。三軍與之俱治。與之俱亂。得賢將者。兵強國昌。不得賢將者。兵弱國亡。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揚子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

史馮唐對漢文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詔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

晁錯疏曰。有必勝之將。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



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器械不利。以其卒于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于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于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于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司馬相如論蜀微曰。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擐弓而馳。荷兵而走。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生惡死。非編列之氓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折圭而爵。位為通侯。居列東第。貴顯號於后世。傳土地於子孫。聲施無窮。功烈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

漢何武薦辛慶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蜀諸葛孔明日。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

馮統言晉太祖過寵鍾會。曰。善御者必識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損益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揚予奪使之然耳。統音沈

宋張暢傳論曰。夫將帥者御衆之名。士卒者一夫之用。坐談兵機。制勝千里。安在乎蒙楯前驅。履腸涉血而已哉。山濤之稱羊祜曰。夫將雖不須筋力。軍中猶宜彊健。以此為言。則叔子之幹力弱矣。杜預文士儒生。射不能穿札。身未嘗跨馬。一朝統大衆二十餘萬。為平原都督。王戎把臂入林。亦受專征之寄。何必山西猛士。六郡良家。然後可受服於朝堂。荷權輿之重。及虜兵深入。徐服惟震。非張暢正言。則冀并危矣。豈其身扞飛鏑。手折雲衝。方足使窮堞假命。危城載安。

乎。仁者之有勇。非為臆說。

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南侵。時世祖鎮彭城。江夏王義恭總統諸軍出鎮。彭城至遣使致意。安北欲與相見。暢歸。

恭總統諸軍出鎮。彭城至遣使致意。安北欲與相見。暢歸。暢獨抗言。城守虜至。遣使致意。安北欲與相見。暢歸。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虜左右人並相視嘆息。脰社肉祭社而出。師也。故曰不用命戮于社。受脰天子祭而賜之脰也。音脰。左傳。天子使石尚未歸。脰惟怖也。

建平王宏謹言曰。常謂臨難命師。皆出倉卒。驅烏合之衆。隸造次之主。貌踈情乖。有若胡越。豈能使其同力。拔危濟難。今欲改選將校。皆得其人。撫養士卒。恩信先加。農隙校獵。以習其事。三令五申。以齊其心。使動止應規。進退中律。然後畜銳觀釁。因時而動。摧敵



陷堅折衝于外。所以張劬爭先之心。吮癰致必盡之命。豈不由恩著者士輕其生。令明者卒畢其力。

劬也。史記長平四十萬衆。張虛劬。猶可畏也。音倦。吳起為卒吮癰。

隋賀若弼傳論曰。天地木秦。聖哲啓其機。疆場尚梗。爪牙宣其力。周之方召。漢室韓彭。代有其人。非一時也。

煬帝記詔曰。驚熊女師。無取筋力。方叔元老。克壯其

猷。女師黃帝時

李德林諫隋文不可易將。曰。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

毅所以辭燕。馬服所以敗趙。

唐李衛公對太宗曰。臣觀劉項皆非將將之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為韓報仇。陳平韓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漢之勢。自為奮爾。至於蕭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立。人人各懷其舊。則雖有能將將之才。豈為漢用哉。臣謂漢得天下。由張良借筋之謀。蕭何漕輓之功也。太宗曰。光武中興。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將乎。靖曰。光武雖藉前構。易於成功。然莽勢不下於項籍。寇鄧未



越於蕭曹。獨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光武得之。○聖人制遣將之儀。致齋於廟者。所以假威于神也。授斧鉞。又推其轂者。所以委寄以權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議論。告廟而後遣。此則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此則假以權重矣。何異致齋推轂耶。魏元忠言命將之要曰。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群臣舐望。融與快也

陸贄奏議曰。古之遣將者。君推轂而命之。又賜斧鉞。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機宜不以遠次。號令不以兩從。兩強相接。兩軍相持。事機所急。罅不容息。况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專。欲事無策。雖聖亦有所不能矣。

封敖作慰邊將傷夷詔曰。傷居爾體。痛在朕躬。

宋曹彥約對真宗曰。古之行師。求一賢者而盡付之兵權。兵權正則事體重。兵權專則號令一。今則不然。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雖以事權付之。又從中御以維繫之。致使識事者不敢任。而畏事者常至。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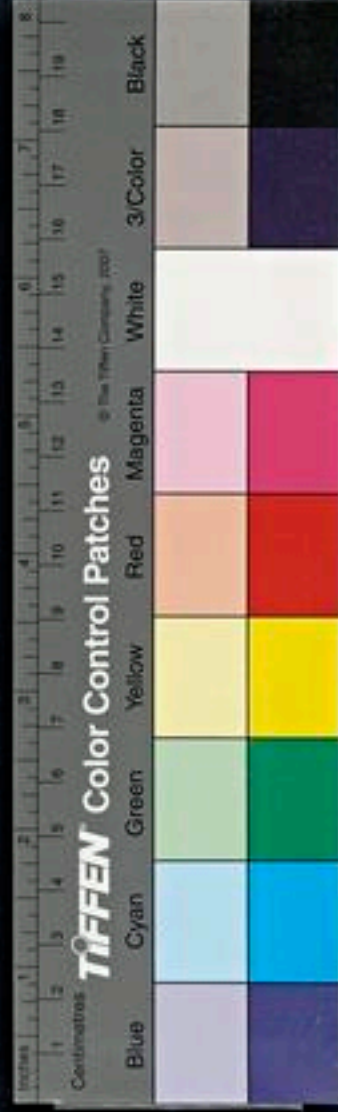


緩急各持已見。兵權財計。互相歸咎。

錢若水對真宗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為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為先。位不高則衆心不肅。任不易則邊事盡知。

揚龜山曰。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為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嘆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為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或問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主誠為務。湏是積久。上下相諍。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為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

真西山曰。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擇將。將之勇怯。兵實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昔人未嘗不用民兵也。然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燧之諫戍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棟試是也。



陳潛室曰。韓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生之畫略。論楚之
所以失。乃漢之所以得。漢一日舉兵而東。秦民其為
沛公耶。為三降將耶。此三秦還定之謀。所以卒定於
韓信之手也。噫。三傑真人傑也。何也。蕭何張良有卓
越之見。而始勸沛公之入。今也。韓信乘罅漏之餘。而
徑勸沛公之出。其入也。所以養其出也。其出也。所以
用其入也。三子之智謀略同。故盛楚之效同。孰謂關
中非沛公囊中物耶。出入皆指蜀言
史論曰。武夫悍卒。不能無過。而亦各有所長。略其過

而用其長。皆足以集事。至於一勝一負。兵家常事。顧
其大節何如耳。

遼耶律昭傳曰。膺非常之遇。專方向之寄。宜遠師古
人以就勲業。上觀乾象。下盡人謀。察地形之險易。料
敵勢之虛實。慮無遺策。利施後世。

劉炳上宣宗疏曰。夫人情可以氣激。不可以力使。一
卒先登。則萬夫齊奮。此古人所以先身教而後威令
也。

金陳規上宣宗疏曰。大將者國之司命。天下所賴以



安危者也。舉萬衆之命。付之一人呼吸之間。以決生死。其任顧不重與。古語云。三辰不軌。取士為相。四夷交侵。拔卒為將。今之將帥。大抵先論出身官品。或門閥膏粱之子。或親故假托之流。平居則意氣相高。遇敵則首尾退縮。

金伯嘉劾阿里不遜曰。古之為將者。受命之日。忘其家。臨陣之日。忘其身。服喪衣。鑿函門而出。以示必死。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

陳建論。高皇得水軍將俞廷玉等曰。諸將得一二

人馬。已足以輔翼聖君。而戡定禍亂。而况若此濟濟其盛耶。師未渡江。而統一規模。已具矣。○高皇諭李善長等曰。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泥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高皇諭常遇春等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以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哉。○高帝與劉基論用兵曰。克敵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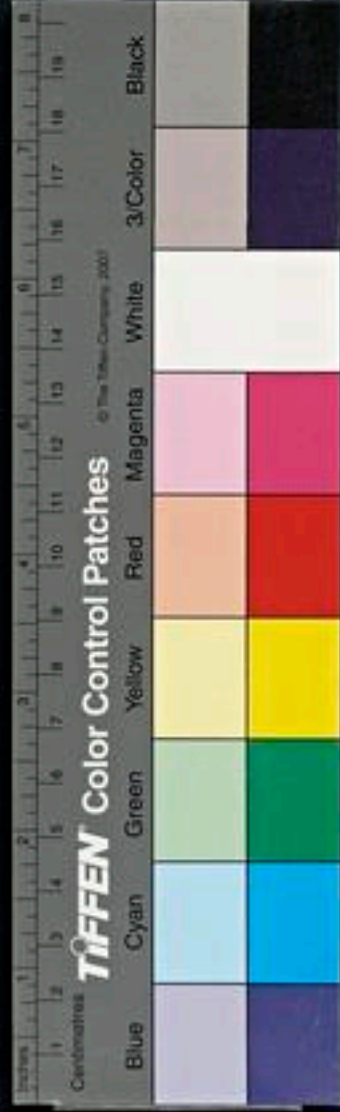
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如良將。

董越論西北備邊事宜曰。委之以事。以觀其智。試之以戰。以觀其勇。假之以權。以養其威。示之以褒。以作其氣。

倪岳疏曰。一劍之賜。肅然秋霜。一裘之賜。熙然春暘。李東陽曰。屯軍細柳。御轡不馳。授劍江南。副將失色。董越曰。所謂不縱於偷安。不泥於成法。不踈於控制。不隱於上聞。在乎將帥之得人。至於所擇將帥之善。操予奪之機。又在聖心一權衡之間而已。

親賢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爻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妹下嫁。猶以帝下賢也。○大畜彖曰。不家食。吉。養賢也。○頤彖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四爻曰。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下賢心專。○豐爻曰。來



章有慶譽。○中孚爻曰。有孚攣如。○九二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好爵懿德也。靡係也。

禹謨曰。野無遺賢。○庶明勵翼。言群哲也。勵輔也。○日宣三德。

夙夜浚明有家。浚治也。日嚴祗敬六德。亮明也。采事也。有邦。

俞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也。又在官。百僚師師。相去也。○帝

曰。臣哉鄰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

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

龍華蟲作會。音繪。宗彞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

施於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

以出納五言。汝聽。○仲虺誥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

○咸有一德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說命曰。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

其賢。○荀招俊乂。列於庶位。○武成曰。建官惟賢。位

事惟能。○旅葵曰。所寶惟賢。則通人安。○周官曰。推

賢讓能。庶官乃和。○君牙王曰。今命汝予翼。作股肱

心膂。○罔命。王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大小之臣。咸

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

入起居。罔有不欽。蒞號施令。罔有不咸。



杖杜曰。有扶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嗟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此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南山曰。樂只君子。

邦家之基。萬壽無期。樂只君子。邦家之光。萬壽無疆。

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德音不已。樂只君子。遐不眉壽。

德音是茂。樂只君子。遐不黃耇。保艾爾後。○白駒曰。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

音而有遐心。○隰桑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

之。何日忘之。○卷阿曰。洋洋音喚爾游矣。優游爾休矣。

豈弟君子。百神爾王矣。有馮音憑有翼。有孝有德。以引

以翼。四方為則。顛顛印印。尊嚴如圭如璋。令聞令望。

四方為綱。憑翼孝德皆賢臣也鳳凰于飛。翾翾其羽。

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民

勞曰。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文王世子曰。允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

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禮曰。賢者狎而敬之。畏而

愛之。○坊記曰。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

表記曰。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緇衣曰。

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左傳。秦伯卒。以子車氏三子為殉。皆秦之良也。君子曰。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賢哲。樹之風聲。分之物采。著之話言。為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委之常秩。道之以禮。使無失其土。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馬以死。是以君子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楚子聲曰。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于善。其士競于教。君明臣忠。止讓下執。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家語子謂宓不齊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

也。對曰。此地民有賢于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粟度焉。孔子嘆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周禮曰。三年之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以禮賓之。

或問荀子曰。仲尼之門。羞稱乎五伯者何也。曰。彼誠可羞稱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其行事若是。是其險。汙淫汰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若是而不亡乃伯何也。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俛然見管仲之能足以托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怨。出忘其讐。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以為仲父而貴賤長少莫不秩秩焉。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無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其伯也宜哉。倓音拏安也括也

管子曰。游江海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欲伯王者託於賢。

呂覽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通乎已之不足也。通乎已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聽者自多而不得。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敗之成。危之寧。寧言一定必危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諄而不足以舉。故人主之性。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知。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則問。不能則學。



不知而自以為知。百禍之宗也。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賢者之道。深而難知。久而難見。故見賢者而不聳。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祥莫大焉。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故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於四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為而不成。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諸象齊民。不待知

而使。不待禮而今。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弗聽。遂辭而行。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為之。慈。而徒以取少主為之。恃。惠王失所以為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



以得行其邪也。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不辜。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荆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有中射為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射細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今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為姦人除也。間通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卻。豈不難哉。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激玉則悖。悖則無君子矣。○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

日以相驕。美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荆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已。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徃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適也。王也者。天下之徃也。得道之人。貴為天子而不驕倨。富有天下而不騁夸。卑為布衣而不瘁攝。貧無衣食而不憂懾。狼乎其誠自有也。覺乎其不疑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以天為法。以德為行。以道為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無



外。其小無內。此之謂至貴。士有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近可得之矣。堯不以帝見善綖。北面而問焉。堯天子也。善綖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綖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不惟以身下士

邪。攝持也。癖。攝言雖處卑不以僕僕勢癖之狀自持。狼手之痕音浪與浪通。雖如浪之變動實自有非虛也。史記。博浪沙。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其僕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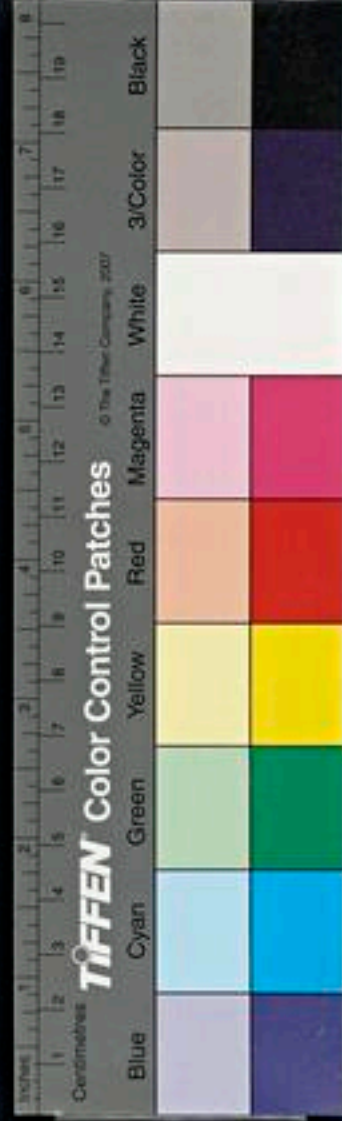
君胡為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已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趙良曰。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鈎。不可以得魚。過士無禮。不可以得賢。○郭隗對燕昭王曰。帝者之臣。其



古今類聚 卷二
名臣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才至矣。北面等禮不乘之以勢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西面逡巡以求臣。即師傅之才至矣。誠欲興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置郭隗為上客。

韓詩外傳曰。周公攝天子位七年。布衣之士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教士者千人。官朝者萬人。當此之時。誠使用周公驕而且吝。則天下賢士至者寡矣。

說苑曰。甯戚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而舉之。鮑龍跪石而登。噓孔子為之下車。堯舜相見。不違桑陰。文王舉太公。不以日久。故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知矣。○孔子曰。夫弓矢和調而後求其中焉。馬慤忽順然後求其良材焉。人不忠信重厚而多知能如此人者。譬猶豺狼與。不可以身近也。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先音選○楚莊王喟然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



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群臣又莫若君者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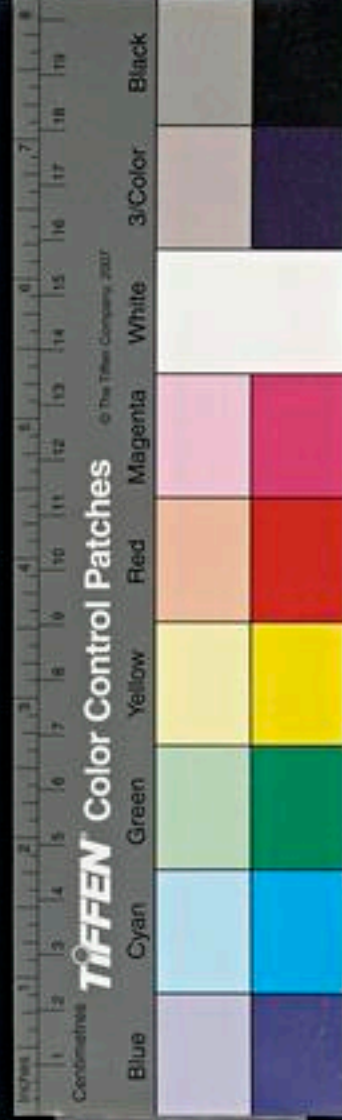
秦記曰。昔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常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存也。

史李斯諫逐客曰。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成其德。李斯對二世曰。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間於側。則流漫之忠。誅矣。烈士

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

武帝元朔詔曰。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叅政事。祈進民心。今或至閭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殊衆通也

漢李固上和帝疏曰。養身者以練神為寶。安國者以



積賢為道。昔秦欲謀楚。王孫圉設壇西門。陳列名臣。奉使。懼然。遂為寢兵。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軾段干木。故羣俊競至。名過齊桓。秦人不敢窺兵於西河。斯善積賢之符也。

王符貢實篇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夫十步之間。必有豐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二仁。小衛多君子。○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彰。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驩然交欣。千載一合。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

揚興說史高曰。一夫竊義。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烈士不譽。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古人病其若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而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惑之甚。



者也。

吳步騭上太子登疏曰。漢高祖擊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存。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

陸抗疏救薛瑩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敘。四門所以穆清也。

吳孫皓驕暴。賀邵上疏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關之內。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燮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

魏太祖詔曰。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有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宋陳鮮之曰。葉公好龍而真龍見。燕昭市骨而駿足至。以肝食待士。何患海內無人。

唐魏徵傳載太宗語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

張玄素諫承乾太子曰。周公資聖人而握沐吐飧。以



古今類傳
下白屋。况匪周公之人哉。

宋劉一正對高宗曰。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君子雖衆。道則孤。小人雖寡。勢易蔓。不加精察。而小人伺隙而入矣。

姚希得對孝宗曰。國有善類。猶人有元氣。善類一敗。猶元氣之一消也。

胡武夷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介胄瓜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庶請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

張南軒曰。人主尤不可孤立。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通天下為一身。若紂則為獨夫矣。

朱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潔而黑。故買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



胡五峰曰。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口選於九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於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聯屬其民。是故賢者衆之表。君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賊其心腹也。不進其人之賢者。是自殘其四肢也。

陳仲微對孝宗曰。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材。而不可以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

高帝諭吏部求賢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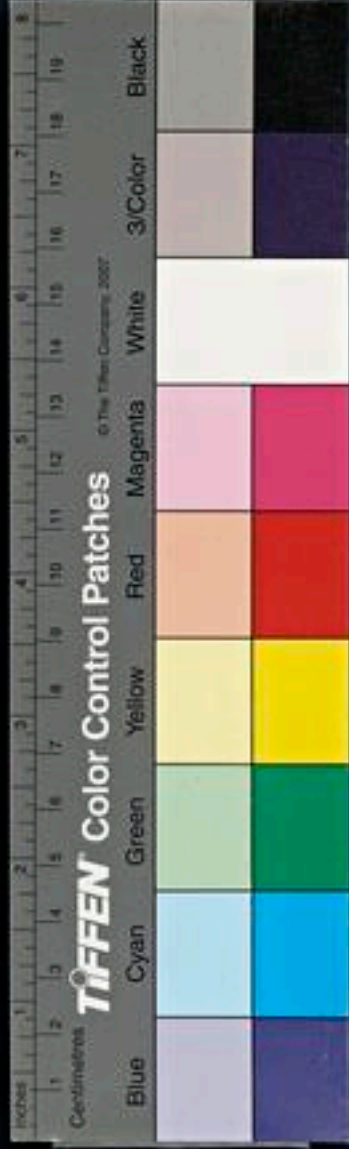
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智之不足也。而遑遑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備。不足以爲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爲其有羽。翔也。蛟龍之能騰躍者。爲其有鱗鬣也。君之能致治者。爲其有賢人而爲之輔也。

太學士徐溥疏曰。人君之心不可有繫。繫于此則必繫于彼。正士既踈。則邪說乘間而入。

楊慎璞語。舜戒禹曰。鄰哉。臣哉。言慎所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



刻新選古今類腴卷二終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四

君道類四

節儉

詔令

創守

文武

建儲

朝巡聘享

節儉

賁爻曰。賁於丘園。束帛戔戔。○節彘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象曰。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三爻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四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旅焚曰。無有遠通。畢獻方物。唯服食器用。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大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太甲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無逸曰。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周官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畢命曰。怙侈滅義。將由惡終。

葛覃曰。薄汚我私。薄澣我衣。○羔羊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紵。

左傳。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將若之何。

譏子產作丘賦也。刺其桶非禮也。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

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之大惡。無乃不可乎。

共音恭。與供同。○胡傳曰。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

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緣占候。是為遊觀

之所。厲民以自樂也。春茶臺于郎傳。

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于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

國用。因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量入以為出。○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器。寢不踰

廟。○檀弓。曾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坊記曰。聖人之制富貴也。使君富不足以驕。貧不至于約。貴不嫌于上。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

家語。子曰。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

管子曰。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而度量不入于具間。則上下相疾也。

鹽鐵論曰。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

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目侈於五色。耳營於五聲。體極輕肥。口極甘脆。故國病聚不足。則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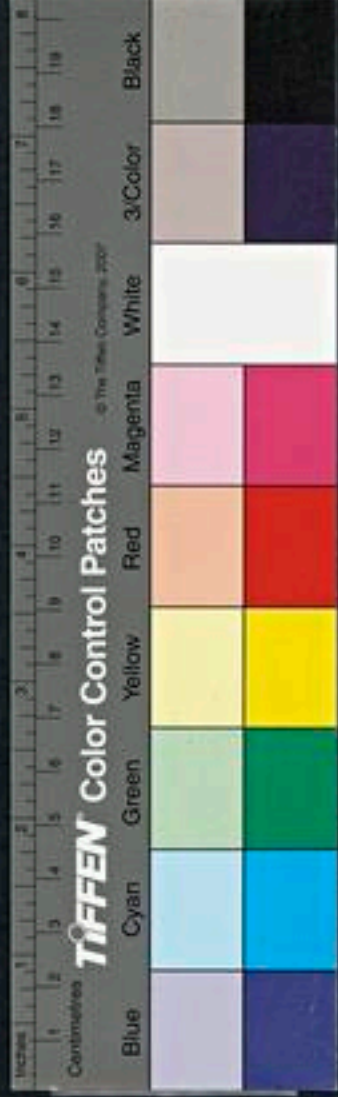
淮南子曰。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煥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簔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夫聖

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已而已。曰關以東謂蓬

作簔音敘○堯之有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斷。大

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棗食不斲。斲音毀。一斛

春為八斗也



荀子曰。為之瑯琊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為之鐘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為之宮室臺榭。使足以辨燥濕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

韓非曰。聖人之治。藏於民。不藏於府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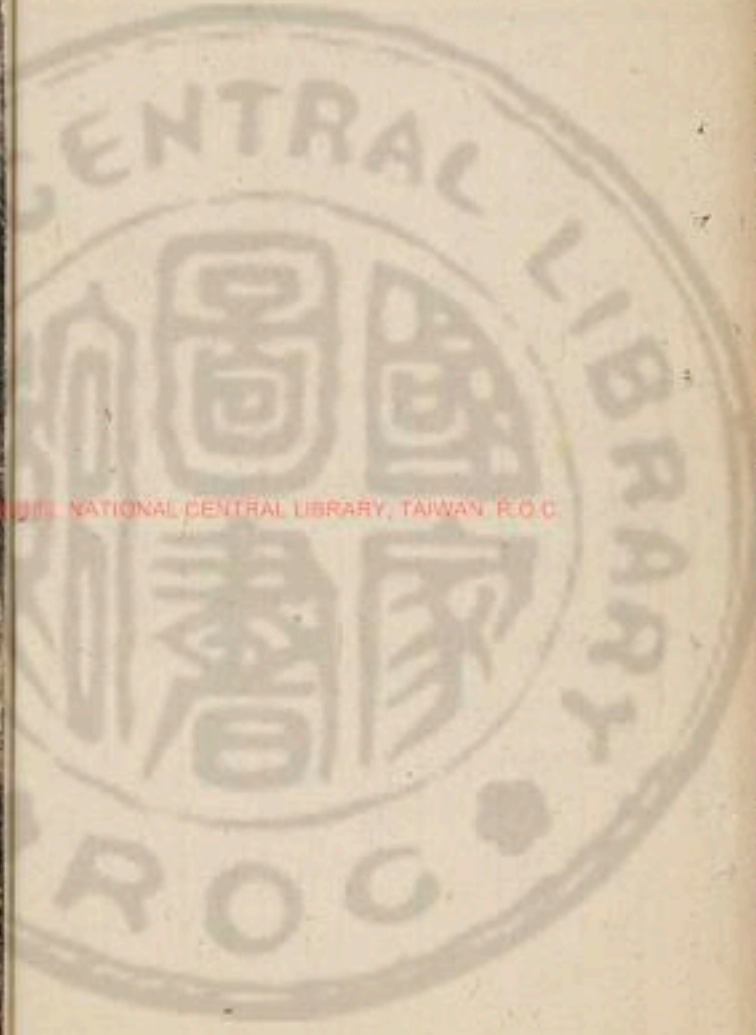
韓詩外傳曰。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

史李斯對二世曰。堯之有天下也。采椽不斷。茅茨不



剪雖逆旅之宿。不動於此矣。冬。庶裘。夏日葛衣。
糲之食。藜藿之美。雖監門之養。不蔽於此矣。采櫛水
糲積也
公孫弘傳論曰。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為始。富民之要
在於節儉。昔者管仲相齊。有糾合一匡之功。而仲尼
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
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之盛也。德優矣。莫高
於儉。儉化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
獄息。斯乃家給人足。刑措之本也。

糲。粗粟米穀。
音學盡也。



漢楊雄曰。聖文躬服節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厦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玳瑁而踈珠璣。却翡翠之飾。除彫琢之巧。惡華麗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曼衍之樂。憎聞鄭衛幻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鞜音裕。鞜也。猶今胡人扞腰前子鞜如金石。高堂隆上魏文帝曰。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

晉范弘之議謝石謚曰。夷吾受謗於三歸。平仲流美於約已。自頃風軌陵遲。奢僭無度。薰耻不與。利競交馳。漢文襲弋綈之服。諸侯猶侈。武帝焚雉頭之裘。靡麗不息。良由儉德雖彰。而威禁不肅。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

齊祖思政事。啓曰。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故能體唐成儉。踵虞為樸。寢殿則素木卑構。膳器則陶甑克御。瓊簪玉筍。碎以為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斯實風高上代。民偃下世矣。

蘇綽奏周文書曰。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克。善人易克。則事無不理。官煩則必雜。不善之



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

後魏澄王諫高祖表曰。食土簋而媯德昭。卑宮室而禹功盛。章臺麗而楚力衰。阿房壯而秦力竭。

高克上世祖疏曰。天地無私。故能覆物。王者無私。故能包養。昔之明王。秉至公以宰物。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示天下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盈溢。千載不衰。

唐徐賢妃諫伐遼曰。捐有盡之農功。趨無窮之巨壑。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地廣者非常安之術。人勞者為易亂之符。○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

魏徵上太宗十漸曰。初役已以利物。隨縱欲以勞民。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

褚遂良對太宗怪問諫舜造漆器曰。雕琢害農力。纂組傷女紅。奢靡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為之。金又不止。必玉為之。故諫者救其源。不使得開。及夫橫流。則無復事矣。

陸贄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太限。取



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先生立程。量入為出。雖遇蓄難。下無困窮。理化既衰。則乃反是。禁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用之盈虛。在乎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

宋曾鞏曰。用財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財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而致天下之富焉。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嘗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而致天下之貧焉。○前世于凋弊之時。猶能易貧而為富。今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不論可知也。

劉元城曰。夫錦綉珠玉。世之所好也。已不好之。則不用。而乃焚之於前殿。此好名之心也。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明皇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弊。



李宗勉告孝宗曰。欲財計之豐。莫若節國用。善為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勝財。苟浮費泛用。則漏卮難盈。蠹木易壞。設有緩急。必將窘調度而失事機。

危昭德告理宗曰。必求安節之亨。毋昭不節之咎。節之又節。則宮闈之費差省。帑藏之積自充。上用足而下不匱矣。

范師道曰。寵幸太過。則瀆慢之心生。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

金陳規上宣宗疏曰。昔衛文公乘狄人滅國之餘。徙居楚丘。纓革車三十兩。乃躬行儉約。冠大帛之冠。衣大布之衣。季年致駮牝三千。遂為富庶。漢文帝承秦項戰爭之後。四海困窮。天子不能具鈞駟。乃示以敦朴。身衣弋綈。足履革屨。未幾天下富安。四夷咸服。高廟與侍臣論儉曰。不可儉者祭祀。然祭不可瀆。不可儉者賞賚。然賞不可濫。○高廟以大明宮制度不侈。喜謂侍臣曰。人主嗜好。所繫甚重。躬行節儉。方能養性。崇尚侈靡。必至喪德。

高皇却貢獻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



目之娛。玩好之失。○高皇不許親王宮室飾彩。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導俗。居上而侈。必至厲民。茅茨卑宮。堯禹以崇聖德。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

劉基擬連珠曰。俗有厚薄。運有廢興。故去偽就真者。盛之兆。捨實徇華者。衰之徵。是以豔歌妖舞。末世所好。竒技淫巧。先王所懲。

王恕言貢獻太多。曰。古之明王。有投珠抵璧。却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珍玩之可愛也。恐因而妨政。害事。所以投之。抵之。焚之。却之。以固結人心。為宗社計也。

詔令

姤象曰。天下有風。后以施命誥四方。○異象曰。君子以申命行事。○渙爻曰。渙汗其大號。

舜典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咸有一德。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說命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臬令。○多方。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周官曰。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



大雅抑曰。訐謨定命。遠猷辰告。

辰時也。言以時播告也。

○公劉

曰。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禮運曰。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

言命以法天。為主官主也。

○緇衣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遊言。

左傳。楊解對楚子曰。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

○季文子謂晉使趙穿曰。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

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

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穀梁傳曰。為天下主者

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為人臣而侵其

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為人君而失其命。是不君

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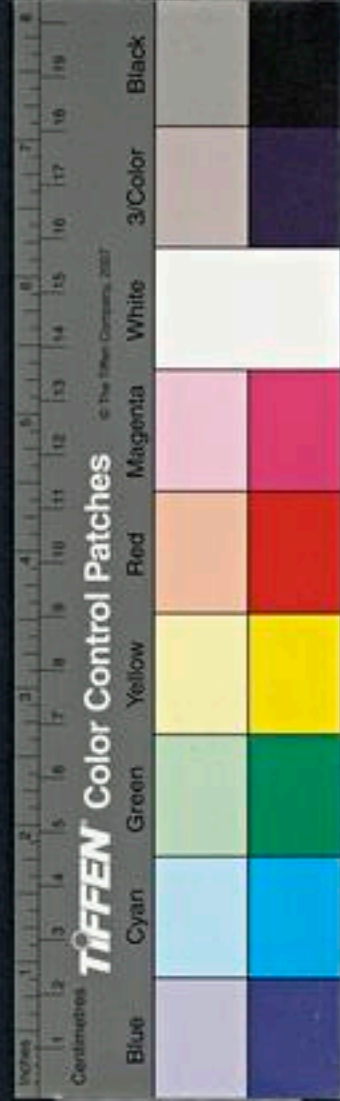
管子曰。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

上。擔竿而欲定其末。○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

在埴也。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爐。恣冶之。所以鑄

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

之治也。善明法禁之令而已矣。埴土也。書厥土。埴埴。埴打瓦也。老子埴埴。



器

○夫君臣者天地之位也。民者衆物之象也。各立

其所職以待君令。群臣百姓安得各用其心而立私手。故下之事上也。如響之應聲也。臣之事主也。如影之從形也。故上令而下應。主行而臣從。此治之道也。○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能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亡國陪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雪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嚮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傳。傳音則主尊顯。故曰嚮令者君之尊也。○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禮義。其所出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母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

復言也。出言而離父母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



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
可復者。君不言也。○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令下
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天以
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

韓非子曰。好以智矯法。時以行雜公。法禁變易。號令
數下者。可亡也。行私也○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然則
數變業者。其人彌衆。其虧彌大矣。凡法令更。則利害
易。利害易。則民務變。務變之謂變業。故以理勸之事
大衆而數操之。則少成功。藏大器而數徙之。則多敗

傷。烹小鮮而數撓之。則賊其澤。治大國而數變法。則
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靜而重變法。故曰。治大國
者。若烹小鮮。勸諭也。澤者膏液之意。

呂覽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
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
正四方。余惟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古之天子。其
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遺失也。

史。公子成告趙王曰。制國有常。利民為本。從政有經。
令行為上。



漢陳興疏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
改行潔已。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
憎罪過。誅陷無辜。殆非重信慎刑。酒音洗義亦同心自新
之意也。古者帝王有所號令。言必弘雅。詞必溫厲。垂
於後世。列於典經。故仲尼嘉唐虞之文章。從周室之
郁郁。

摯虞諫改詔令曰。昔之聖王。不愛千乘之國。而惜桐
葉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達萬國之誠也。詔書頒
下。被于遠邇。莫不鳥騰魚躍。喜蒙德澤。今一旦奪既
往之詔。收已澍之施。臣竊以為不可。

宋鄭鮮之議沈叔任父疾去官曰。夫事有相權。故制
有與奪。此有所屈。而彼有所申。未有理無所明。事無
所獲。而為永制者也。

梁武帝詔曰。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喜怒
為用。

隋柳彧疏曰。唐虞象地。則天布政。施化。不為業。勝。是
謂欽明。語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誠
在煩數。



後魏孫紹上靈太后疏曰。今之為體。即帝王之身也。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經緯三才之倫。包羅六卿之職。措置風化之門。作用賞罰之要。乃是有為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

唐魏徵雨溢陳事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不誠之令。君子弗為也。

陸贄疏曰。欲收人心。惟在赦令。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夫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故誨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弘。使天下聞之。靡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出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匹夫不誠。無復有事。况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

宋劉安世曰。昔之善觀人國者。不視其政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張弛。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誠。發之不紊。而持以必行。則堅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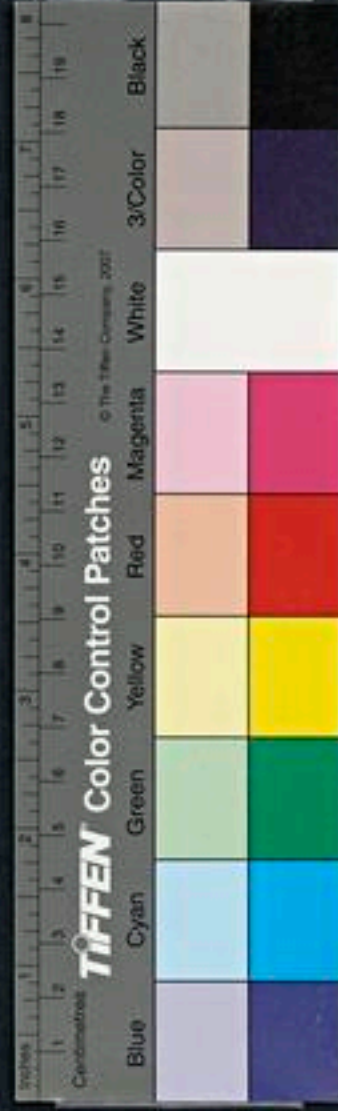
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以鼓舞萬民之術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慎重之意也。厭與懼同滕子濟曰。惻怛愛民之詔。徒為空言。而百姓不被其恩。哀痛責躬之令。不著事實。而四方不以為信。辛棄疾讀紹興之詔曰。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仇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以此詔與仇敵俱存也。悲夫。明劉基曰。刑威令也。其法至於殺。而生人之道存焉。

赦德令也。其意在於生。而殺人之道存焉。

創守

革彘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盤庚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武成王若曰。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丁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勳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大誥曰。若



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大雅下武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於

京。鎬京也。○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昭哉嗣服。○昭茲

來許。繩其祖武。○大雅文王有聲曰。貽厥孫謀。以燕

翼子。○周頌武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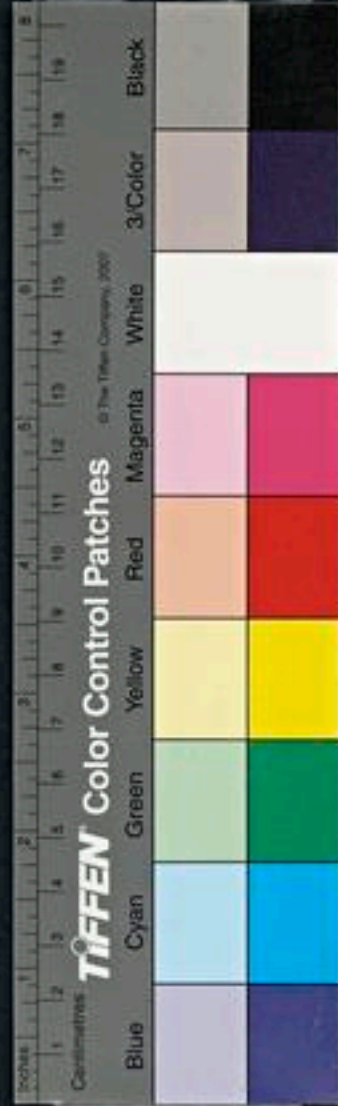
周頌天作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

彼徂矣。岐其夷之行。子孫保之。高山岐山也。荒治也。康安也。言遷於岐其

山雖險而人性歸之行若平夷也。

左傳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

史商君立法辨甘龍曰。三王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伯。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司馬錯對張儀曰。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道隨之矣。秦紀載賈誼論曰。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



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鋌。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

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甞庸絕樞之子。毗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罷弊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鎗也。澠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



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也。然秦以區區之地。致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葢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殺音約。贏音盈。掃也。景音影。棘戟也。

於音極。銛音銛。利也。鐵音健。

漢武帝本紀贊曰。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止。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

三年。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咨海內。舉其茂俊。興之立功。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才大畧。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清斯民。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異姓諸侯表曰。漢亡

無音

尺土之階。繇一劔之任。五載

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準。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

叔孫通說高帝起朝儀。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



成。

蜀費詩諫不宜即漢中。習鑿齒議之曰。創本之君。須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主。俟述建以定衆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微利社稷之故也。用能使民欣反正。世覩舊物。杖順者齊心。附逆者同懼。何推讓之有。

楊戲贊蜀先主曰。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獨身行道。非惟一時。亦由開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吳陸沉聞都下。改令多闕。乃上疏曰。德均則衆者勝。

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并於強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

魏荀彧對操曰。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畧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

孫盛議宗預使吳曰。帝王之保。為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周是也。苟任詐力。雖強必敗。秦項是也。况乎居偏鄙之域。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永相資賴哉。昔九國建合從之計。而秦人卒并六合。昶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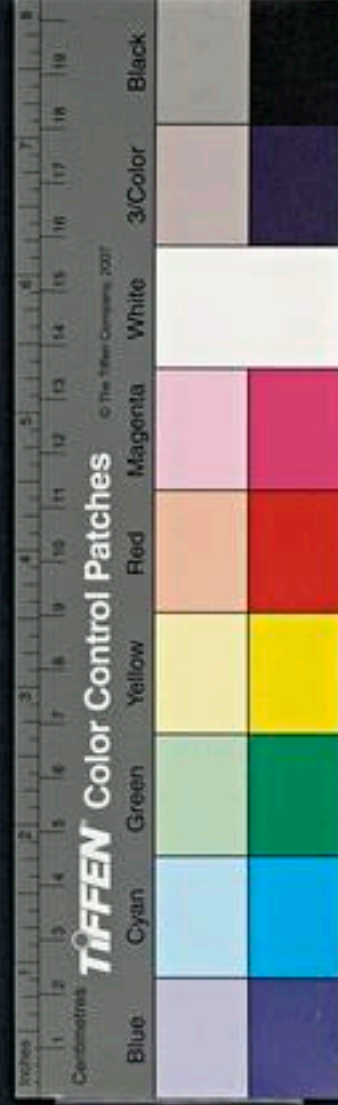
古今類勝 卷四 十九
營輔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強。隴蜀之大。莫能相救。坐觀屠殺。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強弱之心難一故也。

武帝紀總論曰。自古帝王之興。誠有天命。亦賴累功積德。方契靈心。征伐四尅。威被遐荒。驅率遺黎。奮其靈武。克翦方難。遂啓中原。垂拱人神。顯登皇極。雖冠篲不暇。棲遑外土。而制作經謨。咸出長久。所謂大人利見。百姓與能。抑不世之神武也。

晉紀總論曰。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故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綿也。

陳世祖本紀曰。世稱繼體守文。宗枝承統。得失之間。蓋亦詳矣。大抵以奉而勿墜為賢能。撓而易之為不肖。其有光揚前軌。克荷曾構。曾音層高也固以少焉。

魏徵齊紀總論曰。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包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料甲兵之衆寡。校



帑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以寄言。然其大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晉之險不移也。帑藏輸稅之富未虧也。帑音藏之府也士庶甲兵之衆不缺也。然而前王用之而有餘。後王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拯其溺而救其焚。信必賞。過必罰。安而利之。既與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己。雕牆峻宇。耳酒嗜音。鄧肆遍於宮闈。禽色荒於外內。俾晝作夜。罔水行舟。忠信弗聞。萋菲

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而順流。佞闖處當軸之權。婢媪擅回天之力。賣官鬻獄。亂政淫刑。剗削被於忠良。祿位加於犬馬。持瓢者非止百人。淮南子一瓢十搖人持則破樹者不惟一手。於是土崩瓦解。衆叛親離。顧瞻周道。咸有西歸之志。方更盛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驅倒戈之旅。抗前歌之師。

隋房彥謙與薛道衡書曰。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呂望孫武之兵術。吳楚連鑿石



古今類聚
卷四
之據。產祿承母后之基。不應歷數之兆。終無帝王之位。

後魏高謙上高祖疏曰。夏德中衰。少康成克復之主。周道將廢。宣王立中興之功。國無常安。世無恒敝。惟在明王變之有方。化之有道耳。

後周史論賀拔勝曰。陳涉首事不終。有漢因而創業。賀拔元功夙殞。太祖藉以開基。不有所廢。君何以興。唐馬周上太宗書曰。歷觀夏商周之有天下。皆積德累業。恩結於人。豈無僻王。賴先哲以自免。末世創業之君。不務仁化。當時僅能自守。後世無遺德可思。故人主雖以大功定天下。尤當隆禹湯文武之道。使恩有餘。為子孫立萬世之基。不特當年而已也。

太宗曰。玄齡與我定天下。見創業之為難。魏徵與我安天下。知守成之不易。

劉蕡策曰。秦之亡也。失於疆暴。漢之亡也。失於微弱。疆暴則姦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疆臣竊權而震主。五代伶官傳曰。嗚呼。盛衰之情。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觀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豈得之



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於人也哉。

唐莊宗謂郭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河上。雖祁寒盛暑。不以為勞。今居深宮廣廈。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為心。今以一身為意。艱難逸豫。為慮不同。其勢自然也。願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繁暑坐變清涼。

宋王十朋上高宗曰。天子之孝。莫大於光祖宗。安社稷。因前王。盈成而守。周成康。漢文景是也。承前世衰微而興者。商高宗。周宣王是也。先君有耻而雪之。漢宣臣。車于唐。太宗。俘頡利是也。先君有讐而復之。夏少康。滅澆。漢光武。誅莽是也。迹雖不同。為孝一也。王安石對神宗曰。人主當制法而不當制于法。當化俗而不當化于俗。

蘇徹對英宗曰。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於前。子迷



古今類聚 卷四
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漢武外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剔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識決事。上下恐懼。人情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焉。

李綱對欽宗曰。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廈。堂室與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非一日所致。○夫治天下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於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瓌偉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為之君。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元許衡疏曰。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尚退讓。

文武

革爻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禹謨益贊舜曰。乃武乃文。○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禹貢曰。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大雅文王有聲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周頌雖曰。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魯頌泮水曰。允文允武。照格烈祖。

左傳。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請具左右司馬。○公狩于郎。胡傳曰。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

雜記曰。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

國語曰。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知。文之與也。勇。文之帥也。孝。文之本也。思。文之辭也。讓。文之材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悉。文之象也。

呂覽曰。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

淮南子曰。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



加者淺則武之所制者小矣。○翟煎對惠王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音許。後亦應之。此舉動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

論衡曰。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辭說。安得不茂。廬宅始成。桑麻纔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蒼丘菽野。根莖衆多。則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民衆。義典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山之秃也。訖其茂也。地之瀉也。訖其滋也。

新書曰。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鳴玉以行。佩玉也。上有葱珩。下有雙璜。衝牙。蚺珠。以納其間。琚瑀

以雜之。行以采蘋。趨以肆夏。

蚺大蠃蓋竅九曲珠用

采養禮玉藻作采齊與肆夏詩名趨時執采

拜以為節行時歌肆夏以為節此音皮木名蚺蟬步

中規。拆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鐙鳴也。登車則聞鸞和之聲。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則敬御之節也。上車以和鸞為節。下車以佩玉為度。故曰。明君在位可畏。施捨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



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文。富不可為量。多不可為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衆也。

史陸賈對高帝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說音陳平交驩同絳侯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別權不令。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

漢仲長統理亂篇曰。息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雷。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用其聖。賁育萬數。無所復用其勇。

馬融上廣成頌曰。明德耀於中夏。威靈暢乎四荒。東隣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嶺而來王。南徼因九譯而致貢。朔狄屬象胥而來同。斯固帝王之所以耀神武而拆遐衝者也。

刑法志曰。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時正平則



文德用而武略之士無所奮其力能故漢世有發憤張膽爭膏身於夷狄以要其功名多矣祭彤耿秉啓匈奴之權班超梁暉奮西域之略卒能成功立名享受爵位薦功祖廟勅勳于後亦一時之志士也

魏孫盛上疏曰勝之以解網之仁致之以來蘓之惠燿之以雷霆之威潤之以時雨之施則不恭可歛衽於一朝魚喙可屈膝於象魏矣魚音袍泉有虎魚喙音有承驚聲大怒也封徐紹孫或詔曰聖帝明王靜亂濟世保大定功文武殊塗勳烈同歸是故或舞干戚以訓不庭或陳師

旅以威暴慢至於愛民全國康惠庶類必先修文教示之軌儀不得已然後用兵此盛德之所同也

摯虞上太康頌以美晉德曰邈矣聖王參乾兩離陶化以正取亂以奇洋洋四海率禮和樂穆穆宮廟歌

雍咏鏢

詩頌於鏢王師

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窮髮反景

海南有北

向戶之國日出其北故曰反景

承正受翔龍驤駁駁風于華陽弓矢

櫜服

櫜音輪櫜音鞬子矢袋鞬音謀左傳左屬櫜鞬

干戈戢藏嚴嚴南金荆

之業業餘皇

具名曰餘皇

雄劍班朝造舟為梁聖明

有造定代天工天地不違日月時邕



宋禮志引晉程邈表曰。夫治世尚文。遭亂尚武。文武迭用。久長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術。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

鮑照河清頌序曰。制禮裁樂。惇風遷俗。文教也。殊華

逋獨

殊華異于華言是夷狄逋獨逋逃之獨言遠

束穎絳闕武功也

梁王僧辨曰。農山圯下之策。

孔子與子貢子路顏回農山言志圯下聚良事

金匱玉函之謀。

太公金匱書王鉉

莫不定美衣帷。決勝千里

周紀總論曰。驅馳戎馬之際。攝足行伍之間。時屬與能。運膺啓聖。內詢帷幄。外杖材雄。推至誠以待人。弘

大順以訓物。英謀電發。神旆風馳。弘農建城濮之勳。沙苑有昆陽之捷。取威定伯。以弱為強。修六官之廢典。成一代之鴻規。德刑並用。勳賢兼叙。遠安邇悅。俗阜人和。億兆之望有歸。揖讓之期允集。功業如此。亦盛矣哉。非夫雄畧冠時。英姿不世。天與神授。緯武經文者。孰能與於此乎。

武帝詔曰。相邠人於海內。混楚方於天下。○王威既振。魚潰鳥離。幽清海岱。折簡而來。冀北河南。傳檄可定。



隋李諤上書曰。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昏同蒙昧也。書不昏作勞。借讀作敏。本音昏。貴遊摠出。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於羲皇舜禹之典。伊傳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聳入耳。以倣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

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

唐儒學傳史論曰。武為救世砥劑。文其膏梁歟。亂已定。必以文治之。武得之。武治之。不免霸且盜。聖人反是而王。故曰武創業。文守成。百世不易之道也。

宋陸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則伍兩之卒也。

余玠對孝宗曰。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里閭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為噲伍。願視文武為一。勿令偏有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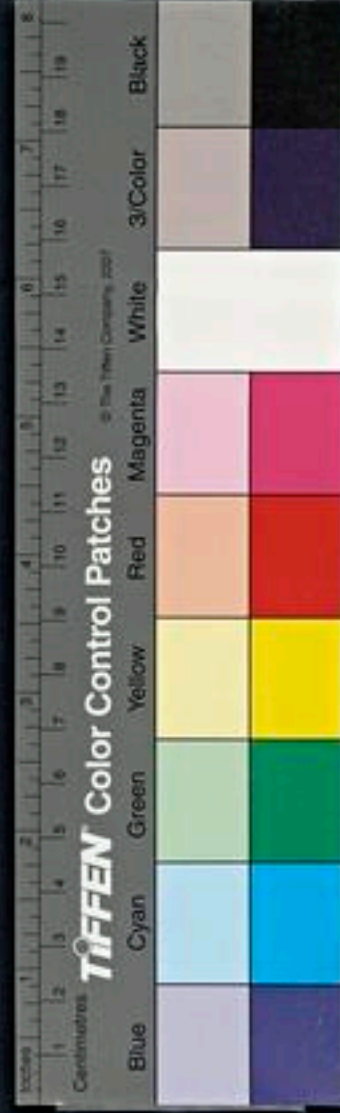
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
平蜀詔曰。君人之道。先德而後刑。王者之師。有征而無戰。兵威震疊。寰宇來同。馳子牟魏闕之心。奉伯禹塗山之會。

建儲

震彖曰。不喪七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序卦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雲。簡而無傲。

周南關雎曰。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小雅斯干曰。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皇皇。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左傳王子朝使告諸侯曰。昔先王之命。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均以德。德均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單劉贊私立少。簡先王。亦惟伯仲叔季圖之。
簡棄也。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



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道。不可以帥師。○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為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置善則國事長。則順。立愛則孝。○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曰。臣聞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邪。驕僭淫

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九月丁卯。子同生。傳曰。春秋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讓國之義。萬世之通道也。與賢者貴于得人。與子者定於立嫡。傳子以嫡。天下之定禮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與子之法。正國家之本。防后世亂嫡奪正之事。○冬。曹伯使其世子姑射來朝。傳曰。大位。奸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貳出。啓窺伺之心。



危道也。

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去聲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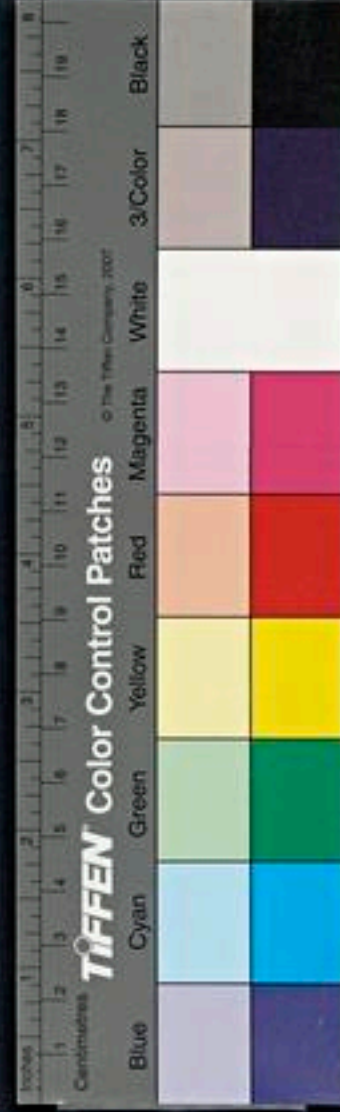
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况于迂同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准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



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音效下之

為父子焉。學之為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

國語曰。傳太子者。必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書。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惕其動。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法。使訪官物。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此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又詠物以行之。求其賢以翼之。悛而不悛。則威儀以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節文



以感動之。恭敬以臨鑒之。勸勉以厲之。惇信以周之。德音以揚之。懾而不徹。則明施舍以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以道之禮。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興乎。齊世家樊仲山父諫宣王曰。廢長立少。不順。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弗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誅之亦失。不誅亦失。王其圖之。

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善食淡。其可背哉。帝曰。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振動。柰何以天下為戲耶。

文帝紀有司請建太子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



稷不忘天下也。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千餘歲。古之有天下者莫不長久。用此道也。立嗣必子從來遠矣。賈誼治安策曰。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孩提有識。三公三少。

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毋音無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廼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



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大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

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

音

道若性。三

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

學。坐國老。執醬而視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

步中采齊。

禮記采齊音慈惟淮南呂覽載采齊音葵

趨中肆夏。所以明

有度也。其餘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

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

所以長父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

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

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



古今類聚 卷四
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為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導之者。非其禮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

化成也。聞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後魏李彪上高祖表曰。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則祭無主。則宗廟無所享。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故恢崇儒術以訓世嫡。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者以為衛翼。衛翼良。成王正。此周王所以長久也。

隋太子傳曰。氣秀春陸。神華少陽。春陸者東宮之義也。



唐劉洎上太宗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興亡在焉。弗勤于始。將悔于末。故龜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誼奏記。務知禮教。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授以良書。娛以佳賓。使耳所未聞。睹所未見。儲德愈光。群生之福也。

張玄素諫承乾太子曰。積德弗純。令聞不著。既闕視膳。問安之宜。又無悅道好學之實。壬臣敢進其說矣。向使動靜有常。進止有度。親君子。疏小人。黜浮華。守恭儉。又何朝納誨。夕補遺哉。

柳澤請養儲曰。生于富者驕。生於貴者傲。寵祿之過。罪之階也。謂安之乎。驕奢之淫。危之梯也。謂福之耶。當誕降謨訓。初以學業。示之以好惡。陳之以成敗。則長享福祿矣。

元穎請選正人輔導曰。賈誼言三代之君。仁且久者。教之然也。周成王本中才。近管蔡則讒入。任周召則善聞。豈天聰明哉。而克終于道者。教也。始為太子也。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召公為保。伯禽康叔與游。目不闋淫艷。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玩不備珍異。及為



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既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則彼道德之言。固吾所習聞。陳之者易諭焉。回佞庸達。固吾所積懼。諂之者易辨焉。太子欲去王。務文任也。宋寇準對太宗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嬖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

張述上仁宗疏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離為日。君象也。二明相繼。故能久照。東昇西沒。晝夜迭運。天道之常也。

司馬光言于仁宗曰。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禍可勝言哉。張昭疏曰。帝王之子。長於深宮。安於逸樂。紛華之玩。絲竹之音。日接於耳目。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儻非天資英敏。識本清明。以牯此心。焉能無惑。苟不預為教導。何以置之元良。

史浩對高宗曰。周禮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掌飲酒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會。世子飲酒不可以無節也。



胡五峰曰。養太子。不可以不慎也。望太子。不可以不仁也。大本正。然後可以保國一天下。

朱子曰。賈誼作保傳傳。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當誼之時。固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踈略矣。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僚屬具員而無保傳之嚴。講

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踈畧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豈不危哉。

金完顏素蘭上宣宗疏曰。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欲治天下先正其本。正本之要無他。在選人輔翼之耳。夫



生於齊者能齊言而不能楚語。未習之故也。人之性亦在夫習之而已。昔成王在襁褓中。即命周召以為師保。戒其逸豫之心。告以持守之道。終之功光文武。垂休無窮。

朝巡聘饗

觀文曰。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大有文曰。公用亨於天子。

舜典曰。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小雅車攻曰。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瞻彼洛矣。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

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此天子會諸侯于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之也。

左傳。遂啓疆對楚子曰。朝聘有珪。享類有璋。小有述

職。大有巡功。設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殫

有陪。昂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

之禮也。則禍亂興。不倚不飲慎禮而不敢少肆也。○公如齊觀社。非

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

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



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晉郤至對楚子反曰：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燕之禮，享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

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鄧

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以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緝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以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弗聽。○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



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陳五父曰。親
仁善隣。國之寶也。○子產相鄭伯如晉。盡壞其館之
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對曰。僑聞文公之為盟
主也。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
寢。庫殿繕修。殿音收。馬二百六十路。巧人以特填館。宮室諸侯賓至。旬設庭燎。僕人巡
宮。車馬有所宿。從有代。中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
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
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不恤其不足。賓至如歸。

無寧舊患。○祁缺言于趙宣子曰。目衛不睦。故取其
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
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
衛甯武子私對行人曰。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
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
所愾。音慨。恨也。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
百。諫音同。也。弓夫千。以覺報宴。今陪臣未繼好。君辱貶
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武子未聘。公宴之。為賦。湛露及形。韋故。武子云云。
曲禮曰。天子當依上声。音倚。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



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諸侯未
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卻與隙地曰會。諸侯使大夫
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王制曰。諸侯
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
子五年一巡狩。○歲二月東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
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山川神
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
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
從者君流。羊制度衣服者為畔。為畔者君討。有功德

於民者。加地進律。諸侯之朝也。考禮正服。一德以尊
於天子。○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
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屬以輕財重禮。則民
作讓矣。○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
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
至也。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
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竟大夫郊勞。君親
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君命之。辱。所
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



接以敬讓。則不相侵。

周禮曰。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

白虎通曰。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燔柴而望五月南巡

狩。至於南岳。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岳。十一月朔巡狩。至於北岳。

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五岳。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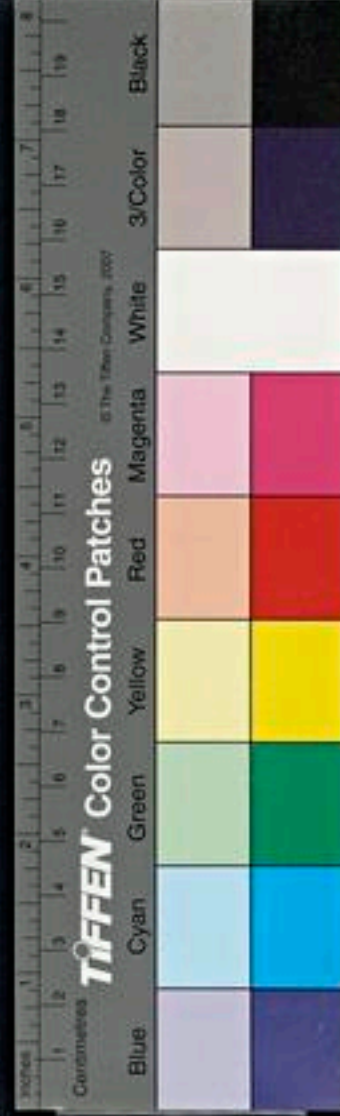
史漢武巡封至雒陽。詔曰。祭地冀州。瞻望河洛。巡省

豫州。觀于周室。

漢章帝告諸郡詔曰。朕為巡狩之制。以宣聳教。考同。遐邇。解釋結寃也。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駕言出遊。親知其劇。易前祠園陵。遂望華霍。東柴岱宗。為人祈福。

宋禮志序曰。古者天子巡狩之禮。布在方策。至秦漢。巡幸。或以厭望氣之祥。或以希神仙之應。煩擾之役。多非舊典。唯後漢諸帝。頗有古禮焉。

武帝詔曰。昔周王驥跡。寔窮四冥。漢帝鸞軫。夙徧五



嶽是皆所以上對幽靈。下理民土。治時省方。觀察風俗。

後魏高帝賚貢使詔曰。夫駿奔入覲。臣下之常式。錫馬賜車。君人之恒惠。今諸邊君蕃胤。皆虔集象魏。趨鏘紫庭。貢饗既畢。言旋無遠。各可依秩。賜車旌衣馬。務令優厚。

高允諫高宗禮儀不依古式曰。夫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

隋河間王弘得密書曰。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修船于漢水。還日未期。

唐禮樂志曰。天子將狩。告于其方之州曰。各修乃守。考乃職事。敢不敬戒。國有常刑。

裴光庭言玄宗東巡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德無不被。人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夷狄。非昭德也。大典力役。用備不虞。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戎心。非懷遠也。

狄仁傑止李冲玄避妬女祠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



風伯清塵。雨師灑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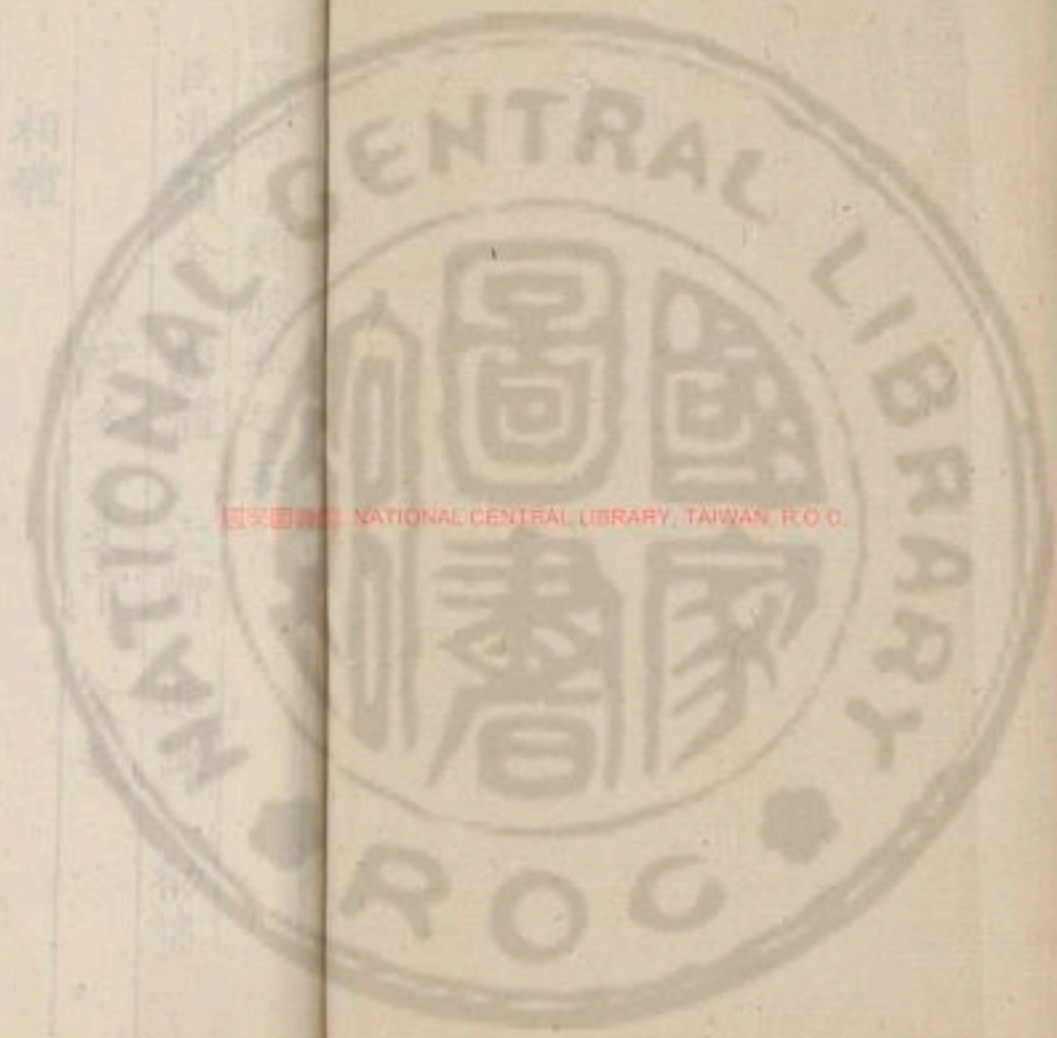
宋太祖平蜀詔曰。封冊之典。所以彰世祚而紀勳伐。繼絕之義。所以旌異域而表來庭。

呂祖謙曰。巡狩之禮。此乃維持治具。提攝人心。聖人運天下妙用也。大抵人心久必易散。政事久必有缺。一巡狩而一整頓之。此所以新新不已之意也。

金梁襄上世宗疏曰。神龍不可以失所。人主不可以輕行。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四 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相體

夫文曰先流... 舟馬河... 不遠道... 册... 行... 尚... 於... 中... 社

○為王... 然... 夫... 有... 不... 利... 柔... 曰... 王... 欽... 在... 上... 剛... 柔... 靜... 氣

○官... 向... 大... 師... 太... 極... 故... 惟... 三... 公... 論... 道... 經... 邦... 經... 理

○感... 官... 不... 必... 清... 惟... 其... 人... ○... 多... 師... 出... 將... 以... 得... 行... 三... 孤... 衣

○北... 書... 必... 天... 賦... 賦... 不... 可... 及... 人...

1635*4 V.0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五

臣道類全

相體

六卿

進諫

勅講

侍從

守令

史官

文武

相體

泰爻曰包荒

柔也

用馮河

剛也

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

○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涓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

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或

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節。仲山甫曰。尹氏太師。周之氏。

音低。又音底。本也。徐氏云。大報也。方氏云。

也。補。故。郊。同人。所。托。宿。故。氏。是。為。王。後。宮。

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音皮。

○大雅烝民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

胡傳曰。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師傳之官。坐而論道。賞善罰惡。尊賢退不肖。其任重矣。表記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周禮地官曰。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

大戴禮曰。天子不論於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儀之正。不廢應事之理。不傳古今之典。不開威儀之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此之屬。太師之任也。○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人。無禮於大臣。不忠於折獄。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侯。不議於戎事。不厚於德。不强於行。不從太師之言。凡是之屬。太師之任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中律。進退升降不以禮。俯仰周旋失節。



此之屬太保之任也。

荀子曰三公總方而議則天子恭已而已矣。總萬方

淮南子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斷大包不豆大勇不闕大兵不寇。

新書曰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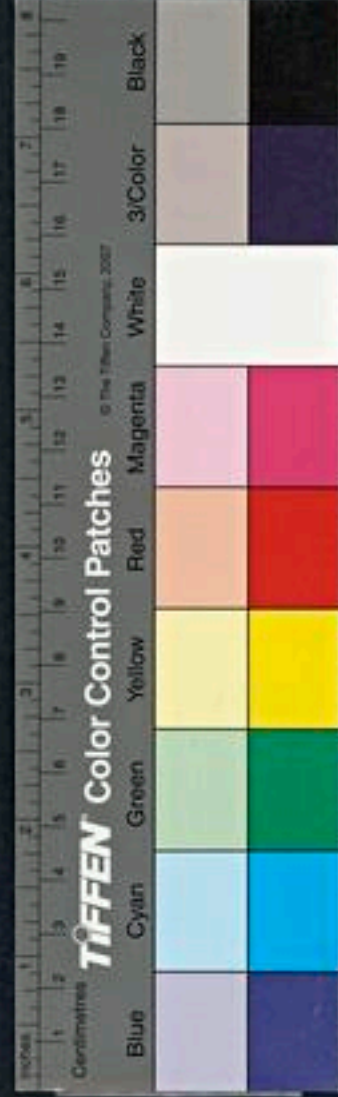
史陳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

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

漢丙吉曰人鬪殺傷長安令京兆尹所當禁吾備位宰相不親小事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三公典調陰陽職所憂也。

公孫弘贊曰三公者百僚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

朱浮傳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



誠知宰相自有體也。

梁冀傳曰。夫宰相運動樞極。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興政。乖於務則難乎御物。

何進曰。古者民約事謹。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脩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才。不能及古。如今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大化久未洽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位。分職分政。以考功效。

百官志曰。宰相事無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官。○三師不主事。不置府僚。蓋與天子坐而論道者也。

唐房杜贊曰。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蔽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歟。

韓愈曰。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也。

高季輔曰。謀猷之臣。臺閣之史。不崇簡易而昧經遠。執憲則以深刻為奉公。當官則以侵下為益國。非體也。

姚宗贊曰。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



以持天下之正。為道不同。同歸於治。

宋程鉅夫曰。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為急。而惟以殖貨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也。○朱熹曰。大臣以天下之事為己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則當自身始。

六卿

周官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空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商頌曰。允也天子。降於卿士。

左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偏師。民無謗言。所以復伯也。○胡傳曰。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國之置卿。猶屋之有楹也。

曲禮曰。天子建六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



太上太卜典司六典。

冢語曰。古之御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冢宰之官。以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六官在手。以為轡。均仁以為柄。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春秋漢舍孽曰。三公在天為三台。九卿為北斗。三公象五嶽。九卿法河海。

齊昭註曰。卿慶也。言萬國皆慶賴之也。

帝王世紀曰。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

蔡邕獨斷曰。尚書令入參機衡。五蹈九列。七統三事。和神人于宗伯。理水土于下台。訓五品于司徒。耀三辰于上階。

漢李固曰。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候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斟酌元氣。運乎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也。

晉詔曰。尚書萬事之本。王化所由。宜參貳親賢。以康庶政。



古今類聚 卷五 十一
邢子才表曰。揚職萬機。總任百揆。權衡庶物。準的群僚。可以助日月之光華。增天地之高厚。

隋百官志曰。出納王命。敷奏萬機。蓋政令之所由宣。選舉之所由定。斯乃文昌天府。

高季輔曰。尚書八座。人主所責成者。宜擇渾厚修潔者任之。

宋孫何對真宗曰。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故周之令府。漢之尚書。立庶政之本根。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音二

十四司。燦為星拱。四海九州之大。若網之在綱矣。

文獻通考曰。守相之高第者。然後為二千石。二千石之有治行者。然後為九卿。九卿之稱職者。然後為御史大夫。

宣廟曰。庶官賢否。關國家之治亂。掌銓衡者。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一事得人。則一事理。一邑得人。則一邑安。

進諫

坎父曰。樽酒盞。或用缶。納約自牖。樽酒不事浮文也。盞蓋也。缶誠也。自



彌因其明處而納之約也約戒約終无咎。○豐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君陳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罔命曰。繩愆糾繆。格其非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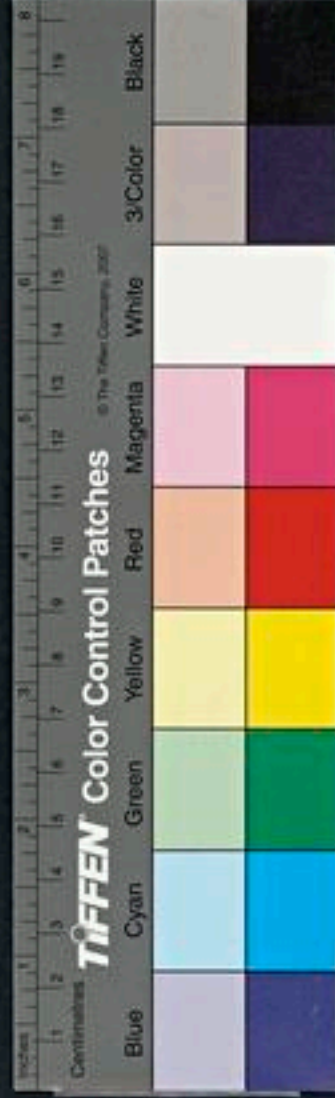
小雅鶴鳴曰。鶴鳴九臯。聲聞於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箝。他山之石。可以為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節南山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訥。式訛尔心。以畜萬邦。家父周大夫名言王致亂之由始于一心之業

以奉成萬邦之禍益
谷王誤用尹氏也

左傳曰。遁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周内史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遠。不忘諫之以德。

少儀曰。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諫而無驕。急則張而相之。廢則掃而更之。謂之社稷之役。○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表記曰。事君遠而諫。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周禮曰。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



○師氏掌以媿詔王。保氏掌諫王惡。
家語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諂諫。二曰慝諫。
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惟皮主以行之。吾從
其諷諫乎。

韓詩外傳。比干曰。主暴不諫。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
也。見過即諫。不用即死。忠之至也。

韓非子曰。所說出於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
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
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
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
身。而實踈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
身。此之不可不知也。

說苑曰。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智者度君權時。調
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

白虎通曰。臣之諫君。法金正木也。子之諫父。法火揉
木也。臣諫君以義。故折正之也。子諫父以恩。但揉之
也。

論衡曰。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猶以夏進爐。以冬



古今要略 卷五 九
奏扇亦徒耳。

文中子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其志真。其言危。直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為乎。

史宋世家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于民。吾不忍為也。

趙良曰。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上父偃曰。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故事無遺策。功流萬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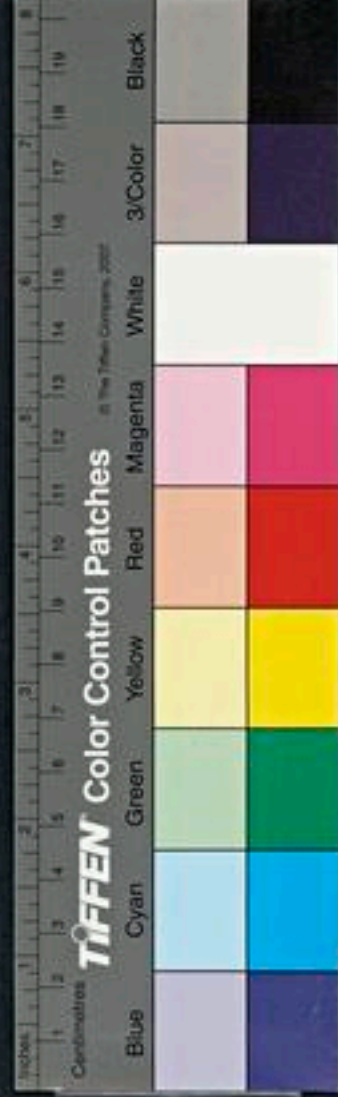
漢李雲曰。禮有五諫。諷為上。若夫托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貴在於意達言從。理歸於正。曷其絞訐摩上。以銜沽成名哉。

崔駰曰。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內忠者。謗也。

晉王濟曰。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顧嫌避咎。此人臣不忠之利。非人主社稷之福。

宋周朗曰。昔婁敬戍卒。委輅說而遷帝都。馮唐老賤。

片詞以悟明主。素無王公卿士之貴。非有積譽取信之資。徒以一言合旨。仰感萬乘。自此山壑草萊之人。



布衣常帶之士。莫不踵闕獻書。烟霏霧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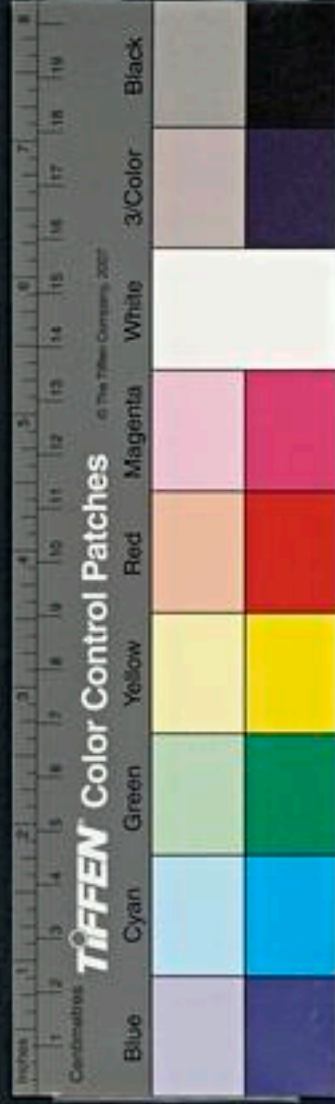
唐本紀曰。君臣之際。可謂難哉。蓋明者慮於未萌而難知。暗者告以將及而不惧。故先事而言。雖忠而不信。事至而悔其可及乎。

李渤疏曰。夫以下摩上士所甚患。然取名過多。故上失德。則與下爭名。若或依古肆言。高而難從。逆之似傷道。行之不切時。又言事常弊也。

劉黃曰。臣有正國致君之術。無位而不得行。有犯顏敢諫之心。無睹而不得達。常欲與庶人議於道。商賈謗於市。得通上聽。一悟主心。

陸贄曰。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宋范鎮對仁宗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咸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陰賜於天下。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

石介上英宗曰。君有佚豫失德。悖亂無道。荒政拂諫。廢忠慢賢。言官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寵作威。言官得以糾繩之。將有兇悍不順。恃武肆害。玩兵毒民。言官得以彈劾之。



歐陽修曰。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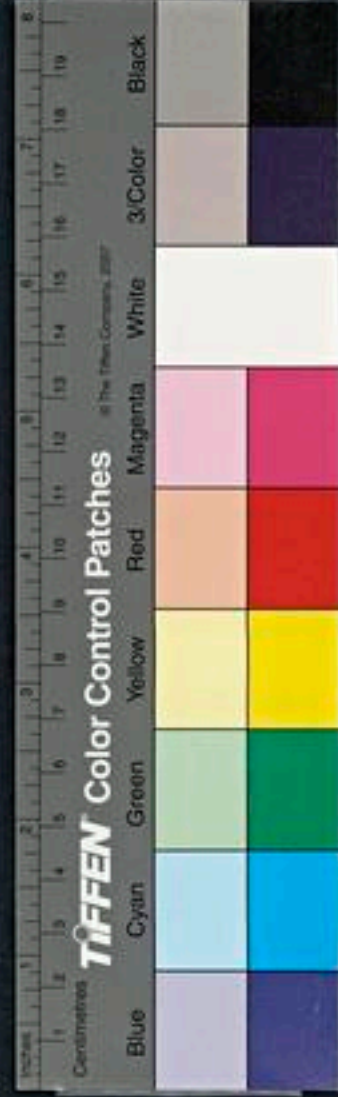
司馬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

蘇洵曰。諫法有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慎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

呂祖謙曰。進諫之道。使人君畏吾之言。不若使人君信吾之言。使人君信吾之言。不若使人君樂吾之言。楊誠齋曰。君子之事君。有以言諫者。有以身諫者。君有過言。力為之繩。此言諫也。君有過行。痛為之糾。此身諫也。吾聞其以身諫者。從以言諫者。凶。蓋吾君之過。與其回之。孰與消之。與其救之。孰與先之。

金世宗曰。古之諫者。既忠於國。亦以求名。今之諫者。為利而已。

金楊雲翼上宣宗疏曰。人臣有事君之禮。有事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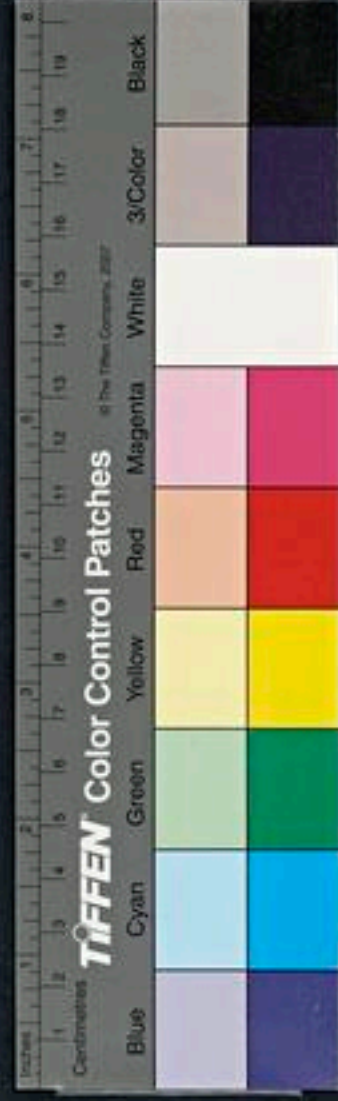


古今類聚 卷五
義禮不敢齒君之跡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一陳之。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者。獻其否。君曰否而有可者。獻其可。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鞅刃輪。有不恤焉者。使姑狗事君之虛禮。而不知事君之大義。國家何賴焉。元拜住對英宗曰。盤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有太宗納諫之君。則有魏徵敢諫之臣。

高廟曰。責難不入於昏君。諂諛難動於明主。

仁廟曰。勿為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惑息。

丘濬正朝廷疏曰。天下之患。莫大於人君處危亡之地而不自知。人臣知危亡之禍而不敢言。為人上者誠能廣陳言之路。善者有賞。非者無罪。當言而不言者有罰。則大臣不至持祿。小臣不至畏罪。而下情上通矣。○壅蔽於言者。禍亂之萌。專恣於事者。權姦之漸。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達天下之政。夏鍤上疏。揀鄒智等曰。夫言官無流竄之禍。則不足



以彰其譽。有謫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罹今日之禍。亦成後世之名。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禍。然亦無名。而名固歸於人主之一身矣。倪岳會議災異。陳言曰。夫言之於無事之日。不足信。言之於有事之日。不及行。是故進言之道。自古難之。章懋諫元宵燈火疏曰。知其不可。猶順而為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為。而不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

勸講

大雅卷阿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大禹謨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勳。丕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皋陶謨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伊訓曰。修厥身。允德協於下。惟明后。說命曰。惟說不言。有厥咎。

表記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

國語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文。行



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

荀子曰。忠信而不諛。謀爭而不諂。矯然剛折。端立而無傾側之心。○人之不善。而能勸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之不從者。其辨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其持之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持之固之。辨之明之。又中其所善。能入于人心。則說無不行矣。

說苑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威以處之。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論之。分別以明之。懼忻憤懣以送之。夫是以謂之講說。○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其勞。

抱朴子曰。進則正辭切論。改過箴闕。退則端誠杜私。知無不為。

師尚父道丹書曰。歲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

文中子曰。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

漢王吉曰。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義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擲之間哉。

谷永曰。嚴然總五經之眇論。立師傅之顯位。入則鄉唐虞之閔道。王法納乎聖聽。出則參冢宰之重職。功烈施乎政事。

崔駰曰。陛下使臣侍講。歷半歲不一問經義。臣死功不足副厚恩。

宋程頤曰。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蔽者暗處也。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以告之。求信則易也。○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誠積而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人。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以已誠上達。而其君信之之篤耳。○人主春秋之富。雖昏聖得於天資。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妾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



願選名儒勸講。為之分直以備顧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胡寅曰。臣之事君。格其非心。褊狹者宜廓以寬弘。急促者宜道以紆緩。

呂祖謙曰。講論治道。不當言主意難移。當思臣道未盡。不當言邪學難勝。當思正學未明。

侍從

同命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扁。不德惟臣。

大雅綿曰。予曰有疏附。率上親下予曰有先後。予曰

有奔走。予曰有禦侮。

左傳曰。其為太子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

也。嬰齊側俱今尹名○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

也。

禮運曰。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止。

荀子曰。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



古今類聚
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滅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
忠經曰。君子之事上也。入則上其謀。出則行其政。居則思其道。動則畢其儀。秉職不回。言事無憚。苟利社稷。則不顧乎身。

漢王吉曰。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

齊記曰。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威厲風霜。志迴天日。

唐史曰。凡今在位。其任重者。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侍司之職。頗亦為近。是宜當責。安可增榮。

陸贄曰。立國之本。所繫于元良。弘教之方。必由于端士。非精識前典。德冠當時。恭敬溫文。其將安做。吾是以輟台階之老。選宗室之賢。輔翼春闈。是資教諭。

爰延曰。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邪情。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翫於目。

南史恩倖論曰。環纓歛笏。俯仰晨昏。瞻帷坐而竦躬。

古今類用
陪蘭檻而高駟。探求恩色。習覩威顏。

韋執誼曰。備待顧問。辨駁是非。典持鱣牘。受遣群務。九一世得失。動為臧否。職之重也。

宋韓維曰。邇英閣者。陛下問燕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經則史。可以博咨訪之義。窮仁義之道。究成敗之原。

職林曰。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

明鑿坡遺事曰。王署之設。密邇紫閣。每夜漏既上。宮綸並入。有大號令。急奏。惟天子與學士知之。雖戴豸之士。充滿千廬。典司翰墨。一人而已。

丁未錄曰。先後左右。以道義輔予。豈特專文墨視草而已。

守令

舜典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唯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絕任惡人。○周官曰。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大雅崧高曰。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



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翰。翰。蕃。蕃。四方于宣。○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左傳曰。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力而使割也。其傷寔多。子之愛人。求傷之也。

曲禮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家語曰。子路治蒲。請見孔子曰。由願受教。夫子曰。蒲

其何如。對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子曰。然。吾語汝。恭與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強。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姦。如此而加之以忠潔。則政不難矣。○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夫子稱子路治蒲。子貢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善可得聞焉。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墉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



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廷。廷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民不擾也。
荀子曰。政法令。舉措時。聽斷公。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

說苑董安于治晉陽。問政于蹇老。蹇老曰。忠信敢。董安于又問曰。安忠乎。曰。忠于主。曰。安信乎。曰。信于令。曰。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子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雖治猶未至也。

史。令二千石脩職。詔曰。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

太史公曰。政令以道民也。刑法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奉職循理。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董仲舒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



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令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害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也。

漢禮樂志曰。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音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

公孫弘上武帝疏曰。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

宣帝詔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為太守吏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殆不可欺罔。迺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効。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無侵漁百姓難矣。

馬不疑戒暴勝之曰。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酷吏傳曰。溫舒有虎冠之吏。延平有屠伯之名。



古今要册
章帝詔曰。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
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安靜之吏。悃悃無華。日計不
足。月計有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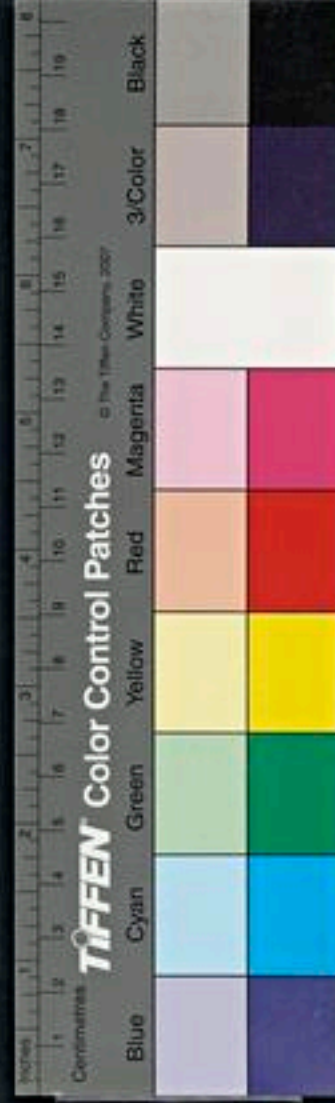
明帝詔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
受其殃。是以難之。故吏稱其官。民安其業。

卓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
怨惡。以法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

南陽民歌朱邑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
懷其惠。

宋張廉問傳燮曰。丈人發奸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至
此。答曰。勤而清。清則憲網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網
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凝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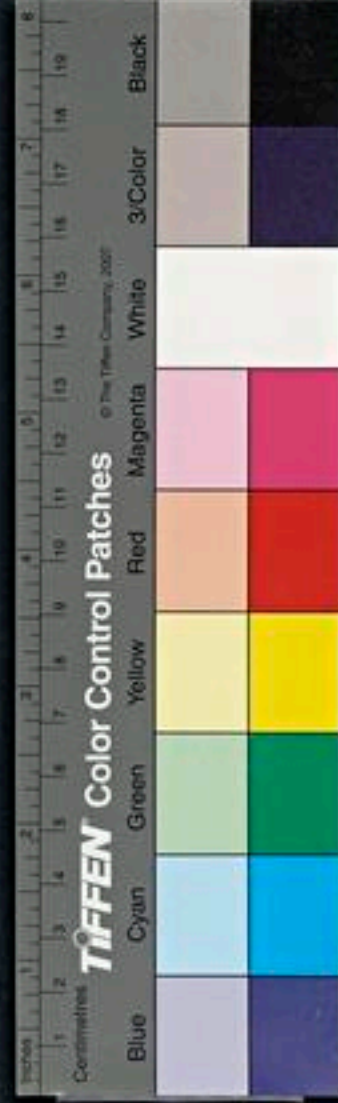
隋酷吏傅叙曰。古之善牧人者。養之以仁。使之以義。
教之以禮。隨其所便而處之。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
所好而勸之。如父母之愛子。如兄之愛弟。聞其饑寒
為之哀。見其勞苦為之悲。故人敬而悅之。愛而親之。
然則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
有無能之吏。無不可化之人。夫吏之浸漁。得其所欲。



古今類聚
卷之六
雖重其禁。猶或為之。吏之清平。失其所欲。雖崇其賞。猶或不為。况於上賞其姦。下得其欲。求其廉潔。不亦難乎。執心平允。終行仁恕。餘風遺愛。沒而不忘。寬惠之音。足以傳於來葉。○古語云。善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撫之使靜。水平則無損於隄防。人靜則不犯於憲章。然則易俗移風。服教從義。不資於明察。必藉於循良者也。

梁喪吏傳論曰。昔漢宣帝以為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為親民。是以道德齊禮。移風易俗。咸必由之。殷彪制曰。今之郡守。古侯伯也。於吏有君臣之道焉。於人有父母之道焉。

唐張九齡曰。古者刺史入為三公。縣令出宰百里。今朝廷之士。入而不出。其於私計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出。從容附念。不動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于外也。知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為守令哉。○六合元元之衆。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天子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也。



劉蕡曰。守令之任。治亂之根本係焉。朝廷之法。制在焉。權可以御豪彊。恩可以惠孤寡。彊可以禦奸寇。政可以移風俗。

陸贄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厚薄。以稽廉昂。視按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奸盜有無。以稽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

宋楊誠齋曰。脫之于蒼鷹暴虎之區。而加之以赤子乳哺之賜。極之於嚴霜朔雪之林。而沐之以膏澤沾濡之惠。

史官

小雅賓之初筵曰。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左傳曰。趙穿攻其君於桃園。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何。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太史書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殺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氏盡死。執

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曹劌曰。君舉必書。書而不
法。後嗣何觀。

王藻曰。天子元端而居。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
之。

周禮曰。內史掌王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
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
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史官備掌國史。
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
樂師旅之事。誅賞興廢之政。皆本於起居。

漢班固論曰。司馬遷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
數千載間。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
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
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
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
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
謂之實錄。

馬班總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
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諒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



而事覈。固文瞻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說。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臺臺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誅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仁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捷也。

荀悅申鑒曰。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彰。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初為。淫人懼焉。

南齊書序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必得其所托。而後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避德。非常之迹。闔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擣机。竄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通難顯之情。厥後其任可得而稱也。



隋經籍志曰。夫史者。必求博文強識。疏通知遠之士。使居其位。百官衆職。咸所裁焉。是故前言往行。無不識也。天文地理。無不察也。人事之紀。無不達也。內掌八柄。以詔王治。外執六典。以逆官政。書美以彰善。記惡以垂戒。範圍神化。昭明令德。窮聖人之至蹟。詳一代之壘壘。

唐褚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載筆。君舉必書。史臣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

房玄齡對太宗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念人主見之。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司馬貞曰。漁獵則窮於百氏。筆削乃成於一家。

韋安石曰。世人不知史官之權重於宰相。宰相但能制生人。史官兼制生死。古之聖君賢相。所以畏懼者也。

劉知幾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惟漢東觀集傳。稱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為荀爽。稱

袁家自為政駿。子政子駿。四每紀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



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為廣。今惟詢採二史。不注起居。百官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藉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今作者如林。褒貶曾未絕口。而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邵見讐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奸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注記。類稟監修。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今監者不肯指授。脩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

史有三長。才學識也。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

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榘楠。榘音駢。榘斧斤弗能成

室。

衣樞曰。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可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

杜正倫曰。君舉必書。言存於左右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

宋程子曰。古者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其善惡皆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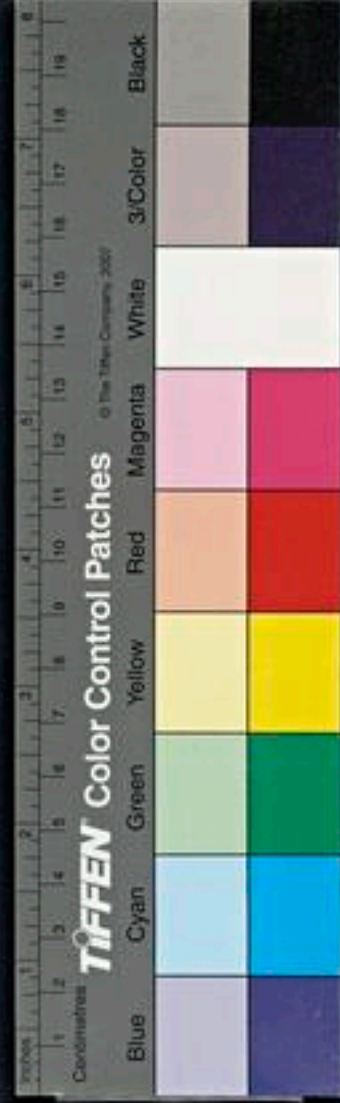
於後世。自秦罷侯置守令。則史亦從而廢矣。其後自非傑然有功德者。或記之循吏。與夫凶惡殘殺之極。以酷見傳。餘則泯然無聞矣。如漢唐之有天下。皆數百年。其間郡縣之政可書。宜亦多矣。然其見書者。率纔數十人。使賢者之政。不幸而無傳。其不肖者。復幸而得蓋其惡。斯與古史之意異矣。

樂城志曰。左右史官。號為要地。手刺策書。足以明枉直之効。密侍殿陛。足以觀進退之詳。

真德秀曰。史官者。是非之權衡。公議之所繫也。禹不能廢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筆。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

彙錦曰。公者道之衡。作史而出于公。則述其所難者必易。私者疑之府。作史而出于私。則述其所易者終必難。

明楊榮曰。愛名者以史筆為榮。知道者以史筆為懼。王養曰。班固以後。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官。皆世守之。人主所在。執筆以從。隨其言動。皆親見而直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負而無定職。人主動



古今類用
卷五
靜邈不相及。政事不及與聞。惟易世之後。則集前後
奏疏而分曹書之。以宰臣為總裁。奏疏之語。果皆實
乎。分曹之人。宰臣之意。果皆公且直乎。且生於數十
年之後。追書於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
所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燭
其情偽。或奪於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
才。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勲業。汨沒不傳。而姦慝
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為世戒。監領者。又往往以私
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文武

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文侯字也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
升于上。敷聞在下。○汝克昭乃顯祖。肇刑于前。文人
顯祖文人皆指康叔汝多脩扞。脩完扞斷我于艱。

六月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玁狁孔熾。我是用急。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薄伐玁狁。以奏膚功。有嚴有翼。
共武之服。也共武之服。以定王國。薄戎玁狁。至于太
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崧高
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烝民曰。人亦有



言柔則茹_{音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_{音寡}。不畏疆禦。

胡傳曰。行使則有文告之詞。疆場則有守禦之備。

聘義曰。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

三畧曰。大能扶天下之危者。則據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憂者。則享天下之樂。能救天下之禍者。則獲天下之福。

韓子曰。為王腹心。為國爪牙。仁行如春。威行如秋。

漢崔駰達旨曰。昔孔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卞嚴見捷於疆禦。范蠡錯勢於會稽。伍員樹聲於栢舉。魯連辨言以退燕。包胥單辭

而存魯。唐睢華顛以悟秦。甘羅童牙_{即史所謂稚齒}而報

趙。顏回明仁於度轍。程嬰顯義於趙武。_{華顛白首也}

袁紹與孫瓚書曰。夫處三軍之師。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減否好惡。坦然可觀。而乃二三其德。殫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



古今類賦 卷五
質要為壯士者固若此乎。

魏曹植疏審舉之義曰。有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壇場騷動。方隅內侵。殺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隆。晉劉元海對朱紀范隆言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國君子之所

恥也。二生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

梁世祖檄曰。按劍而叱。江水為之倒流。抽戈而揮。蛟日為之退舍。

陳伯之書曰。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輅建節。奉疆場之任。

文學傳序曰。經禮樂而締國家。道古今而述美惡。非文章不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或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



古今類聚 卷五
劉勰文心雕龍序曰。唯文章之用。實經典之枝條。五經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

宋太祖詔曰。或履道廣流。秉德冲逸。或雅量高劭。風鑒明遠。或識難知正。才略開邁。咸文德以熙帝載。武功以隆景業。固以侔蹤姬旦。方軌伊召者矣。

謝靈運傳論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節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往。遺文不覩。恥也。二生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

梁世祖檄曰。按劍而叱。江水為之倒流。抽戈而揮。蛟日為之退舍。

陳伯之書曰。佩紫懷黃。譖帷幄之謀。乘輅建節。奉疆場之任。

文學傳序曰。經禮樂而締國家。道古今而述美惡。非文章不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



古今類賦 卷五
劉勰文心雕龍序曰。唯文章之用。實經典之枝條。五經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

宋太祖詔曰。或履道廣流。秉德冲邈。或雅量高劭。風鑒明遠。或識難知正。才略開邁。咸文德以熙帝載。武功以隆景業。固以侔蹤姬旦。方軌伊召者矣。

謝靈運傳論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往。遼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齊張融自序曰。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

陳世祖詔曰。或締構艱難。經綸夷險。或摧鋒冒刃。殉義遺生。或宣哲協規。綢繆帷幄。或披荆汗馬。終始勤勞。莫不登誠悉力。屯泰以之。

蔡景歷對高祖曰。通儒博識。英才偉器。雕麗暉煥。摛技絢藻。子雲不能抗其筆。元瑜無以高其記。尺翰馳而聊城下。清談奮而羸軍却。

隋文帝優詔褒韓擒虎曰。申國威於萬里。宣朝化於



一隅高明塞于宇宙盛業光于天壤。

王傑等總論曰。文士懷溫恭之操。其獎也懦弱。武夫稟剛烈之資。其獎也敢悍。故有使酒不遜之禍。拔劍爭功之尤。

楊素誅柳機曰。修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

楊素傳論曰。掃妖氛於牛斗。江海無波。摧驍騎於龍廷。匈奴遠遁。

周武帝賜素詔曰。論文則詞藻縱橫。語武則權奇間

出。

文苑序曰。負宏行之思。挺棟幹于鄧林。擅俊麗之才。飾羽儀於鳳穴。○孝武之後。雅尚斯文。揚葩振藻者如林。而二馬王揚為之傑。東京之朝。茲道逾扇。咀微含商者成市。而班傅張蔡為之雄。

文學傳叙曰。江左宮商。發越貴于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于時用。文華者宜于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擬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



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

經籍志曰。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登高而賦。山川能祭。師旅能誓。喪紀能誄。作器能銘。則可以為大夫。言其因物騁辭。情靈無壅者也。○雅志傳於游夏。餘波鼓于屈宋。

後魏李騫釋情賦曰。百揆鬱以時叙。四門穆其惟清。如得人於漢世。比多士於周廷。有一匡以作相。或十亂而為楨。各秉文而經武。故天平而地成。

崔僧淵復蕭鸞書曰。文士競謀于廟廊。武夫効勇于

疆場。

北齊文苑論曰。文之所起。情發於中。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摛黼黻於生知。問圭璋於先覺。譬彩雲之自裁。五色。猶儀鳳之冥會。八音。唐魏元忠上高宗曰。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何益治亂哉。養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士衡識能辨亡。無救河陽之敗。



古今類賦
卷五
元劉秉忠疏曰。君之所任。在內莫大乎相。相以領百官。化萬民。在外莫大乎將。將以統三軍。安四域。內外相濟。國之急務。必先之也。

明楊慎瓌語曰。歐陽公之文。粹如金玉。蘇公之文。浩如江河。歐之模寫事情。使人宛然如見。蘇之開陳治道。使人惻然動心。皆前無古人矣。至於老泉之文。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著。若引星辰而上也。若求其侶。在孟荀之間。

史漢之上。不可以文人論也。

新選古今類賦卷之五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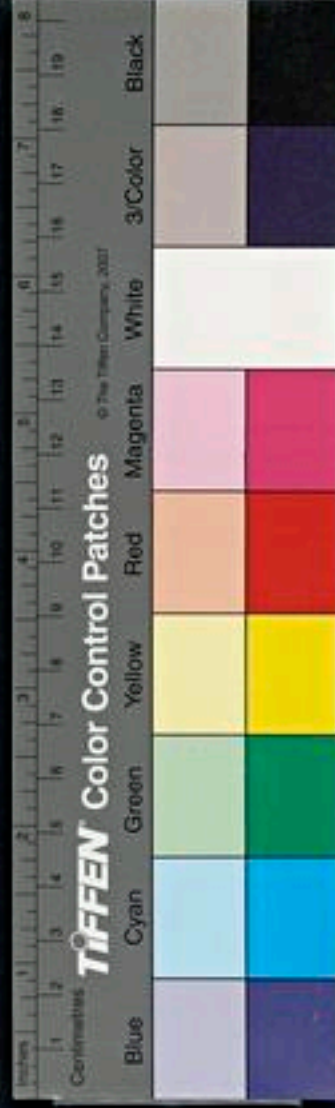
精選古今類腋卷之六

為學類一 希聖 稽古 求師 取友 虛心

謹言 慎行

希聖

乾文言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之。可與幾也。知終之。可與存義也。○蒙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係辭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



精選古今類腋卷之六

為學類一 希聖 稽古 求師 取友 虛心

謹言 慎行

希聖

乾文言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之。可與幾也。知終之。可與存義也。○蒙彖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係辭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



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多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君陳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小雅小旻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

家語曾子曰。吾聞夫子之三言。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夫子見人有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親行之。然後道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吾學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

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子思曰。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勵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

孔叢子。子順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與體成。則自然矣。

荀子曰。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



以窮无窮。極无極歟。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

鴉冠子曰。一日兢兢孜孜。一歲兢兢孜孜。一歲堯舜。日日歲歲與聖同貫。子為堯舜乎。堯舜為子乎。蕩蕩巍巍。復在目中矣。

楊子曰。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晞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晞之則是。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

潛夫論曰。雖有至聖。不生而智。雖有至材。不生而能。由待學問。其知乃博。其德乃碩。而况凡人乎。夫瑚簋之器。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之木。蚕繭之絲耳。及正之以繩墨。制之以機杼。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



章可羞於鬼神。可御於王公。

文中子曰。吾觀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所持循。吾觀千載而下。聖人在下者。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脩文者。有所折衷矣。

漢董仲舒。天人策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班嗣曰。吾子已貫仁義之羈絆。繫名聲之鞶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既繫攀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為。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鄩鄩者。曾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

唐韓愈贊曰。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反利以樸。刻偽以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要之無抵牾。聖人

者。言無與聖
非違者。

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皇皇於仁義。可

謂篤道君子矣。自佛老顯行。聖道不斷如帶。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始若未之信。卒太行於時。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才同緯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亂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



宋張載曰。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蔽也。劉光祖對光宗曰。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世方以文為病。

陳止齋曰。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學而至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亦人也。夜思晝行。孳孳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

明王文成曰。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外此而學者謂之

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伯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浮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孔孟之訓。昭如日月。九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捨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燭之微也。不亦繆乎。

陳白沙曰。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智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



○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闢之而非以為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使著於見聞者。不睹其真而徒與我嘵嘵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辭愈多而道愈窒。楊守陳題講學曰。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木之方植而易搖。如泉之始導而易塞。

稽古

乾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說命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微子命曰。王曰猷。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禮物。○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畢命曰。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大雅烝民曰。古訓是式。○假樂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大雅蕩曰。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抑曰。其在於今。與

迷亂于政。顛覆厥德。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左傳曰。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

曲禮曰。博文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經解曰。溫柔敦厚。詩教也。䟽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
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
比事。春秋教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
詩者矣。䟽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矣。廣博易良
而不奢。則深於樂者矣。潔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
者矣。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矣。屬辭比事而

不亂。則深於春秋者矣。

儒行曰。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
為楷。

管子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

荀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
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真積
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
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端而言。蠕而動。蠕音軟。一亦動也。
可以為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

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

淮南子曰。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瓠。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鍾。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瓠之足羞也。藏詩書。修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扣瓠之徒也。

韓詩外傳曰。不習為吏。視已成。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戒。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為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為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

楊子曰。說天者莫辨乎易。說事者莫辨乎書。說志者莫辨乎詩。說理者莫辨乎春秋。

論衡曰。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稽古博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夫通人猶富人。不通猶貧人也。俱以七尺為形。通人胷中。懷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一牒之誦。貧人之内。徒四壁立也。

抱朴子曰。按六經。玩百氏。然後知面墻之至困也。夫人不學而求知。猶願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也。



文中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九師出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于齊魯。○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

薛收曰。六經者。聖人之言。孔子所以發明天人之極也。史道成敗得失。亦足以鑒。然謬於是非。非六經比。史賈誼過秦論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

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常。變化有時。

功臣表曰。居今之世。識古之言。所以自鏡也。

司馬遷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故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弗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

馮異遺李帙書曰。明鏡所以照形。往古所以知今。

胡廣曰。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資之於故老。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

陳史曰。九流七畧之書。名山石室之記。汲郡孔堂之



書王箱金板之文。

隋儒林傳論曰。古語云。容體不足觀。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稱。然而顯聞四方。流聲後世者。其惟學乎。信哉斯言也。若夫篤志不倦。自求許已。遂欲聞道下風。稱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軒。見重明時。實惟稽古之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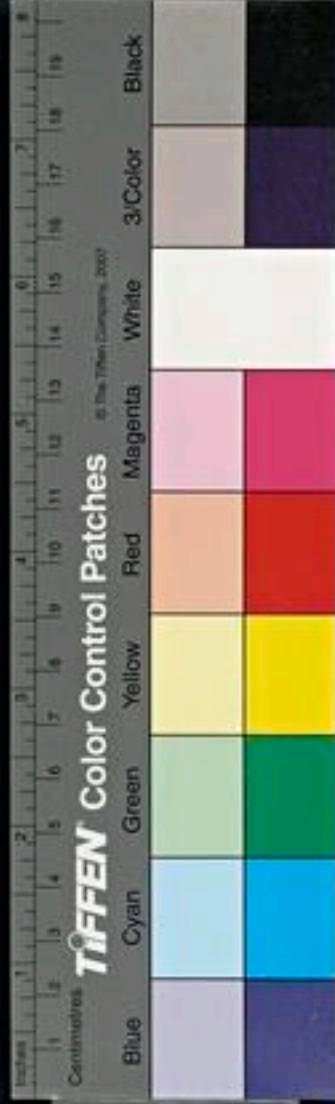
潘徽集禮序曰。曠無隱而不探。事有難而必綜。至於宋。標綠華。垂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善圖翰林之域。理掘談叢之內。謁者所求之餘。侍醫所校之逸。莫不澄涇辨渭。拾珠棄蚌。

隋經籍志曰。夫經籍也者。機神之妙。肯聖哲之能事。所以經天緯地。辨陰陽。正紀綱。弘道德。顯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獨善。學之者將殖焉。不學者將落焉。大業崇之。則成欽明之德。匹夫見念。則有王公之貴。其王者之所以樹風聲。流顯號。美教化。移風俗。何莫由乎斯道也。

此齊文苑傳論曰。謂石為獸。射之洞開。精之至也。積

歲解牛。若然游刃。

若音獲。皮肉相解也。與駮同。從卡石。從子。若然。樂然。奏刀。騞然。



古今類賦
習之久也。安有至精久習而不成者為。

唐李石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因文害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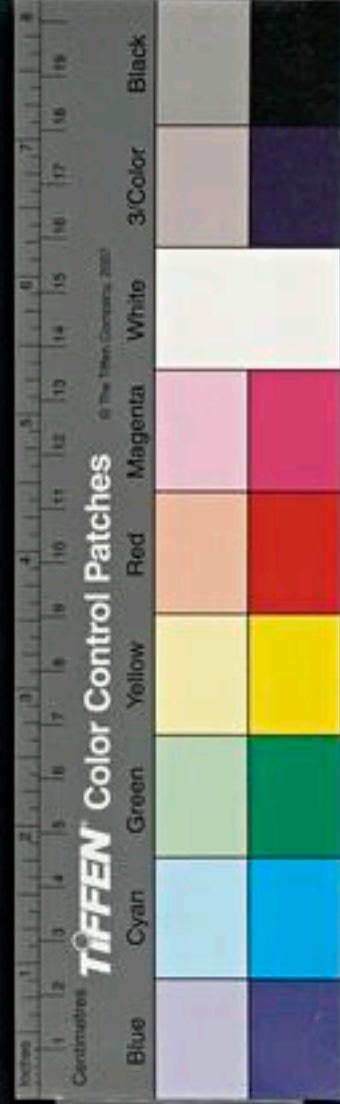
宋豐稷曰。人君明足以察萬事之統而不可用其明。智足以應變曲當而不可用其智。順考古道。二帝所以聖。儀刑文王。成王所以賢。

潛室陳氏曰。明道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如何。曰。徒記誦該博。而理學不明。不造融會貫通處。是逐其小者。忘其大者。反以無用之物。累其空明之心。是為玩物喪志。○詭闕之學。雖博而有限。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

元吳澄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鄒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黃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公其元。程張其亨。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

求師

蒙彖曰。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



古今類聚
卷之六
演則不告利貞。

仲虺誥曰。能自得師者王。○說命王曰。台音怡小子

舊學于甘盤。

小雅鹿鳴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忼。音洩偷

君子是則是做。

穀梁傳曰。子既生。不免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師。傳。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師之罪也。

曲禮曰。禮聞取人。不聞取於人。禮聞未學。不聞往教。○檀弓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

○學記曰。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不學操縵。不能安絃。

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操縵。博依。雜服。皆言

送息時當操弄琴瑟絃博求物。理依附徧觀行禮雜服以習熟。○師嚴道尊。然後民知教學。○君子之於學也。藏焉

脩焉。游焉。息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傅而不反也。今之教者。呻其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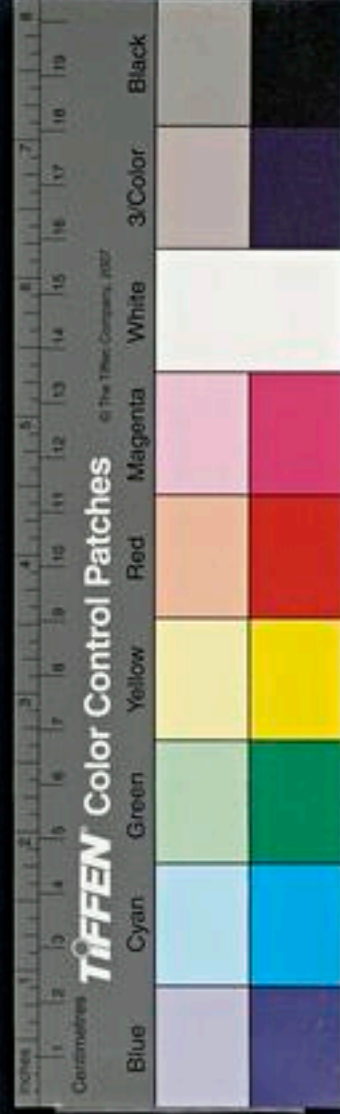
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夫然。音畢。簡也。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



古今類聚
卷六
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自知其益也。○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為人師也。○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後能為師。○鼓無當於五聲。三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家語曰。孔子適周。問禮于老聃。訪樂於苴弘。

荀子曰。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不是師法而好自用。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呂覽曰。求師者不化。召師者不化。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

白虎通曰。黃帝師力牧。顓頊師綠圖。帝學師赤松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師尹壽。禹師國先生。湯師伊尹。



古今要月 卷三
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周公師虢叔。孔子師老聃。天子太子諸侯世子皆就師於外。

或問小知之士。可謂師乎。楊子曰。是何師與。師之貴也。知大知也。小知之師亦賤矣。

文中子曰。度德而師。易子而教。○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

漢董仲舒天人策曰。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元帝賜蕭望之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

班彪曰。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銚山中之恒劍也。冶工鍛鍊。成為銚利。豈劍有異質哉。工良師巧。鍊一數至也。

宋臧燾曰。人厲從師之志。家競專門之術。藝重當時。所居一旦成市。費舍暫啓。著錄或至萬人。

唐韓愈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



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宋周子曰。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于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程子曰。古之人得其師傅。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傅。故非明道不能知經。

李愿中曰。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門。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

呂東萊曰。歐陽脩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自守然後果於用。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



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者深矣。

呂藍田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于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敢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未聽。學至於有講而未聽。則無講可矣。

陸象山曰。子雲謂務學而不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

取友

隨文。出門交有功。○損文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兌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係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洪範曰。允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

鄭風鷄鳴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大雅桑柔曰。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弋亦獲。○伐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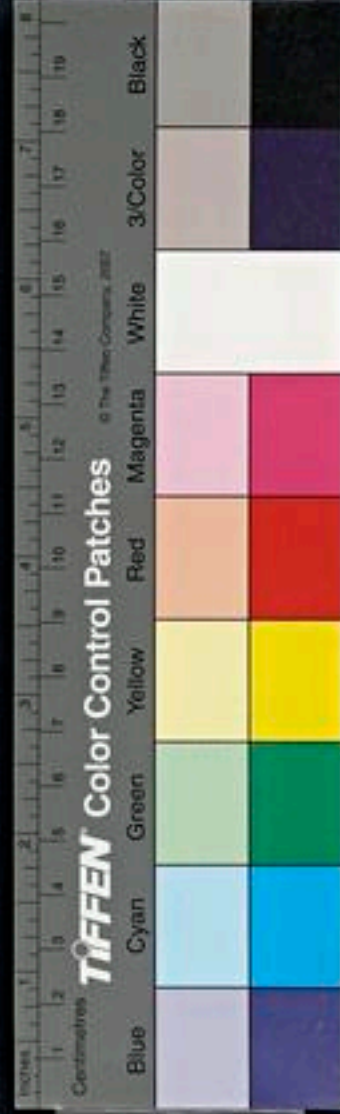


曰。伐木丁。鳥鳴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攷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僻廢其學。○相觀而善之謂摩。○儒行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表記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敗。○其所與遊辟也。管仲用盜為臣故云

左傳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

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勝已者處。賜也悅不若已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丹之所藏者祗。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子產於民為惠主。于學為博物。晏子于君為忠信。而行為敬敏。故吾皆以兄事之。○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而



古今類事 卷六
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上親賢，則下擇友。○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蓋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

管子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吾所事公，子紆敗，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差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

荀子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于物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去邪僻而近中正也。○嗜欲得而信衰於友。

孔叢子曰：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開心胸，以濟緩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楊子曰：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



古今類事 卷六
劉歆曰。才非交不用。名非交不發。身非交不立。
白虎通曰。朋友之道有四焉。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
則思之。患則死之。

論衡曰。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其
漸染然也。

諸葛亮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
寒不改棄。能貫四時而不衰。歷險夷而益固。

梅子曰。君子之交也。以道契親。淡而長存。小人之交
也。以慢狎投。其而易變。

文中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後
擇。故多怨。

劉峻廣絕交論曰。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其愉
樂。恤其陵夷。寄通雲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
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
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颺起。谿谷不能踰其
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刀錐之末。於是
素交盡。利交興。

韓子曰。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



謂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腑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擠之而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周子曰。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由師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程子曰。朋友講習。莫如相觀而善。近世以相歡洽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以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為至也。

胡宏曰。能攻人寔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寔攻者。為尤難。人能攻我寔病。我能受人寔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

黃榦曰。朋者。人類之中。志同而道合者也。故曰天敘有典。此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



則天典不立。人道化為夷狄矣。朋友道絕。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綱紀人倫者也。陽明子曰。孔子大聖。尚賴三益之資。致二損之戒。吾儕從事於學。顧隨俗同污。不思輔仁之友。欲求致道。無是理矣。

虛心

咸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書曰。稽於衆。舍己從人。

大雅抑曰。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成。

學記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

關尹子曰。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鍾鼓無我。能見大音。

尹文子曰。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足者亡。飄風暴雨。不能終日。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卮。其冲即正。其盈即覆。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其弊不成。



荀子曰。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
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菑然必以
自惡也。○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
淮南子曰。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鬥。故勝。
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聖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
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舟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
伎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歛也。
之。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后。向不怒而今怒。
向虛而今實也。

齊丘子曰。游雲無質。故五色含焉。明鏡無瑕。故萬物
象焉。夫百步之外。鏡則見人。人不見鏡。斯為驗也。
譚子曰。鏡非求鑒於物。而物自投之。索非求飽於器。
而器自實之。是故鼻以虛受臭。耳以虛受聲。目以虛
受色。舌以虛受味。所以心同幽冥。則無物不受。

劉子曰。瞽無目。而耳可以察。專於聽也。聵無耳。而目
可以聞。專於視也。

陳思王上魏文帝曰。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
均養者。鴈鳩之仁也。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

古今要略 卷之六
愛能者慈父之情也。

王昶曰。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及報焉。

宋顏延之廷誥文曰。從事于人者。無一人我之心。不以已之所善謀人。為有明矣。不以人之所務失我。能有守矣。已所謂然而彼定不然。奕棋之蔽也。悅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學擊之蔽也。

唐柳玭戒子曰。夫士君子生於世。已無能而望他人用。已無善而望他人愛。猶農夫鹵莽種之。而怨天澤不潤。雖欲勿緩可乎。

宋周子曰。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蕪子曰。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

蘇頌對神宗曰。人主聰明不可有所嚮。有則偏。偏則為患大矣。唯應之以無心。則無不治。

張子曰。虛心。然後能盡心。心既虛。則公平。公平。則是



古今類
非較然易見。當為不當為之事。自知。○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為。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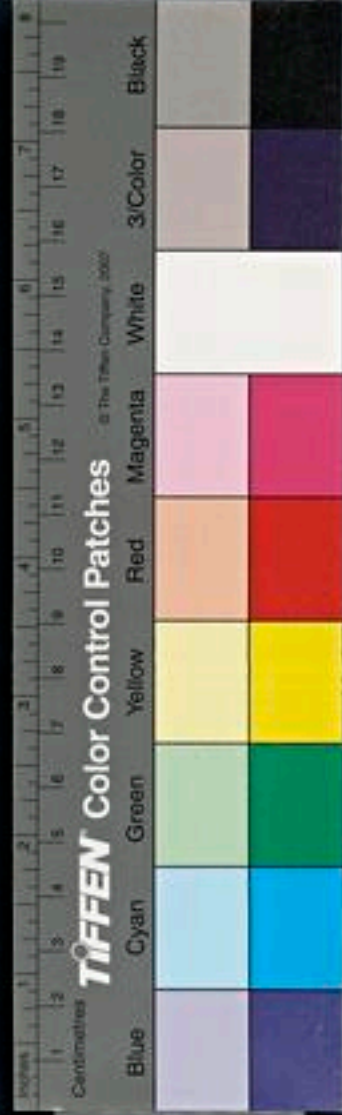
李氏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朱子曰。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有主則虛。虛則外邪不能入。敬則自虛靜。故邪不得而奸之也。

陸氏曰。今夫航冕有水實內。則雖江河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異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烏有此患乎。

高皇語學士朱善曰。君子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

成廟語侍臣曰。昔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愛色。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



心。夫一喜一愛。得失判焉。喜者矜其所長。憂者憂其所不足。矜其所長。則志滿。志滿則驕。驕則溢。溢則敗。日
至矣。憂其不足。則志下。志下必能虚心。而受人。則人
訖不樂告以善道。

拘虛悟言曰。山虛而雲生。谷虛而泉出。有所受也。君
子虛以受人。故能聚天下之善。而時出之。

王陽明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者。日見其
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

謹言

頤象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咸又曰。咸其輔頰
舌。○家人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困彖曰。
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艮又曰。艮有輔。言有序。悔
亡。○繫辭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
變化。○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况
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
其邇者乎。○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易其心
而後語。○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
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



屈。

禹謨曰。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說命曰。惟口起羞。○洪範曰。言曰從。從作乂。○皇極之敷言。是彝是

訓。

爾無正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音脆維躬是瘁。哿矣

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言能諂諛始可容身刺也○巷伯曰。緝

緝翩翩。謀欲潛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賓之初筵

曰。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謂也○匪

言不能胡斯。畏忌。○大雅板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

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抑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

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離。無德不報。○慎爾出

話。○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都

人士曰。出言有章。

左傳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遠怨於其身。小人之

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

曲禮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人

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禮器曰。出言不

以禮。弗之信矣。○表記曰。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



古今類用
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德。○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雜記曰。居其位無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縵衣曰。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蔽。則民謹于言而慎于行。○君子約言。小人先言。○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

家語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閑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此老子送孔子之言○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惡。○失言勿倚。

荀子曰。言有召禍也。行有召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口非是。無欲言也。

揚子曰。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萬物紛錯。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



論衡曰。君子言堂滿堂。言室滿室。如正是之言。出堂之人。皆以為希聞而聽之。然後乃滿。如非正是。人之乖而厭之。安得而滿。言不可不慎也。

徐幹中論曰。君子之於言。所出貴也。如夏后之璜。商湯之輅。安得常有。○言以求道之中。苟非其中。雖美說。何異乎鴟之好鳴。音維玉鴟也。春暮始鳴。鐸之喧譁哉。

曹子傳曰。烏鳴之惡。自取戒。人言之惡。自取憎。昔荆之梟。將巢于吳。鳩遇而問之。梟曰。荆人惡予。鳩曰。子不能革子之音。吳楚同之也。烏羽猶以惡聲見異。况于人乎。慎之慎之。

三國管寧曰。潛龍以不見為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

宋顏延之廷詰文曰。言高一世。處之逾默。器重一時。體之滋冲。不以所能干衆。不以所長議物。

范泰疾疫表曰。言動於心。道敷自遠。桑穀生朝而殞。熒惑犯心而退。

北史魏收戒子姪曰。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周廟



古今類聚 卷六
之人。三緘其口。漏卮在前。欹器在後。

唐徐伯彥樞機論曰。言者德之柄。行之主。志之端。身之文也。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得失之見也。可以濟身。亦以覆身。否泰榮辱一係之。能審思而應。精慮而動。擇其交以後談。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宋張詠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

畢仲游貽書戒蘇軾曰。孟軻不得已而後辨。孔子欲無言。古人所以深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為言。其形於詩歌。贊于賦頌。托于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語也。今知畏於口。而不知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矣。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治病。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

吳氏曰。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偽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戀也而言閒。

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澹閒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偽哉。

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甲之然後鳴。鏗勺鐃鐸。人不以為異也。若不叩自鳴。人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為廢鍾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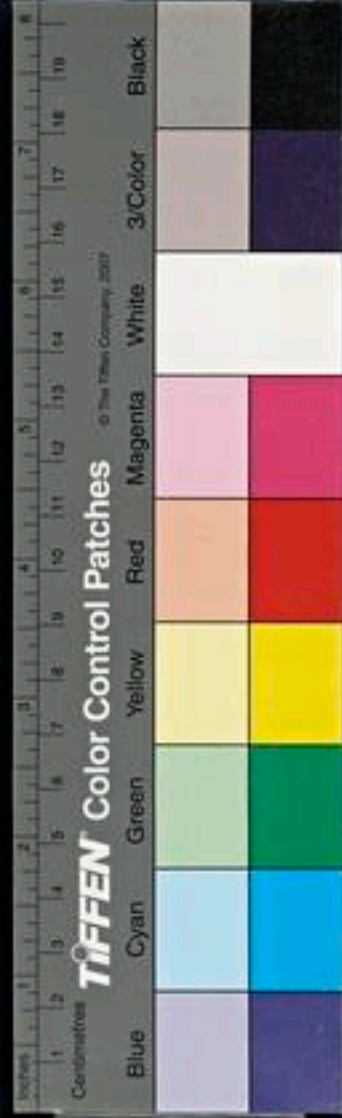
程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凡立言。欲含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為貴。

薛文清曰。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南山素言曰。古之言也。心之聲。今之言也。口之聲。古之文也。言之文。今之文也。文之文。今之心。亦有異於古之心乎。

慎行

乾文言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象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坤文言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



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履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上爻曰。視履考祥。
其旋元吉。○無妄象曰。無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
行矣哉。○大過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艮象曰。時
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繫辭
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
○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
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非所困而困焉。名
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君子藏善於身。待時
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
而動者也。○君子安其身而後動。○危以動。則民不
與也。

禹謨曰。敬脩其可願。○皋陶謨曰。慎厥身脩思永。○
湯誥曰。無從匪彝。無即愒淫。○太甲曰。予小子不明
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說
命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泰誓曰。我聞吉人為善。
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洪範曰。惟皇
作極。有猷。有為。有守。○蔡仲命。王曰。惟爾率德改行。



克慎厥猷。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
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

鹿鳴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抑曰。順德之行。○白
華曰。人之無良。二三其德。○鼓鍾曰。淑人君子。其德
不回。

左傳曰。明恕而行。要之以禮。○君子動則思禮。行則
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

曲禮曰。敦善行而不怠。○玉藻曰。山立時行。顛實揚
休。充實于內而○表記子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

動。則民作則。故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
而恭敬。○耻名之浮于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
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去聲弗率。以求處厚。○后
稷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欲行之浮于名也。故自
謂使人。

家語。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嫠婦。趨而托焉。不納。婦
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
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子聞之曰。欲學
柳下惠。未有似於此者。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不可



謂智乎。

荀子曰。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瑟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專。惟其當之為貴。○其為人也多暇日。其出人也。不遠矣。○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而輒冬。地不為人之惡遠也。而輒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也。而輒行。

淮南子曰。聖人不為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已也。脩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已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已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讓也。○君子不入獄。為其傷恩也。不入市。為其挫廉也。蹟不可不慎者也。

韓詩外傳曰。遇君。則脩臣下之義。出鄉。則脩長幼之義。遇長老。則脩弟子之義。遇等夷。則脩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脩告道寬裕之義。

危辭曰。毋以智術殺身。毋以攻術殺人。毋以業術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

史。趙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



東方朔曰。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
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音厭說。稅音討於齊。七百歲
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
譬若鵲。鵲飛且鳴矣。飛且鳴。○天有常度。地有常形。
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司馬遷曰。脩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
者。義之表也。耻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
有此五者。然後可以托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
董昭曰。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

士不探亂以微倖。智者不詭道以自危。

晉嵇康曰。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度而後行也。任心
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後
為也。是故傲音微行。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無心。
而心與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

孫思邈曰。養性必先知自慎也。慎以畏為本。故士無
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墮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
無畏。則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
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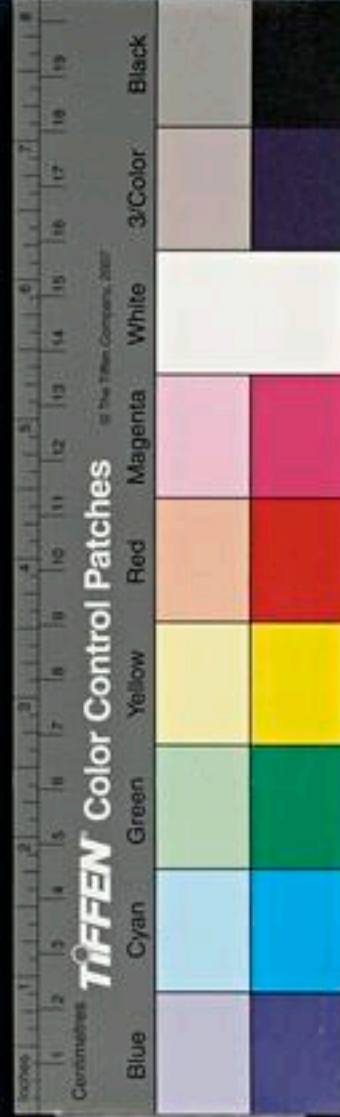


古今類聚
卷之
畏天。其次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

周子曰。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止矣。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豈不易簡。豈為難知。不守不行不廓耳。○動而正曰道。用而和曰德。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邪動辱也。甚焉害也。故君子慎動。

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制行以已。非所以同乎人。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薛文清曰。勿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非特兵法為然。蓋可以為防小人之法。

蒙泉雜言曰。天雖生才。才者未必成。君子則力學以成之。未嘗以已而負天。世實湏才。才者未必用。君子則委時以待之。未嘗因天而遺已。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六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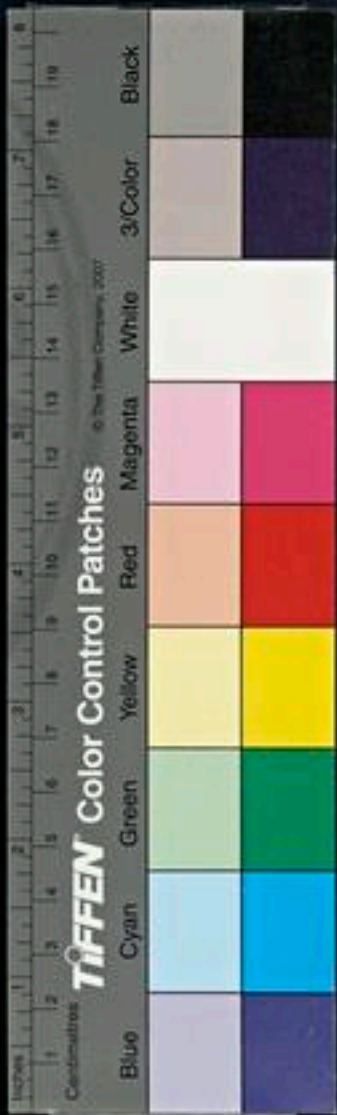
古今類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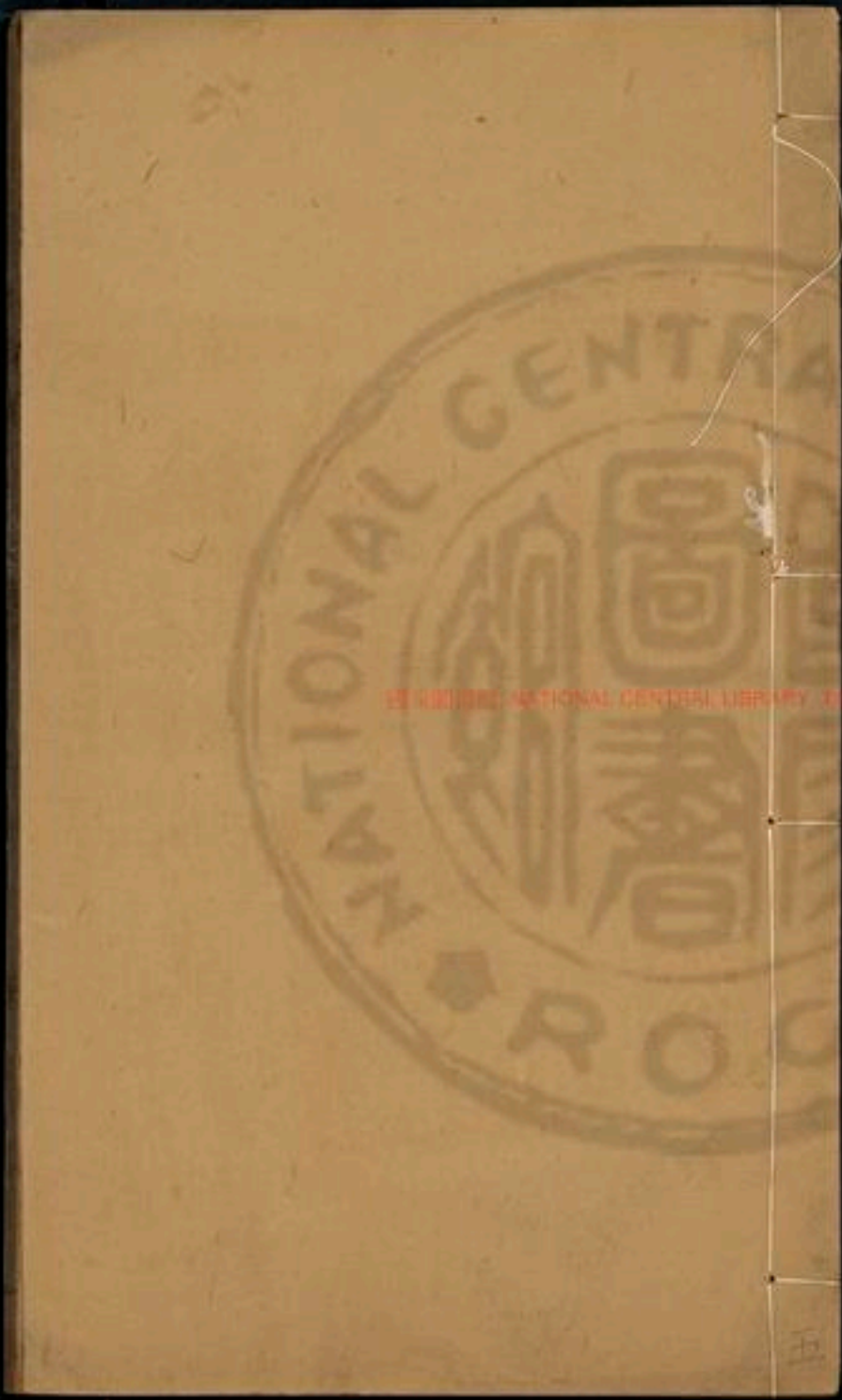
卷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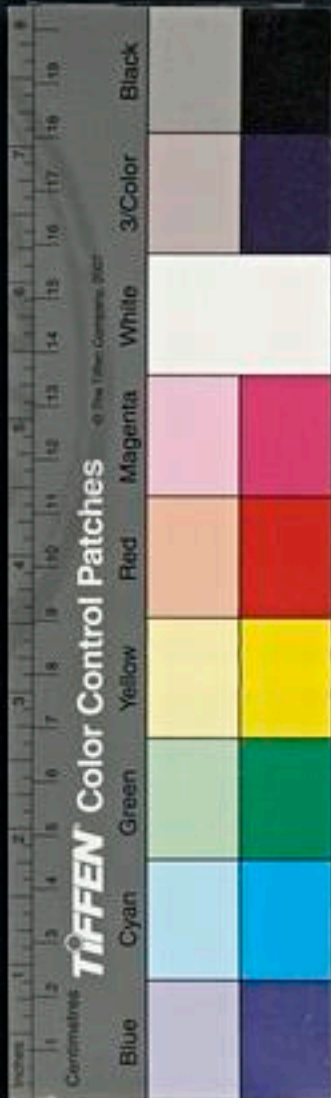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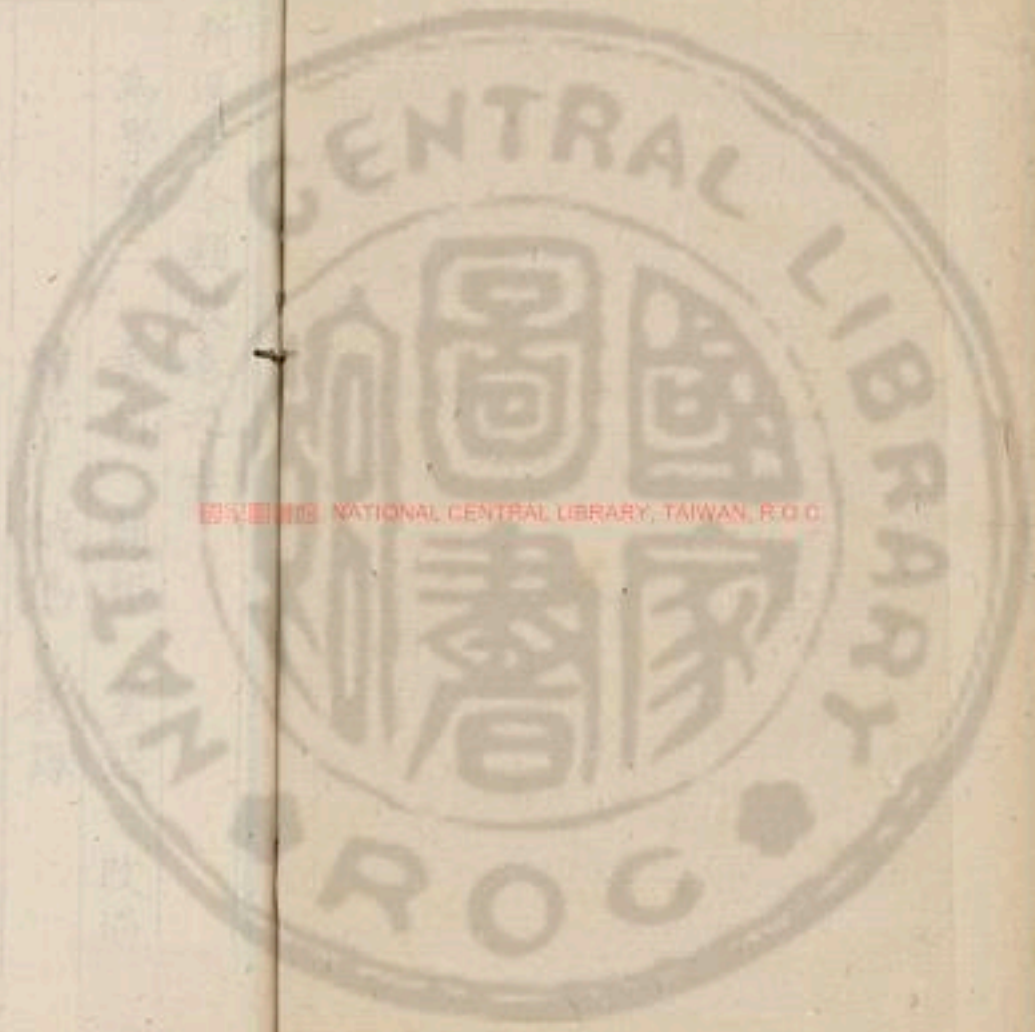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Vertical columns of faint handwritten Chinese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1209 US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七

為學類二 義利 闢邪 室慾 改過 慎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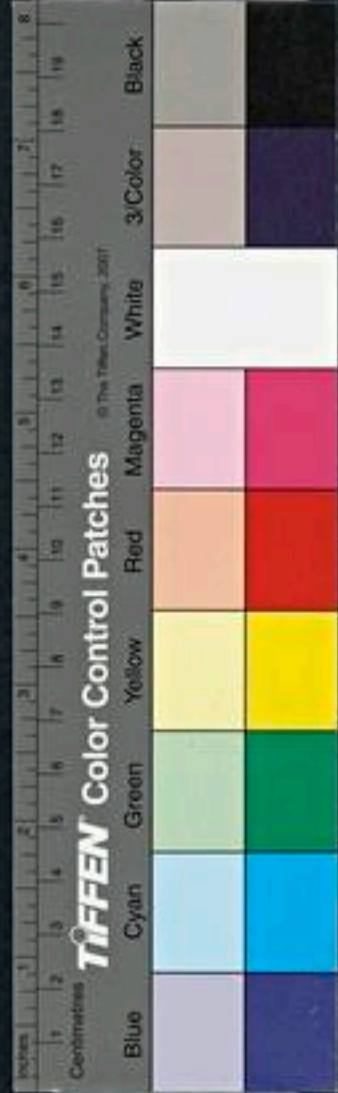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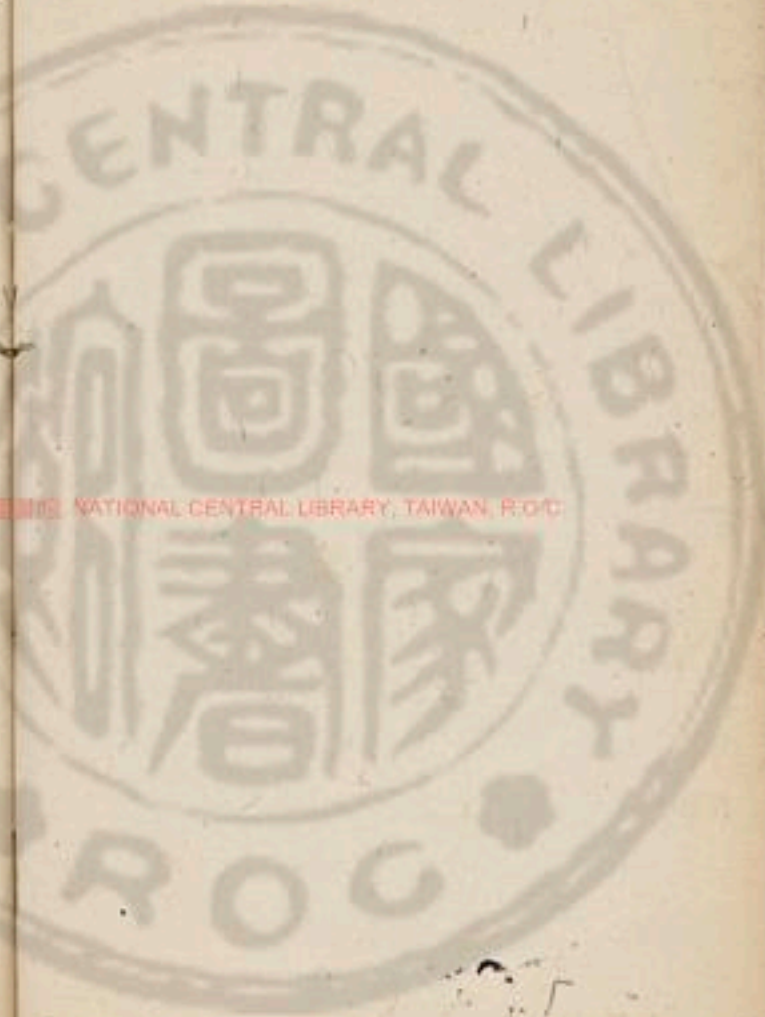
循序 誠偽 教誨

義利

否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夷文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困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左傳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

禮運曰。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非意



度之也。必知其情。辟開于其義明于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坊記曰。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故君子仕則不稼。日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殺食坐皮鄧子曰。淵淵之水。寒冽不能凍其流。坦坦之士。窮厄不能喪其身。

荀子曰。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先其好義也。雖桀紂不能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為治世。利克義者。為亂世。上重義則義先利。上重利則利先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欲惡取舍之權。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熟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傷之



患也。○果敢而振。猛貪而利。忤忤音俾然。惟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是榮辱之大分也。續統訓曰。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新語曰。美女以貞顯其行。烈士以義光其名。君子以義相褒。小人以利相欺。愚者以利相亂。賢者以義相畏。人。不若貧而無屈。

說苑曰。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與其富而

史鄒陽曰。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

漢楊惲曰。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宋顏延之曰。道者。識之公。情者。德之私。公通。可以使神明如嚮。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

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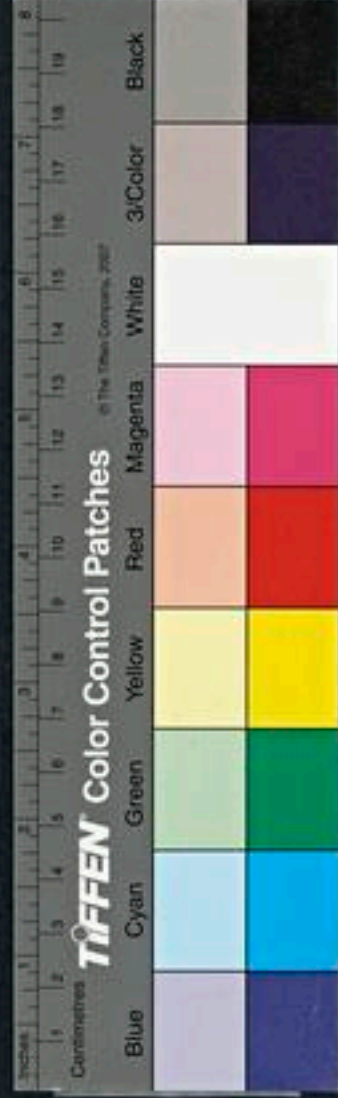


梁蕭統曰。自衛自美者。士女之醜行。不伎不求者。明達之用心。

宋程子曰。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義利而已。○欲利己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怨。○堯舜之為善。與桀跖之為惡。其自信一也。

張子曰。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厭。而外物有限。惟道義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利於民。則可謂利。利於身。利於國。皆非利也。○道二。義與利而已。義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正達。而利者。犯荆棘。入險阻。真寘終身而不悔。獨何與。血氣之動於欲也。

邵子曰。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



南軒張氏曰。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饑之必食。如渴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紛籍牽滯。而卒失其正矣。○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為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為而然也。無所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

胡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

闕邪

乾文言曰。閑邪存其誠。

蔡仲命曰。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

王制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竒技竒器以疑衆。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家語載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四曰白

記醜而博。餘與此同。



古今類用
周禮曰。去其滲急。與其竒衰之民。奸音牙
家語曰。小辨害義。小言破道。

荀子曰。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多能非以侈蕩是。則謂之知。辨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詆。音世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天下有不以是為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者耶。若夫非分是非。非辨治亂。非治曲直。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直將治怪說。玩竒

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正而忿睚。怒貌妄辨而幾利。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傳曰。析辭而為察。言物以為辯。君子賤之。博聞彊志。不合王制。君子賤之。此之謂也。

呂覽曰。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大惑。繁露曰。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其慧足以惑遇。其辨足以飾非。其堅足以斷辟。其嚴足以拒諫。此非無材能也。其施之不當。而處之不義也。



漢郊祀志谷永疏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於神。惟知萬物之情。不可因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竒。恠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造音遙遠也。行也。與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音圓。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莫音暮。穫黃冶變化外丹鍊成黃。堅冰淖溺淖音泥也。丹云恒河水解化。色五蒼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扶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是以明王拒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在日月上。臨下照曰。倒景。蓋上有縣。中五色存不。身中五色存不。

魏曹子建曰。夫三鳥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嫔娥。不若椒房之嚴也。雲衣羽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霓。不若乘輿之盛也。瓊蓋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為匹夫所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玉爵以榮之。清閒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以為天下一笑矣。若夫玄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耀光。芻豢所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音。觀無采之色也。



古今類
晉王坦之廢莊論曰。吹萬不同。孰知正是。雖摩頂之
甘。落毛之愛。枯槁之生。負石之死。格諸中庸。未入乎
道。而况下斯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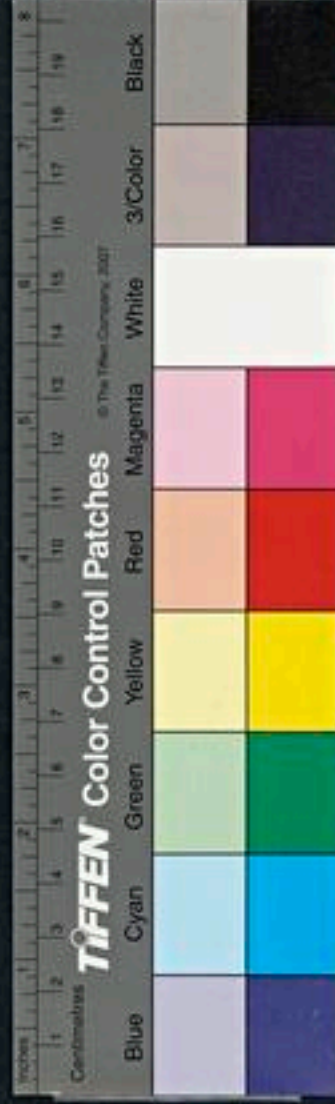
宋慧琳均善論曰。要天堂以就善。曷若服義而蹈道。
懼地獄以救身。孰與從理以端心。禮拜以求免罪。不
由祇肅之意。施一以徼百倍。弗勝無恡之情。美泥洹
之樂。生耽逸之慮。贊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道在無
欲。而以有欲要之。北行求郢。西征索越。方長迷於幽
都。永繆滯於昧谷。

梁范縝神滅論曰。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
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
豆。列筵鉢。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共挫
於行。音抗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遊。貨殫於泥木。所
以姦宄弗勝。頌聲尚擁。音壘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
無限也。若夫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
有。悅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
性。小人甘其壘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
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為以

古今類賦
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
唐陸贄曰。小人之蔽明害理。如日之有昧。耳之有混。
嘉谷之有蠹。梁木之有蠹也。有國家者。不得不關之
耳。

韓愈曰。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
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
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
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
齋而出之於境。不令貳於衆也。况枯朽之骨。凶穢之
餘。豈宜以入宮禁。

唐介上疏曰。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以聚斂
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總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
聖哲之所戒。以為行能。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邠也。
宋范鎮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
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
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
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羞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
富僧。歡意暢於容髮。豈不以僧有多稔音墜之期。友



無遺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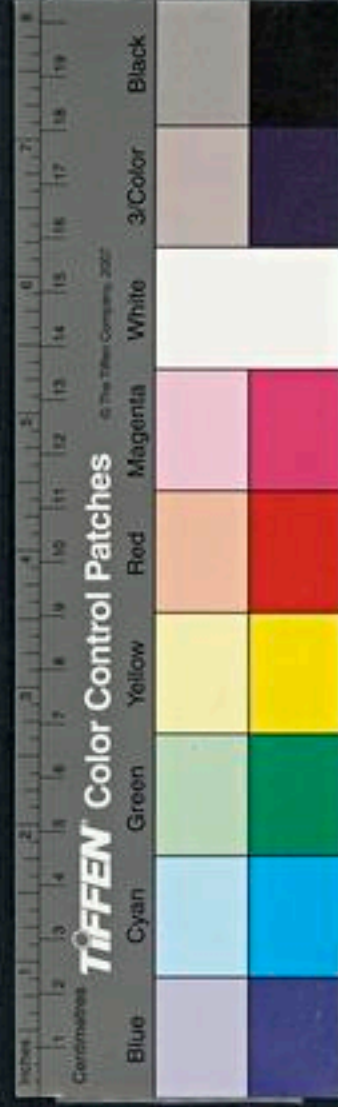
斛十六

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已

歐陽子曰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攻之暫破而愈堅
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于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
蓋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有佛亦無所施于吾民矣
蘇洵曰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拾
好名之士與不得志之人相與語言私立名字以為
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
合而為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凡事之不近人情
者鮮不為大奸慝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有

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之
患必然而無疑者

程子曰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
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
返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
矣○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不致知也知之既至說
得而移之知王之為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
之為甘則人不能以蘖亂之矣知聖人之為大中至
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古之學者一今之學



者三異端不與焉。文章之學。訓詁之學。儒者之學。朱子曰。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后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后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切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倡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

楊慎璉語曰。貴清靜者。以席上為齋議。東名實者。拘也。本莊子束於教。以柱下為誕辭。六家之旨。既已異矣。三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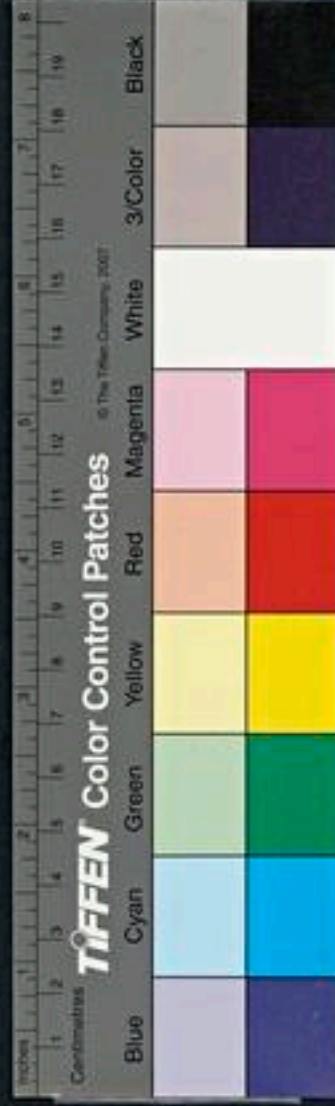
之椽。強而同之。

室慙

順爻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損爻曰。君子以懲忿窒慾。

禹謨曰。罔遊於逸。罔淫於樂。○旅爻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左傳楚人得玉。獻諸子罕。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滅文仲曰。以欲從人。則治。以人從欲。鮮濟。○齊桓公飲



陳完子酒而樂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禮成。不繼以淫。義也。以君禮成。弗納于淫。仁也。○慶氏亡。與晏子卹殿。弗受。對曰。慶氏之邑足歆。故亡。吾邑不足歆也。益之以卹殿。乃足歆也。足歆。亡無日矣。

禮運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歆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歆惡者。心之大端也。○樂記曰。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歆者也。○君子反情以和。

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志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儒行曰。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

國語曰。私欲弘多。則德義鮮少。

關尹子曰。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目視彫琢者。明愈傷。耳聽交響者。聰愈傷。○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



於內。

荀子曰。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耳非是。無欲聞也。心非是。無欲慮也。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夫之謂成人。

文子曰。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慾。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莖。故聖人損慾以從性。

呂覽曰。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履之機。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腸之肉。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節嗜慾。釋智謀。去巧故。而游意乎無窮之次。事心乎自然之塗。若此。則無害其天矣。

淮南子曰。子夏見曾子。一癯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說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癯。先王之道勝。故肥。○鑑明者。塵垢弗能翳。埋



古今類聚 卷之十一
神清者嗜慾弗能亂。

亢倉子曰。剪情欲則神全。○外靜而內動者。搖思而損性。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害名。

說苑曰。鳥以山為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淵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

劉子曰。虺音文虎聲也虎在前。地有隨珠。雖貪如盜跖。手

不暇拾。懸釜向心。路有西施。雖媿如景陽。目不暇視。利緩而害急故也。

蘿山子曰。子不見嬰兒乎。目不留采色。故明全。耳不留聲音。故聰全。舌不留苦甘。故味全。君子則之。養其聰。晦其明。忘其味。是之謂通原。亢倉子曰。克保三全。是謂清賢。

王華子曰。養生莫大於寡慾。害生莫大於多慾。多寡之分。非必去之而後已也。欲者。人生之所資也。豈必能去之。君子寡之也。將以全生也。全生之道。非欲則不可。故惟寡之而已矣。

化書曰。思益梅之狀。則輒有所吐而不能禁。見盤餚之盛。則若有所吞而不能過。饑思啖牛。渴思飲海。故



古今類聚 卷七
慙之于人也如賊。人之于慙也如戰。

史樂書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頌容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及已。天理滅矣。

蔡澤說范雎曰。翠鷁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遠死避辱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

元帝敕東平王傅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慾。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

漢書馬融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子。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樂恣性。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

張敞諫膠東王遊獵曰。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音。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惡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慾者。將



以卒二君而全宗祀也。

潘尼安身論曰。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

宋顏延之廷誥文曰。古人恥以身為溪壑者。屏欲之謂也。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昏。去明即昏。難以主

一。

唐柳澤諫玄宗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可慾。

而心必亂矣。昔露臺無費。明君不怨。象箸非大。忠臣憤歎。用浮巧為珍玩。以譎恠為異寶。乃治國之巨蠹。明王所宜嚴窒也。

宋周子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

程子曰。利者衆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貪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恐尤。張子曰。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



陸象山曰。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為己益。以存心養性。為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為能見微而知著。過人欲於將萌。南軒張氏曰。人欲橫流。強止遏之。未有不奔潰滿決者。此鯀治水也。水之性。無有不下。禹能順而治之。行其所無事也。自然平治。人之良心。豈無發見之時。引而伸之。涵養而擴克之。天理明。人欲自消。伊川所謂明得一分天理。滅却一分人欲。

高廟與侍臣論治身之道曰。人之害。莫大於欲。欲非止于男女宮室飲食服飾而已。凡求私便於己者。皆欲也。然惟禮可以制之。先王制禮。所以防欲也。禮廢則欲肆。為君而廢禮。縱欲則毒流于民。為臣而廢禮。縱欲則禍延于家。故循禮可以寡過。肆欲必至賊身。宋濂曰。行遇刃者必避。食逢鴆者必舍。懼害已也。歷色藏劍。厚味腊毒。則弗之察。愚矣。

薛文清曰。無欲則所行自簡。

王文成曰。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



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科第以致身而恃以為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據以媒利。是盜資也。

楊慎璩語曰。六欲興而真靈缺矣。五恭熾而冲和喪矣。缺其能圓乎。喪其能融乎。圓融殞而天閤至矣。

改過

豫爻曰。冥豫成有渝。无咎。言沉昏豫樂既成而能變之○復爻曰。

頻復厲。○中行獨復。○迷復凶。○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益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繫辭曰。憂悔吝者。存乎介。震無咎者。存乎悔。○顏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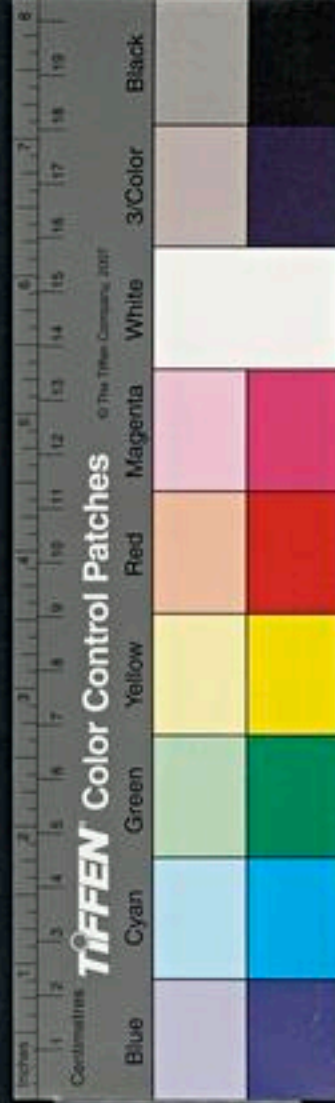
說命曰。無啓寵納侮。無耻過作非。

小畜曰。子其懲而必后患。也莫子莽。音傳蜂。自求

辛螫。音釋肇允彼夷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

於蓼。音釋辛螫信夷蟲。而不知其能為大鳥。蓋指管蔡事

左傳曰。聖人以改過為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



之美。○人惟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袞不廢矣。
檀弓曰。子夏喪_平其子而喪_去其明。曾子吊之。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_平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過言不再。流言不極。

鬻子曰。文王問於鬻子。人有大忘乎。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其行如此。是之謂大忘。

尹子曰。厲之人。夜半生子。汲汲取火而視之。惟恐其似已也。孰謂負惡者。而不自知乎。

劉屏山曰。良心之放。必有端也。慮端不弭。必形於言。言端不弭。必形於過。過深於言。言深於慮。

呂覽曰。君子責人。則以仁。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仁。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為非。難為非。則行



飾。

淮南子曰。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

說苑曰。桀囚於焦門。不能自非其所反。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而不改。謂之惑。故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而君子之愧也。

潛夫論曰。嬰兒過飽。貴臣過寵。父母過于媚子。人君過于驕臣。

說訓曰。君子好聞過而無過。小人惡聞過而有過。卮辭曰。君子喜聞己之過。而惡言人之過。聞己之過。則其過可得而遂改。言人之過。乃所以益己之過而已。

史。齊臣告景公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

漢。光武勞耿弇曰。始雖垂翅回谿。終當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後魏常景曰。夫悔未結。誰肯曲躬。夫禍未加。誰肯累



足故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轍。改之無及。故狡兔失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

唐傅奕勸高祖更隋制曰。懲沸羹者吹冷。鑿傷弓之鳥驚曲木。

陸贄曰。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頌其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

宋周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有善不及。曰不及則學焉。問曰。有不善。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初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焉知其不能改。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曾鞏曰。王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各故不及。帝



古今類聚
卷之七
曰。安石輕富貴者。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為。吝於改過耳。

司馬氏曰。去惡而從善。捨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為如制驛馬如斡礮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朱子曰。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備慝辨惑。而成崇德徙義之功。

王文成曰。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與人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時時自見已過之功也。○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即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為善。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為無過。即非所以為聖人矣。

慎獨

五子歌曰。不見是圖。



抑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覲。

禮器曰。天地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是故君子慎其獨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

人。晏子曰。君子獨立不慙於影。寢不慙於魂。

荀子曰。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昏昏之事者。無赫赫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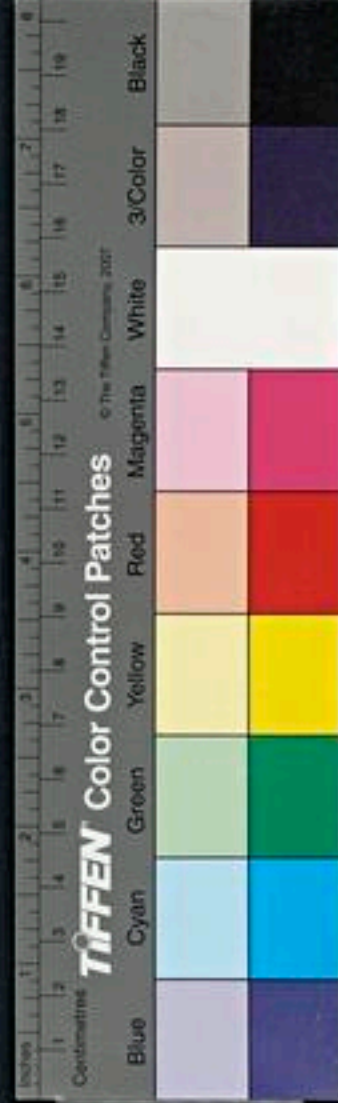
鬻子曰。謂天蓋高。而聽甚卑。謂日甚遠。而照甚近。謂神甚幽。而察甚明。

淮南子曰。蘭生幽谷。不為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為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為莫知而止休。

說苑曰。響不辭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行非為影也。而影隨之。呼非為響也。而響和之。

劉子曰。人之湏善。猶首足之湏冠履。今處顯而修善。在隱而為非。是清旦冠履。而昏夜裸跣也。可乎。

化書曰。晝夜明而晝昏。雖晝明而夜昏。其異同也。如是夫。耳中磬。我自聞。目中花。我自見。則是晝不得謂



之明。夜不得謂之昏。能齊昏明。其大人乎。

漢枚乘曰。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

梁明山賓表曰。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

晉史曰。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為惡一日。聞於天下。雖

自過當年。而終身見唾後代。亦猶盜鍾掩耳。宋人得

欲負之而不能乃碎之其聲况以衆人為不聞。銳意

然畏人聞之乃自掩耳而走。盜金。謂市中為莫覩。出莊子攫金之時只見金不見人。故知貪於遠

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

程子曰。人為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已知也。而

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揚震所謂四知者

乎。曰。幾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

也。○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

陸九淵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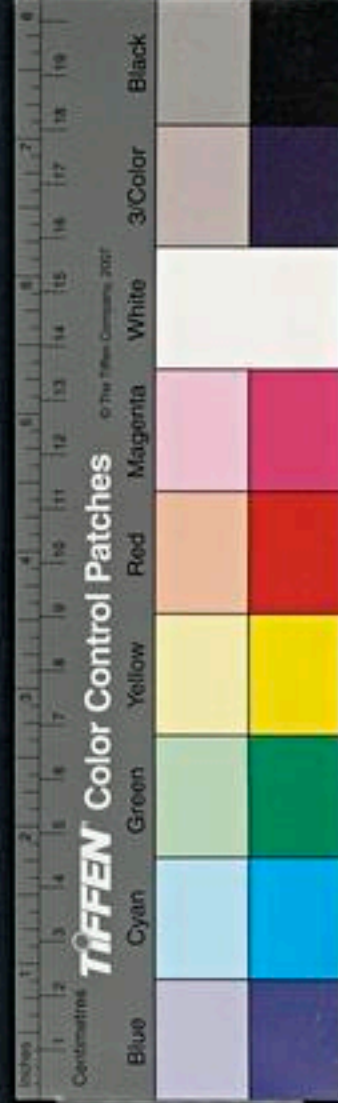
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為不正。

呂氏曰。夫易以溺人。巧人者。色與貨也。非禮非義之

事。雖甚不良之人。往往畏人之知。而不敢肆。苟人所

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遂私。則於所不當為。能

保其不為乎。若顏叔子之遠。曰。秉燭。若揚伯起之莫



夜却金。司馬君實趙國。道之所為。無一不可與人言。
無一不可與天知。真能慎獨者也。

黃氏曰。理義之精微。心術之隱奧。所差甚微。而天理
人欲之分。君子小人之判。自此而決。不可不察也。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
於此。一念之惡。則災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
以君子慎其獨。

崔銑松窓晤言曰。慎獨。其學之樞邪。口然而心違。貌
遜而志反。事改於發念。義就於襲取。皆慎之蠹也。功
如桓文。詞如賈馬。勇如賁育。玄如莊列。如其心之幾
何。假之也。外之也。激之也。馳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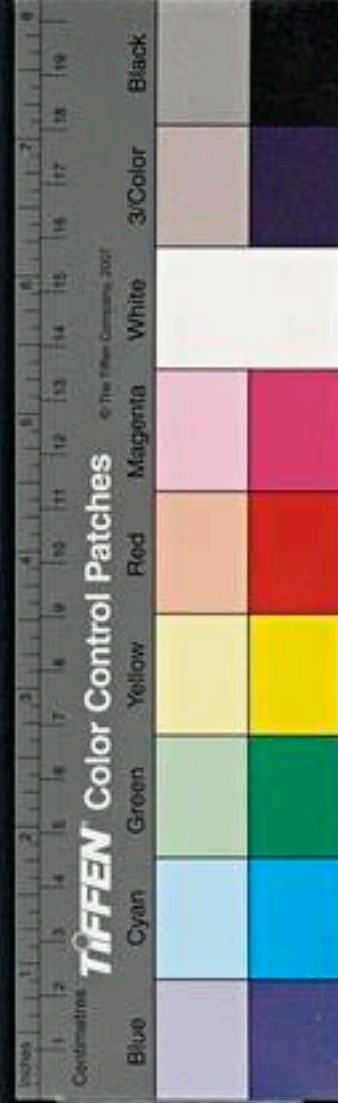
循序

漸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德善俗。○係辭曰。精
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
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太甲曰。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甫田曰。婉兮孌兮。總角卣音音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冠名。

考。戒人
躡等



學記曰。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音遜。○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脩。○良冶之子。必學為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察於此者。可以有志於學矣。○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以解。不善問者。反此。尹子曰。司馬蒯賸。天下之攻擊劔者也。令提劔鋒而掉劔觚。必芻其指。而不能以陷腐木。况金甲乎。若順提之。則凡夫亦可以善刺截。

荀子曰。不積跬音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一步。駕馬十駕。功在不舍。鍤音屑而舍之。朽木不折。鏝而不舍。金石可鏤。○學惡音烏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乎行之而止矣。

淮南子曰。河以委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



古今類
卷七
呂覽曰。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勳。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監子。引其捲。而牛恣所以之。順也。

韓詩外傳曰。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

揚子曰。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觀乎聖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

史。秦惠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兼并。

北齊魏收戒勵子姪曰。跬步無已。至於千里。覆篲而進。及於萬仞。

後魏陽固演贖賦曰。道有大而由小。義有顯而必微。宋程子曰。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

朱子曰。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功。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

南軒張氏曰。燕人遼越。其道里之所從。城廓之所經。山川之阻脩。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



發輒而欲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為孝必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始為悌。必自徐行後長始。故善言學者必以洒掃應對進退先焉。

饒氏曰。道本無難知難行之事。學者患不得其門而入耳。苟得其門而入。則由愚夫愚婦之可知可能。以至於盡性至命之地。無遠之不可到也。

明劉基擬連珠曰。淵之深者。流必緩。聲之大者。響必悠。是故政以漸成。則民不駭。俗以漸變。則功不偷。

拘虛晤言曰。狂沙成丘。而風散則卑。聚潦成合。而雨止則涸。此赫赫之勢。小人所幸。卒然之遇。鄙夫所喜。而君子戒一簣之虧。務成章之漸。有以哉。

誠偽

繫辭曰。情偽相感而利害生。

周官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關尹子曰。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尹子曰。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而萇弘死。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新書曰。言行惟一。謂之真。反真為偽。行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為偽。

說苑曰。樂羊食其子。有功而見疑。秦西巴放麋。有罪而益信。巧詐不如拙誠也。

揚子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謂偽。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

止則涸。此赫赫之勢。小人所幸。卒然之遇。鄙夫所喜。而君子戒一簣之虧。務成章之漸。有以哉。

誠偽

繫辭曰。情偽相感。而利害生。

周官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關尹子曰。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偽是。中有真非。不知真是。中有真非。



古今類聚 卷七
尹子曰。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而萇弘死。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新書曰。言行惟一。謂之真。反真為偽。行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為偽。
說苑曰。樂羊食其子。有功而見疑。泰西巴放麋。有罪而益信。巧詐不如拙誠也。
揚子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偽。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

中論曰。動遠以自旌。托之乎疾固。廣求以合衆。托之乎仁愛。枉直以取舉。托之乎隨時。屈道以弭謗。托之乎畏愛。多識流俗之語。蘊誦詩書之文。託之乎博文。飾非而言好。無倫而辭察。託之乎通理。居必人才。游必帝都。託之乎觀風。然而好變易姓名。求之難獲。託之乎能靜。卑屈其體。輯柔其顏。託之乎溫恭。然而時有距絕。擊斷嚴厲。託之乎獨立。獎育童蒙。訓之以已術。託之乎勤誨。金玉自待。以神其言。託之乎說道。
說林曰。甚哉似是之足以惑人也。西方有獸。名曰騶



虞其性好生。出則天下偃兵。人以其文之似虎也。而遂以為真虎也。南方有鳥。名曰昭明。其性好亂。出則天下交兵。人以其羽之類鳳也。而遂以為真鳳也。故王莽之謙恭。似周公矣。而終以居攝篡漢。安石之經術。師孔子矣。而終以新法禍宋。○飾羊以為虎。其皮則虎也。而其性則羊也。接梅以為桃。其實則桃也。而其味則梅也。是故色厲者不免於內荏。而論篤者未必為君子。

蘇秦語燕王曰。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為

人也。

後漢王良傳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季文子之妾不衣帛。魯人以為美談。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事實未殊。而毀譽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

郎顛引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馮緄上順帝疏曰。勢得容姦。伯夷可疑。苟口無猜。盜跖可信。故樂羊陳功。文侯示以謗書。

後漢杜林傳論曰。夫威力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



古今類用
以圖已。詐窮則道屈。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杜林
行義。烈士假其命。人之助順。有不誣矣。

蜀却正釋譏曰。家挾殊義。人懷異計。從橫者歛。休筆切速
也。披其胃。徂詐者暫吐其舌。

杜畿子恕曰。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惡所憎。譽
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

晉高光傳論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進不
足而退有餘也。

稽康養生篇曰。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

言小人。則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闕。何者。匿情矜吝。
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為行也。

戴逵論曰。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既失其主。則
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真。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於末
偽。

宋周子曰。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
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
恥也。小人則偽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動以天為無妄。動



古今類聚
卷之七
以人欲則妄矣。

張子曰。獨見獨聞。雖小異。恠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偽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險幸也。○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肢。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

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智。孰甚焉。

揚慎璫語曰。以鄉原竊相位。胡廣也。以鄉原竊天位。王莽也。

劉基擬連珠曰。太陽未升。燭火與流螢並照。繁霜未降。舜花與小草同研。是以蛟蜃之市。不可以稱有國。稊稗之秋。不可以言有年。



王文成曰。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為君子。

教誨

蒙卦辭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

音再

三瀆。

瀆則不告。利貞。○爻曰。發蒙。利用刑人。

刑夏楚也

用說。

刑拘也。言既刑。又當稍寬以觀其後。

○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坎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益稷曰。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我。工

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小宛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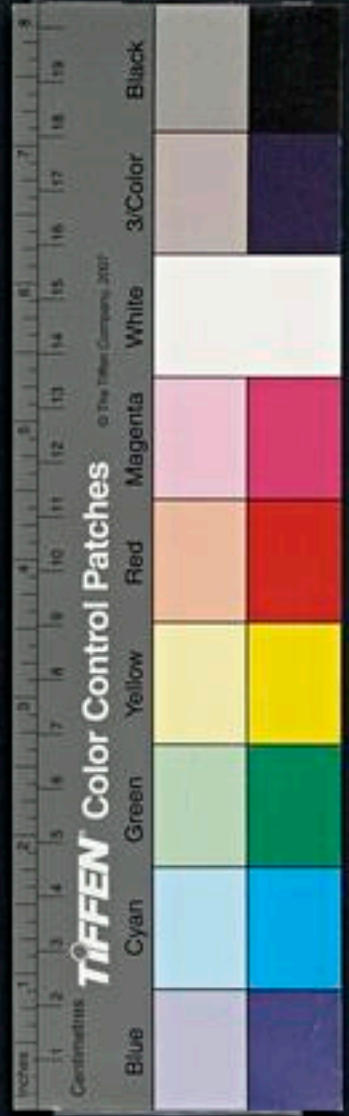
誨爾子。式穀似之。○絲蠻曰。教之誨之。○抑曰。於乎

音為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

言提其耳。○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

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



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縛。蓬蔕蒙瓊。侏儒扶盧。矇瘖修聲。聾聵司火。僮昏器瘖。僂。官師之所不材也。○今夫士群萃而州處。聞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今夫工商農。群萃而州處。辨其功苦。察其四時。盡其四肢之敏。以旦暮從事於四方。市野以飾。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

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是故工商農之子恒為工商農。

荀子曰。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精於道者。兼物。○以善先人者。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者。義而信。誦說而不陵。不怨。知微。母嚴而憚。血氣剛強。



則柔之以調和。智慮漸深。則一之。

勇膽猛戾。

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

狃隘褊小。

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

高志庸衆。

驚散。則劫之以師友。怠慢剝棄。則以之以禍災。愚欬

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慮。

揚子曰。或問人可鑄與。曰。孔子鑄顏淵矣。曰。顏苦孔

之卓是已。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歟。

顏氏家訓曰。學者之心。發於憤憤。其見必卓。開于冥

冥。其詣必深。

新譚曰。飲羽之鏃。非勇力所能習。必自得于弓矢之

外。聖賢之學。非口舌所能罄。必自得于提撕之中。

闡微訓曰。聖賢之言。有六似。學者不可不察也。明易

者似膚淺。黠微者似迂闊。循誘者似秘密。廣譬者似

支離。直指者似凌施。樂告者似強聒。

劉子曰。青出於藍。而青于藍。染使然也。冰生於水。而

冷於水。寒使然也。鏡出於金。而明於金。使然也。

後魏王嵩論蕭衍伐西域曰。思歸有

則引而納

之。受疑去危者。則援而接之。



韓愈進學解曰。業精于勤。荒于嬉。

思毀于隨。

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凶邪。

佞良。占小

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諸生也。不能精。無

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柳宗元遺太學生何蕃書曰。俞扁之門。不拒病夫。繩

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席。不拒曲士。

周子曰。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

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為其實而藝者。書之。美

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致之。是為教。故曰言

之無文。行之不遠。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

不學也。強之不從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

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程子曰。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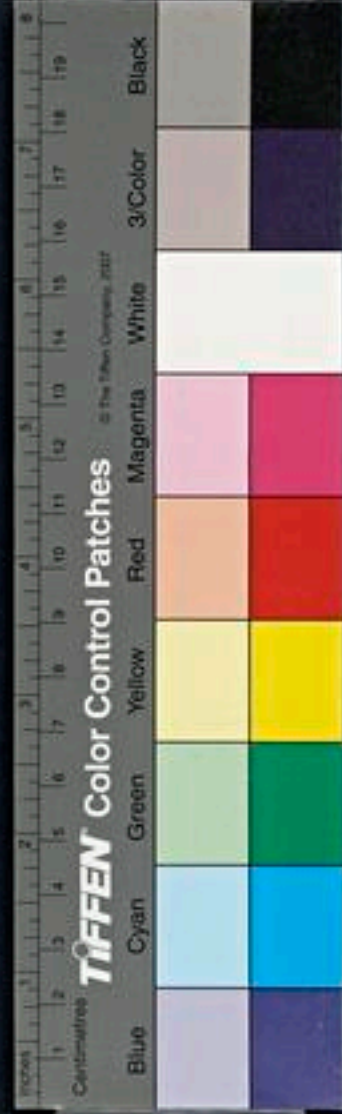
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故使歸

而求之。○人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猶寐也。呼而

覺之。則不蒙矣。○任其自為。聽其不

自棄。自暴者衆矣。聖人所以貴於立

張子曰。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



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是未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

且知德。故能教人。使人入德。仲尼所以

此。○洪鍾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化之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

程敦政序丘濬文集曰。先生懼學者之無本也。則有學的之編。懼學者之不知變也。則有世史正綱之作。懼學者之明體而不適于用也。則有大學衍義之補。

其言鑿鑿乎。必可見之于行。行之必可以興文治。洽文教。而致吾君子堯舜三代之上。流聲實于兩間。作楷模于來世。使道不為空言。蓋先生之志如此。而文亦足以發之。不可誣也。

王文成曰。聖人之心。以天地

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

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

之政。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人

古。要在入於善。○立法而考。



同足於用。因ノ而施之教。

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

楊慎瓌語曰。非其地而樹

弗聽也。非其人如聚斲而鼓之。

之。微子所以歎蓬飛。仲尼所以

人如聚沙而兩

新選古今類腴卷之七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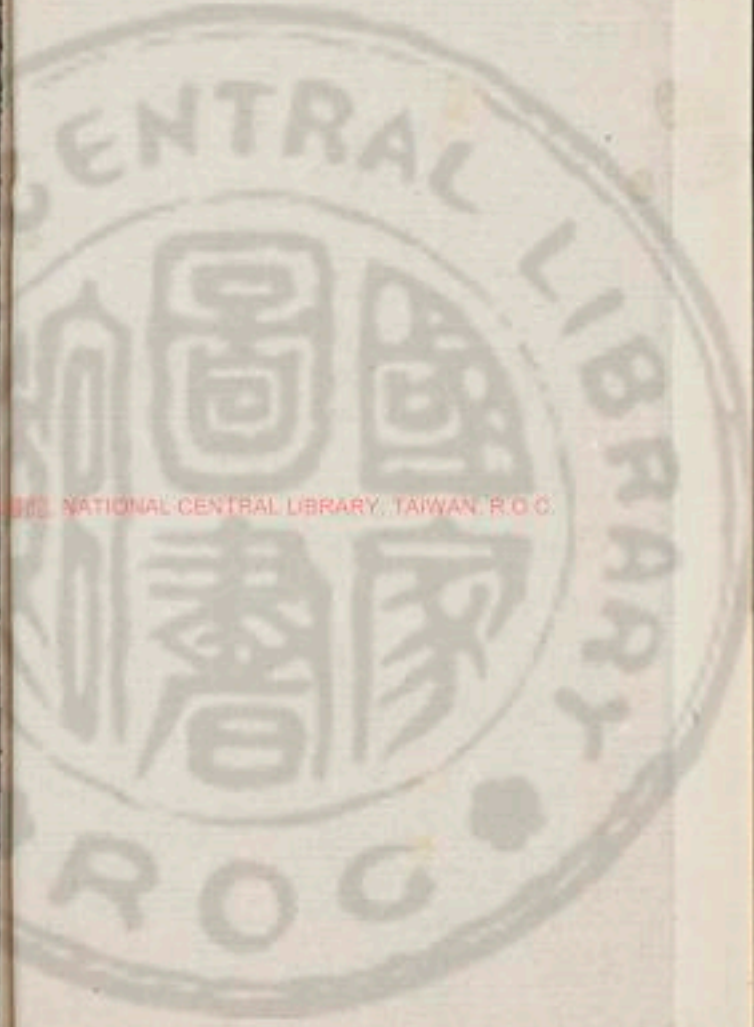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八

道德類一 心性 命 仁 義 禮 智

心

坎辭曰。惟心亨。行有尚。○困彖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係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聖人以共澆心。退藏於密。○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能說諸心。能研諸慮。



大禹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禹曰。念茲在茲。○咸有一德曰。一哉王心。○康誥曰。宅心知訓。○用康乃心。顧乃德。○旅獒曰。玩物喪志。志以道寧。○畢命曰。雖收放心。開之維艱。○國風定之方中曰。匪直人也。秉心塞淵。騷牝三千。○國風鳩鳴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桑柔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競爭也○小宛曰。惴惴惴音小心。如臨于谷。○大雅大明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無貳爾心。○周頌曰。於緝熙。殫厥心。於音

緇衣曰。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禮運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中。不見其色。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玉藻曰。非僻之心。無自而入。○學記曰。入學鼓篋。遜其志也。未卜禘不視學。道其志也。時觀而弗語。存其心也。○樂記曰。人心之動。物感使之然也。○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心中斯湏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湏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

荀子曰。君子之學。入乎耳。感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



靜。

淮南子曰。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筭。謂之心。見本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道者。置之前而不輕。錯之後而不軒。

軒輕猶輕重前頓曰輕後頓曰

軒詩如輕如軒輕音迭如內納音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

窳震持輕揚也周禮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

危氏為鍾輕則窳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罪也。○任登勅魏宣

子與智伯地曰。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

直吾所亡也。一心謂不與衆同心○能用人力者。能

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能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

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人而得已者也。

○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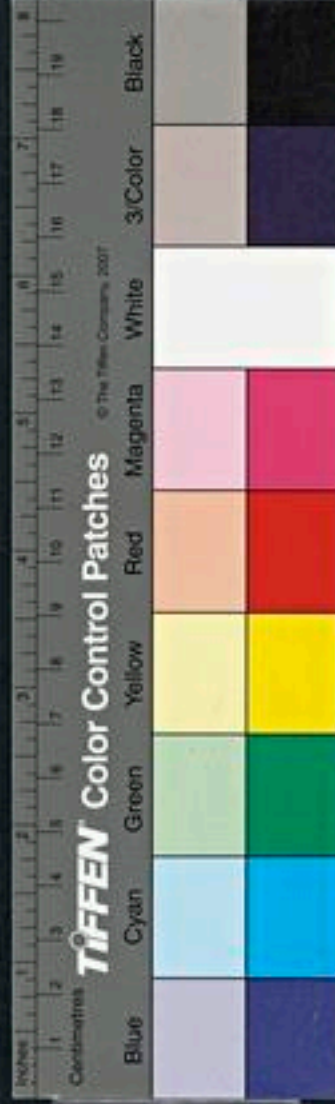
而不察方員。人心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况一

世而撓滑之。曷得湏臾平乎。

敢問潛心於聖。楊子曰。昔者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

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四海為遠。

治之在心。不亦通乎。



文中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心迹之判久矣。

無能子曰。夫浩然而虛者。心之自然也。令人手比耳目。則任其自然。至於心。則不任其自然而為焉。欲其至和而虛通也。難矣。

晉裴顧崇有論曰。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制事以非事。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

宋慧林均善論曰。有迹不能不敏。有術不能無偽。

梁張纘南征賦曰。人之寓於宇宙也。何異夫栖蝸之爭戰。附蝸之遊禽。而盈虛倚伏。俯仰浮沉。矜榮華於天景。總萬慮於寸陰。彼忘機於粹日。乃聖達之明箴。妙品物於貞觀。曾何足以繫心。

宋顧愷之定命論曰。聖人懷虛以涵育。凝明以洞照。惟虛也。故無往而不通。惟明也。故無來而不燭。

蘓綽奏周文書曰。理人之體。當先理己心。心不清靜。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是非謬亂。則一身不能自理。安能理人也。



唐張玄素諫太子承乾游畋曰。夫心為萬事主。動而無節則亂。敗德之原。實在於此。

宋周子曰。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少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張子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措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由象識心。狗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遠。



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為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為善，且為未善。况有意於未善耶。○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夏虫疑水者與。○有無一，內外合，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見聞為心，故能不專以見聞為用。○虚心則無外以為累。

邵子曰：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事也。○是知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躬。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



之於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鬼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樵者曰。敢問無心致天地萬物之方。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萬物亦我也。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思鬼神。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心者性之郭郭。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法矣。今人皆反之者也。○聖人之心。明鏡止



水。

朱子曰。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人之欲全體此心而常為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至。而主敬之功專。使胸中光明瑩淨。超然於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體。所與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遍昭晰而無一理之不明。依然之用。與天地流通者。皆無所隔絕間斷。而無一息之不生。是以方其物之未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蓋真對越乎上帝而萬物皆有定於其中矣。及夫物之既感也。則妍媸高下之應。皆因彼之自爾。而是理固周流該貫。莫不止其所。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自無分数之差。而亦未嘗與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體存。一本而萬殊。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體用渾涵。純是天理。天無外。此心之理亦無外。天道無限量。此心之理亦無限量。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萬物無一之非吾。



古今要略 卷八
心。天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我。此心所以為至靈至妙。凡理之所在。其思隨之。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於無倫。而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世。而無不徹。近在跬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為者。
胡五峯曰。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知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

胡安國曰。心者萬事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權。蔡氏曰。人心至靈也。虛明之頃。事物之來。是是非非。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氣之私溺之也。人能超乎形氣。拔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

真德秀告寧宗曰。以一心而受衆慾之攻。未有不浸淫而蠹蝕者。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

魏了翁告寧宗曰。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



此心之外別有所謂天地神明也。

高廟因朱善進心箴而言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幾。蓋仁愛之心生。則枝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則邪詖之心消。羞惡之心形。則貪鄙之心絕。忠慈之心萌。則巧偽之心伏。○高廟與侍臣論天人相與之際曰。天人之理無二。人當以心為天。○高廟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為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鑑照萬類。一為物誘。則鏡垢水渾。豈能照物。

劉基擬連珠曰。有形之器欲虛。惟虛即可以納理。無形之理欲實。惟實則可以克器。是故性無不誠。然後能明一心。心無不明。然後能應萬事。

陳獻章詩曰。此心自太古。何必生唐虞。

薛文清曰。萬物不能礙天之大。萬事不能礙心之虛。○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忮心一生。而天地否。良心一發。而天地泰。

張司空曰。心者神明之舍。而萬事之筮也。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圖王而王。圖帝而帝。變化於頃臾。而彌綸於遠邇者也。

陳環正學編曰。無一時而或息者。天地之化也。無一時而不感者。人心之機也。

王文成曰。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耶。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耶。○口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

其有味焉者。其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道無形體。萬象皆其形體。道無顯晦。人所見有顯晦。以形體而言。天地一物也。以顯晦而言。人心其機也。

楊慎璣語曰。心如死灰。寂滅也。心如宿火。寂感也。○牛馬者。家畜也。縱之。垆牧則悍。鷹鷂野鳥也。一為繫絆。則馴。此收放心之說也。

性

係辭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義



之門。

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西伯戡黎曰。不有康食。不虞天性。歲饑饉而民失恒心。

○召誥曰。節性惟日其邁。

大雅烝民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

王制曰。民生異俗。性情之遲速異齊。○樂記曰。人主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德者。性之端也。

左傳曰。勿使失性。○棄天地之性。○子產曰。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

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從生。應之曰。凡禮義者。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于聖人之性也。

呂覽曰。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今仕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不知輕重。則重者為輕。輕者為重矣。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



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憊。已食之。則使人瘠。必弗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富貴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焉。性惡得其傷。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招的萬物彰彰。以害一生。生無不傷。以便一生。生無不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則神酥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謀而當。不慮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若天地然。○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

淮南子曰。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柰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鍾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為萬民儀。今日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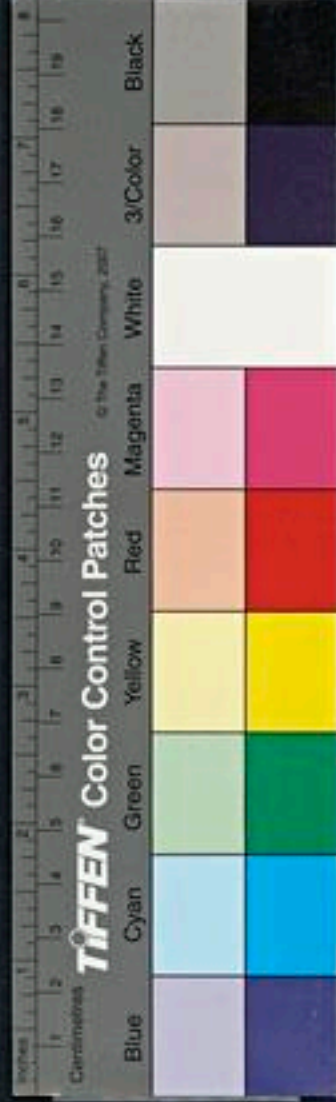


爭以害其性。○智巧聰明為性之障。

董子曰。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復二十日而後能為雛。繭待繅以涓湯而後能為絲。性待漸音煎於教訓而後能為善。善教誨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至能也。故不謂性。性者宜知名矣。無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也。善所自有。則教訓已非性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其比多在物者為然。在性者以為不然。何不通於類也。卵之性。未能作雛也。繭之性。未能作絲也。麻之性。未能為縷也。粟之性。未能為米也。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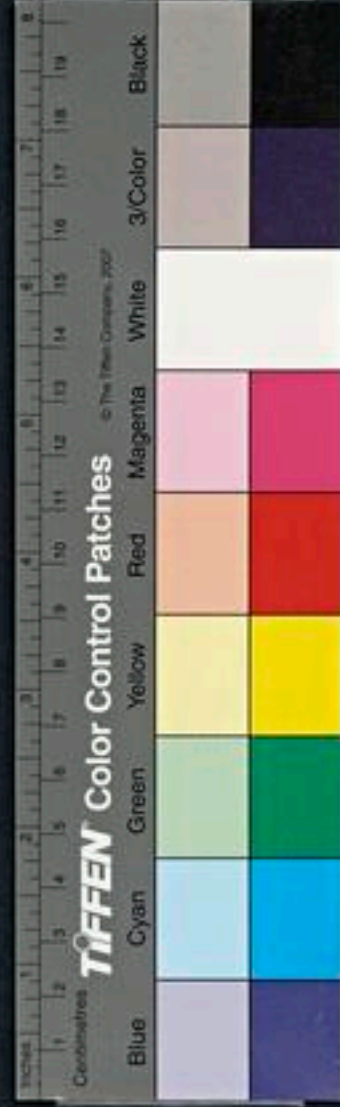
揚子曰。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

論衡曰。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固可教告率勉使之為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兩漸化為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為



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是故楊子哭岐道，墨子哭練絲也。蓋傷離本不可復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為惡，惡可變為善，猶此類也。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灰映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赤也。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而高，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蓋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楊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

漢匡衡上成帝疏曰：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有餘而矜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音沉靜安舒者，戒於後時。



宋張堯書曰。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性。善為器者不易方圓之用。

蘇綽上周文書曰。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偽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敦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敦和則天下自治。

蘇威傳隋煬帝詔曰。玉以潔潤。丹紫莫能渝其境。松表歲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謂溫仁勁直。性之然乎。

宋周子曰。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彙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厥彰厥微。匪靈弗瑩。剛善



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大小有定。

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綱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容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容形。與無感無

形。惟盡性者一之。○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游氣紛優。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莫如之何矣。○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天所性

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水。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愛而同其無愛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湛一。氣之本。

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耳。○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善惡混。故疊疊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



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
焉。○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
又大而已矣。○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
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釋氏妄意
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
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
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
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
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

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既
從也。○無所不感者。虛也。感即合也。以萬物本一。故
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
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
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頭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
也。

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程子曰。所
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
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內外也。且以性為隨



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為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遠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于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



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朱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

蔡九峯曰。真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為其所為。不為其所不為。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閑之疇曰。天地無心於閑。而自發於春夏。聖人無俟於閑。而誠自無不存。衆人必力於閑其邪。斯存其誠。閑之又閑。以至於無俟乎閑。存之又存。以至於無俟於存。則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在。

元張德輝對世祖曰。聖人與天地終始。其性無往不在。

命

乾彖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說卦傳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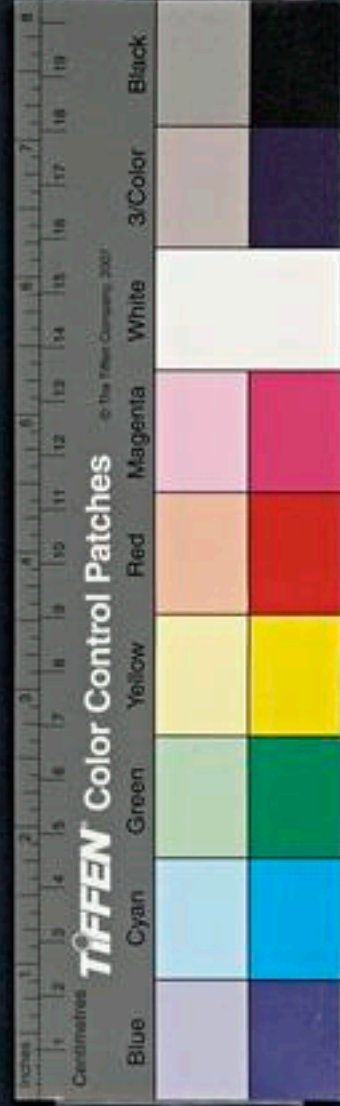
我。

咸有一德曰。天難諶。命靡常。○盤庚曰。恪謹天命。○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召誥曰。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國風蠟竦曰。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小苑曰。各敬厥儀。天命不又。○大明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音沈○周頌維天之命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生。以中。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取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晏子曰。天道不誥。不貳其命。齊侯欲禳。星故云。言

禳無益也。○胡傳曰。聖人以天自處。賢者聽天所命。春秋之法。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義立命。不委於命。而宇



宙在其手者也。

表記曰。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

家語孔子絕糧於陳蔡。乃召子路而問曰。吾道非予。奚至於此。子路曰。君子無所困。今夫子積德懷仁義。行久矣。子曰。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矣。何獨丘哉。且芝蘭生於幽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為窮困而改節。為之者人也。死生者命也。是以晉重耳之有伯心。生於曹衛。越王勾踐之有伯心。生於會稽。故居下而

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逸者。則志不廣。庸知其終始乎。○良農能稼。不必其能穡。良工能巧。不能為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不必其能容說苑。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孔子之宋。匡簡子將甲士以圍孔子之舍。孔子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脩也。是丘之過也。若似陽虎。則非立之罪也。命也夫。

論衡曰。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為簋。廡或為有稜之簋。又廡音同。廡廡之廡。未詳。徐曰。廡稜也。



或古人通用匿藏香器也冶者用銅為梓杆矣。器形已成。不可小

大。人體已定。不可減增。用氣為性。性成命定。

啓蒙訓曰。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以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逢不見刑。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子胥不見殺。

續統訓曰。不可謝者天地之時。不可逃者萬物之數。日之夕也。暝。月之晦也。魄。露之朝也。晞。冰之春也。泮。其時至。其數窮也。

史賈誼鵬賦曰。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或推而還。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命不可說兮。就知其極。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為人兮。何足控搏。何足控搏言不必執住要生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

三國常林傳曰。原始要終。以天地為一區。萬物為芻狗。該覽玄通。求形影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



晉贛虞思游賦曰。孔揮涕於西狩兮。臧考祥於婁句。
大龜也。跖肆暴而保乂兮。顏履仁而夙徂。何否太之靡
所兮。嗟榮辱之不圖。運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
可為。求之者勞兮歆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
宋顧愷之曰。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
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關
得喪。○夫生之資氣。清濁異源。命之稟數。盈虛乖致。
是以心貌詭質。性運舛殊。故有邪正昏明之差。脩夭
榮枯之序。皆理定於萬古之前。事徵於千代之外。冲
神寂鑒。一以貫之。○形氣之具。必有待而存。顯蒙之
倫。豈無因而立。

宋隱逸傳。晉陶潛與子書曰。天地賦命。有往必終。自
古聖賢。誰能獨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
友之人。親受音旨。發斯談者。豈非窮通不可妄求。壽
夭永無外請故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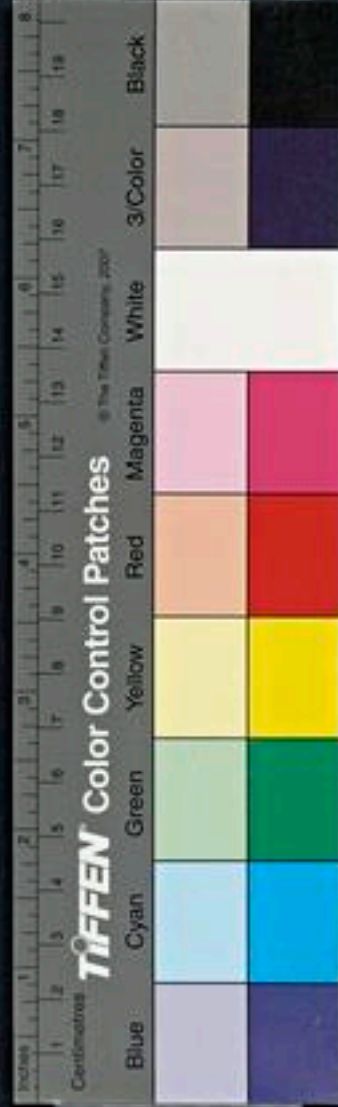
雷次宗與子姪書曰。夫生之脩短。咸有定分。定分之
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率耳。
梁劉峻辨命論曰。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關紛紜。莫



古今類事 卷八
知其辨。○夫通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疏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兆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紛糾。循環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極。或立教以進。庸情。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

隋李德林天命論曰。生其德者天。應其持者命。確乎不變。非人力所能為也。

唐蕭瑀非劉孝標辨命論曰。人稟天地而生。斯謂之命。至吉凶禍福。則係諸人。今一歸於命。非先王所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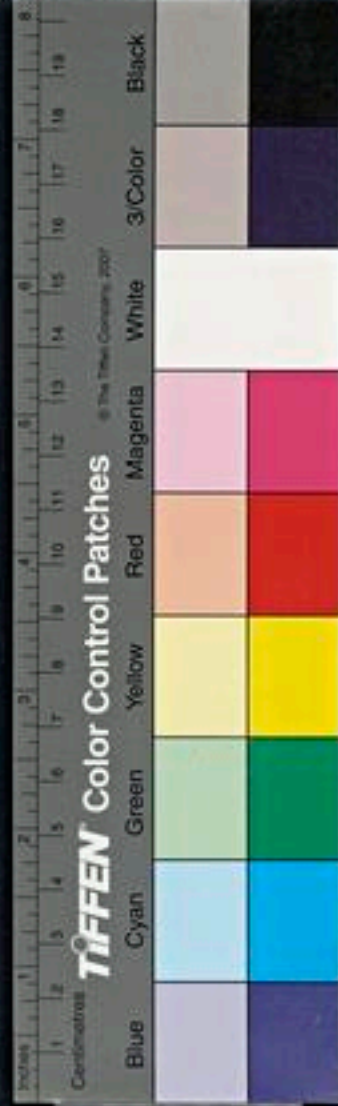
教人者。

李泌對德宗曰。夫命者已然之言。惟君與相不當言命。君相所以造命也。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

宋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張子曰。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不失其道。○

性於人無不善。係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逆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係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天而已。故論生死。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



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有真得也。○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明崔統松窓寤言曰。天子爾明而覆昏之。天子汝聰而復賤之。天困汝窮而強達之。天困汝賤而強貴之。尚足與言性命乎。

王文成曰。盈虛消息。皆命也。纖巨內外。皆性也。隱微寂感。皆心也。存心盡性。順夫命而已矣。

楊慎瓌語曰。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物。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而推數。因數而推理。

仁

乾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繁籛曰。仁者見之謂之仁。○安土敦乎仁。故能愛。○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

表記。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中心憺怛。愛人之仁也。○仁者天下之表也。○厚於仁者。薄于義。○禮運曰。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

者尊。○經解曰。上下相親謂之仁。○儒行曰。溫良者

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

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

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戴仁而行。抱

義而處。○鄉飲酒義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盛

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

南方者。夏。夏之為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

借假

太甲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

書太傳。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也。孔子曰。夫山葱然



高。葱然高。則何樂焉。山草木生焉。鳥獸蕃焉。財用殖焉。生財用而無私焉。出雲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句。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亨。此仁者之所樂於山者也。葱青貌。山賦。凌極青葱。六韜曰。仁之所在者。天下歸之。

文子曰。積惠重厚。使萬物忻忻樂其性者。仁也。鬻子曰。除天下之害。謂之仁。

關尹子曰。聖人知人無我。故同之以仁。

尹子曰。仁則人親之。義則人尊之。智則人用之也。

荀子曰。仁義禮善之于人。辟之若貨財粟米之于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無有之者窮。○王者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

淮南子曰。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救失也。

韓詩外傳曰。仁道有四。仁者有聖。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謙。

揚子曰。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善之用人也。文中子曰。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為乎。



抱朴子曰。仁者為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轡策。
漢武帝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

延篤仁孝論曰。物有出微而著。事有曲隱而彰。仁之
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本根。仁以枝葉扶
疏為大。孝以本根充實為先。

劉放傳詔曰。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
齊文襄書曰。位為大寶。守之未易。仁誠重任。終之實
難。或殺身成名。或去食存信。比性命于鴻毛。等節義
於熊掌。夫然者。舉不失德。動無過事。進不見惡。退無

謗言

樂喜耀王曰。仁者有惻隱之心。本生于水。

宋周子曰。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
也。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張子曰。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
盡也。○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
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
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遜其志于
仁。則得仁。遜其志于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仁通



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又而動以變。○仁統天下之善。○虛者仁之體。禮義者仁之用。

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仁非仁則無以見天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我也。知其在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已。則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千萬而已哉。○公只是仁之理。公而以仁體之。則為仁。只為公則物我無照。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朱子曰。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則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則為愛敬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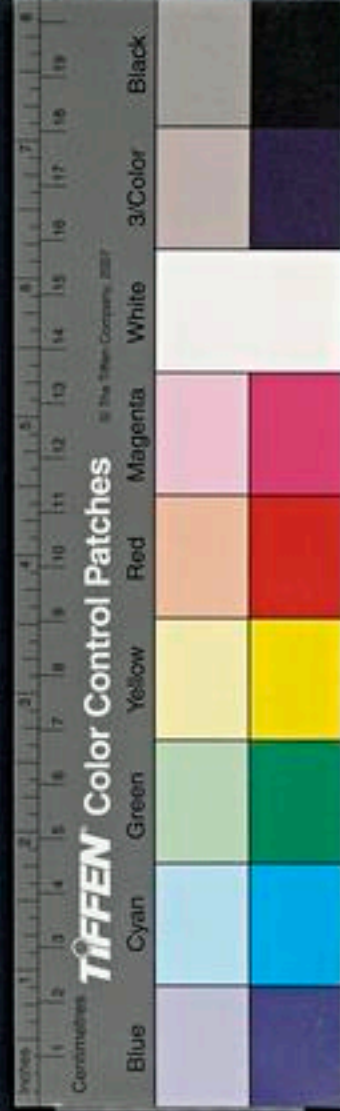


古今類聚
之本莫不在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于求仁也。○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為能不失乎此心也。○殺身成仁則以歆甚於生惡甚於死為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決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謂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

真西山曰。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為當然。而私意橫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為爾。利也者。其本心之蟻蠹。正塗之榛莽歟。大學丁寧於絕簡。孟子慤激於首章。聖人深切為人。莫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潔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分始。

明何仲默曰。仁者可生可殺之道也。義者可取可與之道也。

義



乾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坤文言曰。方其義也。○
義以方外。○係辭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和
順于道德。而理於義。

文王世子曰。聖人之記事也。紀之以義。○禮運曰。陳

義以種之。○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

義起也。義者藝之分。去聲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

之者強。○為義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

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獲也。合之以仁而不安

之以樂。猶獲而弗食也。安之以樂而不達于順。猶食

而弗肥也。○祭義曰。致義則上下不悖亂矣。○表記

曰。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

已矣。○厚於義者薄於仁。○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

皆有事於天下。○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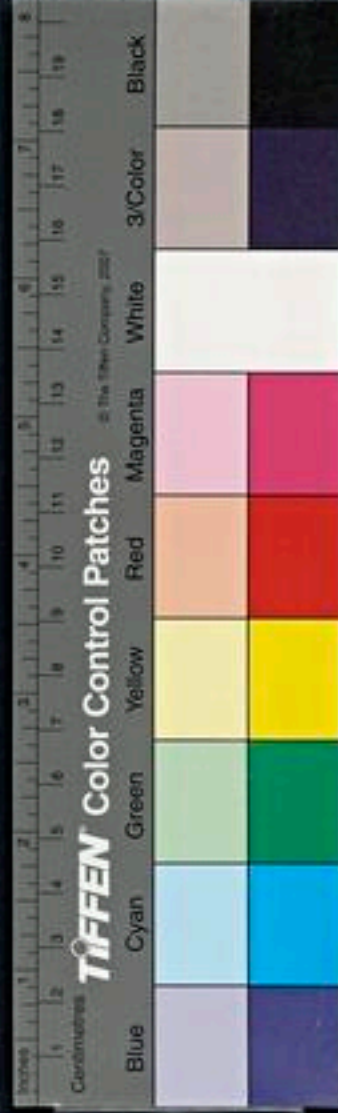
不得自是。○鄉飲義曰。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

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

西方秋。秋之為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

喪服曰。門內之治。恩揄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

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者尊尊。義之大者也。



國語曰。義以生利。利以豐民。若之何。民之與處而棄之也。○趙簡子曰。衛有士十人于君所。十人者其言皆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為不義也。

釋名曰。義者宜也。裁判事物使合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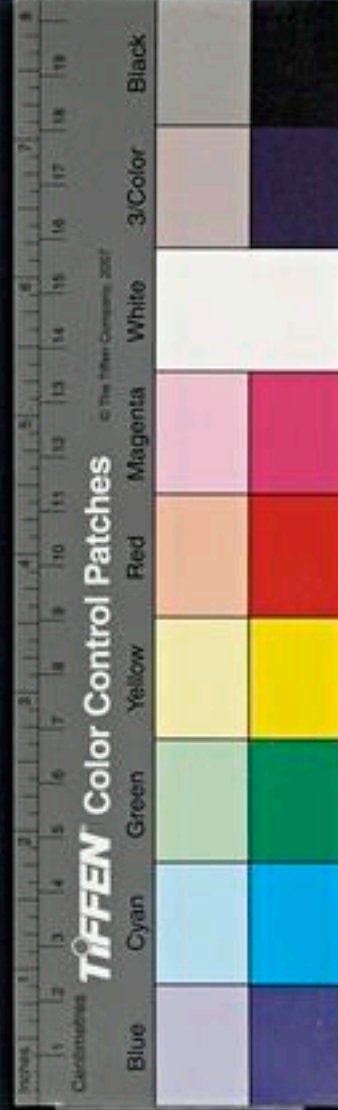
說文曰。義者己之威儀也。

關尹子曰。聖人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

呂覽曰。為善者賞。為不善者罰。古之道也。不可易。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

民爭為不義也。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饋之。爰旌目三饋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嚙汝非盜耶。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夫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豈不遠哉。○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惑矣。故晏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有所達也。

淮南子曰。衆人之所見者寡。事之可權者多。今日何



為而榮乎。且日何為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為而

義。且日何為而榮。

榮不義而富貴也。

此難知也。問瞽師曰。白

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如。曰。黢然。援白黑而示之。則

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

白黑。無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

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賢不肖。皆知其為義也。使

陳忠孝而知所出者鮮矣。○國無義。雖大必亡。

冊府元龜曰。傳曰。不為義疚。又曰。義者天下之制也。

蓋管氏以為國維。呂覽謂之事紀。故在上者好之。民

莫敢不服者矣。中國以還。大道云喪。邦乏純德之士。

鄉鮮不貳之老。巧知競逐。媮薄日滋。乃有秉操殊特。

挺志英果。捐已以濟物。捨生而殉名。歷險夷而無改。

來急難而必赴。不謀舊國。不忘故君。蹈危機以明節。

冒白刃而紆患。觸內而長。其流寔繁。皆本乎剛毅之

存誠。忠厚之成性。蘊至德於深衷。彰盛烈乎所履。用

能孤風激於頽俗。英名傳於遐世。凜然之氣。久而益

振。仲尼所謂聞而不徙者可憂。見而不為者非勇。斯

亦感激於衰世而發論也。



續漢書曰。義之所重。豈知生命。何為以死相懼。

三國梁習傳斷曰。死有重于太山。輕于鴻毛。故君子不為苟存。不為苟亡。

宋世祖追贈袁淑詔曰。夫輕生重義。亟聞其教。世蔽國危。希遇其人。自非達義之至。識正之深者。孰能抗心衛主。遺身固節者哉。

房叔安曰。布衣韋帶之士。啣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

隋史論曰。古人以天下至大。方身則小。生為重矣。比義則輕。然則死有重於太山。生以理全者也。生有輕於鴻毛。死與義合者也。然死不可追。生無再得。故處不失節。所以為難。

唐史論曰。夫有生所甚重者。身也。得輕用者。忠與義也。後身先義。仁也。身可殺。名不可死。志也。終始一操。雖顏蒿岳。不吾壓也。忠義者。真天下之大閑歟。

韓愈曰。行而宜之。之謂義。

元蘆希憲教子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無預於已。謂臯陶稷契伊傅周召為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



古今類聚 卷八
無牽制。三代可復。

張子曰。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志養吾內也。○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先。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身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遇於仁者於義或害。○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思進德者徙義必精。○義公天下之利。

禮

乾文言曰。亨者嘉之會也。○大壯象曰。君子以非禮弗履。○繫辭曰。德言盛。禮言恭。○履。德之基也。○履和而至。○履以和行。諫以制禮。

左傳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



曰。是儀也。非禮也。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生死。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大不亦宜乎。○忠信。禮之器也。卑讓。禮之宗也。

○樂記曰。中正無邪。禮之實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禮有大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益。微者不可大也。○禮器曰。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句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先生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理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仲尼燕居曰。禮者理也。樂者節也。



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

家語子曰。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

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屠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也入乎耳。出乎口。空谷傳聲也是說之難

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精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

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

張子曰。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能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恭敬搏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

蔡氏曰。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者衆。以其知之非



真知見之非真見耳。

智

乾彖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文言曰。貞者事之幹也。○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明夷彖曰。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蹇彖曰。見險而能止。智矣哉。○繫辭曰。智者見之謂之智。○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

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夫。○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復小而辨於物。○復以自知。說命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

大雅桑柔曰。維此聖人。瞻言百里。○蒸民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周頌長發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

左傳曰。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胡傳曰。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



事。

禮器。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智。

文子曰。智欲圓。智欲圓者。終始無端。乃流四方。淵泉而不竭也。○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

關尹子曰。聖人智識無我。故照之以智。

荀子曰。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偏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偏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

所正矣。相高下。視肥瘠。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相美

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使僑用。君

子不如工人。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樽以相

耻。作言或合而薦樽共飲不合而耻性相加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若夫

商。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

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

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也逃其察。言必當理。事必當

務。是然後君子之所長也。

管子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



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見也。輻輳並進則明不塞矣。

呂覽曰。帝者同氣。王者同義。霸者同力。勤者同居。亡

者同名。則彌音屋矣。其智彌音屋者其所同彌。彌者其所同彌。彌者其所同彌。彌者其所同彌。

彌精者其所同彌。精故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帝

三王之所以成也。○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愚者其所

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戎人

見暴布者而問之曰。何以為之莽莽也。指麻而示之。

怒曰。孰壞壞也。何以為之莽莽也。壞壞散亂也。莽莽平也。言解散亂何

能為布之平而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其

疑以見其愚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為智。智必不接。今

不接而自以為智。悖若此。則國無以存矣。

子華子曰。驥所以見珍者。以其日行千里也。滿旬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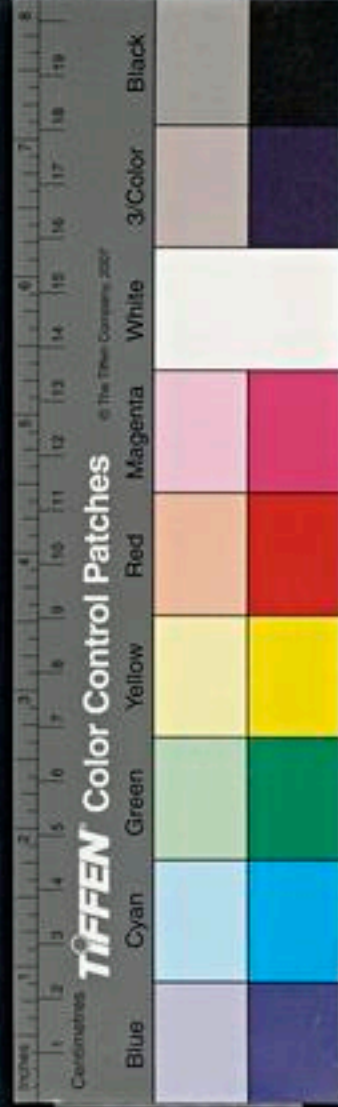
取至。則與駑車均矣。箭所以為貴者。以其弦直而至

也。窮日而取至。則與不至者同矣。智所以為妙者。以

其應時而知。若事過而後知。則與無智者齊矣。昔者

吳起相楚。貴族攻之。起欲討警而挿矢王屍。陽虎在

圍。魯人出之。虎欲報德而傷之以戈。謀不斯須。一讐



得兩報。其智可謂應時而知矣。張祿之入秦。魏冉悔不先斬而後奏。故發憤而致死。智不早決。敗而方悔。其智可謂與無智者同矣。故有智而不能施。非智也。能施不能應。亦非智也。嗚曰。力貴突。智貴卒。音出此之謂矣。

淮南子曰。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間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辟之猶猩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以。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闕者不可與論至。○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論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



朕

時平等也形平等之中有淵微之理

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

說苑曰。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於立斷也。所以尚騏驎為立至也。是以聰明敏捷欲人之入也。○聰者耳聞明者目見。聰明形則仁愛者。廉耻分矣。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勤不得。智者不為非其事。○夫智者何以樂水也。曰源泉混混。不釋晝夜。其似力者。循理而行。不遺小間。其似持平者。動而之下。其似有禮者。赴千仞之壑。而不疑。其似勇者。障防而清。其似知命者。不清以入。鮮絮而出。其似善

化者。衆人取平。品類以正。萬物得之則生。失之則死。其似有德者。淑淑淵淵。深不可測。其似聖者。通淵天地之間。國家以成。是智之所以樂水也。○仲尼告顏淵曰。成人之行。達乎性情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原。若此而可謂成人矣。○宇宙之內。為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鼃。不知江海之大。窮夫吝婦。不知國家之慮。負荷之商。不知倚頓之富。○申生曰。去而免於死。是惡吾君也。夫彭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內音之。入困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



惡也。吾聞之。忠不暴君。知不重惡。

揚子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或問明。曰。微。曰。微何如其明也。曰。微而見之。明其詩乎。聰明其至矣乎。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群倫。

漢馬援總論曰。利不在身。以之謀事。則智。慮不私已。以之斷義。必厲。誠能回觀物之智。而為反身之察。若施之於人。則能怨。自鑒其情。亦明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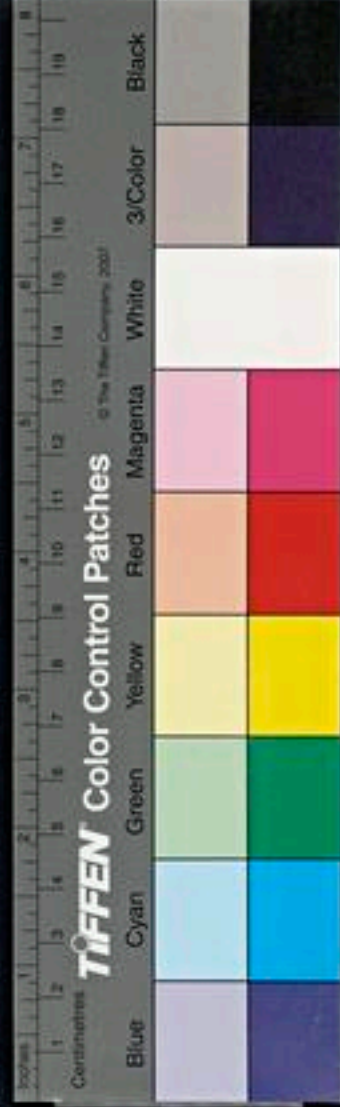
朱浮責彭寵曰。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

三國譙周曰。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

晉裴頠曰。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墮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智之所能覽也。

陳虞寄諫曰。智者鑒未形。明者不再計。

宋張子曰。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



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密察。非離不相觀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智能著。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成吾性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為己力。吾不知其智也。○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君子之道。達諸天。

故聖人有兩不能。夫婦之智。清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能。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智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雜也。程子曰。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而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

蘇洵曰。天下有大智。有小智。人之知慮。有所及。有所



不及。聖人以其大智而兼其小智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智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日月经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内。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廢。

明。或問曰。雲山出也。而山以之靈。烟火出也。而火以

之畜。不亦異哉。郁離子曰。善哉問。夫人之用智者亦猶是也。夫智人出也。善用之猶山之出雲也。不善用之猶火之出烟也。韓非囚秦。鼂錯死漢。烟出火也。○水鴟翔而大風作。穴蟻徙而陰雨零。豈其知之獨覺哉。惟其心之專也。是故知暎潦者莫如農。知水草者莫如馬。知寒暑莫如虫。故以剛守關。以瞽聽樂。攻其專也。故曰。誠則明矣。水鴟之知風。穴蟻之知雨。

何大復曰。夫移易之間。謂之變化。變化之成。謂之合同。觀合同則可以見端委。故物必求之端委矣。端委



古今類聚 卷八
見則能一萬物。是故不出戶而知星辰。不下堂而知山川。夫天之相去。至高也。地之相去。至遠也。必身及而目覩。是天不可曆。而地不可紀也。夫累寸者。至尺必差。累銖者。至兩必差。故括天下之物。必求端委。求端委。乃見天下之窳繫。窳者。物之以生者也。繫者。物之以會者也。窳繫得。則心通。心者。天下之至神者也。

信

乾文言曰。忠信。所以進德也。○此爻曰。有孚盈缶。○大有爻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一人之信。足以發上下之志。

革爻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中孚象曰。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係辭曰。履信思乎順。○有其信者。必行之。仲虺誥曰。彰信兆民。○武成曰。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國風蝓蝓曰。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左傳曰。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吳子來請尋盟。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神明以要之。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



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舍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晉侯伐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者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信載義而行之。謂利義無二信。信無

二命。○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澆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况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烏用質。○南蒯將畔。筮得坤六五。以爲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秋七日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胡傳曰。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誼。誓。忠信薄而人心疑。然後有誼盟。誼盟煩而約劑亂。



然後有交質子。春秋革薄從忠。于參盟書曰。謹其始也。檀弓。周豐對哀公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忠信誠懇之心。以蒞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儒行曰。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忠信以為甲冑。○聘義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此夫子答子貢問貴玉子思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化。化在令外。國策。魏太子謂魏侯曰。主信臣忠。國之寶也。

關尹子曰。聖人之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慎子曰。折券契。屬符節。賢不肖用之。

呂覽曰。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寧。處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



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則離散。韓怨。不能相親。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偽。丹漆染色不貞。夫可與為始。可與為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惟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天。○齊桓公將與魯莊公盟。曹劌按劍當兩陞之間。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不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與。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猶得也。莊公仇也。曹劌賊也。信之於仇賊。又况於非仇賊者乎。夫九合之而合。一匡之而聽。從此至矣。

淮南子曰。管子以小奪成大榮。燕秦以百誕成一信。○胡人殫骨。越人鬻臂。中國啜盟。其於信一也。

冊府元龜。仲尼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則知君子勵不期之節。哲人懷可復之言。自其誠而至於明。發其中而形於外。所以不言示於掛劍。殺鷄應乎干。



里。徐群兒赴於竹馬。郭一諾重於黃金。著行立誠。可謂至矣。○季札解寶劍繫徐君冢樹。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已心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身君子之言。信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

晉孫盛斷呂岱誅士徽曰。夫乘遠能通。莫善於信。保大定功。莫善於義。故齊桓創基。德輶於柯會。晉文始伯。義躋於伐原。故能九合一匡。世主夏盟。今問長世。貽範百世。

宋韓延之疏曰。席上靡欵懷之士。聞外無自信。諸侯梁劉孝標論曰。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崔讓之答神武語曰。若不以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伯。是却行而求前耳。

周宇文護令有司移齊書曰。夫有義則存。無信不立。山岳猶輕。兵食非重。故言誓弗違。重耳所以享國。祝史無愧。隨會所以為盟。

宋張子厚曰。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

神



觀彖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繫辭曰。範圍天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陰陽不測之謂神。○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精義入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樂記曰。情深而文明。德盛而化神。○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管子曰。形不正者德不飭。中不精者心不治。正形飭德。萬物畢得。翼然自求。神莫知其極。昭知天下。通於四極。

鬼谷子曰。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所謂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



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

淮南子曰。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妙於無聲。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不可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矣。

或問神。楊子曰。心請聞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况於人乎。况於事倫乎。神在所潛而已矣。○神心恍惚。經緯萬

方。孔子曰。心之精神。是為聖。始于思。終于思。非無思。不待思也。○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如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

卮辭曰。人心之靈。思而已矣。管子曰。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

子華子曰。神明之運。其由也甚微。其效也甚徑。與變相蕩遷。與化相推移。陰陽不能更。四序不能窺。洞於



纖微之域。通於恍惚之庭。挹之而不冲。注之而不滿。
○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
也。是以精止則滯。神昏則伏。

劉子新書曰。形者生之器也。心者神之主也。神者心
之寶也。故神靜而心和。心和而形全。神躁則心蕩。心
蕩則形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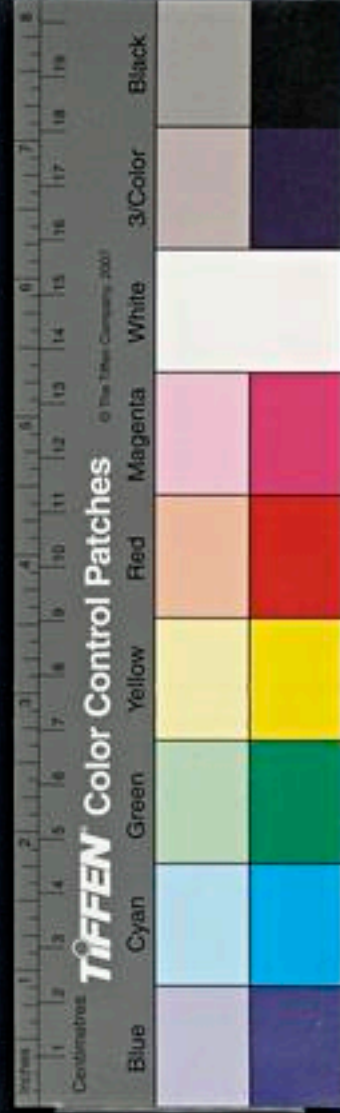
史道家指要曰。神生於無形。成於有形。神者物受之
而不能知。及其去來。故聖人畏而欲存之。凡人所生
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

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
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
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漢劉歆曰。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為休息。神無也。○形
也者無知之物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有知不獨存。
依無知以自立。

孔融薦禰衡曰。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
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北史杜弼答邢劭語曰。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則



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於形。形小神不
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過于
崔琰。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使崔季珪代操。自
捉刀立牀頭。既畢。令謀問曰。魏王何如。使答曰。
魏王雅望非常。然牀頭捉刀人。此乃神之於形。猶君
英雄也。操使人追殺此使。季珪琰字。神之於形。猶君
之于國。國實君之所統。君非國之所生。

宋周子曰。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大順
大化。莫知其然之謂神。○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
動不靜也。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張子曰。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氣
之聚散於太虛。猶水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
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
○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濁則礙。
礙則形。○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
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
與。○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
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耳。○虛明鑒照。神之明也。無
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神化者天



古今類聚 卷五
之良能。非人所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
之道。其必知神之為也。○狗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
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性性為
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
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旁行不
流。圓神不已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凡可
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
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遺

也。○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
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理其至
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至。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
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見其餘。物各
賦命而不見其不足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
不知其所以神。

明莊叟曰。取乎內而忘乎外。得之心而應之手。如相
馬之神。非牝非牡。如斲輪之巧。不疾不徐。斯其至矣。
若夫優人之學。孫叔敖。抵掌談笑。得其形似者。奚可



哉。

潘府南山素言曰。莫微於義。惟神能知之。莫妙於神。惟聖能窮之。

宋濂蘿山雜言曰。君子之道。與天地並運。與日月並明。與四時並行。冲然若虛。淵然若潛。渾然無隅。凝然弗移。充然不可以形拘。測之而弗知。用之而弗窮。楊慎瓌語曰。行川之水。無不盈之科。走盤之珠。無可留之影。故曰神不可測。化不可為。○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庖丁解牛。所見無非牛。故曰至誠之不盡。養

魚之不察。精義之不致。龍蠖之不知。外典曰。子能格物矣。未知物格也。○太寶無為而首物。太極不動而搆天。瑟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二軸。各以其力旋。萬事分純。易之芻狗。萬物形色。神之糟粕。

幾

乾文言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屯爻曰。即康無虞。惟入於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繫辭曰。夫易。聖入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
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
見者也。漢書古之問有凶字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斷可識
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益稷謨曰。惟時惟幾。惟幾惟康。

淮南子曰。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其且雨
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噏矣。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
響疾徐。以音相應。○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
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

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遇。知各
殊矣。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
吝。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
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
往。則知其所以來者。

史李斯說秦始皇曰。胥人者去其幾者也。成大功者

在因瑕釁而遂忍之。去猶失也。言胥吏小人失幾。君子見幾可為則忍心剪除而為

漢邳邠傳論曰。凡言成事者。以功著易顯。謀幾初者。



古今類聚 卷八
以理隱難昭。斯固原情比迹。所宜推察者也。

魏問忠曰。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因機以發。今遭難得之運。蹈易解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享大名乎。

晉孫盛斷譙周傳曰。屈伸有會。情勢代起。越王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劫也。

邵正曰。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馳說。知者應機。謀夫演畧。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公忽私。雖尺枉而直。終揚光以發揮也。

呂龍傳曰。應龍以屈伸為神。大人以知機為美。

魏陸獻上高祖表曰。時不再來。幾宜易失。毫釐之差。致悔千里。天與不取。返受其咎。所謂見而不作。遇在介石者也。

伏乞國仁曰。守常迷運。先達耻之。見幾而作。英豪之舉。

宋朱弁上高宗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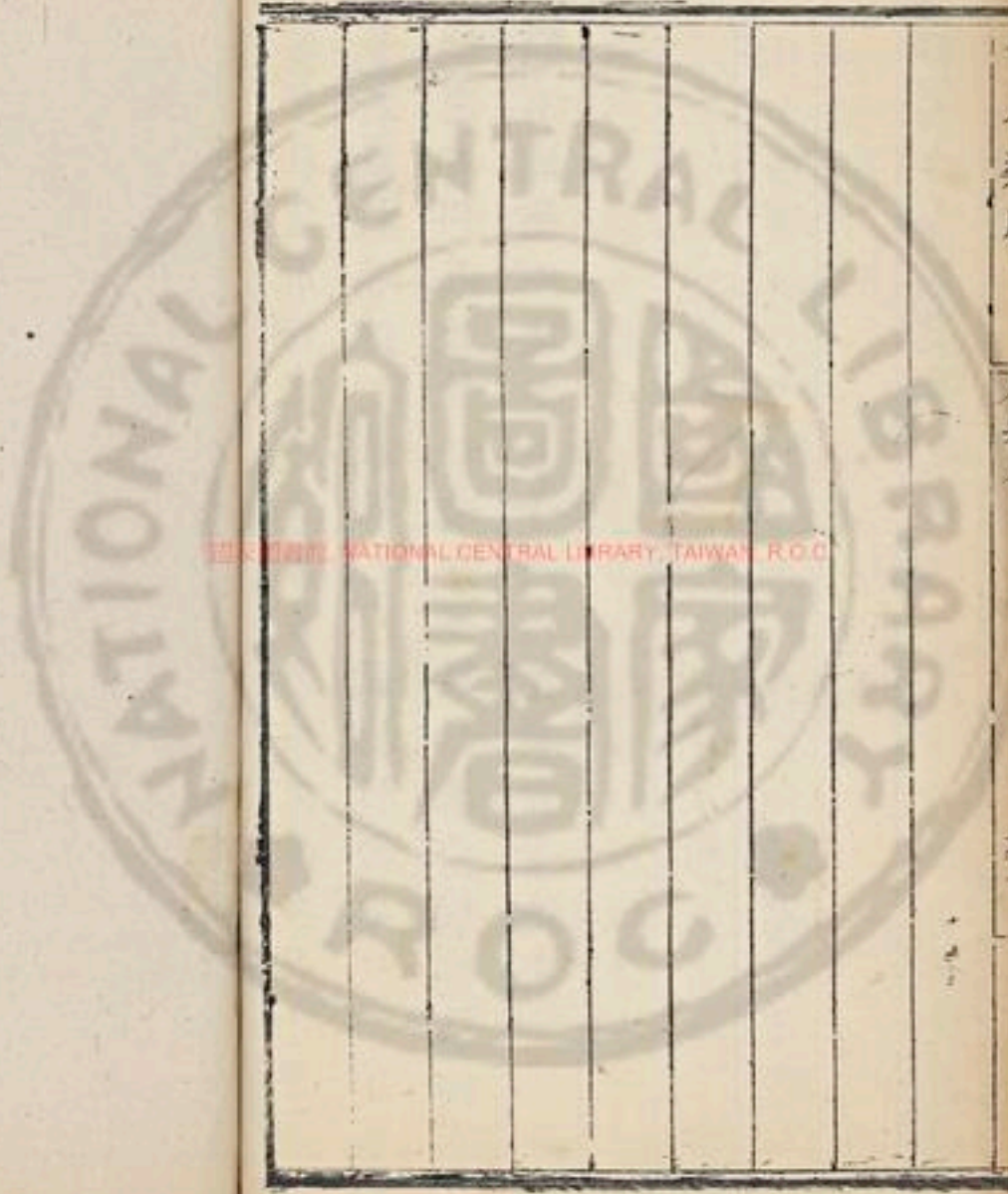


古今類史
卷八
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

周子曰。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

張子曰。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於正。○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古今類月
古今類月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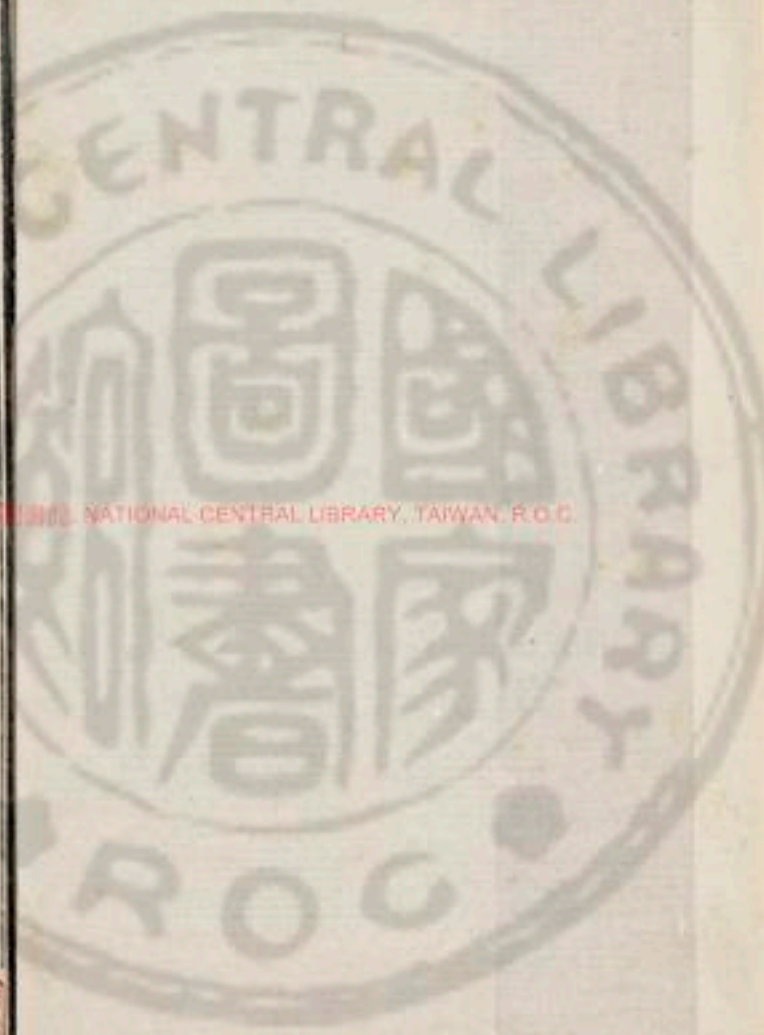
道德類二 容儀 剛毅 正直 識見 寬厚

謙抑

容儀

家人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未濟爻曰。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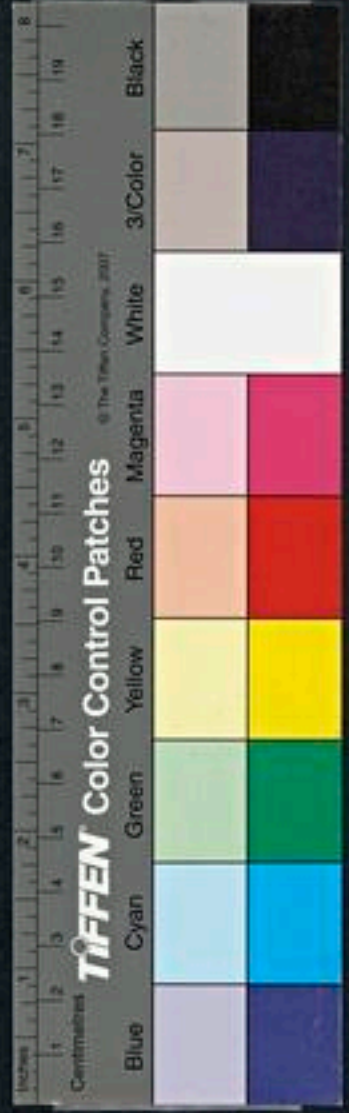
洪範曰。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古今類腋

卷九

七六



3032709 v1

國風羔羊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栢舟曰。威儀棣
棣。不可選也。○淇澳曰。寬兮綽兮。猗重較兮。○鴈鳩
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鄘風
階老曰。委委蛇蛇。如山如河。○大雅抑曰。抑抑威儀。
維德之隅。○淑慎汝止。不衍于儀。○頌泮水曰。敬慎
威儀。維民之則。

左傳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像。謂之儀。君
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
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
其官職。保族宜家。○故君子在位可畏。進退可度。周
旋可則。容止可觀。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可文。言
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視不登帶。言不
過步。○胡傳曰。昭公喪齊。歸無感容。而不顧。取孟子
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
而不能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

曲禮曰。立視五馬。式視馬尾。顧不過轂。為規也。凡視

上於面則教。下於帶則憂。傾則姦。○喪容纍纍。色容

顛顛。言容繭繭。此皆居喪之容。纍纍。纍纍。微說。或容暨



暨言容詬詬。

五格反

色容厲肅。視容清明。

此皆軍旅之容。暨。擊。果。殺。

貌。詬。詬。詬。教。令。嚴。辭。說。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蹇蹇。

庶人僬僬。○玉藻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軍旅思儉。隱情以虞。○表記曰。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德。耻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經則有表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耻之色。○大戴禮曰。昔武王踐阼入於戶。未嘗越履。往來過之。不履影。○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翔翔。祭祀之美。齊齊皇皇。車馬之美。匪匪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管子曰。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表儀也。禮義者尊卑之表儀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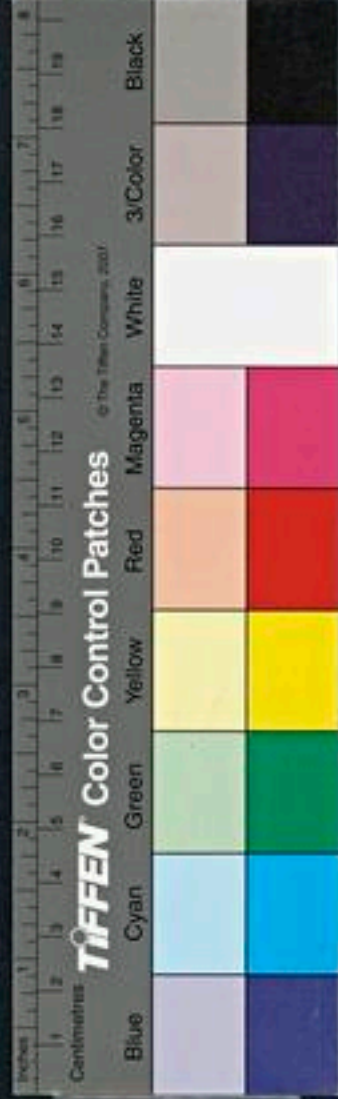
不行。故曰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荀子曰：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

說苑曾子曰：狎甚則相簡也，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懽，莊足以成禮而已。

中論曰：先王之制禮也，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佩玉鳴璫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怠慢也。夫容貌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萬民尊

之，無刑罰之威，而萬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萬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萬民懷之，此其所以致之者一也。○禍敗之由也，則有媒慢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敏碎首於棊局，陳靈被禍於戲言，閻郃造逆於相話，子公生弑於嘗鼈，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昔晉惠公以慢瑞而無嗣，文公以肅命而興國，卻擘以傲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祿，君子感凶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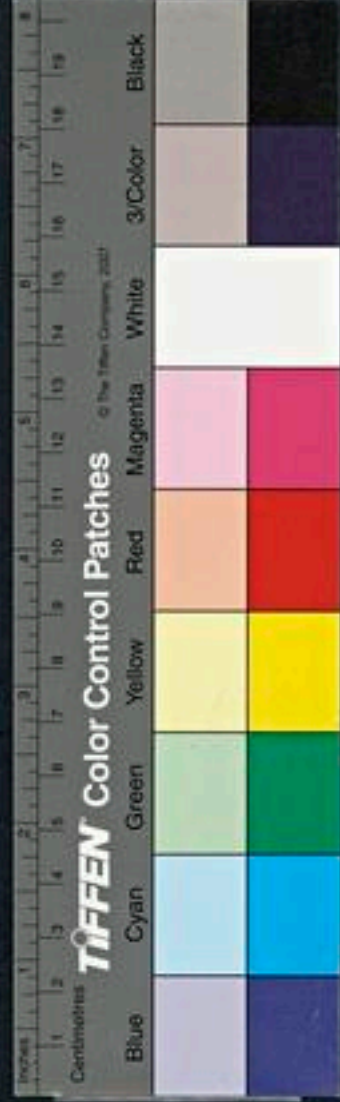
中。矩。視。不。離。乎。結。繪。之。間。言。必。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範。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動。靜。有。常。紳。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漢。匡。衡。上。元。帝。疏。曰。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彰。人。倫。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儼。恪。臨。衆。之。儀。也。嘉。會。和。說。饗。下。之。顏。也。

五。行。志。載。叔。向。語。曰。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繪。帶。有。結。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繪。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

晉。史。論。王。澄。曰。夫。衣。服。表。容。珪。璋。範。德。聲。移。宮。羽。采。照。山。華。布。武。有。章。立。言。成。訓。澄。之。真。倨。不。已。甚。矣。若。乃。解。袒。登。枝。裸。形。捫。雀。王澄為荊州刺史送者傾朝澄不顧乃脫衣上樹探雀穀以此。為。達。謂。之。高。致。道。揆。將。聖。事。垂。躄。指。出莊子躄按技指操。清。獨。往。自。天。其。生。者。焉。

甄。琛。傳。袁。翻。奏。謚。表。曰。視。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袵。論。其。益。也。則。窮。文。盡。武。無。或。加。焉。



明何大復曰。夫衣冠飾貌。人見而敬之。乘駕唱騶。人望而避之。毀冠而回首。人不讓席矣。敝車而單行。人不讓路矣。

剛毅

乾文言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大過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恒象曰。君子以立不易方。○困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

阜陶謨曰。剛而塞。彊而義。○洪範曰。沉潛剛克。高明

柔克。

大雅蒸民曰。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左傳。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對曰。臣願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無猜。貞也。送往者事居者皆無猜忌

緇衣孔子曰。生則不可奪其志。死則不可奪其名。○文王世子曰。為人臣者。殺其身以益於君。則為之。○儒行曰。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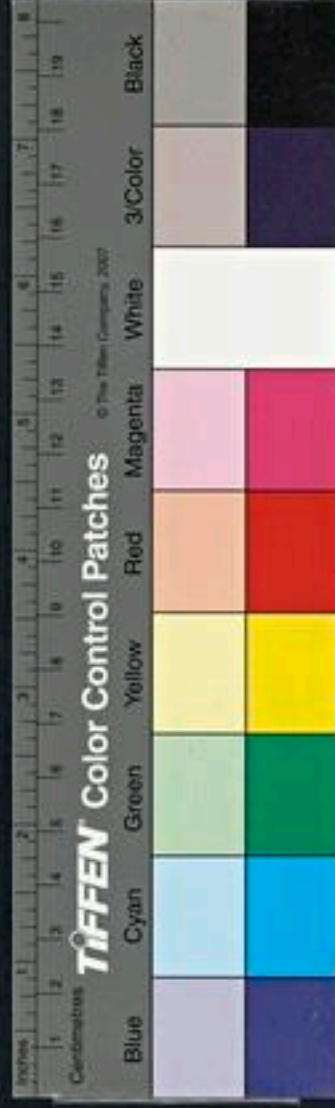
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飲食不溇。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聘義曰。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後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

抱朴子曰。夫節士不能使人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使人不辱之。而行猶在我也。不能使人不擯之。而操不可改也。

賈誼新書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

劉子新論曰。昔徐偃王。輟而國滅。齊簡公。懦而身亡。○晉陽處父。以純剛取害。鄭子陽。以嚴猛致斃。此性大剛之過也。

史。范雎告秦昭王曰。死不足為臣患。亡不足為臣憂。



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五帝之聖
為而死。三王之仁為而死。五霸之賢為而死。孟賁慶
忌夏育之勇為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死而少
補。此臣之大願也。○對蔡澤曰。君子以義死難。視死
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惟義
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為不可哉。

漢耿恭傳論曰。昔曹子抗質於柯盟。相如申威於河
表。蓋以決一朝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

寇榮上書自訟曰。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子殞命以
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申生不辭嬖氏
譖邪之謗。

馮衍說田邑書曰。委質為臣。無有二心。挈瓶之智。守
不假器。是以晏嬰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

邾。脅以齊魯。不喪其邑。挈瓶小智也。晏嬰不從崔杼
戟加頸而不解。謝息為孟孫

守邾不聽季
孫以桃易邾

盧植傳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

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夫蜂蠆起懷。雷霆駭耳。雖賁育
荆諸之倫。未有不冗豫奪常者也。冗猶造次
也。豫猶豫



魏陳思王求自試表曰。車右伏劔于鳴轂。雍門卻首于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念其慢主而陵君也。

晉馮紵傳論曰。田光之口。豈燕丹之可絕。豫讓之形。非智氏所能變。動靜之際。有提疾藜。仁義之道。求之彌遠矣。

獨行傳曰。或志剛金石。而尅扞於疆禦。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亦有相結協好。幽明共心。蹈義凌險。死生等節。雖非通圓。其風執有呂懷者。

桓溫薦譙秀曰。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道喪時廢。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逸之風。亦有秉心矯迹。以敦在公之節。○身穿處吻。危同朝露。而能抗節山立。誓不降辱。杜門絕迹。不面偽庭。進克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雖圍綺之樓。尚洛管寧之出遼海。殆無以過。

列傳論曰。交霜雪於杪歲。晦風雨於將晨。嗜響或以變其音。貞柯早能全其性。楊芬千載之上。淪骨九泉之下。仁者之勇。不其然乎。至夫基持迭污隆。龍蛇俱



古今類事 卷九 加
數澤。中。遂。巡。於。內。輔。豁。陵。屬。於。上。游。是。知。敬。仲。之。美。
不。息。檀。臺。之。亂。審。俞。之。忠。無。救。奕。棋。之。禍。檀臺崔君
試弈君於

檀臺奕棋審喜廢
置其君如奕棋然

烈女傳論曰。繁霜降節。彰競心於後彫。橫流在辰。表
貞期於上德。匪伊君子。抑亦婦人。自晉政陵夷。罕樹
風檢。虧閉奕操。相繼成俗。三日歌胡。惟見增新之飾。
一朝辭漢。曾微戀舊之情。馳騫風埃。脫第名教。類緇
忘反。於茲為極。若惠風之數喬屬。道韞之對孫思。斯
皆寔踐義途。匪因教至。聳清漢之喬葉。有裕德音。振

幽谷之貞蕤。無慙雅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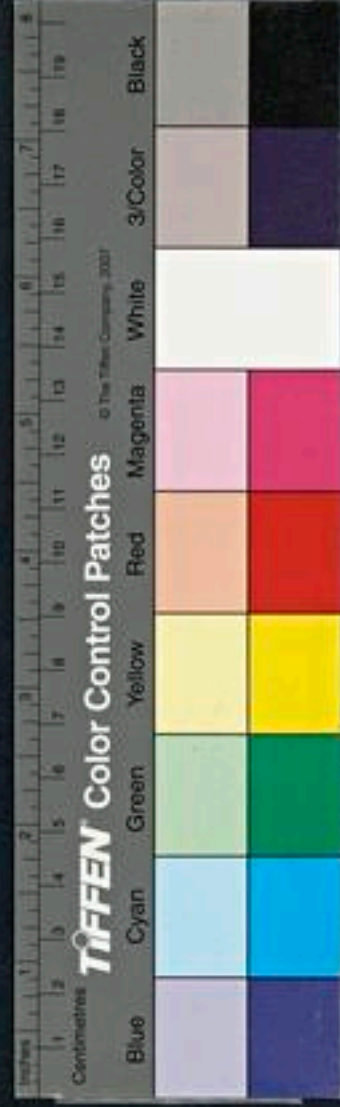
列傳總論曰。王經峻節。既被旌於晉世。祭之貞固。亦
改葬於齊朝。

隋房彥謙諭張衡書曰。夫賢材非尚斂力。豈繁文華。
唯須正身負戴。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
所謂棟梁骨鯁之材也。

晏皓自語曰。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

王羆傳論曰。奮節危城。抗辭勁敵。

後魏元匡上奏靈太后誅于忠曰。事主不以幽貞格



心奉。上不以取捨虧節。是以倚秦宮而痛哭。復楚之功已多。陟盧龍而樹勳。廣魏之勲不淺。故申包避賞。君子義之。田儻拒命。良史稱焉。

郭登上疏曰。忠誠在己。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為臣之節。

節義傳總論曰。盛名所著。與江河而並流。峻節所標。與松栢而並茂。

魏收枕中論曰。岳立為重。有潛戴而不傾。山藏稱固。亦負趨而弗停。呂梁猶浚。能行歌而匪惕。焦原作險。

或躋踵而不驚。○任重也有度。則任之而愈固。乘危也有術。蓋乘之而靡恤。

唐蕭瑀傳載魏徵語曰。臣有逆衆持法。主恕之以公。孤特守節。主恕之以介。

張亮貶吉安。王義方為之警江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安流。神之聽之。無作神羞。形如死灰。心若鐵石。

張薦曰。真卿奉使淮西。期不先戒。行無素備。受命之後。不宿於家。親黨不違告別。介副不及陳請。孱僮單



騎即日載馳。冒姦鋒於臨汝。折元惡於許下。捐軀伏義。威垢群兇。遂令脇制者回慮。忠勇者肆情。賊臣蒼黃奔固。舊穴皆其義風所激也。

元稹述甄濟于韓愈曰。吳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其操於利仁之世。而猶巽懦者之所不為。蓋拂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若甄生者。弁冕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在古與今。蓋不一焉。

宋呂祖謙曰。因世變有所推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

王巖叟上哲宗曰。遠聲色之好。絕盤游之憂。勇於救天下之弊。果於斷天下之疑。邪說不能移。非道不能悅。此人主之副毅也。○元帝文宗果斷。不用以逐邪佞。反用以斥賢人。此二君不識副德之真。所謂副者。當為之事則行。不當為者。斷弗行也。

明鄭瑗井觀鎖言載朱弁文曰。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黨殊隣。犯風雪於將老。節上之毛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生雪窖。攀龍髯而莫逮。



古今類解 卷九
淚洒冰天。

正直

坤爻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大壯彖曰。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皋陶謨曰。直而溫。○洪範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國風插舟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羔裘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小雅小明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靖共爾位。正直是與。

左傳襄老曰。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人。○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吊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吊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治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罪。不為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胡傳曰。華督欲弑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直。曹操欲禪位而憚孔融。



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宗社而忤邪心。奸臣之所以憚也。

表記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踈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

家語曰。君子之行。已期於必達。於己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所以有待。求伸者所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達而不犯於義。

韓非子曰。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能矯奸。

晏氏春秋。晏子對叔向曰。正士處世。臨衆不阿。通則事上使卹其下。窮則教下使順其上。事君盡禮行忠。不正爵祿。不用則去而不議。其交友也。論身義行。不為苟戚。不同則踈。而不排不毀。進於君。不以刻民尊於國。故用於上則民安。行於下則君尊。故得衆。上不疑其身。用於君。不悖於行。是以進不喪亡。退不危身。此正士之行也。

文中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

冊府元龜曰。滅私之謂公。正曲之謂直。君子之懿德也。自上古之世移。至公之道廢。則情勝於理。恩克於



古今類聚 卷九
義。心由利易。政以勢遷。自非時厥中庸。好是正直。執
不回之道。守無頗之性。則烏能獻替可否。臨事盡節。
靡顧於妻孥。當官而行。周避於權右。刑奏列而無隱。
斥間遺而不通。故能成剛毅之風。全忠信之行。

史屈原傳曰。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
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
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
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
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

事其君。讒人聞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
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
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無之矣。上稱帝
堯。下道舜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
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
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通而見義遠。其志潔。故
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踈。濯淖汙泥之中。
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曠然
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争光可也。



晏嬰傳曰。晏平仲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塞侯微巧。而周

文處。謂君子譏之。謂其近於佞也。

塞侯在不疑也。處謂文為即中令

陰重得幸出入外內也。出不處衡縮張叔傳。史斷言塞侯與周文皆不及此三人為行也。

日者傳。司馬季主曰。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參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汗。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

漢劉樂辨和固論曰。君子之行。動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進退周旋。惟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道。雖仇讐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勃鞞以逆文為成。傅瑕以順厲為敗。管蘇以忤憎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

孔融傳曰。鄭昌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弒逆之謀。平仲在朝。有紆盜齊之望。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真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於人存。代終之規。啓機於身後也。



晉史臣論曰。琅琅其璞。巖巖其峯。信道居正。而以天下為公。方駕遠步。不以回路期通。

嵇康釋私論曰。不知冒陰之可以無影。而患影之不匿。不知無情之可以無患。而恨情之不巧。其不衰哉。未有抱偽而身立清世。藏情而信著明君者也。是以君子既有其質。又觀其鑿。貴夫亮達。希而存之。惡夫矜恡。棄而違之。言無苟諱。而行不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矜。而情無所繫。體情神立。而是非允常。忠感明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留懷於人荒。垂坦蕩於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者乎。

宋帝策語曰。正情與皦日同亮。直氣與秋雲並爽。唐陸贄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宋王巖叟上哲宗曰。明是非於朝廷之上。判忠邪於多士之間。不以順已而忘其惡。不以逆已而遺其善。私求不徇於所愛。公議不遷於所憎。惜紀綱。謹法度。重典刑。戒姑息。此人主之正直也。

范純仁曰。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



識見

坤爻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大有爻象曰。匪其彭。無咎。明辨晬也。匪彭位高功大而令備

擬于君彭盛貌○隨爻曰。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亦位高不過分意○豐爻曰。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覿。凶。

左傳邾子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

玉。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公皆有死亡也。高仰。

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禮器曰。無節于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

禮。弗之得矣。

荀子曰。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

而所聞見者遠。是何耶。則操術然也。故千人萬人之情。

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

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

而議。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

之象。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

下方。故君子不下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

然也。



古今類事 卷九
呂覽曰。以百金與搏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搏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拙。其所取彌拙。淮南子曰。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視堂下之陰。而知天地之候。日月之晷也。觀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鱉之藏也。嘗一臠肉而知一筴之味。一鑊之調也。

說苑曰。鳳凰上擊於九重。絕浮雲。負蒼天。翱翔乎窈冥之上。夫糞田之鷄。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鬚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本宋王對楚王問說苑載之益鐵論曰。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擔石者。不足以計事。

抱朴子曰。夫料盛衰於未兆。探事幾於無形。指倚伏於理外。距浸潤於萌生者。明之功也。

史。仲連遺燕將書曰。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耻



古今類明 卷九
者不能立大功。

商君告秦孝公曰。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智之慮者。必見教於民。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

東方朔答客難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撞鍾。豈能通其調理。發其聲音者哉。

漢吳漢造辨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僥倖。中智能因危以為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由。不可不察。

陳元詣闕上疏請立左氏傳於學曰。夫至音不為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聰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

張衡上順帝疏曰。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阻者。達物偽。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

陸機豪士賦曰。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皆有此情。夫以有我之量。而挾非常之勳。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心既居常之安。耳飽從



在令類時
卷九
諛之說。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哉。

曹毗對儒。爲曰。不登聞風。何以瞻殊日之形。不步景宿。何以觀恢廓之表。是以迷歲者循一性之智。伯介者守一方之矯。豈知大林之蔚。炎柯。冰津之濯。陽草。竹林七賢傳論曰。夫學非常道。則物靡不通。理有忘言。則在情斯遣。

齊張融語曰。昔有鴻飛天首。蹟遠難亮。越人以其爲鳧。楚人以其爲鳥。人自楚越。鴻常一耳。

隋李德林霸朝集曰。懸測萬里。指期來事。

秀和奏高祖曰。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
往卜。

文襄與崔景書曰。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爲福。寧人負我。不我負人。

諸王列傳論曰。踐畏途而不疑。履危機而莫懼。

宋夏侯嘉正洞庭湖賦曰。智有所不通。識有所不窮。用不通不窮。而循乎無端之紀。得無殆乎。志極則物應。思精則道來。

劉基明連珠曰。知風莫過於老駝。識路莫踰於老馬。



古今類聚 卷九 三十一
是以家有老僕。則故物不委諸途。國有老臣。則舊章不求之野。

楊慎瓌語曰。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故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鍾期死。而伯牙之絃絕。獲人亡。而匠石之斤輟。作之難。知之難也。

寬厚

乾文言曰。寬以居之。○坤象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蒙爻曰。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比爻曰。顯比。王用

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不待殺戒而邑人皆趨于寬大○泰爻象

曰。包荒。得尚於中行。以光大也。○艮爻象曰。敦艮之

吉。以厚終也。○姤爻曰。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言

寬厚包小人不露聲色則小人之禍可消而治可復

卑陶謨曰。御衆以簡。臨下以寬。○舜典曰。寬而栗。○

伊訓曰。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君陳曰。無倚法以削。

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

以止辟。刑也乃辟。爾無忿疾于頑。必有忍。其乃有濟。有

容德乃大。簡別也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



古今類
卷九
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遠上所命。從厥攸好。其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

左傳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胡傳曰。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鑿者。乃能處大事。

儒行曰。尊賢而容衆。踐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表記曰。君子不以所不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

戮之民也。○過行弗率。以求處厚。

家語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國策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故揜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

晏子曰。君子如美。淵澤容之。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

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舍兩漢將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



古今類聚 卷九
漢卓茂傳論曰。夫寬性厚。衷近於仁。犯而不校。鄰於怒。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靜。傳曰。五年再閔。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其化。况人道哉。
第五倫傳論曰。第五倫峭嚴為方。非夫愷悌之士。省其奏議。諄諄歸諸忠厚。將懲苛察之敝。使其然乎。昔人以弦常為佩。蓋由此矣。然而君子侈不上階。儉不偏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詎非矯激。則未可以中和言也。

蜀郤正釋世語曰。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峙。

晉史論曰。夫太剛則折。至察無徒。以之為政。則害于而國。以之行己。則凶于乃家。誠以器爭容衆。非先王之道也。玄亮字剛愎。與物多違。雖有崇上之心。專

行刻下之化。同薄相濟。並運天機。若思開爽。昭理研

幽。伯仁字顛凝。止處艸能約。咸以高才雅道。參與疇咨。

隋長孫平傳曰。川澤納汙。所以就其深。山嶽藏疾。所以就其大。願弘山海之量。茂寬裕之德。

宋顏延之廷誥文曰。渾四游而幹五緯。天道弘也。振



河海而載山川。地道厚也。一情紀而合流貫。人靈茂也。○李彪上魏文帝表曰。體明睿之資。應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燭物。履靜泰以和邦。史論賀拔勝曰。蚤趨江右。憂魏室之危亡。奮翼關西。感梁朝之顧遇。有長者之風矣。終能保榮持寵。良有以焉。

周樂運上太宗疏曰。秦網密而國亡。漢章疎而祚永。唐朱敬則諫興太嶽曰。下寬大之令。流曠蕩之澤。去婁菲之角牙。頓奸險之芒刃。塞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險迹。

婁師德贊曰。師德寬厚。能以功名終始。蓋近乎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者耶。

歐陽脩曰。以縱為寬。以畧為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急。簡者。不為煩碎耳。

明潘府南山素言曰。聖人之心。清明象天。故能照物。廣大象地。故能容物。

謙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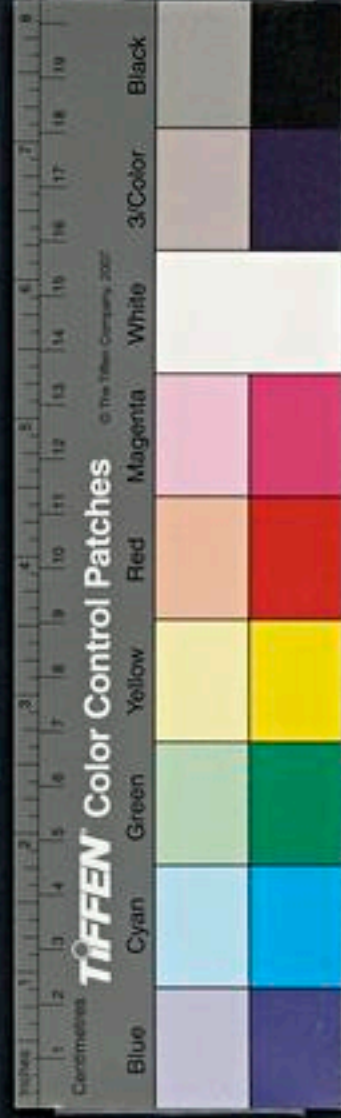
謙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



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爻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鳴謙貞吉。中心得也。○爻曰。勞謙。君子有終。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无不利。撝謙。發揮其謙○鳴謙。可用行師。征邑國。言謙雖行師之大亦為可為○繫辭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太禹謨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仲虺之誥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說命曰。有其善。喪厥善。有其功。喪厥功。國風狼跋曰。公孫碩膚。赤鳥几几。

左傳曰。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力農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也。謂之



昏德。

曲禮曰。君子恭敬撝節退讓以明禮。○坊記曰。觴酒
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
犯貴。朝廷之上。讓而就賤。民猶犯君。○善則稱人。過
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善
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
民作孝。○祭法曰。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
於天子。卿大夫有善。荐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
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表

記曰。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彰人
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
敬尊之。

周禮曰。大司徒以陽禮射教讓則民不爭。

家語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
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孔子觀后
稷廟。金人皆銘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
敵。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
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江海雖左。長於百



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之。顧謂弟子曰。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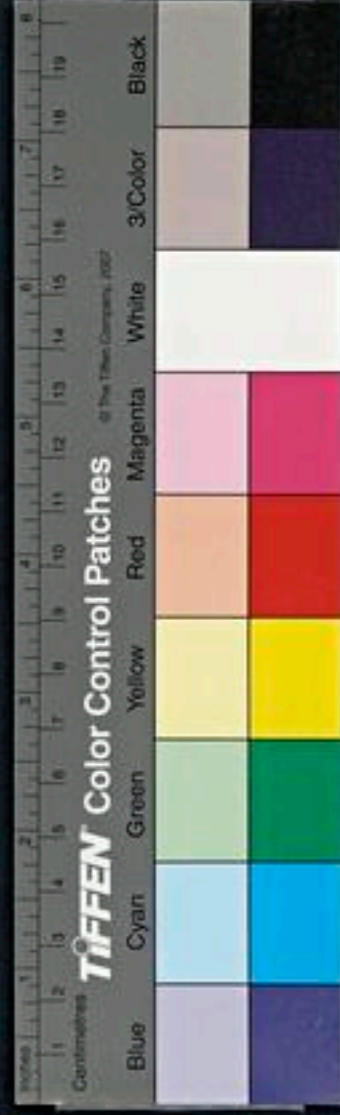
荀子曰。無服天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爭先人。剡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後為德。

韓詩外傳曰。君子有主善之心。而無勝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無驕肆之容。行足以及後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虛己以受人。旁行而不流。應物而不窮。雖在下位。民願戴之。雖欲無

尊。得乎哉。

淮南子。封丘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足以免三怨可乎。○兵強則滅。木強則折。是故。柔弱者生之幹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先唱者窮之路也。而後動者達之原也。

說苑曰。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



給疾速。無以先人。剽毅勇猛。無以勝人。

文中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

史樂書論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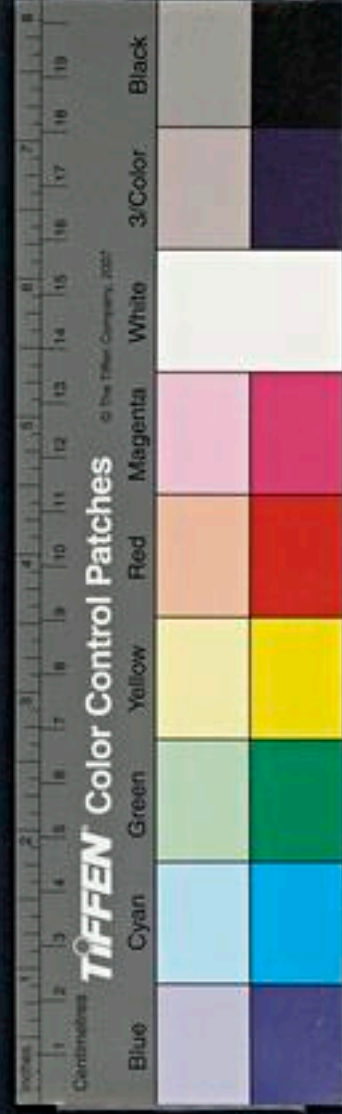
范蠡諫越王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

武帝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

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有詔問之。太守對如王先生。武帝大笑曰。於戲。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以北海太守為水衡都尉。

信陵君既存趙。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說信陵君曰。物有不可忘。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

蒯通說韓信曰。勇畧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夫執在人臣之位。而有高天下之名。切為危之。
三國習鑿齒曰。賢人者。外身虛已。內以下物。無忌之
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者。必與物為對。存勝負
於已身者也。

漢揚雄解嘲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為盈
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拏
者亡。然與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

申屠剛上元后疏曰。損益之際。孔文攸嘆。持滿之戒。
老子有慎。蓋聞功蓋天下者不安。威震人主者不全。
王符貴忠篇曰。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
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常禍。傷於
寵也。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非一也。夫鳥以山為
卑。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
之者。餌也。

李固奏記王商曰。夫崇高則危。太滿則溢。月盈則缺。
日中則移。天地之心。福謙忌盈。是以賢達功遂身退。
全名養壽。無有怵迫之憂。

張衡上靈帝疏曰。恭儉畏敬。必蒙祉祚。奢淫愒慢。鮮



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遷忘反。欲積惡成業。非不可解也。

崔駰承命戒竇憲書曰。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愆。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愈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扞。

晉王坦之謙論曰。物之所貴。已不可收。人之所貴。我不可取。○隆名在於矯伐。而不在于期當。匿已在于違顯。而不在于求是。於是謙光之義。與矜兢而俱生。不挹之義。與誇伐而並進。○桑枝不競。瓜潤空慚。垂

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襪袂同歸。而

共

在乎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不係風。颺者也。

之界桑婦不爭採桑。梁與楚界。梁瓜肥而楚瓜小。楚人鋤之。梁民告於其令。令使人夜澆之。楚人自愧。

韓伯辨謙論曰。夫謙之為義。存乎降已者也。以高從

卑。以賢同鄙。故謙名生焉。孤寡不殺。人之所惡。而侯

王以自稱。降其貴也。執御執射。衆之所賤。而君子以

自目。降其賢者也。未能一觀於能鄙。則貴賤之情立。

非忘懷於彼我。則私已之累存。當其所貴。在我則矜。

值其所賢。能之則伐。處貴非矜。而矜已者。當有其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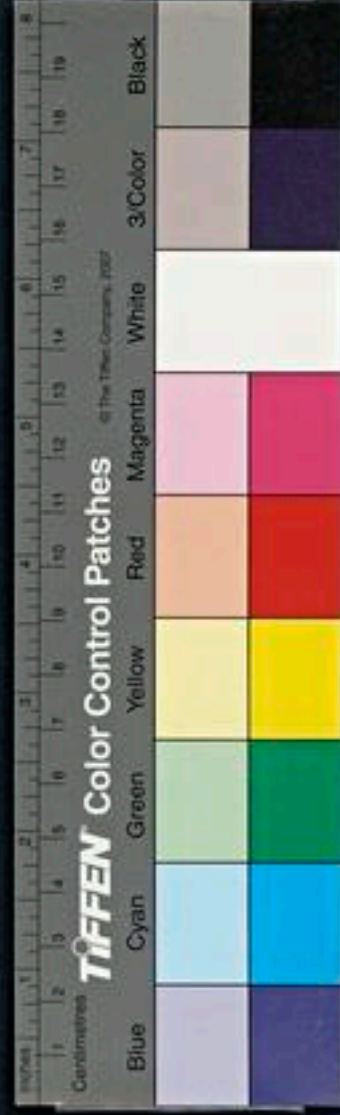
古今類傳 卷九
言善非伐。而伐善者驟稱其能。是以矜貴善之傷德者。故宅心於卑素。悟驟稱之虧理者。故情存乎不言。存情于不言。則善斯匿矣。宅心於卑素。則貴斯降矣。隋李德林天命論曰。位尊而心逾下。祿厚而志稱約。寵盛思之以懼。道高守之以恭。

李諤奏曰。人臣之道。陳力濟時。雖動比大禹。功如師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要君父。况復功無足紀。勤不補過。而敢自陳黜績邪。

宋顏延之廷詰文曰。若乃言不出於戶牖。自以為道義久立。才未信於僕妾。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感苟銳之志。馳傾軋之望。豈悟已挂有識之裁。入佞家之誡乎。

魏李彪上魏文帝表曰。謙尊而光。為而弗有。可謂四三皇而六五帝矣。宜功垂於竹帛。聲播於金石。後魏誥曰。大道凝虛。至德冲挹。故君王法玄猷以御世。聖人崇謙光而降美。

常景讚述曰。夫人之度。選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係。守善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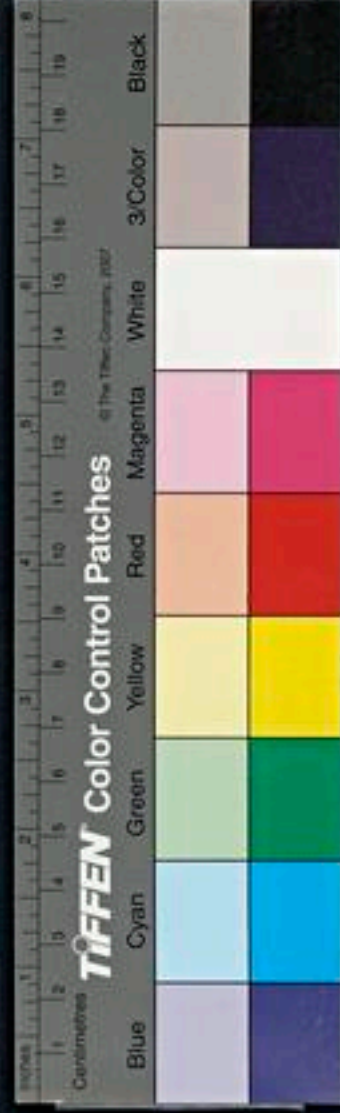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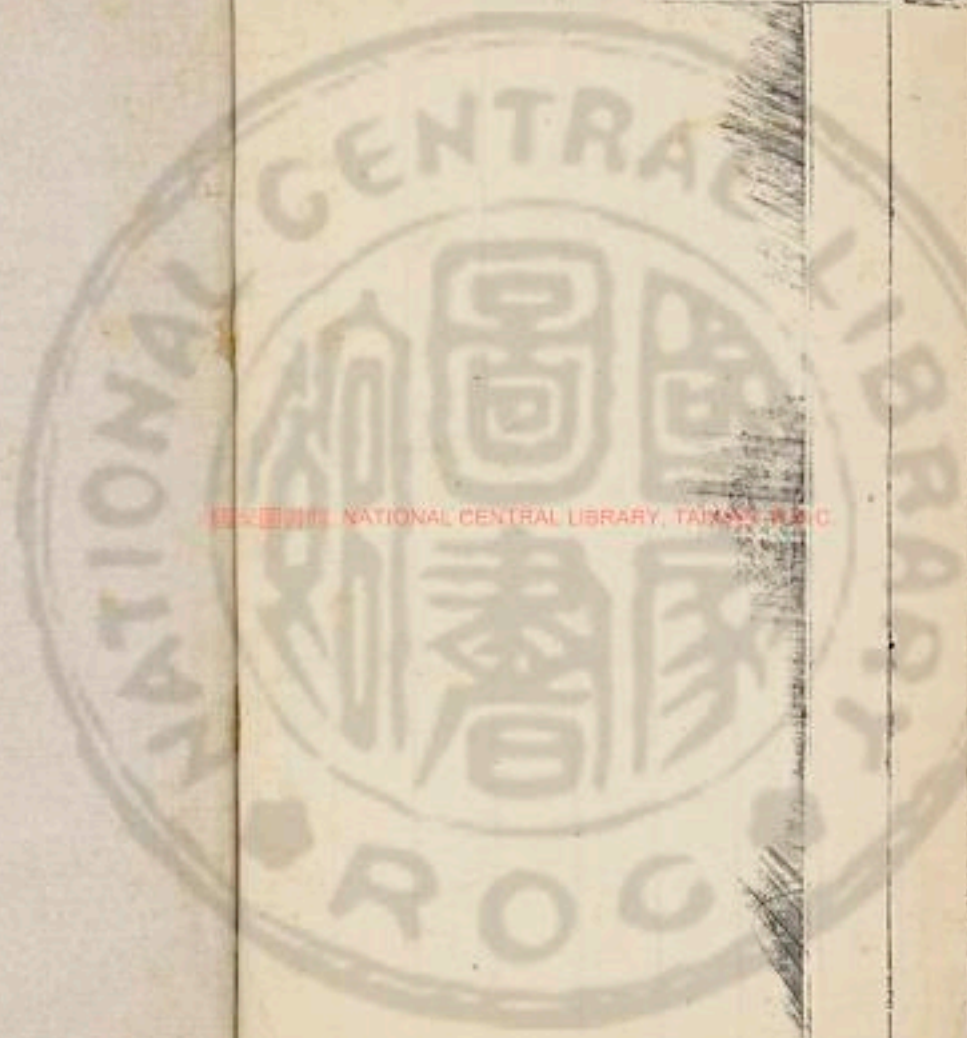
已成。懼愆於未敗。

明楊慎璣語曰。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跼。將噬者爪縮。將文者且朴。孫武云。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范蠡曰。見之似好婦。奪之似懼虎。故曰。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夫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夫惟鴻門之不爭。故垓下莫之與爭。

潘府南山素言曰。薦賢惟恐後。論功惟恐先。古之道也。

狗虛寤言曰。豐體者多痺。脩驅者易躓。氣之難周。力之不逮也。故君子懷自盈之憂。耻過人之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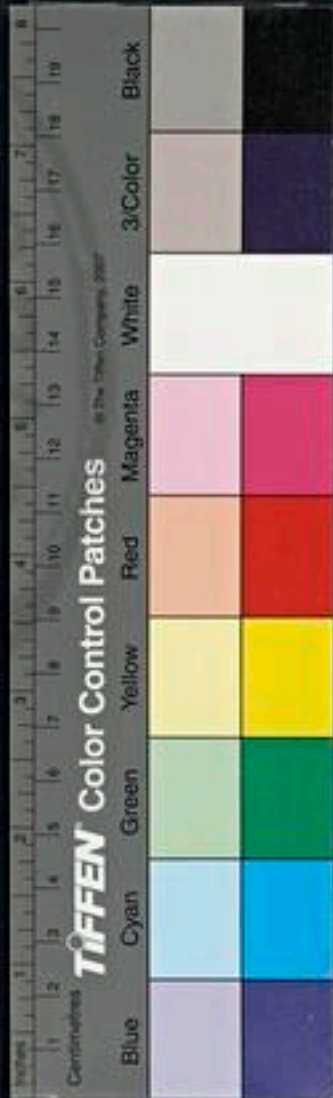


Handwritten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likely a library classification or accession numb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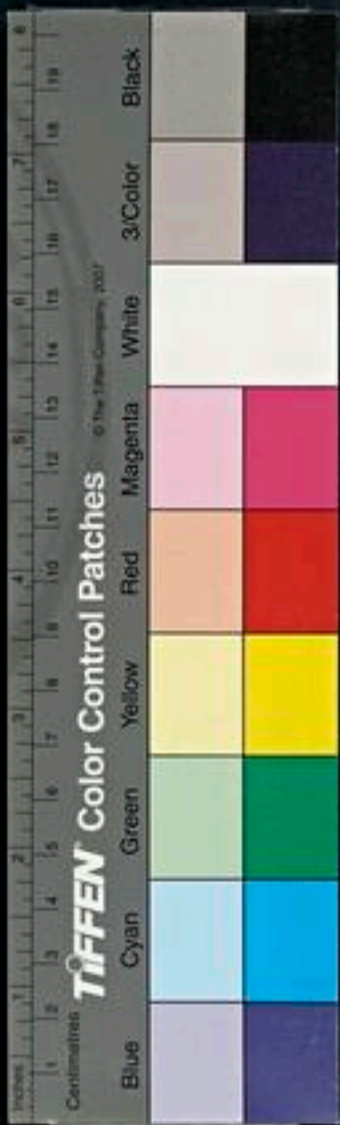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南分館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十一

為治類一 紀綱 風俗 賞罰 學校 教化

禮 樂

紀綱

大雅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勩勩我王。綱紀四方。○
假樂曰。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
左傳曰。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
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開之以義。糾之以改。行
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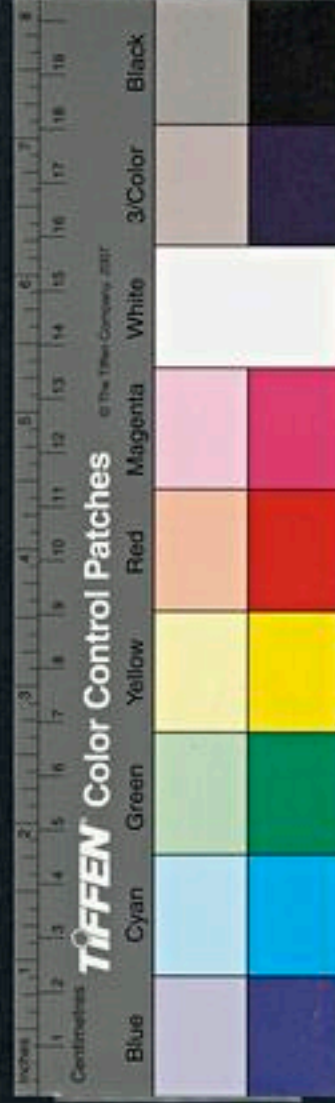
古今類用
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箴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蒞之以強。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士。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

樂記曰。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禮運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

家語曰。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則陵遲故也。數仞之墻。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憑而遊焉。援遲故也。今世之陵遲久矣。而民無踰乎。

國策曰。家聽於親。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主。先王之通誼也。

管子曰。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



仰動釋雨而更有所仰。滯則無為尊天而責風雨矣。今人君之所以尊安者。為其威立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行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不專在君而有分散。則君日益輕。○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危可安。覆可起。滅不可復措也。

淮南子曰。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伍。何謂參伍。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而和四海之節。以辟疾病之蕃。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山林水澤。肥磽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君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太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



勞之。此治之紀綱也。

呂覽曰。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

楊子曰。大作綱。小作紀。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羅網。惡得一日而正諸。

白虎通曰。綱者張也。紀者理也。所以疆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紀綱疆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

文中子曰。婦人與事而漢室危矣。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儲后不慎而晉室隳矣。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

晉史論懷帝曰。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之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禮樂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蓄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謂乎。

五朝齊顧歡獻治綱表曰。舉綱提綱。振裘得領。綱領



古今類聚 卷十一
既理。毛目自張。然則道德網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機時序。下張其目。則庶官不曠。是以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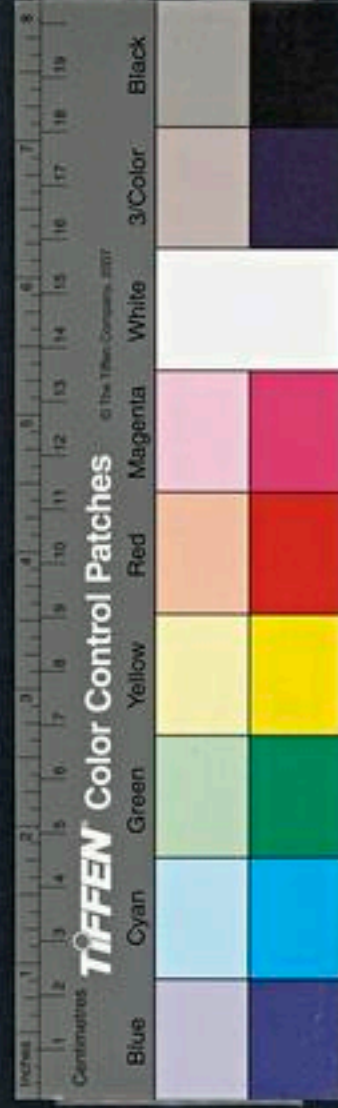
北史孫紹疏魏武帝曰。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湏文質以換情。權不可恒。湏污隆以牧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污隆獲理。權勢亦濟。○施約法之制。于競逐之辰。修太平之禮。于鼎峙之日。終能斷雕為朴。變奢從儉。風化既被。而下肅上尊。疆場屢動。而內安外附。

後魏太延詔曰。操持六柄。王者所以統攝。平政理訟。公卿之所司存。勸農平賦。為宰之所專急。

唐崔林曰。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

柳澤曰。夫驕奢起於親貴。綱常亂於寵倖。禁之於親貴。則天下從。制之於寵倖。則天下畏。親貴為而不禁。寵倖撓而不制。則政令不常。紀綱不一。奸詐起而暴亂生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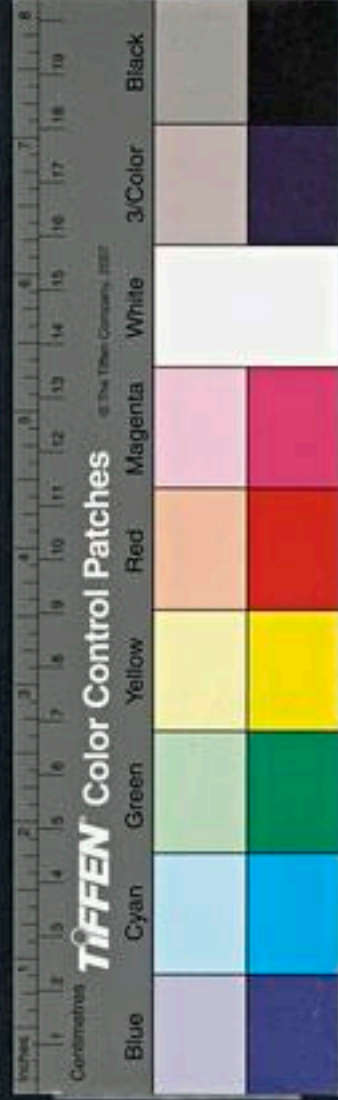
五代王守恩傳摠論曰。道德仁義。所以為治。而法度



紀綱亦所以維持之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至蕩然無復紀綱。則必極於大亂。而後及。此勢之必然也。是以善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

宋真德秀告理宗曰。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祿山之難作。

朱子曰。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持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紀綱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紀綱。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然紀綱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庶恥之俗。已丕變矣。



金程案上熙宗疏曰。善醫者不視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否而已。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危矣。是故四肢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天下雖無事。不足恃也。紀綱而已。

元李治對太祖曰。為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

劉秉忠疏曰。立朝省以統百官。分有司以御衆事。紀綱正於上。法度行於下。天下不勞而治也。

許衡疏曰。治人者法。守法者人。人法相維。上安下順。高皇帝曰。夫人君者。斯人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

李夢陽應詔上書曰。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恥。則國無防。佞人進。則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王子充演連珠曰。綱以綱為總。服以領為尊。綱舉而目自張。領振而衣乃循。是以道者政之領。聖人脩道不脩政。吏者民之綱。聖人治吏不治民。



蒙泉雜書曰。革弊如接戰。無援者不勝而敗。建利如務農。不力者無獲。革弊而上不援者身危。建利而下不與者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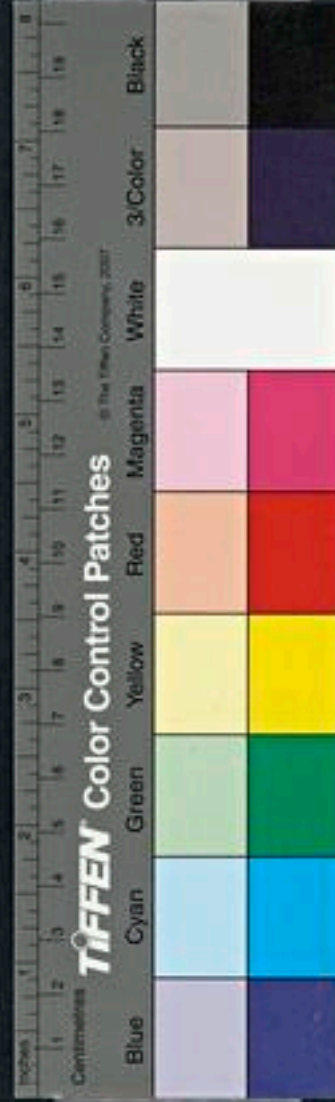
風俗

觀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漸象曰。君子以居德善俗。

伊訓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畢命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商俗靡靡。

詩序曰。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穿珠俗。○小雅天保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為爾德。左傳曰。舉不失職。官不易市。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偏師。民無謗言。

禮子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祭義曰。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王制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



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司徒一道德以同風俗。○表記曰。夏道尊命。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禮運曰。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廓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儀禮曰。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

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曰。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



管子曰。所好惡不違於上。所貴賤不違於令。毋上拂之事。毋下比之說。毋侈泰之養。毋踰等之服。謹於鄉里之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國之經俗也。

尹文子曰。昔齊桓公好衣紫。閭境不鬻異采。楚莊好細腰。一國皆有饑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故俗苟_{惡也}侈_{俗之}。必為治以矯之。物苟_{惡也}溢。必立制

以檢之。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軼之。比及數年。民之

長幼臨敵。湯火不避。

新語曰。昔者周先王不能事後母。出居於鄭而下多叛其親。秦始皇驕奢靡麗。好高臺榭廣宮室。則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_音放_音之。設房闈。備廐庫。繕雕琢。刻畫之好。博玄黃琦瑋之色。以亂制度。齊桓公好婦人之色。妻姑姊妹。而國中多淫於骨肉。楚平王奢侈。縱恣。增駕百馬。於是楚國逾奢。君臣無別。故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也。王者尚武於朝。農夫繕甲於田。故君之御下民。奢侈者則應之以儉。驕淫者則統之以



理。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申鑒曰。皇民敦。秦民弊。時也。山民朴。市民玩。處也。桀紂不易民而亂。湯武不易民而治。政也。皇民寡。寡斯敦。皇治純。純斯清矣。惟性不求無益之物。不蓄難得之貨。節華麗之飾。退利進之路。則民俗清矣。○史高紀曰。夏之政。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僂。僂細碎無故。揀僂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知予之為取。政之寶也。

司馬相如論蜀檄曰。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

循吏傳曰。漢興之初。反秦之敝。與民休息。凡事簡易。禁罔疏濶。而相國蕭曹。以寬厚清靜為天下帥。作畫一之歌。孝惠垂拱。高后女主。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民務稼穡。衣食滋殖。至于文景。移風易俗。○漢地里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無常。隨君上之



古今類事 卷之八
情欲。故謂之俗。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言聖王在上。統理人倫。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壹之乎中和。然後王教成也。

馬參上疏成帝曰。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匡衡曰。朝廷者天下之禎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廢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主。則下有不讓之衆。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周南召南被聖人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尚也。

王吉諫昌邑王曰。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



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朴日消。恩愛日薄。

仲長統傳曰。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故葛屨履霜。敝由崇儉。楚楚衣服。戒在窮奢。疏禁厚下。以尾大凌弱。欽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

晉王坦之廢莊論曰。先王知人情之難肆。懼違行以致訟。悼司徹之貽悔。審褫帶之罔緣。

褫奪也。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貴也。故陶鑄群生。謀之未兆。每攝其契

而為飾焉。使夫敦禮以崇化。日月以成俗。誠存而邪

亡。利損而競息。○軍諮阮籍散髮。吏部卓盜樽。豈以世

疾名流。茲為自垢。臨鍛竈嵇康而不回。登廣武孫登而長

嘯。則稽琴絕響。阮氣徒存。通其旁徑。必彫風俗。召以

效官。居然尸素。軌躅之外。或有可觀者焉。史論七賢

晉紀摠論曰。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內隆九族。外

尊事黃耆。以成其福祿者也。而其後妃躬行四教。尊

敬師傳。服澣濯之衣。備煩辱之事。化天下以成婦道。

是以漢濱之女。守潔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

○朝寡純德之人。鄉乏不貳之老。風俗淫僻。耻尚失

古今類史 卷之十一 堯十



所學者以老莊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辨而
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士者以苟
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
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察庾純賈充之
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
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覽傅玄劉毅之言而
得百官之邪。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
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辛有
必見之於祭祀。辛有適伊川見被髮野祭者曰不中
於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已先云矣

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熒必為之請死。

范熒及自
陳使視宗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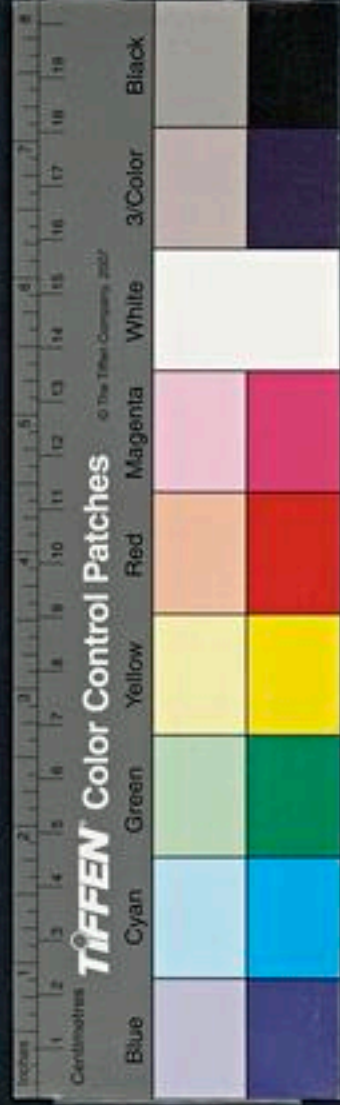
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愛我
者視我以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

賈誼必為之痛
哭。又况以放蕩之德臨之哉。
煩奔謂
女工

南史戴暹曰。芻劔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
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所
以感之矣。

齊顧歆夷夏論曰。混俗以為一。是牽異以為同。破同
以為異。則爭爭之由。淆亂之本也。

陳沈曰。民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



隨時以適宜。

袁粲駁顧勣曰。文王造周。太伯削吳。華化戎夷。不因舊俗。豈若舟車。理無代用。

袁豹務田議曰。俗吏庸近。迷民之屢遷。譬猶修隄以防川。忘淵丘之改易。膠柱於昔弦。忽宮商之乖調。儒唐薛登曰。干木隱而西河美。李陵降而隴西慙。冀缺以禮讓升。而晉人知禮。文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名勝於利。則偷競日銷。利勝於名。則貪暴滋煽。

陸贄曰。聽淫誦。審其哀樂。納市價。觀其好惡。訊簿領。考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奢儉。省作業。察其趨舍。

宋陳彭年告真宗曰。六合至廣。萬彙尤多。風俗靡一。嗜欲相摩。如馭朽索。若防決河。左契斯執。六轡遂和。道之以道。民免嬰羅。不懈于位。俗乃偃戈。

蘇轍對英宗曰。時有否泰。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廢。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猶江河之徙移。強而復之。則難為力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脩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



故願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怠有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迂濶。老成若遲鈍。然終不以此易彼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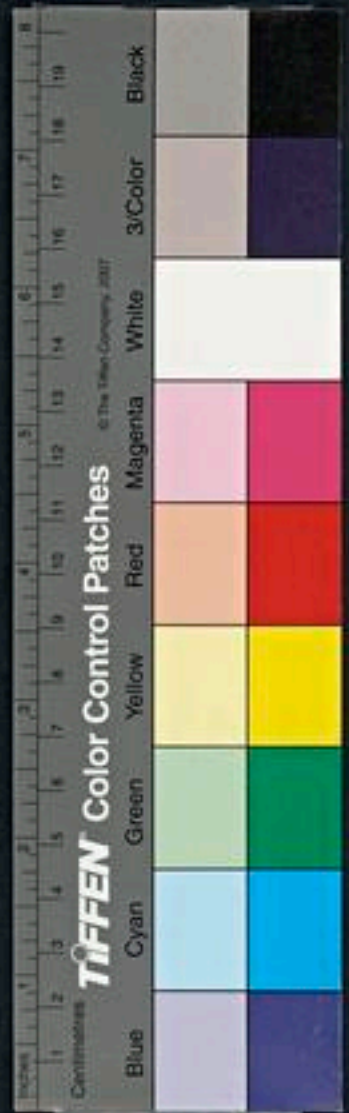
唐文若對高宗曰。漢高慢士。四皓去之。而西都多廉耻之人。光武禮賢。嚴光見之。而東都多節義之士。由上之所風也。

元百官志曰。彌文之習勝。而質簡意微。僥倖之門多。而方正路塞。

扈辭曰。世代迭更。士習各異。先漢之經術。後漢之名節。晉宋之清淡。唐之辭章。宋之道學。一代有一代之所尚。政治之美惡。運祚之綿促。於是焉係。豈偶然哉。兼君升曰。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

賞罰

大有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噬嗑象曰。先王以明罰勅法。



大禹謨曰。罰弗及嗣。賞延于世。○臯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甘誓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罰。○仲虺誥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盤庚曰。無有遠通。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秦誓曰。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動用非罰。

小雅彤弓曰。彤弓。弔弓。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鍾鼓既設。一朝饗之。○頌殷武曰。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

傳曰。立天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故有賞。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刑。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樂用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而為之嘉膳。嘉膳則飫賜。此以知



其勸善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微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

王制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緇衣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慤。刑不試而民威服。○儀禮曰。有虞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觀為不善之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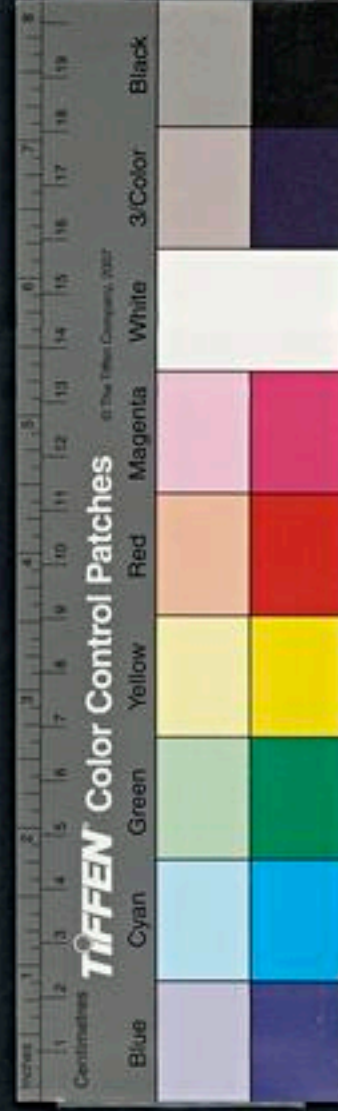
國語勾踐曰。進則思賞。退則思刑。如此則有常賞。進不用命。退則無恥。如此則有常刑。

管子曰。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君之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致賞則匱。致罰則虐。夫賞重則上不給也。罰虐則下不信也。○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者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見其可也。喜之有徵。見其不可也。惡之有刑。賞罰信於其所



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其可也喜之無微見其不可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為化不可得也○明主之治也懸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受爵祿而避害也○為善者君子之賞為非者君子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刑賞信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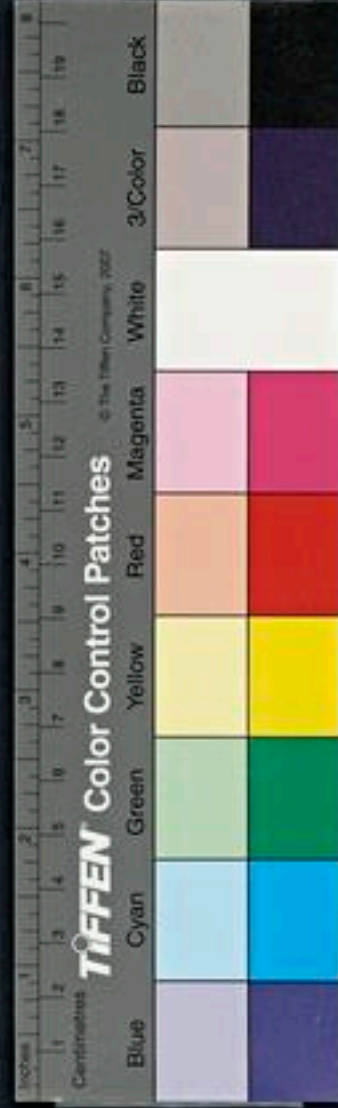
晏子春秋景公使晏子為東阿宰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說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不恐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於國景公說召而賞之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



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弟。罰偷窳。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乎內。三年而毀聞於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窳。而惰民說。決獄阿貴疆。而貴疆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三邪譽乎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于君也。昔者毀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

荀子曰。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以其誠通。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綦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

韓詩外傳曰。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為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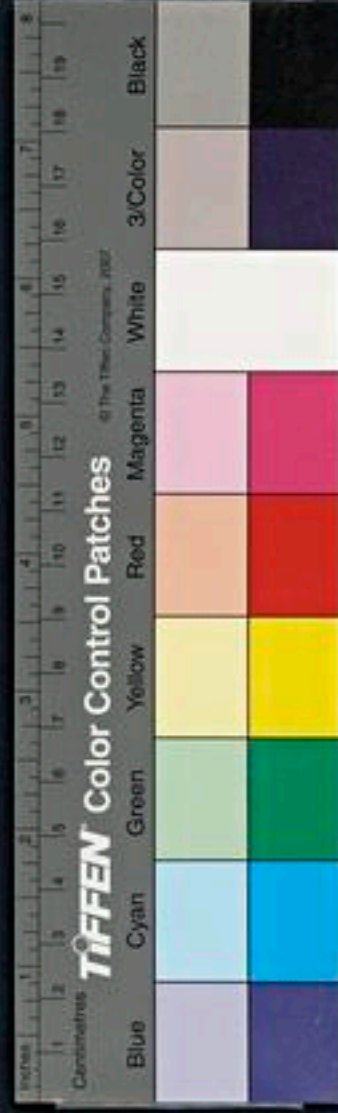


定論。

中論曰。賞罰不可以疎。亦不可以數。數則所及者多。疎則所漏者多。賞罰不可以重。亦不可以輕。賞輕則民不勸。罰輕則民亡懼。賞重則民徼幸。罰重則民無聊。故先王明庶以德之。思中以平之。而不失其節。夫賞罰之於萬民。猶轡策之於駟馬也。轡策不調。非徒遲速之分也。至於覆車而摧轅。賞罰之不明也。則非徒治亂之分也。至於滅國而喪身。可不慎乎。

申鑒曰。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賞不勸矣。不妄罰。非徒慎其刑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治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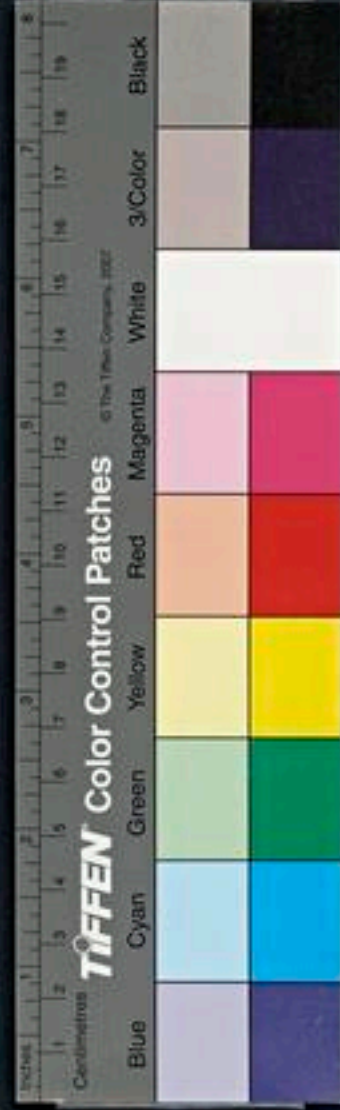
劉子華論曰。昔王良之善御也。識馬之饑飽。規矩疾徐之節。故鞭策不載。而千里可期。然不可以無鞭策者。以馬之有佚也。聖人之為治也。以爵賞勸善。以仁化愛民。故刑罰不用。太平可致。然而不可廢刑罰者。以民之有縱也。是以賞雖勸善。不可無罰。罰雖禁惡。不可無賞。賞平罰當。則理道得矣。故君者。賞罰之所



歸誘人以趨善也。其利重。其威大矣。空懸小利。足以
勸善。虛設輕威。可以懲姦。矧復張厚賞以施下。操大
威以臨民哉。故一賞不可不信也。一罰不可不明也。
○史趙高對李斯曰。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
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此
必然之效也。

賈誼治安策曰。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
人主之斧斤也。今諸侯王。皆衆翫。解也。釋斧斤之用。
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

漢。鼂錯對賢良策曰。人君之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
而為之陷穽也。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
也。其行賞也。非虛取民財。妄予與音人也。以勸天下之
忠孝而明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
飲民財以領報也其功。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
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以禁天下不忠
不孝而害國者也。故辜大者罰重。辜小者罰輕。如此。
民雖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討之至。自取之也。
爰延對靈帝曰。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



善所以事多放濫。物情生怨。故王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必甄其德。

梅福上成帝書曰。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毆除。倒置太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戴鵲考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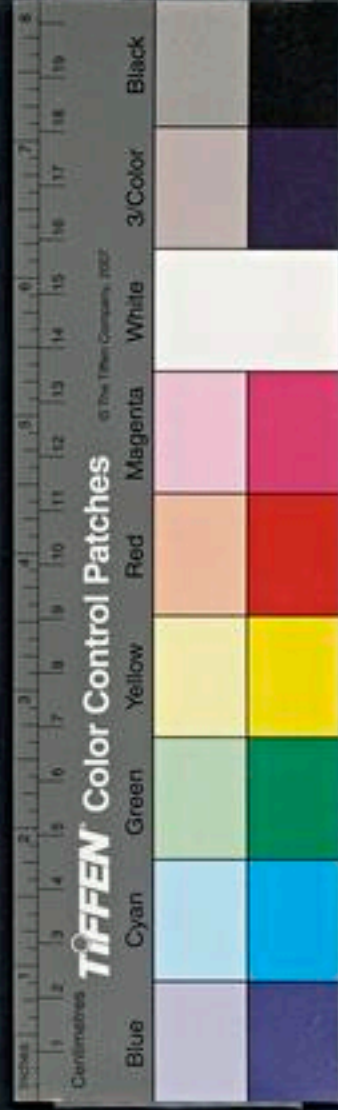
杜欽訟馮奉世功曰。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

申屠剛上元后曰。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祿。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

諸葛孔明曰。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諭之以爵。爵加則知榮。

張裔稱孔明日。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貪忘其身也。

孔明傳論曰。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



戮。

華歆荐鄭小同疏曰。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胤。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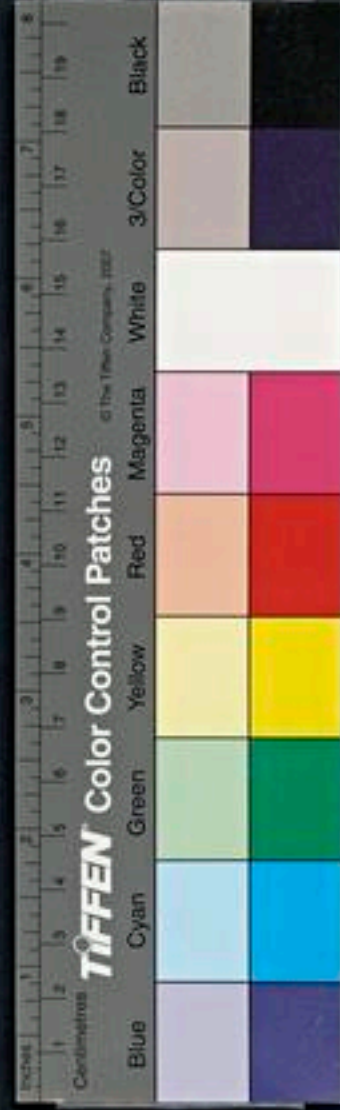
晉段灼傳曰。懸魚由於其餌。勇夫死於重報。故荆軻慕燕丹之義。專音鱗諸感閭閻之恩。七首振於秦廷。吳刀耀於魚腹。視死如歸。豈不有由然也哉。

蠕蠕傳曰。勲高者賞重。德厚者名隆。今鎮衛北藩。禦侮朔表。遂使陰山息警。弱水無塵。刊跡狼山。銘功瀚海。至誠既篤。勲緒莫酬。

唐魏徵上太宗疏曰。今之刑賞。專由喜怒。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罪於律外。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

王志愔應正論曰。刑賞二柄。惟人主操之。故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生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故捨銜策以奔駃。則王良不能御驛。停藥石於膚腠。則俞跗不能攻疾。

陸贄曰。信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褻。



辛替否曰。所惡者逐。逐必忠良。所愛者賞。賞皆讒慝。
宋謝深甫對孝宗曰。人主以爵祿磨礪天下之人才。
固可重而不可輕。以法制阨防天下之僥倖。猶可守
而不可易。

高廟曰。賞以當功。上不為德。罰以當罪。下不為怨。無
善而賞。是謂私愛。無惡而罰。是謂私惡。此不足以為
勸懲。

宣廟語楊榮曰。命德討罪。二者天下公器。舜舉十六
相。誅四凶。而天下服。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也。齊威
王烹阿封即墨。不以左右之好惡為好惡也。

劉基擬連珠曰。仁暴殊途。非暴則無以為仁之啓。怨
恩異路。非怨則無以為恩之資。是以赤日流金。嘉樹
之陰穆若。玄冰裂石。陽春之德煦而。

上子充演連珠曰。上天至公。四序以成。秋霜肅殺而
木不怨落。春風長養而草不謝榮。是以聖王御世。使
民不矜。涵之以德義。不知其為惠。躄之以法律。不知
其為刑。躄與趙同行貌。又籍也。在于躄我亦勝我。

劉定之題書言事曰。將非賞罰。無以將其兵。君非賞



罰無以將其將。○夫既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
李夢陽應詔上書曰：高其爵不足以勵，糜乎賞不足以諷。黃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廉耻名節之士遂寡，亦何利於斯而為之也。

學校

頌泮水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後篋，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猷囚。

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返，謂之大成。○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頌。辟雍之辟為壑，天子壑水，其池。頌諸侯半之，故曰頌。頌泮頌同。宮。○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夏教以禮樂，秋冬教以詩書。文王世子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



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
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白虎通曰。學之為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故學以治性。
慮以變情。○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
辟者壁也。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之為
言壅也。壅天下之殘賊。故謂之辟雍也。

漢成帝詔舉博士曰。古之立大學。將以傳先生之業。
流教於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於古今。
溫故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術焉。
為下所輕。非所以尊道德也。

董仲舒賢良策對曰。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
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
者。賢士之所闕也。教化之本原也。○常玉不琢。不成
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
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故民曉於禮義而
耻犯其長。

宋禮志載晉戴邈表曰。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
正之初。○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脩樂於洙泗。



古今類聚 卷十一
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受業身通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寂寞。豈天下小於魯國。賢哲乏於曩時。屬與不屬故也。

齊高祖詔曰。膠庠之典。彝倫攸叙。所以招振才端。啓發性緒。弘字黎氓。納之軌義。是故五禮之迹可傳。六樂之容不泯。

曹思文表曰。成均煥於古典。虎門炳於前經。○國之有學。本以興化致治也。天子於以諮謀焉。於以行禮焉。漢崇儒雅。幾致刑厝。而猶道謝三五者。其致教之術未篤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以諷誦相厚也。

陳沈不害上立學書曰。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璧水。業盛於兩京。

隋高祖詔曰。言絕義乖。多歷年代。進德脩業。其道寢微。漢株坑焚之餘。不絕如線。晉乘板蕩之運。掃地將盡。自時厥後。君國多虞。雖復費宇時建。示同愛禮。函丈或陳。殆為虛器。遂使紆青抱紫。非以學優。製錦操刀。製錦操刀。子太叔曰。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之大官。大邑而使學者治之。是未能操刀而使割也。



類多墻面。上陵下替。網維靡立。雅缺道消。實由於此。邢劭請置學。奏曰。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宇。顯麗於中。元凱可得之於上庠。游夏可致之於下國。

後魏劉猷之上高祖表曰。大訓炳于東序。六藝光于麟閣。斯實太平之樞宗。勝殘之要道。有國之靈基。帝王之盛業。安上治民。敦風美俗。其在茲乎。

元英奏世宗遣博士分道校練曰。薰蕕之質。均誨學庭。蘭蕭之體。等教文肆。

李訢上高宗表曰。至治之隆。非文德無以經綸。王道太平之美。非良才無以光贊皇風。是以建庠序于京畿。立學宮于郡邑。

崔光上高祖表曰。披雲臺而問禮。拂麟閣以招賢。遠開闕里。清波孔堂。

庾信賦曰。設重雲之講。開士林之學。

儒林論曰。天下慕向。文教遠覃。衣儒者之服。挾先王之道。開黌舍。延學徒者比肩。勵從師之志。守專門之業。辭親戚。甘勤苦者成市。



唐書陳子昂勸武后興學疏曰。太學者政教之地。君臣上下之取則也。俎豆揖讓之所興也。天子于此得賢臣焉。

魏辛雄上肅宗表曰。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閣。

真西山曰。古之教法。其近民者教誦數。故二十五家為閭。閭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為族。則歲之讀法者十有四。法者大司徒所頒之三物也。士生斯世。不待舍桑梓而有學。有師。敬敏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則族師書之。其所以教人。皆因性。疇民而納諸至

善之域。禮鎔樂冶。以成其德。達其材。古者作人之功。蓋如此。然士之於學。豈特處庠序為然哉。鷄鳴夙興。向晦宴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皆學之地。動容周旋。洒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為。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無地之非學。則警於冥冥。惕於未形者。其敢忽。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

朱子曰。聖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五典而已。然又慮其由而不知。無以久

而不壞也。則為之擇其民之秀者。群之以學校。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成之以禮樂。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缺。其為法制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古之有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士之來者。為義而不為利也。有矩範以鎮其浮。有考校以試其進。彼能行吾之義。而所謂利者無得之矣。

呂東萊曰。學校之設。非為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欲群其類而習為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為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為儒。道德性命之理。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何由而達。考之古以兩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為因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



高廟論禮部令遼東立學曰。夫聖人之教。猶天也。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人之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忠信。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化。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

宋濂孔子廟祀議曰。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也。猶山岳之祖。崑崙也。

教化

觀彖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賁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咸彖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恒彖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革彖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繫辭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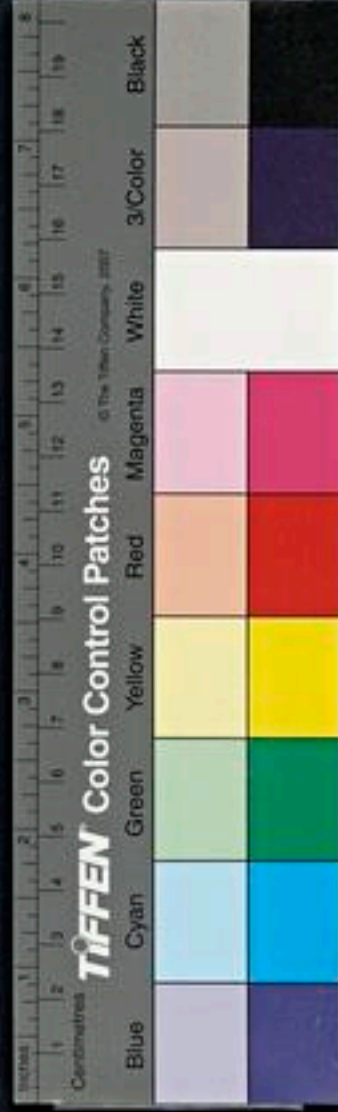
舜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洪範曰。錫汝保極。○惟皇作極。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



古今類聚 卷之十一
無虐禬獨而畏高明。凡厥正人。既富方穀。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無黨無偏。王道平。○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訓是行。以迓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畢命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君牙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小雅角弓曰。爾之遠矣。民昏然矣。爾之教矣。民昏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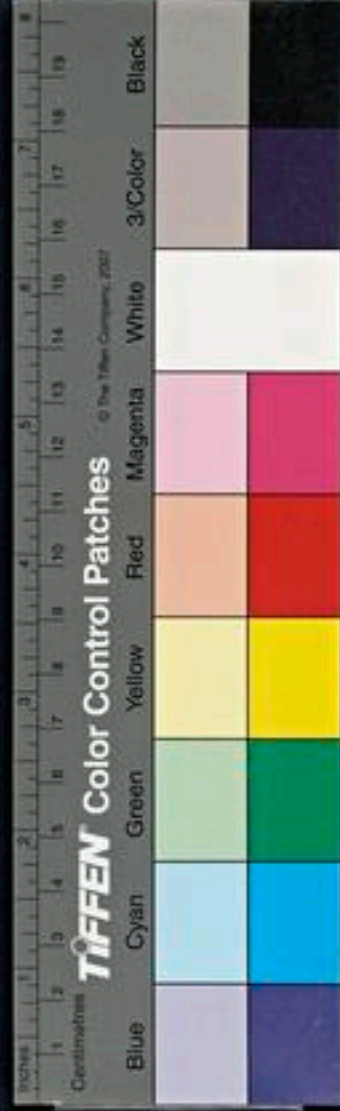
矣。○大雅棫樸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思齊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斃。譽髦斯士。○板曰。天之牖民。如燠如篔。如璋如圭。如取如携。携無曰益。隳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堦唱而荒。和璋判而圭。合言天於民。隨求而得。無曰益。言得之而無所費。以明上化。下之易也。

左傳曰。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季孫結盜。故武仲云。



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絕惡。○祭統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用。○祭法曰。祀乎明堂。所以教天下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

家語。孔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庶讓則下耻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脩則海內無刑。民矣。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於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於慈母。上下相親。故令則從。施則行也。○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疆。愛而恕。可以容困。溫而斷。可以抑奸。荀子曰。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桀也。桀員而水員。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



管子曰。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蒞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脩正。所謂抱罰者。祠器也。故曰。抱罰不言而廟堂既脩。○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鍾鼓。非惡樂也。為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故先慎已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民亦務本而去末。○衆人不可戶說。可舉而示也。○御民之機。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為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

新語曰。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魯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鹽鐵論曰。俗非唐虞之時。而世非許由之民。而欲廢法以治。是猶不用槩括。標曲者曰槩。正方者括。斧斤。欲撓曲直枉也。故為治者。不待自善之民。為輪者。不待自由之



木。○殘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殘賊民人而欲樂者非良吏也。故公輸不用木之宜。聖人不費民之性。是以斧斤簡用。刑罰不任。政立而化成。扁鵲攻於膝理。絕邪氣。故癰疽不得成形。聖人從事於未然。故亂原無由生。是以砭石藏而不施。法令設而不用。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治木形。觀未萌者。君子也。○占者篤教以導民。明辟以正刑。刑之於治。猶策之於御也。良工不能無策而御。有策而弗用。聖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厲而不殺。刑設而不犯。今廢其紀綱而不能張。壞其禮義而不能防。民陷於罔。從而獵之以刑。是猶開其闌牢。發以毒矢也。

史。貨殖傳論曰。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趙良曰。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也捷於令。丁鴻傳論曰。君子立言。非苟顯其理。將以啓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獨善其身。將以訓天下之方動者。言行之所開塞。可無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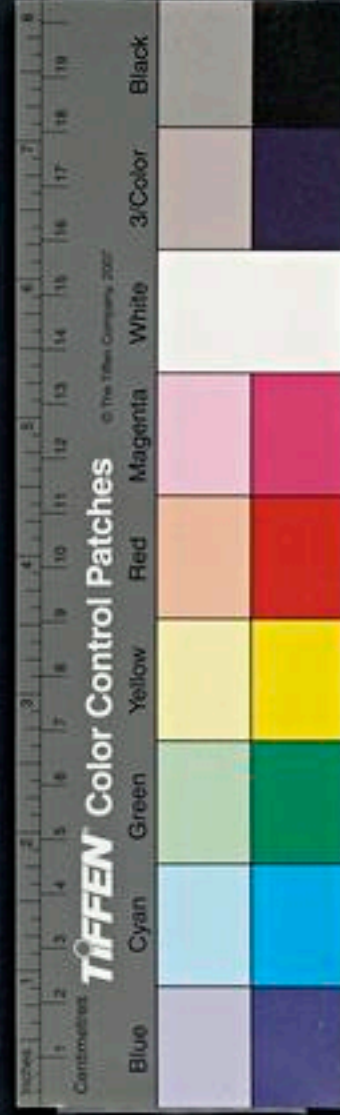


董仲舒賢良策曰。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正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並出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教于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跡也。仁義禮智。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載。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

荀悅申鑒曰。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譽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譽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

漢張敞曰。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孳孳求奸。不若禮賢。舜舉皋陶。不仁者遠。隨會為政。晉盜奔秦。虞芮入境。讓心自生。化人以德。不在用刑。

匡衡曰。今之偽薄。伎害不讓。極矣。教化之流。非家至



古今類聚 卷二十一
而人說之也。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王吉曰。聖主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法。左右不正。難以化遠。

三國夏侯玄對司馬宣王曰。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今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於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於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於下矣。

晉裴頠崇有論曰。衆之從上也。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之服。則謂之理。是以君人必慎所教。

潘尼曰。上好如雲。下效如川。

宋良吏傳論曰。夫善政之於民。猶良工之於埴也。用力寡而成器多。若以上古之化。治此世之民。今吏之良。撫前代之俗。則武城弦歌。將有不暇。淮陽卧治。如或可勉。未必今才陋古。蓋化有淳薄也。

宋禮志載晉王導疏曰。禮義膠固。純風載洽。則化之



所陶者廣而德之所被者大。義之所屬者深而威之所震者遠。由斯而進。可使帝典闕而復補。王網弛而復張。饗養改行。獸心革面。揖讓而蠻夷服。緩帶而天下化。得乎其道者。豈難也哉。

袁懷表曰。先王之教也。崇典訓。明禮學。以示後生。道萬物之性。暢為善之道也。故延陵入聘。聞雅音而嗟咨。韓起適魯。觀易象而嘆息。何者。立人之道。於此為首也。

齊史曰。化於姬德。則開田。相讓為而興讓。習於羸教。

則相稽而反唇。斯豈土壤之殊乎。亦政教之移人也。齊潘徽韻蔡序曰。齊魯富經學。楚鄭多良士。

後魏韓顯宗疏曰。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偽。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

儒林論曰。夫金之質也。至剛。鑄之可以成器。水之性也。柔弱。壅之可以懷山。

水泛溢而山包其中曰懷。

貌。合五常之德。朱藍易染。薰蕕可變。固以隨鄒俗而好長纓。化齊風而貴紫服。

孝義傳曰。淳源既往。澆風愈扇。禮義不樹。庶讓莫脩。若乃縮銀黃。列鐘鼎。立於朝廷之間。非一族也。其出忠入孝。輕生蹈節者。則蓋寡焉。積龜貝。實倉廩。居於閭巷。非一家也。其悅禮敦詩。守免善道者。則又鮮焉。茲固仁人君子所以興歎。哲后賢宰所宜屬心。如令明教化以救其敝。優爵賞以勸其善。布懋誠以誘其進。積歲月以求其終。則今之所謂少者可以為多矣。今之所謂難者可以為易矣。

唐魏徵上太宗曰。五帝三王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

宋敬則折滯論曰。仁義者聖人之遠慮。典禮者先之陳迹。祠祝畢。芻狗捐。淳精流。糟粕棄。仁義尚爾。况其輕乎。

陸贄對德宗曰。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去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不知。所秘靡不傳。所為靡不効。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以不禮。則其狗義輕。撫以不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德宗言誠信致



官陞贊對
之以此

劉賁策曰。上人之心有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上人之行有未孚。以上澤壅而不得下浹。欲人之化在脩己以先之。歆氣之和在遂性以遵之。近人以行。則枝葉易辨。防下以禮。則耻格自行。○事天地以教人恭。奉宗廟以教人孝。養高年以教人悌。長字百姓以教人慈幼。調元氣以煦育。扇太和以仁壽。自然言足以為天下教。動足以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以禁非。

穆宗詔褒季源曰。夫褒忠所以勸臣節也。旌孝所以激人倫也。鎮澆浮莫如尚義。厚風俗莫如尊老。

明劉基擬連珠曰。侏離之舌。可習而變。驂贖之目。難條而明。故教可行於質近。而道難化乎性成。是以御龍之智。不能馴猿以禮。神農之聖。不能服豕而耕。王子充演連珠曰。竹律九寸。可以推七十二候之氣。運玉衡八尺。可以驗九千萬里之天行。是以人君致治之具甚約。天下歸化之效孔宏。何則。十世百世之理。萬世之理。萬人千人之情。一人之情。



禮

履彖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序卦傳曰。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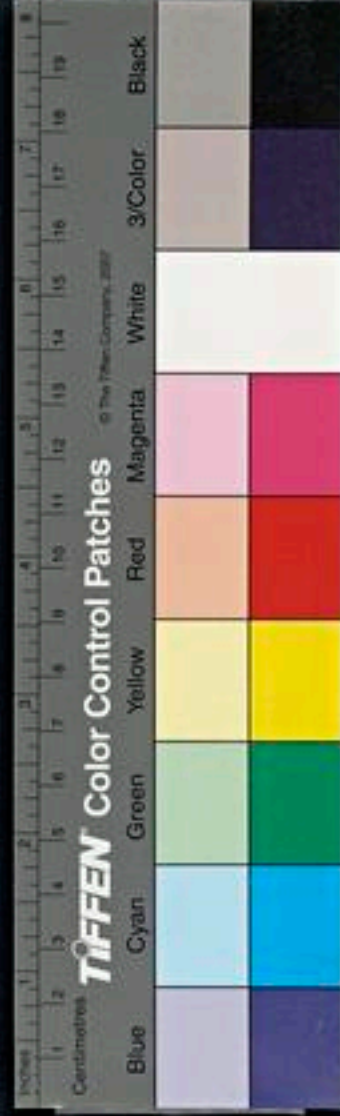
臯陶謨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虞書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太甲曰。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周官曰。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恃

天道。

左傳。子產曰。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以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婭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情。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

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禮。國之幹也。敬。德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致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脰。禮之大節也。○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位。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晏子曰。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民歌舞之矣。后世若少惰。則國其國也已。公曰。若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



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婦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上之。○胡傳曰。夫禮安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

曲禮曰。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脩。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

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去聲也。是故夫禮必本於大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禮運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夫禮所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

之者死。得之者生。夫禮必本於天。淆於地。列於鬼神。達於萬事。故天子有田。聖王以人情為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儼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居也。○禮器曰。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也。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也。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者也。君子之于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也。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禮也者。物之致也。○孔子閒居。語子夏曰。達于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于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何謂五至。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滿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敢問



何謂三無。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祭法曰。貴有德。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簋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楊襲。禮之文也。○仲尼燕居。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夫禮所以制中也。言游進曰。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鄉射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享之禮。所以仁賓客也。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



古今類月
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開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偃偃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不能詩于禮。謬不能樂于禮。素薄于德。于禮虛。制度在禮。文為在禮。行之其在人乎。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孔子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自亂始。

周禮春官上宗伯曰。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

家語子曰。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好禮不變。○禮不下庶人。言不以庶人為下而不行禮。

國策趙武靈王語公子成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一其禮。王欲胡服騎射故云。



管子曰。民知義矣。而未知禮。然後飾八經以導之禮。所謂八經者何。曰。上下有義。貴賤有分。長幼有等。貧富有度。凡此八者。禮之經也。是故。聖王飾此八禮以導其民。八者各得其義。則為人君者中正而無私。為人臣者忠信而無黨。為人父者慈惠以教。為人子者孝悌以肅。為人兄者寬裕以誨。為人弟者比順以敬。為人夫者敦悫以固。為人妻者勸勉以貞。此八者禮之經也。

白虎通曰。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明尊卑也。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禮。親不讓疎。所以明有親也。

文中子曰。言改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亡其祖矣。○黃帝禹繼王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天下平。殷紂陳之而天下陂。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淳漓有由。興衰資乎人。得失存乎教。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禮也。



史禮書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群衆。豈人力也哉。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所以總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與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鍾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醎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踏越席。皮弁布裳。朱絃洞越。太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凋敝。錯衡錯鑲為文飾也大踏越音闕結括

平為席也洞越越如字瑟底孔也

○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

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蒹。音止所以養鼻也。鍾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䟽房林第。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少長有差。貴賤輕重皆有稱也。○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本末相須。



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故繩誠設。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文貌繁。情款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款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款相為內外。表裏並行而禘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驚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叔孫通對高帝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

漢禮書賈誼治安策曰。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用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用哉。然而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



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
為人主計者。莫如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
之萌應于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
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
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
罰積而民怨。禮義積而民和親。○人函天地陰陽
之氣。有喜怨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
能為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
神明。立人倫。正性節。萬事者也。人性有男女之情。
妬忌之別。為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為制鄉
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為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
上之心。為制朝覲之禮。哀有哭泣之節。樂有歌舞之
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
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僻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
幼之序亂。而爭鬪之獄蕃。喪祭之禮廢。則骨肉之恩
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
侵陵之漸起。

後魏刁雍上太宗表曰。顯皇執於雲岱。揚鴻化於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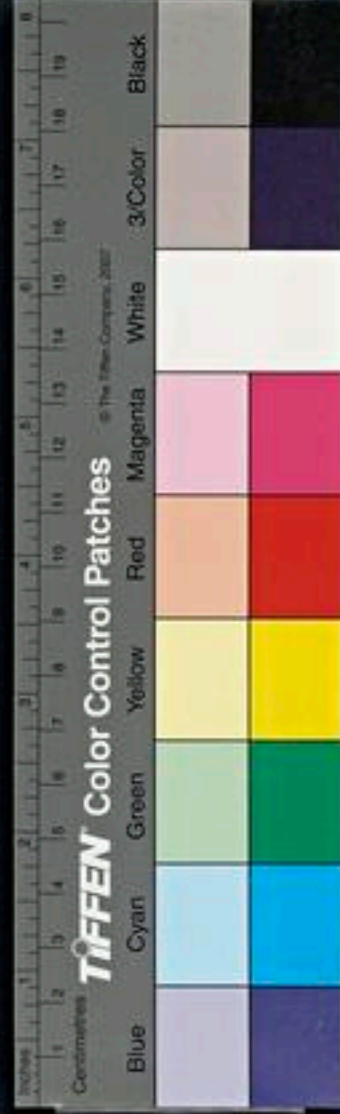


丘。令木石格心。鳥獸率舞。包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夫感天動地。莫近於禮樂。故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阜生。節故報天祭地。

晉禮志曰。若迺太一初分。燧人鑽火。志有暢於恭儉。情不由乎王帛。而酌玄流於春澗之中。焚封豕於秋林之外。亦無得而闕焉。逮於隆周。其制大備。或垂百官之範。置不刊之法。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淑世澆訛。王風陵謝。事睽光國。禮亦愆家。趙簡子問太叔以揖讓周旋之禮。對曰。蓋所謂儀而非禮也。

宋傅隆新禮論曰。樂之聲。易之八象。詩之風雅。書之典誥。春秋之微婉。勸懲無不由乎禮。而后立也。其源遠而流廣。其體大而義精一。

宋禮志序曰。夫有國有家者。禮儀之用尚矣。然而歷代損益。每有不同。非務相改。隨時之宜故也。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矯。終歛去襲稱之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二。至併南北之祀。互相即襲。以訖于今。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且閔子譏



古今類例 卷十一
古禮退而致仕。叔孫創漢制。化流后昆。由此言之。任已而不師古。秦氏以之致亡。師古而不通用。王莽所以身滅也。

臧燾曰。臣子之情雖篤。而露屬之謚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為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耳。

鄭鮮之曰。有生之所宗者聖人。聖人之為教者禮法。即心而言聖人之法。不可改也。

顏延之曰。禮道尚優。法意從刻。優則人自為厚。刻則

物相為薄。

陳高祖詔曰。設官分職。因事重輕。羽儀車馬。隨時隆替。晉之五枝。鳴笳啓途。漢之九卿。傳呼並列。虞官夏禮。豈曰同科。殷朴周文。固無怛格。

隋潘徽曰。禮之為用至矣。大與天地同節。明與日月齊照。源開三本。體合四端。巢居穴處之前。即萌其理。龜文鳥跡以後。稍顯其事。雖情存簡易。意非玉帛。而夏造殷因。可得知也。至如秩宗三禮之職。司徒五禮之官。邦國以和。人神惟敬。道德仁義。非此莫成。進退



均斯粉澤而已哉。

禮儀志曰。辨幽贖而洞幾深。通百神而節萬事。

禮志曰。聖王因人有尊敬哀思嗜慾喜怒之情。而制以上下降殺長幼衆寡之節。本於人心。會於神道。故使三才惟穆。百姓允諧。○魯秉周禮。國以克固。齊撤詭。降人折謀。治身不得以造次忘。治國庸可而須史忽也。

唐傅奕勸高祖更制曰。龍紀火官。皇帝廢之。咸池六

英。光不相沿。禹弗行舜政。周弗襲湯禮。治終制禮。功極作樂。

宋蘇洵曰。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為。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之。困辱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法。不能也。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必先自治其身。

程顥曰。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導之耳。禮之器。出



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

張載曰。禮者理也。知理則能制禮。○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

蔡氏曰。明禮而後可與適道。守禮而後可與治民。達禮而後可與言數。非禮之道。老佛之道也。非禮之治。荒唐之說也。非禮之數。京房郭璞之技也。君子所不由。不為不言也。

朱子曰。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室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為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畧。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舉其要。而困於負屨者。然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

遼史禮志曰。林豺梁獮。是生郊禘。霤尊燔黍。是生燕饗。纁裡瓦棺。是生喪奠。儻皮緇布。是生婚冠。皇造帝秩。三王彌文。一文一質。蓋本於忠。惟聖人為能通其意。執理者膠瑟聚訟。不識人情。徇情者稊稗綿蕪。不中天理。秦漢而降。君子無取焉。



樂

豫象曰。先在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
相奪倫。神人以和。○益稷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
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
敵。笙鏞以間。鳥獸蹌蹌。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小雅鼓鍾曰。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
南。以籥不僭。○周雅有誓曰。設業設虞。業。樹上。大板。
虞。植木。以懸。鍾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鞀磬祝圉。既備乃奏。蕭管備

舉。嗶嗶厥聲。肅雝和鳴。我客戾止。永觀厥成。○商頌
那曰。執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左傳曰。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
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
也。○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

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與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
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與以行之。小者不究。大者不

擻。音。考。寬也。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

於心。心億則樂。究則不成。擻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



生疾。今鍾擗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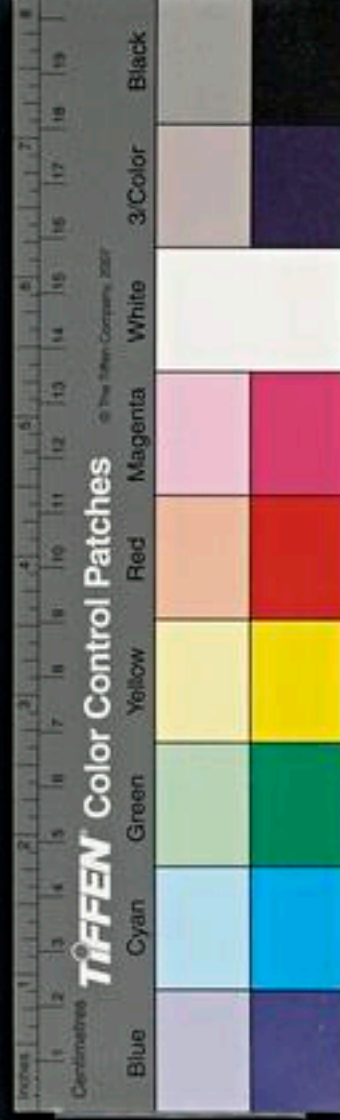
樂記曰。凡音之動。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于成羽。旣謂之樂。○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啍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樂。○唯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始終象

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沾滯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



則破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動。羽亂則危其財匱。○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鏗鏗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鞀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鞀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

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鍾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志讀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初起奮振終末廣大賁憤也廉直勁正莊誠之



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迷信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飾歸。獨樂其志。不厭其道。獨舉其道。不私其欲。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大人居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訴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觝生。螿虫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殯。卵生者不殯。○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敖辟驕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

祀弗用也。○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



後能興禮樂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于中。而發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故曰。樂觀其深矣。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

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本。感

也傷

條暢之氣。滅平

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凡奸聲感人而逆氣應之。

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

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

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

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

心術。使耳目之類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

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蕭管。奮至

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子夏曰。今夫



古樂進旅退旅。旅來言和正以廣。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于是語。于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子曰。夫樂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失其傳則文王之志荒矣。周道四達。禮樂交通。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而生矣。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矣。故樂也者。動于內者也。禮也者。動

於外者也。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輝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其聲足樂而不流。其文足論而不息。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斧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師乙曰。



夫歌者直已而陳德。七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商音到決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悅音故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周禮曰。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祈再變而致麋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

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

象物。及天神。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如羊古大

簇為徵。姑洗為羽。雷音鼓鼙。孤竹之管。雲和之琴。

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

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宮。大簇為角。

姑洗為徵。南呂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

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

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為宮。大呂為角。

大簇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



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

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雷鼓雷鼓皆謂六面有革可擊音也靈鼓靈鼓四面路鼓路鼓

兩面卽玄謂雷鼓雷鼓八面靈鼓靈鼓六面路鼓路鼓鼓四面孤竹特生者孫竹竹枝根之味生者陰竹

士於山北者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九磬讀當為大部字之誤

韓非子曰古者黃帝合鬼神於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

呂覽曰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音成於外而化乎內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察其風而

知其志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故曰樂之為觀也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鱉不大世濁則禮煩而樂淫○故君子反道以脩德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樂和而民向方矣

白虎通曰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干戚習俯仰屈伸容貌得齊焉觀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



不免者也。○聞角聲莫不惻隱而慈者。聞徵聲莫不喜養好施者。聞商聲莫不剛斷而立事者。聞羽聲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寬和者也。說苑曰。鍾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志變其聲亦變。其志誠通金石而况人手。

劉子新論曰。黃帝樂曰雲門。顓頊曰五莖。嚳曰六英。堯曰咸池。舜曰蕭韶。禹曰大夏。湯曰大濩。武曰大武。此八樂所以異名也。先王聞五聲播八音。非苟愉心

滿耳聽其鏗鏘而已。將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協律呂之情。和陰陽之氣。調八風之韻。通九歌之分。奏百獸率舞。樂終九成。則瑞禽翱翔。上能感動天地。下則移風易俗。此德順之音。雅樂之情。盛世之聲也。明王既衰。風俗凌遲。雅樂殘廢。溺音競興。故太甲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為北聲。鄭衛之俗好淫。故有溱洧桑中之曲。楚越之俗好勇。則有赴湯蹈火之歌。延年造傾城之謠。漢武思靡曼之色。



雍門作松栢之聲。齊湣頭未寒之服。荆軻入秦。宋意擊筑。譌於易水之上。聞者瞑目。髮直穿冠。趙王遷於房陵。心懷故鄉。作山水之謳。聽者嗚咽。泣涕流漣。此皆淫泆悽愴。憤厲哀思之聲。非理性。酥情德音之樂也。

史。騶忌對齊威王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和者相也。攫擻之深。而醜音之愉者。改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後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

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彌入民。無若乎五音者。

武帝詔曰。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

樂書曰。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音樂者。君子所以養義也。

季子聘于魯。請觀周樂。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



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盭盭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婉。儉而易行。此則盟也。歌唐。曰深思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歌小雅。曰美哉

思而不二。然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近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怨。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箛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太夏者。曰勤而不德。



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箭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漢樂志曰。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故先王著其教焉。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而動。然後心術形焉。先王耻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感動人之善心。而不使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威儀足以動目。聲音足以動耳。詩歌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定。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享。作之朝廷。則群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已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祥應。

高堂隆曰。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鍾既鑄。周景以弊。晉律曆志曰。夫神道廣大。妙本於陰陽。形氣精微。義先於律呂。聖人觀四時之變。刻玉紀其盈虛。察五行之聲。鑄金均其清濁。所以遂八風而宣九德。和太樂而成政道。然金質從革。侈命無方。竹體虛員。修短利



制。是以神瞽作律。用寫鍾聲。乃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之於十。天之道也。

樂志曰。夫性靈之表。不知所以發於詠歌。感動之端。不知所以闕於手足。生於心者謂之道。成於形者謂之用。譬諸天地。其猶影響。百獸率舞。而况於人乎。

農瑟義琴。倕鍾和磬。達靈成性。象物昭功。由此言之。其來自遠。○永嘉之亂。伶官既滅。曲臺宣榭。咸變汙萊。雖復象舞工歌。自胡歸晉。至於孤竹之管。雲和之瑟。泗濱之磬。其能備者。百不一焉。夫人受天地之靈。

蘊菁莪之氣。則桑邇用。哀樂分情。經陽春而自喜。遇秋彫而不悅。遊乎金石之端。出乎管絃之外。因物遷逝。乘流不返。是以楚王升軒。軒於鼉。漢順聽鳥鳴於樊。聖人功成作樂。化平裁曲。乃揚節奏。以暢中和。飾其歡欣。止於哀思也。

高帝紀曰。妙術精微。非因教習。工人代掌。止傳糟粕。不足達神明之德。論天地之和。區域之間。竒材異議。天知神授。何代無哉。蓋晦迹於非時。俟昌言於所好也。



曆志曰。昔黃帝採竹崑崙之陰。聽鳳岐陽之下。斷自然之物。寫自然之音。音既協矣。黃鍾以立。數既生矣。氣亦徵之。

宋樂志曰。樂先王之樂者。明有法也。樂已所自作者。明有制也。○盛德在水。則居青陽。角聲乃作。盛德在火。則居明堂。徵聲乃作。盛德在金。則居總章。商聲乃作。盛德在水。則居玄堂。羽聲乃作。盛德在土。則居中。央。宮聲乃作。

齊沈約曰。五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

陳徐陵傳曰。虞夔拊石。

晉曠調鍾。

晉平公鑄大鍾。曠聞之曰。不適雅。

奏後當有知者。平公聽後果為師涓所譏。

魏王孚表曰。鳧氏修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音。○楚之衰也。為作巫音。齊之衰也。為作太呂。春夏則奏林鍾。秋冬則奏黃鍾。○天者陽位。故其音平而濁。濁則君聲。地者陰位。故其音急而清。清則臣調。然急清者於體易絕。平濁者在義可久。可大可久。王者之基。

紹遠啓明帝曰。夫黃鍾者。天子之宮。大呂者。皇后之



古今類聚 卷十一
位。今廢黃鍾之位。是祿去公室。若用林鍾為首。是政出私門。

魏樂志曰。聖者因天然之有。為入用之物。緣喜怒之心。設哀樂之器。蕢桴鞀箠。其來自久。伏羲絃琴。農皇制瑟。垂鍾和磬。女媧之簧。隨感而作。其用稍廣。軒轅浮阮瑀之管。定小一之律。以成咸池之美。

牛弘議樂曰。先王之作律呂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聲生于律。律生于辰。故律呂配五行。通八風。歷十二辰。行十二月。春宮秋律。萬物必凋。秋宮春律。

萬物必榮。夏宮冬律。兩宥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應。隋音樂志曰。夫音本乎太始。而生於人心。隨物感動。播於形氣。形氣既著。協於律呂。宮商克諧。名之為樂。樂者樂也。聖人因百姓樂已之德。正之以六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九歌。舞之以八佾。實昇平之冠帶。王化之源本也。○舜詠南風。而虞帝昌。紂歌北鄙。而殷王滅。○糾摘前遺。裁成一代。依一材而命管。承六典而揮文。昔仲尼返魯。風雅斯正。牙謂有其藝。而無其時也。



唐太宗曰。人和則樂和。若百姓安樂。金石自諧矣。○
土城竹馬。兒童樂也。飾金翠羅紈。婦人樂也。質遷有
無。商賈樂也。高官厚秩。士大夫樂也。戰無前敵。將帥
樂也。四海寧一。帝王樂也。朕今樂矣。

李嗣真傳曰。宮不召商君。臣非也。角與徵戾。父子疑
也。

五代張薦明對晉高祖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
五音十二律。鼓無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
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

律曆志曰。道體為一。天地之元。萬物之祖也。散而為
氣。則有陰有陽。動而為數。則有奇有偶。凝而為形。則
有剛有柔。發而為聲。則有清有濁。其著見而為器。則
有律有呂。凡禮樂刑法權衡度量。於是乎出。周衰樂
壞。候氣之法不傳。京房作準以代律。分六十聲。始於
南事。終於去滅。聲細難分。世不能用。隋唐律法微隱。
止載律呂。不獲其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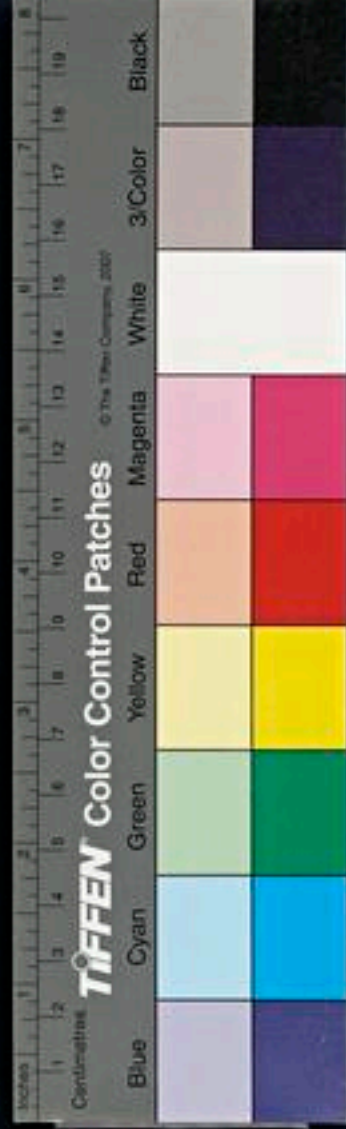
周子曰。古者聖人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
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



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極也。○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矣。○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元進樂表曰。按圖索器。永言和聲。較鍾律於積黍之中。續琴調於絕絃之後。金而模。石而琢。虞斯豎。荀斯橫。

明楊慎瓔語曰。律呂造夫婦之端。宮商合君臣之誼。埴甃寄伯仲之睦。琴瑟懷忠義之恩。舞綴以勸勞逸。宮軒以等貴賤。故曰成於樂。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十一 終

古今類腋

卷之十一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十二

為治類二 刑 兵 工 虞 觀人 用人

農桑

刑

賁象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旅象曰君子以明慎
用刑而不留獄。○豫象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
○繫辭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
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屢校也。戒
趾无咎此之謂也。



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青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呂刑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匪佞折獄。惟良折獄。
小雅小宛曰。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大雅瞻卬曰。彼宜無罪。女反收之。此宜有罪。女覆說。
脫音之。與與。中同。

左傳叔向貽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是以闢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行斷罰以威其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



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蒲之澤。太叔悔之。興徒兵以攻萑蒲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改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楚聲子使晉還子木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雖楚有材。晉實用之。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爲之謀。王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

王制曰。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側。○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刑人於市。與衆共之。

周禮曰。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



曰刑亂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以嘉石平罷民。以肺石達窮民。○大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嫺之刑。四曰不悌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

家語。子曰。聖人之設防。貴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至治也。然五刑之所從生。各有源焉。不豫設真防。而輒繩之。以刑是為民設。穿而陷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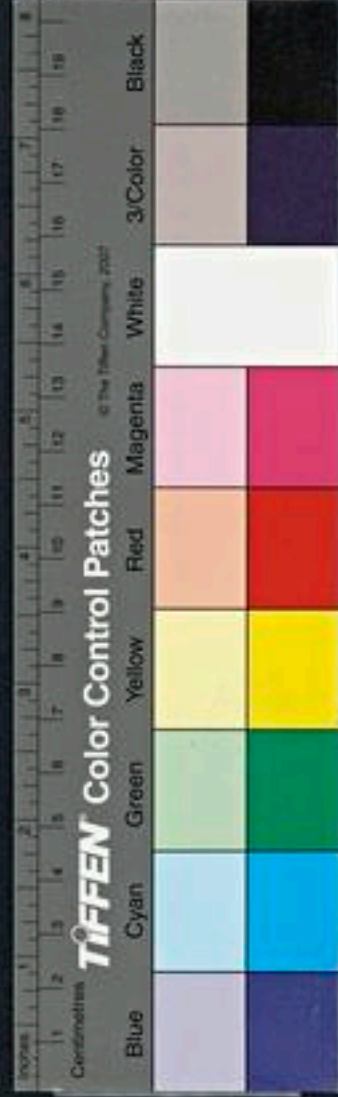
鹽鐵論曰。法勢者。國之轡銜。刑罰者。國之維繫也。故轡銜不飭。雖王良不能以致遠。維繫不設。雖良工不能以絕水。○轡銜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執軸非其人。則舟覆傷。○善鑿者。建周而不疲。善基者。致高而不墮。伊尹以堯舜之道為殷國基。子孫紹位。百代不絕。商鞅以重刑峻法為秦國基。故二世而奪。○夫鑠金在爐。莊蹻不顧。錢刀在路。匹婦掇之。非匹婦



貪而莊驕廉也。輕重之制異。而利害之分明也。○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灼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傷也。○犀鈹利鉏。五谷之利。而間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姦邪之所惡。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惡直繩。姦邪惡正法。○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醫者。貴審消息而退邪氣也。非貴下鍼石而鑽肌膚也。所貴良吏者。貴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為。非貴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

蔡蒙訓曰。鞭朴之子。不從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政。言疾之難行。故君子不急斷。不急使。以為亂源。冊府元龜曰。折獄致刑。著於叢易。惟明克允。載於虞書。斯則制治在乎勅法。勅法在乎得人之義也。史。律書論曰。教答不可廢。赦家。刑罰不可損於國。誅伐不可假於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石奢對楚昭王曰。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

李斯阿對秦二世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



古今類聚 卷之七
公共者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

酷吏傳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常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非武律嚴酷。安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漢興。破觚為圓。斲雕為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奸。黎民乂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也。

漢董仲舒曰。王者欲有所為。宜求端於天。天道大者在於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天使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地。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

刑法志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

崔寔政論曰。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



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數世以來。政多恩貸。御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掛勒韃鞞以救之。豈暇鳴和鸞。清節奏哉。陳寵疏曰。唐堯著典。青兕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為首。奸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

路溫舒疏曰。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撻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史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納之。蓋秦當之成。雖谷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交致之罪明也。故里諺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病吏之風。悲痛之辭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



仲長統傳論曰。繁簡惟時。寬猛相濟。刑書鐫鼎。事有可祥。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太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張弛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

晉刑法志曰。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踰。則昊歲比於犧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圓肇判。肖貌攸分。流形判其喜怒。稟氣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理焉。取譬琴瑟。不忘銜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堯舜之為心也。郊原希肅。黃帝有嚳野之師。雷震揚威。高辛有觸山之務。陳乎兵甲。而肆諸市朝。其嚴天刑。以懲亂首。論其本意。蓋有不得已而用之者。是以丹浦興仁。羽山咸服。及周氏龔行。却收鋒刃。祖述義黃。憲章堯禹。政有膏露。威無禮樂。若夫化蔑彝倫。道睽明慎。則夏癸之虐。劉百姓。商辛之毒。痛四海。銜鞅之無所自容。韓非之不勝其虐。與夫井棠流詠。未或同歸。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脇。漢王以三章之法。吊之。文帝以刑厝之道。臨之。百姓欣然。相逢交泰。

杜預曰。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



古今類例 卷三十一 九
端使無淫巧也。

宋長沙王曰。養魚者除其獮獪。育禽者去其豺狼。齊樊遜對刑罰問曰。惟王建國。刑以助禮。猶寒暑之贊陰陽。山川之通天地。爰自末葉。法令稍滋。秦蒙無以窮書。楚竹不能盡載。有司因此。開以二門。高下在心。寒熱隨意。周官三典。棄之若吹毛。漢法九章。違之如覆手。遂使長平獄氣。得酒而後消。東海孝婦。因災而方雪。詔書挂壁。有善而莫遵。奸吏到門。無求而不可。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見德。而議者守迷。不尋其本。

○王者之治。務先禮樂。而有未從。刑書乃用。未有專任商韓而能長久。昔秦歸士會。晉盜來奔。舜舉皋陶。不仁自遠。但今釋之定國。迭作理官。龔遂文翁。繼為郡守。科闢律令。一此憲章。欣聞汲黯之言。泣斷昭平之罪。則天下自治。大道公行。乳獸含牙。蒼鷹垂翅。

梁任昉謝齊武帝啓曰。化澄上業。草纓垂典。教清中世。艾服懲刑。自禮失宗周。俗反炎漢。張馮導其迹。賈杜浚其流。遂均鴻毛之殞。忘貽髮膚之痛。豈所以臨河永歎。合育最靈者也。○溫舒之策。優游虛授。衛展

之議。寧失弗經。削秋荼之法。解凝脂之網。

後魏張白澤上靈太后曰。淫刑濫及。殺忠與良。西伯

所以嘆息于九侯。孔子所以回輪于河上。

孔子欲達河而返○任城王澄上靈太后曰。三季之弊。由於煩

刑。火德之興。在於三約。是故欲求治本。莫若省事清

心。豈宜憂世教以深文。烹小鮮以煩手哉。

大昌詔曰。理有一準。則民無覲覩。法啓二門。故吏多

威福。

孝莊詔曰。拔髮數罪。蓋不足稱。斬竹書愆。豈云能盡。

崔浩曰。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

陳徐君敷奏曰。王者之心。匪漏網而私物。至治之本。

無屈法而申慈。

隋酷吏傳論曰。御之良者。不在於煩策。政之善者。無

取於嚴刑。故須寬猛相資。德刑互設。○仁義禮智。政

之本也。法令刑罰。政之末也。無本不立。無末不成。然

教化遠而刑罰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專行。可以立

威。而不可以繁用。然則令之煩苛。吏之嚴酷。不能致

理。百代可知。考覽前載。有時而用之矣。



王邵上隋煬帝書曰。黃帝滅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誅叔魚。仲尼謂之遺直。石蜡殺石厚。丘明以為大義。

房彥謙與薛道衡書曰。叔向寘鬻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

宋太祖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投竄。先王用刑。蓋不獲已。何近代憲網之密耶。

歐陽脩之母謂脩曰。汝父為吏。夜燭治官書。求死獄者。生而不可得。嘆曰。求其生而不可得。則死者與我皆無限矣。夫求其生而失其死。况常求其死也乎。脩聞而服之終身。

王巖叟上哲宗曰。夫緣情以推法。則愈久而愈行。倚威而行令。則愈嚴而愈悖。此理之自然也。獄窮則搏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無危者也。

蘇軾曰。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致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子以好生為德。



有司以執法為公。則刑不濫矣。

胡五峰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耻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絕民自新之跡也。死刑生刑。輕重不相懸。而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矣。

胡五峰曰。法制者。道德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有道德結於民心。而無法制者。為無用。無用者危。

類之有法制繫於民身。而無道德者。為無體。無體者亡。虞劉

暴秦金刑志曰。昔者先王因人之知畏而作刑。因人之知

耻而作法。畏也耻也。五性之良知也。情之大關也。是

故刑以治已然。法以禁未然。畏以處小人。耻以遇君

子。君子知耻。小人知畏。天下平矣。是故先王養其威

而用之。畏可以教愛。慎其法而行之。耻可以立廉。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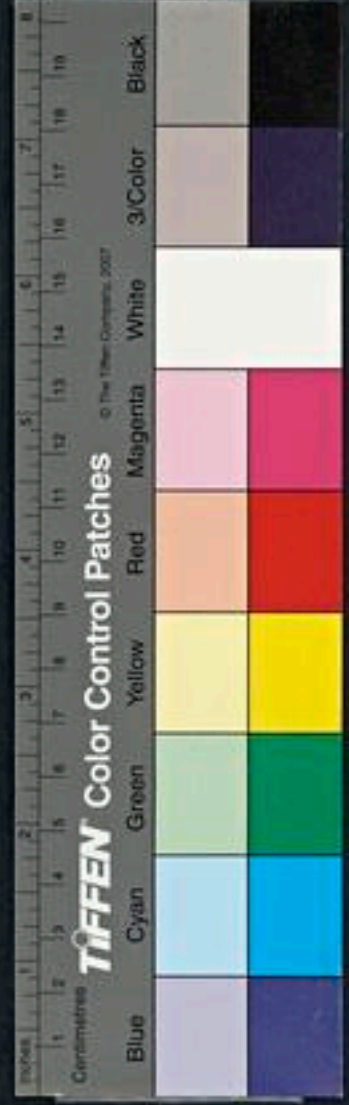
以興仁。廉以興義。仁義興。刑法不幾於繡乎。以深文

傳音致為能吏。以憐酷辦事為長才。欲以同疏戚。一

小大。使之成就。繩約於律令之中。莫不齊手並足。以

聽公上之所為。蓋秦人強主威之意也。

元明宗諭臺臣曰。風紀重則貪墨懼。斧斤重則入木



深。

明劉基曰。刑威令也。其法至于殺。而生人之道存焉。赦德令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焉。是故制刑期于使民畏。刑有必行。民知犯之之必死也。則死者鮮矣。赦者所以矜憫愚宥過誤。知罪不避而輒原焉。是啓僥倖之心。而教人犯也。至于禍稔惡積。不得已而誅之。是以恩為罪也。○暴於物者。衆志之所誅。妨於衆者。輿情之所嫉。是以虎狼墮穿。仁者見之而不憚。荆棘當道。行者過之而必詰。

何大復曰。治民莫如嚴。嚴者所以成寬也。夫民心不一。則散。民情不制。則亂。法者所以節約其散。而整齊其亂之具也。嚴者所以立節約。而作整齊也。○嚴治之民。始急而其終也舒。寬治之民。始舒而其終也急。急則民怨。舒則民喜。始而喜。不若終之不怨也。故民難與為始。而可與成終也。

兵

師象曰。君子以容民畜衆。○爻白。師出以律。不戒凶。○師左次無咎。○田有禽。利執言。長子帥師。弟子與

尺貞凶。○離彖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萃彖曰。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說命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秦誓曰。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常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立政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隅。罔有不服。○費誓曰。善穀完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吊。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小雅六月曰。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大雅江漢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於王。○公劉曰。其軍三單。○魯頌泮水曰。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頌閟宮曰。公徒三萬。貝冑朱紱。

左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妣殛。周有餘奄。○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軍之善改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不備不虞。不可以師。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夫武。禁暴戢亂。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有京觀以懲淫慝。○滅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以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教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禮。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茶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曹劌逐齊師敗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先人有奪人之心。後人有待其衰。先事以掩

人者奪其心志。後人而勝人者待其衰竭。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

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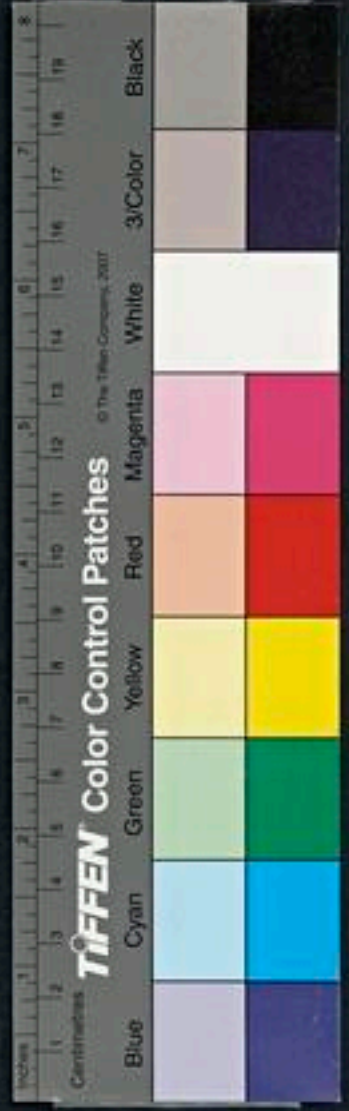
王制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禰禡于所
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
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
而弗復乘牛散之堯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以血
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
諸侯名之曰建櫜音窰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
兵也。

周禮曰中春教振旅逸中夏教芟舍苗中秋教治兵

編 中冬教大閱狩

國語甲包胥曰夫戰智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
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
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祭
公謀父曰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
○先王耀德不觀兵其于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生
阜其財賄而利其器用增脩於德無勤兵于遠是以
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三畧曰聖主用兵非樂之也將以誅暴討亂也夫以



義誅不義。若決江河而溉燿火。臨不測而擠欲墜。其克也必矣。所以優游恬淡而不輕進者。重傷人物也。尉繚子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其威烈可謂莫之嬰矣。○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皆盜也。

司馬法曰。兵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是故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悅。智見恃。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感焉。所以戰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不興師。所以無愛民也。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亢倉子曰。夫有以用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禁天下之船。非也。有以用兵而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辟水火焉。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勝兵先聲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能至者。害之也。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



動之。出其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雜於利而務可信也。雜於害而患可解也。○約東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耳。○善守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者其所措勝。已敗者也。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荀子曰。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

也。

也。

讀為祖謂上

下不相讓也。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

德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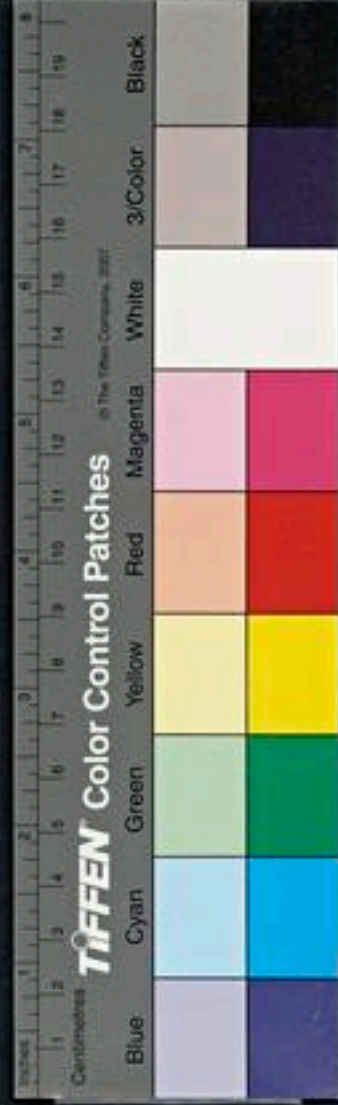
卵投石。以指澆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且仁人

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

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故仁人之

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廷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

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國居而方正。則若



盤石然。觸之者崩摧。荼角鹿墜隴種。東籠而退耳。故
教勝怠則吉。怠勝教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
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

呂覽曰。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家無怒咎。則豎
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互相侵
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

淮南子曰。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
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
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惡。選舉足以得

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

說苑曰。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徐偃王無武亦滅。明
王之治國也。上不玩兵。下不廢武。

史楚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

田單傳論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如
環之無端。

司馬錯對張儀曰。伐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
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

宋義論武信君曰。戰勝而將驕。卒情者敗。



古今類賦
董公遮說漢王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
故不成。故曰。名其為賊。敵乃可服。

主父偃諫伐匈奴曰。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
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
之。夫樂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

漢書載管仲曰。戎馬車徒。干戈素具。卒伍定乎理而
軍政成乎郊。連其什伍。各處同樂。死處同憂。禍福共
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急足以
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侯。

刑法志曰。夫仁人在上。為下所仰。

音猶子弟之衛公

兄手足之扞頭目。何可當也。鄰國望我。歡若親戚。芬

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為其所惡。

而攻其所好哉。○地廣兵強。鯁音頰頰音頰古曰先犯反

頰也。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已也。故齊之技擊。不

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以值秦之銳士。秦之

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

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

不敗。善敗者不亡。



趙充國曰。兵以計為本。多筭勝少筭。○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貴謀而賤戰。百戰百勝。非戰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藝文志曰。形勢者雷動而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向。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魏相曰。臣聞捭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敗。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亦天道也。

楊雄曰。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

蜀馬謖語孔明日。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

鄭泰對董卓曰。戰有二亡。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



古今類聚
傳擬引兵法曰。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閻忠說皇甫嵩曰。攻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指麾可以振風雲。叱咤可以興雷電。崇恩以緩前附。耀武以臨後服。蹈跡漳河。飲馬孟津。舉天網以網羅京都。如此則攻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兒童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子可使其褰裳以用命。况厲智能之士。因迅風之勢。則大功不足合。八方不足同也。

宋禮志曰。蒐者。蒐索取其不孕者也。苗者。為苗除害而已。彌者。殺也。從秋氣所殺多也。狩者。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釋也。

梁敬帝策命曰。坐揮三畧。遙制六奇。義勇同心。貔貅騁力。雷奔電擊。谷靜山空。列郡無犬吠之聲。叢祠罷狐鳴之盜。

隋煬帝詔曰。兼契丹之黨。虔劉海戍。習鞞韎之服。侵軼遼西。○親總六師。用伸九伐。駱驛引途。總集平壤。莫非如豺如貔之勇。百戰百勝之雄。顧盼則山岳傾頽。叱咤則風雲騰鬱。腹心攸同。瓜牙斯在。○解倒懸



於遐裔。問疾苦于遺黎。高颿電逝。巨艦雲飛。島嶼之
望斯絕。坎井之路已窮。○殪長蛇於玄兔。戮封豕於
襄平。順天誅於海外。拯窮民於倒懸。與同

陳高祖詔曰。掃滌群穢。廓清諸夏。乃貔貅之殘力。亦
帷幄之運籌。雖左衽已戡。下戈載戢。呼韓來謁。邊郭

無警。但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仁必有勇。無忘武備。礪
溪之傳。韜畧。殺成之授。神符得自胸襟。指掌可述。城

黃石公謂張良曰。後十
三年當遇我於殺城。

齊徐孝嗣表曰。有國急務。兵食是同。一夫輟耕。於事

彌切。故井陌疆理。長較盛於周朝。屯田強置。勝戈富
於漢室。

齊史論曰。金城布險。峻壘綿疆。飛芻輓粒。事難支繼。
一夫不耕。或鍾饑餒。緣邊戍卒。坐甲千群。故宜盡收
地利。因兵務食。緩則躬耕。急則從戰。

後魏大昌詔曰。握金鏡以照耀。擊玉鼓以鏗鉦。神武
之所牢籠。威風之所轢轡。莫不雲徹霧捲。瓦解冰消。
任城王澄奏肅宗曰。取外之理。要由內疆。圖人之本。
先在自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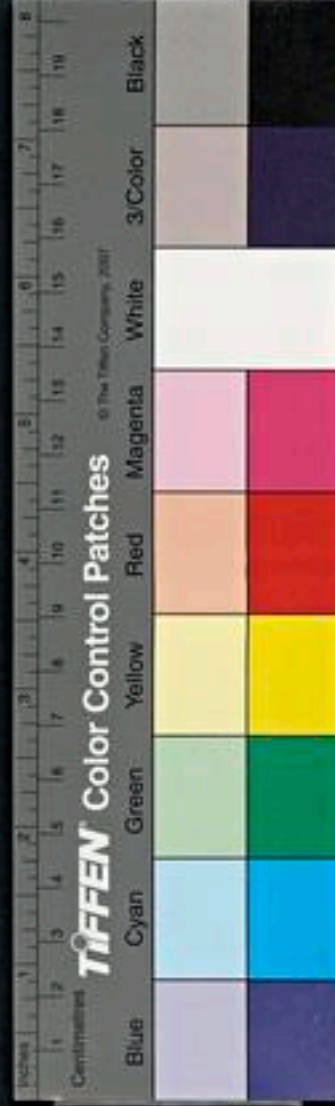
田益宗請世宗攻義陽表曰。霜葉將淪。非勁颼無以速其穉。天之所棄。非假手無以殲其人。

盧淵上高祖表曰。勝不足為武。不勝有虧威德。明千鈞之弩。不為鼯鼠發機故也。

李諧賦曰。王略恢而廟勝。車徒發而雷響。翁風師之猛氣。張天罩之層網。裁一鼓而冰消。俄氣稜之掃蕩。李苗上肅宗書曰。法高而就下。百川以之常流。取易而就難。兵家以之恒勝。○去我所短。避彼所長。釋其至難。攻其甚易。奪其險要。割其膏壤。

路思令上世宗疏曰。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可得哉。○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捨上所輕。求下所重。黜陟幽明。賞罰善惡。搜徒簡卒。練兵習武。甲密弩強。弓調矢勁。謀夫既設。辨士先陳。曉以安危。示其禍福。如其不悛。以我順義之師。討彼悖逆之衆。豈異礪蕭斧而伐朝菌。鼓鴻爐而燎毛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矣。

魏詔曰。熊羆競逐。虎豹爭先。軒翥南溟。搏風北極。戮卒多于長平。積氣高于熊耳。秦晉聞聲而喪膽。齊魯



古今類賦
側聽而警息。

蕭寶寅對世宗曰。雖耻未復。枕戈俟旦。雖無申包之志。敢忘伍胥之心。今仰仗神謀。俯屬將帥。誓必拉彼姦勅。以靖王略。

齊神武答隆文曰。討賊大順也。拯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何敢讓焉。

侯景答文表書曰。驅農夫于壘畝。抗勁敵于三方。避干戈於首尾。當鋒鏑于心腹。○苑五岳而池四海。掃氛穢以拯黎元。

盧叔敏對肅宗曰。人衆敵者當任智謀。智謀鈞者當任勢力。故強者所以制弱。富者所以兼貧。

周齊王憲曰。雷駭唐郊。則野無橫陣。雲騰晉水。則地靡嚴城。襲偽之首。既奔竄於草澤。竊號之長。亦委命於旌門。

唐李衛公曰。因粮於敵。是變客為主也。飽能饑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為客也。故兵不拘主客。遲速。唯發必中節。所以為宜。○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鉅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於天。步



定綴齊則變不亂。

員半千對高宗曰。典師十萬。百萬之家不得安業。以庸將御冗兵。徭役日廣。兵甲日敝。○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編伍彌縫人陣也。愚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為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五百年而聖人出。故自名曰半千。陸贄諫德宗曰。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兵有攻討。有鎮守。權以紓難。暫以應機。

事有便宜。謀有奇詭。不卹常制。不徇衆情。死生進退。唯將所命。攻討之兵也。利烏則勸。習烏則安。保親戚而後樂生。顧家業而後忘死。可以治術馭。不可以法制驅。鎮守之兵也。○古之善選置者。必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好惡。用其力。不違其性。齊其俗。不易其宜。引其善。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不處其所不欲。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使之樂其居。定其志。以惠則感而不驕。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自用。弛禁防而不携。故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而已。

王忠嗣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

段秀實言禁兵少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庭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為爪牙也。若去之。則犬羸馬牛。皆能為敵。

韓愈諫伐淮蔡曰。夫兵不多。不足以取勝。必勝之師。不利在速戰。兵多而戰不速。則所費必廣。

劉蕡策曰。古者因井田以制軍賦。間農事以簡武備。提封約卒乘之數。命將在公卿之列。故兵農一制。而文武同方。以保乂邦家。武過亂畧。今則不然。下官不知兵藉。止於奉朝請。六軍不習武事。止於養階勳。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讎。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翦除奸兇。而詐適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閭里。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奸觀釁之志。無仗節死難之誼。豈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

張巡論陣法。止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上下相習。人自為戰。

宋趙高對神宗曰。夫法一定。易以致人。敵好擊虛。吾以虛形之。敵好背實。吾以實形之。然而所擊者非其虛。所背者非其實。故逸能勞之。飽能饑之。此所以致人而不致于人也。

何承矩曰。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也。

岳飛答張浚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蘇洵心術篇曰。夫兵上義。不義雖利。不動。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以百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才。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故士當蓄其怒。懷其欲。怒不盡。則有余勇。欲不盡。則有余貪。

文彥博告英宗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以兵強天下者。非道也。然有道者。固能柔能剛。能弱能強。

田錫告神宗曰。動靜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可勝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應動而靜。則養寇以生奸。



應靜而動。則先時以敗事。動靜中節。乃得其宜。待其形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

兵志載王安石語曰。古者民居則為鄉。五家為比。比有長。及用兵。即五人為五。五有五司馬。二十。五家為閭。閭有五司馬。二十五人為兩。兩有兩司馬。兩有兩司馬。即閭。閭有五司馬。即比長。隨事異名而已。

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曰。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遷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

元郝經奏議曰。聚如丘山。散如風雲。迅如雷霆。捷如鷹鷂。○竭天下。倒四海。騰擲宇宙。軒豁天地。大極於遐微之上。細窮於委巷之民。撞其鍾而掩其耳。噬其臍而蔽其目。如是。用其手足。執千金之壁。而投瓦石也。○闕隴江淮之北。平原曠野之多。而吾長於騎。故

所向不能禦。兵鋒新銳。良物稠駁。權而擠之。郡邑自潰。而吾長於攻。故所擊無不破。

明于謙陳邊務曰。用兵之法。不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求。應敵之際。非勇無以挫其鋒。非智無以破其敵。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功。

倪岳疏備邊事宜曰。以治待亂。以靜待譁者。治其心也。以近待遠。以飽待饑。以逸待勞者。治其力也。○餽餉屯種。豫其富也。弓甲鞍馬。豫其利也。城郭溝塹。豫其固也。作止圍援。豫其習也。斥候諜間。豫其明也。號令賞罰。豫其行也。

工

說卦傳曰。巽為繩直為工。○坎為矯揉。為弓輪。

月令曰。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程度。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成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周禮曰。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



古今類用

卷之三

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

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

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

成之。謂之婦功。粵無錡。粵南蠻地也。燕無函。燕北地也。出狄

甲秦無盧。秦西戎地也。盧兵戈之柄。胡無弓車。胡東夷也。言其無

粵之無錡也。非無錡也。夫人而能為錡也。燕之無函

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秦之無盧也。非無盧

也。夫人而能為盧也。胡之無弓車。非無弓車也。夫人

而能為弓車也。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

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

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

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為良。

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

北。為枳。鶴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

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

地氣然也。燕之角。荆之幹。妘胡之筍。吳粵之金錫。此

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

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



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殖之工二。○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飾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閑民無常。轉移執事。

管子曰。夫工群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辨其功苦。權節其用。論比協材。以且暮從事。施於四方。以飭其子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工。○今工以巧矣。而民不足於備用者。其悅在玩好。古之良工。不勞其智巧。以為玩好。是故。無用之物。守法者不失。鹽鐵論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贖谿壑。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高帝禁商賈不得仕宦。

古今類劇 卷五
所以過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門。而民猶為非也。况上之為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民罪梯也。

劉子新論曰。衣食為民之本。而工巧為其末也。蓋彫文刻鏤。傷於農事。錦繡綦組。害於女工。

漢輿服志曰。一器而群工致巧者。車最居多。是故具物以時。六材皆良。輿方法地。蓋圓象天。三十幅以象日月。蓋二十八以象列星。龍旂九旒。七仞齊軫。以象大火。鳥旟七旒。五仞齊較。以象鶉火。熊旂六旒。五仞齊肩。以象參伐。龜旒四仞齊首。以象營室。孤旌枉矢。以象孤也。

王吉上疏言得失曰。古者工不造瑯琊。音蒙商不通倭靡。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險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

唐魏徵曰。難得之貨。雜然並進。玩好之作。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樸素。力役廣而冀農桑興。不可得也。

虞



此爻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解爻曰。田獲三狐。

得黃矢。而得君子。○巽爻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三品一為乾豆一為賓客一以充庖。○繫辭曰。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

以漁。蓋取諸離。包義氏

國風大叔于田曰。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

舞。叔在藪。火烈具舉。禮同祀。揚暴虎。獻于公所。○還曰。

子之還弓。遭我乎徂之間。弓並驅從。兩肩弓。揖我謂

我僕弓。○駟鐵曰。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

後則獲。

左傳晏子對齊侯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

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齊侯田于沛。招虞

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

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

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王制曰。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月令曰。乃命水

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敢或侵。削衆庶兆民。以

為天子取怨於下。

淮南子曰。畋不掩群。不取麇天。不涸澤而漁。不焚林



而獵。對未祭獸。罝罟不得布於野。獮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網羅不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斧斤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田。孕育不得殺。鷩卵不得採。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

國語。宣公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罟。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虫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藉魚鱉。以為夏禱。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虫孕。水虞於是乎禁罝罟。設罝鄂。以實廟庖。畜功

月也。且夫田不槎蕪。澤不伐天。魚禁鯤鮪。獸長麋麇。鳥翼鷩卵。虫舍蜚蠊。蕃庶物也。

史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曰。樂不盡般。殺不盡物。泊乎無為。澹乎自持。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

○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然騶虞臨馭。鐵馬嘉車。攻來吉日。

禮官正儀。乘輿乃出。○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間。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遂往而



不邁。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
 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萌隸。墾
 墻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
 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
 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更始。
 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
 游於六藝之圃。馳騫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
 狸首。兼騶虞。弋玄鶴。舞干戚。戴雲罕。揜群推。罕。罕也。前。有九
流雲罕之車。揜。捕也。詩。小雅。之。材。七十。人。故。曰。群。推。 悲伐檀。樂樂

習脩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恠歌。登明堂。
 坐清廟。次群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
 時。天下大說。悅。音。鄉。音。風。而。聽。隨。流。而。化。鼎。音。勃。也。音。同。然與
 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羨溢也於五
 常。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若形。罷
音。疲。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
 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
 者不繇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
 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人無所食。



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漢揚雄羽獵賦序曰。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小。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嘗同貴正與天乎比崇。齊桓魯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為駟乘。挾三王之既僻。嶠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閔。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之為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徂茲於外。帝將惟田於靈之

圖。開北垠。受不周。

風

之制。以奉終始。顛頊玄冥之統。

皆北方神

迺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閭闔。儲積

共俯。

共音恭。具物也。俯身事也。

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

渭。經營鄠鎬。○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修

唐典。匡雅頌。揖讓于前。招光振耀。蠻貊

同響。忽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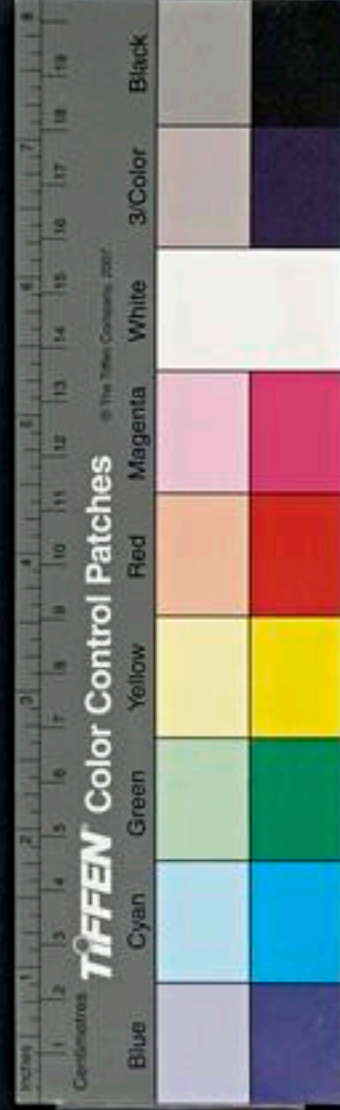
如神。

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隣。是以旃裘之王。胡貉

之長。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前入闔口。後陳廬山。群公

常伯。揚未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

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觀東嶽。禪梁基。



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
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
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非章華。是
靈臺。罕徂也離宮而輟觀游。土事不飾。木功不彫。
承同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急。儕男女使莫違。恐貧窮
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
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群臣之有亡。放
雉兔。收罝罟。麋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
於是醇洪壺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

不亦至乎。乃祇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
業。未遑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因回軫還衡。背阿房。
反未央。○長楊賦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露而恩
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
斜。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
有餘。其塵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為娛
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哉。且人
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今樂遠遊以露威靈。數搖
動以罷車甲。非人主之急務也。○事罔隆而不殺。物



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陰。安不忘危。廼時以有年。振
師五祚。龜作習馬長楊。館名簡力狡。健也獸校武票。輕禽疾
唐張玄素諫太子承乾獵曰。古者曰三驅。非以教殺。
除民害也。若以獵為娛行之無常。不損盛德哉。
白樂天續虞人箴曰。鳥生深林。獸在豐草。春蒐冬狩。
取之以道。鳥獸虫魚。各遂其生。民野君朝。亦克用寧。
太寶教曰。教行園囿。毓長草木。教行虞衡。山林作材。
教行藪牧。養蕃鳥獸。教行百工。飾成器用。教行商賈。
阜通材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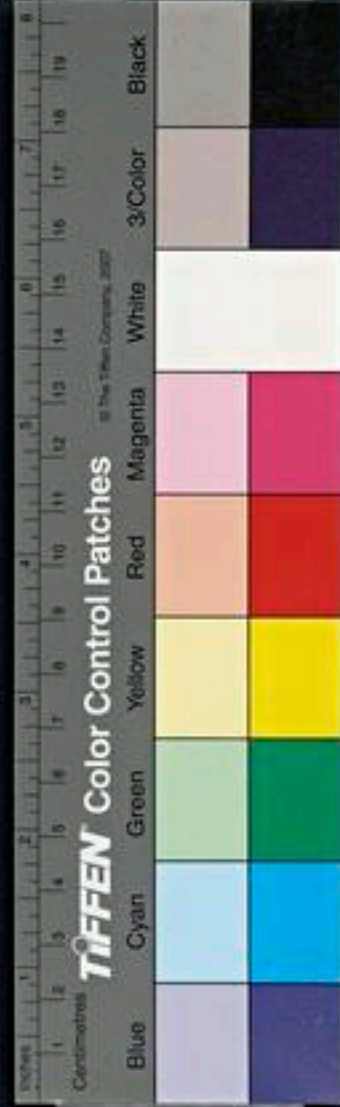
觀人

堯典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
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
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
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
乂。兪曰。於絲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音異哉。
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彰厥有常
吉哉。○明試以功。○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
灼見三有俊心。



左傳。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長。處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曰。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不憚人匱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務自大而預其上且夫人臣而侈。國家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歷年以必行其害必亡。○陽處父如衛。反過。雀舍於逆旅。寤。羸氏。羸謂其

妻曰。吾求君子久矣。乃今得之。舉而從之。陽子道與之語。及山而還。其妻曰。子得所求而不從之。何其懷也。曰。吾見其貌而欲之。聞其言而惡之。夫貌情之華也。言貌之機也。身為情成於中。言身之文也。言文而發之。合而后行。情貌言三者合則行離則有釁。今陽子之貌。濟成其言。匱。言不非其實也。若中不濟而外疆之。情不足而貌。其卒將復。反其中外易矣。若外內類而言反之。噴其信也。夫言以昭信。奉之如機。歷時而發之。胡可噴也。今陽子之情。譏矣。辨以濟蓋也。成其貌以且剛



而主能。

尚

不本而犯。

不本仁義而陵犯人

怨之所聚也。吾惧未

獲其利而及其難。是故去之。○晉公子重耳過曹。僖

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

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

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文子曰。楚

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

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

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

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叔服能相人。公

孫敖見其二子焉。服曰。殺也。食子。難也。叔子。○鄆舒

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也。

趙盾夏日之日也。

禮器曰。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

韓非子曰。上用目。則下飾觀。上用耳。則下飾聲。上用

慮。則下繁辭。

呂覽申不害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聽也。何以知

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

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則明。夫智無以知



則公。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

淮南子曰。智過萬人者謂之英。下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以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事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

啓蒙訓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說苑曰。士之接也。非必與之臨財分貨。乃知其廉也。非必與之犯難涉危。乃知其勇也。舉事決斷。是以知其勇也。取與有讓。是以知其廉也。故見虎之尾而知其大於狸也。見象之牙而知其大於牛也。一節見則

百節知也。○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不取。

說林曰。人不易知。知人亦不易。使人之相去。若鵠之與鳥也。易知也。若葵之與莧也。易知也。惟其若芎藭之與藜本。蛇床之與蘼蕪。則不可得而辨矣。是故大其若毒。大詐若信。大貪若潔。大佞若忠。是芎藭與藜本之類也。

妙明子曰。見秋毫之末者。不能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可見知人則易。知己則難也。

史趙禹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東郭先生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

趙王語趙文曰。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僻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

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石父請絕。晏子懼然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而悟。而贖我。是知也。知已而無禮。固不



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

晉杜預受詔為黜陟課曰。上古之改。因循自然。虛已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迨至淳朴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班爵祿。宏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訪。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章。巧飾彌多。

羊譚對武帝策曰。八紘之廣。兆庶之衆。豈無卓越備異之才。譬猶南海不少明月之珠。大宛不乏千里之駒也。異哲難見。遠數難覩。故二八由舜而甫。顯伊尹負鼎而方用。

唐劉廼進知銓書曰。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惠。今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內。何其易哉。夫判者以狹詞短韻為體。是以小治鼓衆金。雖款為鼎鑪。不可得已。故雖有周公尼父。圖書易象之訓。以判責之。曾不及徐庾。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晉



夫故千霄蔽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椽杙。龍吟虎嘯。希聲也。尚頰舌之感。必下於蛙蠅。豈不悲乎。誠能先政事。次文學。退觀其治家。進察其臨節。則龐鴻深沉之事。亦可窺其門闕矣。

宋劉摯對英宗曰。人才難得。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改移者。小人之尤也。終不可任。

梁周翰對理宗曰。天地以來。覆載之內。聖賢交薦。古

今同流。披其顛末。鮮克具美。周公大聖。佐武輔成。盛德大勳。播天極地。管蔡流言。竟尾跋胡。偃木仆禾。僅得辨明。孔子大聖。刪述六經。祖述憲章。三年有成。伐木於宋。別迹於陳。雖試用於定哀。曾不容於季孟。區區後賢。瑣瑣立事。而歆其磨涅不渝。終始如一。竊以爲難其人矣。以羔裘之小疵。忘狐裘之大善。苟歆指瑕。安得無累。或從澄汰。盡可棄捐。

謝深甫曰。枵音中侈外者多妄誕。激訐沽譽者多眩鬻。激昂者急於披露。而或隣於好夸。剛介者果於植



立。而或隣於太銳。靜退簡默者。寡有所合。而或隣於立異。言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挫抑。於是趨時徇利之人。專務身謀。習為軟熟。因循積歲。亦致通顯。一有緩急。莫堪倚任。

元不忽木疏曰。責嘉禾於數畝。求良驥於數馬。

高廟謂侍臣曰。問君子於小人。小人未必能知君子。且又忌之。鮮有不為所毀者。問小人於小人。其朋黨阿私。則所譽者多矣。唯問於君子。則處心公正。然後能得毀譽之實。故知人為難。而知言為尤難也。

馬文昇上孝宗曰。左右譽一人之善。必究其所從來。毀一人之短。必詢其所從始。

楊慎璫語曰。產崑崙者難為玉。植鄧林者難為木。朱草之莖如針。紫芝之莖如豆。真玉火三日而見性。豫章生七年而辨名。知人實難。人實難知也。

用人

師父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堯典曰。明明揚側陋。○臯陶謨曰。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



事。俊又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於五辰。庶績其
凝。○益稷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
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洪範
曰。人之有能有為。使羞也。進用也。其行而邦其昌。○立政
曰。成湯陟丕。登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
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
用協於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小雅節南山曰。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
人殆。○大雅卷阿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

豈弟君子。四方為則。○文王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王國克生。維周之禎。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左傳曰。祁奚稱其仇。不為譖。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
不為黨。○舅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音饋之。敬。相
待如賓。典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興也。能敬必有
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
之罪也。殛。縣。其舉也。與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
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
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祁奚辭



古今類集 卷之三
中軍尉公問焉曰孰可對曰臣之子午可人有言曰
擇臣莫若君擇子莫若父午之少也婉以從令游有
鄉處有所好學而不戲其壯也疆志而用命守業而
不淫其冠也和安而好敬柔小物而鎮定大事有直
質而無番心非義不變非上不舉若臨大事其可以
賢於臣也臣請荐所能構而君比義焉公使祁午為
軍尉沒平公軍無秕政
王制曰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
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禮運曰用人之知去其詐
用人之勇去其懦用人之仁去其貪

管子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
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聞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
則無不知也○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
言智者試之以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
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
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黑白之分亂主則
不然聽言而不試故長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
肖者不困故明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



身而課其功。專任法不自舉為。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

韓子曰。有智而不以慮。使萬物知其處。有行而不以賢。觀臣下之所因。有勇而不以怒。使群臣盡其武。是故去智而有明。去賢而有功。去勇而有彊。○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蓋。而人主之倫悖矣。

孔叢子曰。日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所妨者細也。

鬻子曰。民者至卑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矣。

亢倉子曰。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議。而爭進矣。貴口可道之功。



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改敗矣。

呂覽曰。夫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及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衆為也。

韓非曰。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

淮南子曰。有大器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驂騑騶驥。天下之駿馬也。使之與狸鼠

試於釜竈之間。其疾未能過狸鼠也。黃鵠白鶴。一舉千里。使之與燕服翼。試於堂廡之下。廬室之間。其便未必能過燕服翼也。辟閭巨關。天下之利器也。擊石不缺。刺石不銼。使之與管蒙決。日出昧。其便未必能過管蒙也。

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為使人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東野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

古今類事 卷之二
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矣。○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工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

說苑曰。孟孫獵得麀。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麀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續統訓曰。子順曰。臣入魏。見君之二計。臣烏。張叔謀有餘。范威知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可同乎。荅曰。駕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擦。卞氏為之嘆息。故賢愚同貫。則能士匿謀。真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劉子曰。萬碩之鼎。不可滿以孟水。一鈞之鍾。不可容於象流。是以貴量才授任。

說林曰。買馬者。不論馬之才力。而以色物毛澤為議。則過都歷塊之足。不至矣。售玉者。不論其廡直溫粹。



無瑕者。而以大小徑廣為議。則連城傳國之實不至矣。論士者。不以九德六行。而以言貌為議。則伊尹仲山甫不立於朝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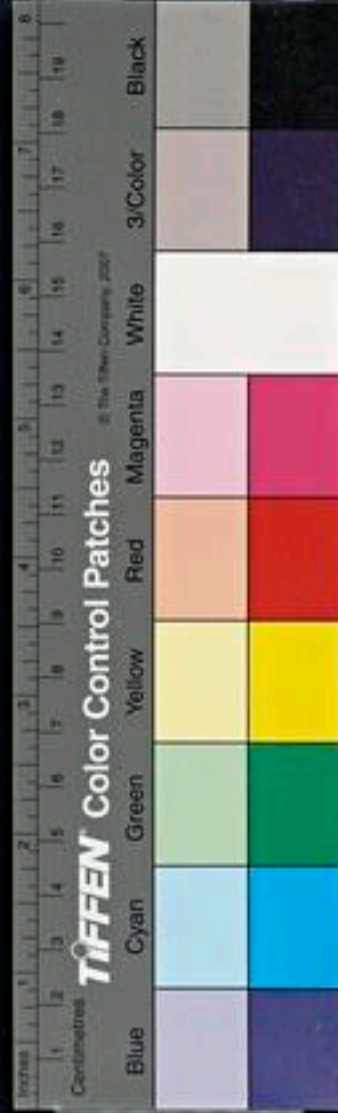
史范曄上秦昭王書曰。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黎。楚有和璞。此四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向使文王疎呂

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王無以成其王業也。

陳軫曰。昔子胥忠於君。而天下願以為臣。曾參孝於親。而天下願以為子。故賣妾不出里巷。而售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

屈原傳曰。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

楚人對頃襄王曰。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



古今類聚 卷五
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驎也。齊魯韓魏者青首也。鄒費
郊邳者羅鷲也。見烏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
為子。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藥
載也。

李斯諫秦王曰。臣聞史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
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
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
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
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復楚魏之

師。舉地千里。至今治疆。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
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
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
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
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
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
疏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
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
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



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
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
玩好。鄭衛之女。不克後宮。而駿良馱驥。不實外廐。江
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
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
簪。傅璣之珥。阿綳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
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鈺。彈箏
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
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鈺。而就鄭衛。退
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遠視而已矣。
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
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
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夫物不
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
韓信語李左車曰。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伯
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取與
不取。孫通劉敬傳論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臺榭之
榱。非一木之枝。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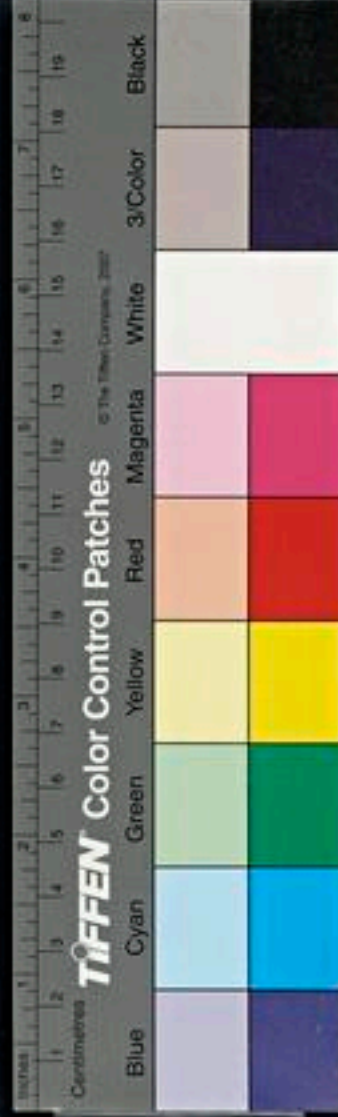


魏無知對高帝稱陳平賢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

高帝雒陽宮論功曰。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音鎖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

褚先生曰。浴不必江河。要之去垢。馬不必騏驎。要之善走。士不必賢聖。要之知道。

鄒陽獄中上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蠹木根柢。輪囷離詭。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雖抱堯舜之術。扶伊尹之辨。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於君。而素無根柢之容。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



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輪用雜詭委曲解反也。武帝詔曰。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斲地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于將之撰。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鏘。水斷蛟龍。陸刺犀革。忽若掌泥塵塗。上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駕馬。

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及至駕齧膝。驟乘旦。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馳騁。驚忽如景靡。追奔電。遂遺風。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愴。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海內也。

楊雄解嘲曰。昔三人去而虢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霸。五羖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眉而危穰侯。蔡澤雖喋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灌。則不能安當。



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梅福上成帝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陣。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人雲合。歸漢。爭進奇異。智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智。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無敵於天下也。

何武唐林上疏成帝曰。忠臣社稷之衛。魯以李友治

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豎。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夫。鄭興日食奏言。當擇人而用。曰。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卻縠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

谷永頌陳湯功曰。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反席。趙有廉頗李牧。秦不敢窺兵井陘。漢有郅都魏尚。匈奴



古今類聚 卷十二
不敬南鄉沙漠。

班彪王命論曰。駕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傳。不奮六翮之用。桀桀之才。不荷棟梁之任。

三國傳。玳曰。行具則謂之賢。道修則謂之能。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曹植與楊修書曰。有南威之容。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議於斷割。○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地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頃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

秦宓薦處士曰。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

宋顏延之曰。得鳥者羅之一目。而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

蘇綽對周文曰。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夫良玉未剖。與瓦石同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驥。然後始分。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叩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



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彼環偉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况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

裴政等傳論曰。大厦非一木之枝。王公非一士之畧。唐太宗曰。為官擇人者治。為人擇官者亂。

岑文本曰。使智使勇使愚使貪。故智者樂立其功。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生。是以前聖必收所長而棄所短。

虞世南曰。天下未嘗無賢。以不用亡。不必多賢。以見用興。

宋林栗曰。人主蒞權。大臣審權。爭臣議權。王侯貴戚善撓權者也。左右近習善竊權者也。權在大臣。則大臣重。權在通臣。則通臣重。權在爭臣。則爭臣重。是故人主常患其權之旁落。必欲收攬而獨持之。然未有能獨持者也。不使大臣持之。則王侯貴戚得而擅之矣。不使通臣審之。爭臣議之。則左右近習得而竊之。



矣。頽謂得自執之。豈不悞哉。

洪凝曰。蒙傑不可以虛名駕馭。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

元許衡疏曰。髮之在首。不以手理。而以櫛理。食之在手。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而用櫛與匕。是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

明劉基擬連珠曰。人非大聖。鮮有全材。君欲任賢。當如用器。惟能避短。而庸長。乃克奏功。而濟事。是以驥騮駉駉。以之運磨。不若寒驢之能。干將莫耶。以之刈

草。不如鈞鑣之利。○萬物並育。不齊其用。而各有用。五氣迭運。不同其功。而皆成功。故良珠夜光。不假燄于明燭。秋華發彩。不爭榮于春風。○物無全材。適用為可。材無棄用。擇可為長。故一目之人。可使視準。五毒之石。可使潰瘍。是以穰苴治師。智勇貪愚。咸宜其任。公輸搆廬。棟梁枿稅。各得其良。

解縉疏曰。朝揖刀鐻。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縮組符。剔發之賤。袞綉巍峩。負販之傭。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盍忱恂有德。

古今類聚 卷之三
葉居升萬言書曰。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損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以為廉為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

王恕議脩明治道狀曰。以資格處尋常之士。不以資格待非常之材。古今通制也。

王守仁邊務疏曰。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而人之常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為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李夢陽應詔上書曰。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損百萬之費。而斬一郎之拜。

楊慎瓌語曰。越王金鑄范少伯。晉帝圖畫宗少文。遙



古今類聚 卷十一
聞聲而相思也。秦皇未見韓非。則思與之並世不可得。既見非則殺之。武帝未見相如。則思與並世不可得。既見相如則擯之。日進前而不御也。

農桑

繫辭曰。斷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禹貢曰。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國風七月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
獲南畝。○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蚕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穆。禾麻菽麥。○楚茨曰。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

左傳。虢文公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民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



乎成。○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

月令曰。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九推。反執爵於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所以節勞也

素書曰。菽粟不足。未作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而工

彫文刻鏤相稱也。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無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綉。綦組相稱也。謂之逆。神農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

管子曰。先王知衆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民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



貧也。○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上女衣五。中女衣四。下女衣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饑者。一女不織。民有為之寒者。○君之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植。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農以勞矣。而天下饑者。其悅在珍怪。女以巧矣。而天下寒者。其悅在文

繡。

亢倉子曰。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令。不一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人捨本而爭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家時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忘本而事末。則好志。好志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桑也。

淮南子曰。夫民之為生也。一人耒耜而耕。不過十畝。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澇



古今類考 卷十二
早災害之患。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長。五穀蕃殖。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磽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谷者。以樹竹木。春伐枯稿。夏取菓蔬。秋畜蔬食。冬伐薪蒸。以為民資。○雕琢剡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人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

史蔡澤稱商君以告范雎曰。夫製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蓄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

鄴生曰。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人以食為天。

賈誼曰。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

力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



後篇曰。今務本者少。浮食者衆。資末業者。夫。虛偽游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蠶。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

景帝詔曰。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始終。

食貨志。鼂錯曰。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得以有其民哉。

宋顏延之曰。祿利者受之易。易則人之所榮。蠶繻者。就之艱。艱則物之所鄙。艱易既有勤倦之情。榮鄙又間向背之意。此二塗所為反也。以勞定國。以功施人。則役徒屬而擅豐麗。自理於民。自事其主。則督妻子而趨耕織。所謂賢鄙處宜。華野同泰。

五代竇儀對周世宗曰。國家之利。守讓帛而已。二者不出于國。而出于民。其道在天。其利在地。得其理者。畜阜。失其理者。耗畜。

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元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蚕之女。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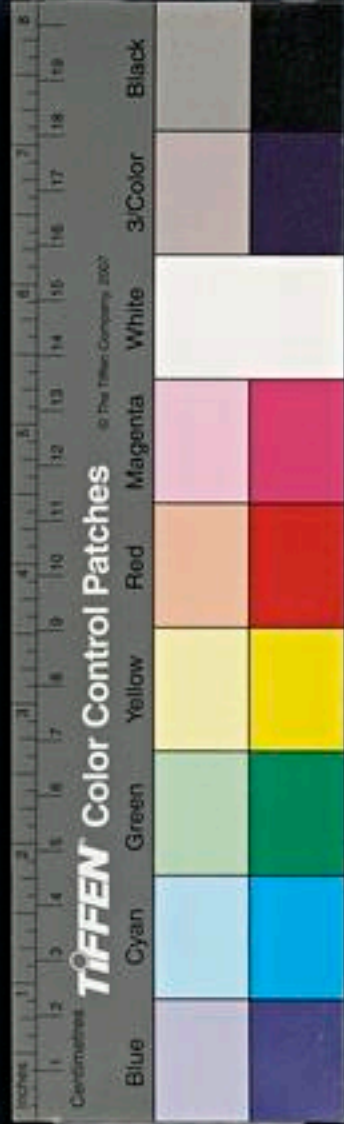
餓寒不至。自什一之途開。奇巧之技作。而後
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
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
在於禁華靡。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遊食。
庶民之家。不許錦繡。庶幾可絕其弊。

新選古今類聚卷之十二 終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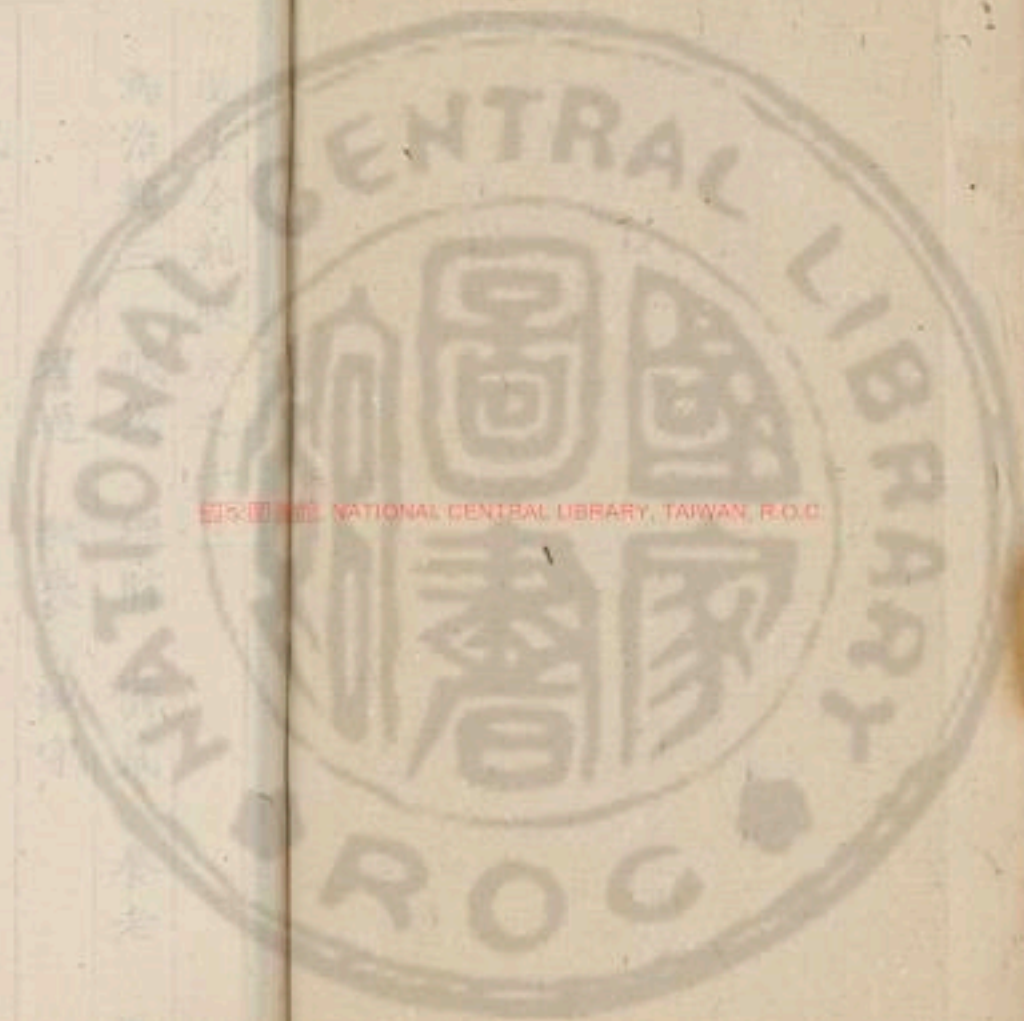


元象曰說以先民氏志其勞悅以祀那。民忘其也
為貢曰六册孔情庶土定正庶慎斯賦成則三
中邦○五百里甸屏百里賦歸通二百里納甸三
百里納采服四百里采車百里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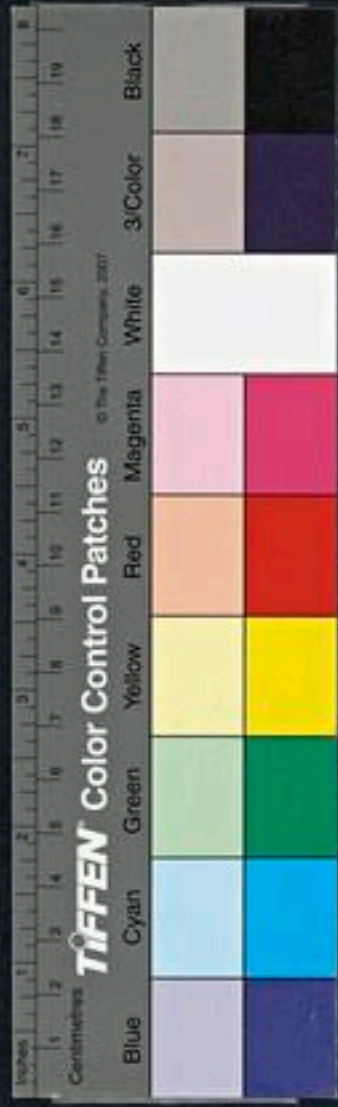
賦稅

○

242212 210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十三

為治類三 賦役 理財 備荒 養老 曆法

宥過 馭夷 城守

賦役

兌豸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禹貢曰。六府孔脩。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

賦中邦。○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鉉。三

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小雅大東曰。東大東。杼軸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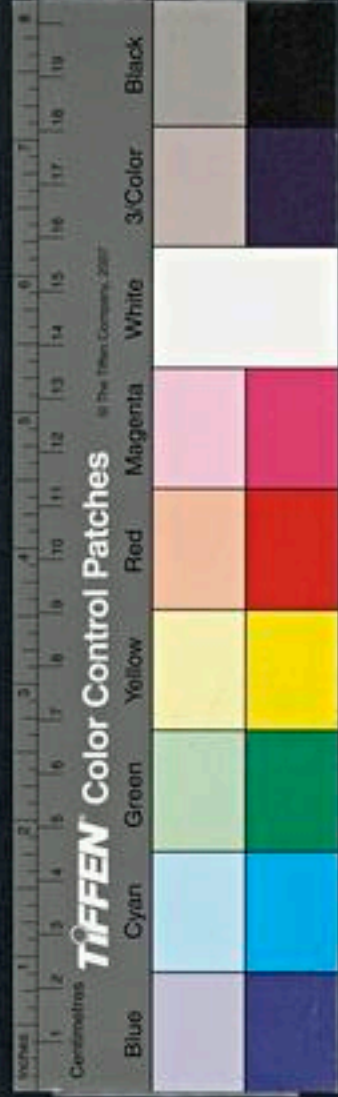


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寮是試。○北山曰。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方剛。經營四方。

左傳。仲尼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_{也砥平}其遠通。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縣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稷_音禾秉芻釜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君子之於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歛從其

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工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財費則後貧。後煩則民叛。○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是月也。夏季不



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

周禮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國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祀祭。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任農

以耕事。貢九谷。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飾事。貢器物。任商。以商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管子曰。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賦斂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力不行矣。○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夫財之所生。生於用



力。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無已。是民用力無休也。○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而上徵暴急無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秋糶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關市之租。府庫之徵。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夫以一民養四主。故逃徙者有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

鹽鐵論曰。古者之賦稅於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農人納其獲。女工効其功。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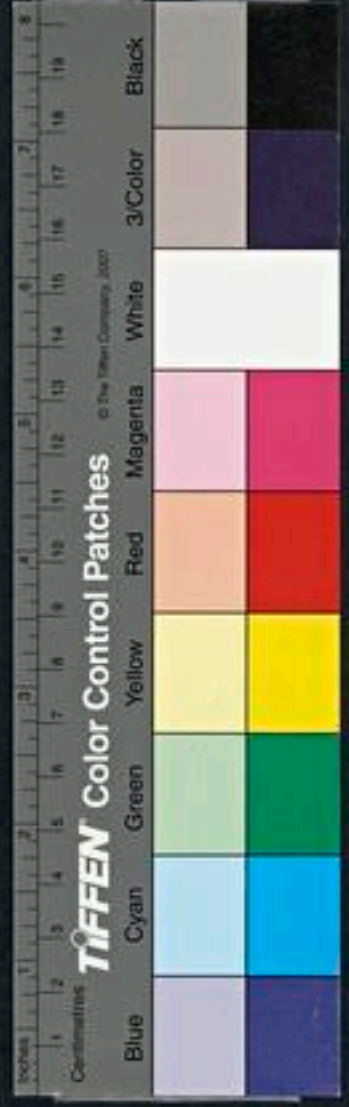
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

史由余觀於秦穆公。示以公室積聚之富。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

平準書曰。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乎利。事變故多。而亦及是。

○是以物盛而衰。世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出其土地所宜。人民多少。而納賦焉。湯

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所以為治。齊桓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顯成伯名。魏用李悝。盡地力。自是之後。



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于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毋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饌。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曷嘗竭天下之財資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且利不從天來。不從地出。一取之民間。此計之失者也。無異於愚人及裘而負薪。愛其毛。不知其皮盡也。

漢食貨志載董仲舒語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井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入陂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餘。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王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乎。

賈山曰。周蓋千八百國。以死卅之民。養千八百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始皇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

帝彪上肅宗曰。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



先除其所患。

朱暉奏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監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非明主所宜行。

隋食貨志曰。爰自軒項至於堯舜。皆因其所利而勸之。因其所欲而化之。不奪其時。不窮其力。輕其征。薄其賦。此五帝三王不易之教也。古語曰。善為人者愛其力。而成其財。若使之不以道。歛之如不及。財盡則怨力盡則叛。

唐食貨志載陸贄語曰。明君不厚所資而害所養。故重民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後歛其餘財。

韓琬曰。夫流亡之人。非愛羈旅。忘桑梓也。歛重役亟。家產已空。鄰伍牽連。遂為游惰。窮詐而犯禁。致死而抵刑。

宋司馬光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今設法侵漁。其害甚於加賦。此桑弘羊欺武帝之言也。



蘇轍上英宗曰。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因其勢。循其理。微為之節文。使存者無損。而來者有制。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後日。事有間矣。

范鎮對宣太后曰。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猶養魚而竭其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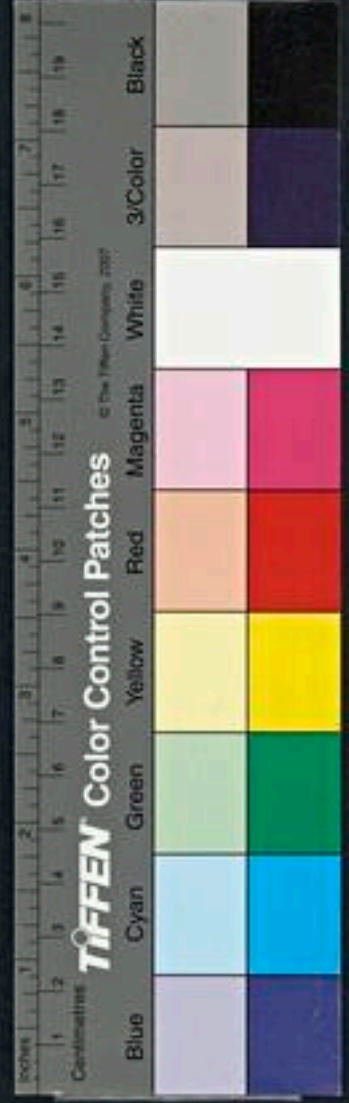
李冲曰。任土作貢。所以通有無。井乘定賦。所以均勞逸。有無通。則人財不匱。勞逸均。則人樂其業。

元耶律楚材曰。經界廢而後有經理。魯之復畝。漢之

覈田。皆其制也。夫民之强者。田多而稅少。弱者。產去而稅存。非經理無以去其害。然經理之制。苟有不善。則其害又將有甚焉者矣。

董文用語盧世榮曰。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多得哉。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剝無遺。有百姓乎。

明張司空曰。季武子出。見絕流而漁者。下令歛鞭之。



曰噫甚矣。子之貪恐也。漁者曰。主君欲法小人。則既知罪矣。盍姑自主君始可乎。自主君之治魯也。農夫力耕。其穀無弗輸於廩者。婦人織作。其布帛無弗入於宮者。商賈所貿易。其貨則無弗登於府者。山谷冶鑄。其器物無弗歸於宮者。是主君竭澤而漁矣。何罪乎。絕流哉。

理財

損卦辭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言當損時至薄無害 ○渙爻曰。

渙汗其大號。渙王居無咎。居積也言發令以收人心 ○繫辭曰。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益稷謨。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畝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小雅甫田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

左傳。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重曰母輕曰子 民皆得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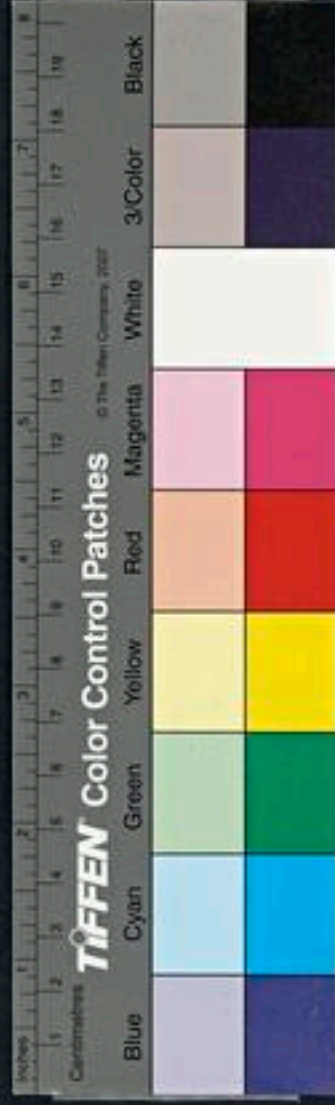


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輕。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逃志。是離民也。

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量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為出。○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濫。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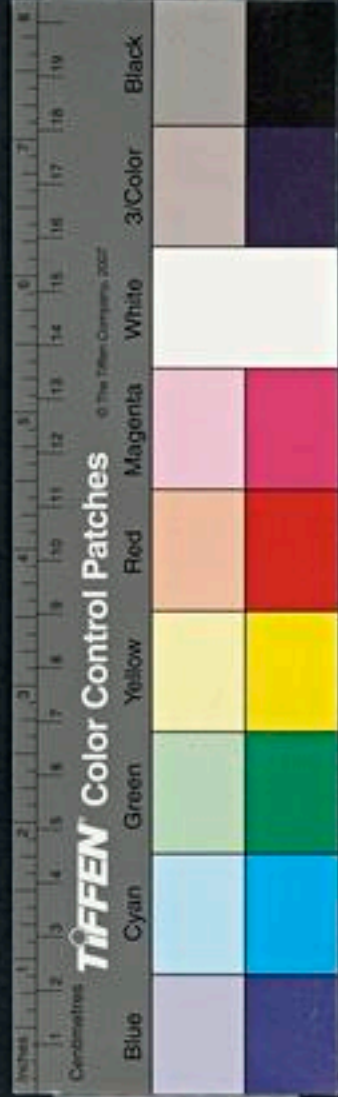
周禮曰。春官。天府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以九貢之法。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法。均節邦之財用。

管子曰。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



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投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疆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庫。金與粟爭貴。鄉與朝爭治。故野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

家用足也。朝不合象。鄉分治也。○五穀食味。民之司命也。黃金刀幣。民之通施也。故善者執其通施。以御其司命。○今人君藉求於民。令曰十日而具。則財物之賈十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則財物之賈十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則財物之賈十去半。朝令而夕具。則財物之賈十去九。○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誣。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見。故



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室之藏。藏鎰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鎰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種饌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故萬民無藉。而國利歸於君也。

國語曰。夫利。百物之所生。天地之所載也。而成專之。其害多矣。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能久乎。

荀子曰。上好功則國貧。上好利則國貧。士大夫衆則國貧。工商衆則國貧。無制數度量則國貧。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潢積水也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鹽鐵論曰。國有沃野之饒。而民不足於食者。工商盛



而本業荒也。有山海之貨而民不足於財者。不務民
用而淫巧衆也。故川源不能實漏卮。山海不能贍溪
壑。

說苑曰。天子藏於四海之內。諸侯藏於境內。大夫藏
於家。士庶人藏於篋櫝。非其所藏。不有天災。必有人
患。

史趙奢傳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
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
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
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
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
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
為貴戚。豈輕於天下耶。

貨殖傳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
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
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
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
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財竹穀



鹽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柎梓薑桂。金錫連丹沙犀璣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列皆中國也。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微貴。貴之微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

出則乏其事。高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欽袂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疆。至於威宣。



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待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主。萬室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楚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

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義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奪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推埋。劫人作姦。掘塚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執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如鶩。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



古今類用
車騎亦為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
谷。不避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作
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
神極能。為重得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
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
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去就與
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
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
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
不可勝數。夫織音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
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田
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
也。而雍樂成以饒。飯脂奪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
業也。而張氏千金。酒削薄枝也。而郅氏鼎食。胃脯治
胃為脯而鬻之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
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
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
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漢貨殖載白圭語曰。吾治吾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
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
決斷。仁不足以馭子。彊不能以有守。雖欲學吾術。終
不告也。

范蠡別號鴟夷子皮。曰。太公通市井之貨。以致齊國
之強。鴟夷善發歛之居。以盛中陶之業。

漢食貨志曰。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故貨寶於金。利
於刀。濂於象。布於布。束於帛。太公退。又行之于齊。至
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殺有貴賤。

今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人君不理。則富賈游於市。乘
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
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此輕重歛散
之以時。則準平。○若乃九土既敷。四民承範。東吳有
齒角之饒。西蜀有丹朱之富。兖豫漆絲之膾。燕齊怪
石之府。秦邠羽旄。迥帶琅玕。荆郢桂林。旁通竹箭。江
干橘柚。河外舟車。遼西旃罽。音之鄉。蔥右蒲梢之駿。
殖物怪錯。于何不有。○若夫上法星象。下料無外。因
天地之利。而總山河之饒。可以長見齒。可以養耆年。



因之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旂章有序。朝聘自其儀。燕享由其制。家放國阜。遠至通安。救水旱之灾。卹寰瀛之弊。然後王之常膳。乃間笙鏞。商周之典。用此道也。

宋范泰諫市民銅鑄錢曰。治國若烹小鮮。極敝莫若務本。未有民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未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實難。

孔琳之傳論曰。民生所貴曰食與貨。昔醇民未離。情嗜踈寡。奉生贍已。事有易周。一夫躬耕。則餘食委室。

匹婦務蠶。則無衣被體。憇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為功蓋輕。而事有譌變。隆敞代起。昏作後苦。故穡人去而末業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絲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蕪本為事。豐衍則同多。餘音之資。饑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既不療於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於湯世。其蠹病亦已深矣。齊崔祖思陳事啓曰。堯資用天之儲。實拯懷山之數。湯憑分地之積。以勝流金之運。魏置典農。而中都足

食。晉開汝潁而汴河委儲。

魏甄琛上文帝表曰。大道既隱。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恒恐財不調國。澤不厚人。故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澤。輕在人之貢。立稅關市。禪十一之儲。收此與被非利已。回彼就此非為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產。惠天地之人。藉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

高謙之上鑄錢疏曰。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人之困。湯遭大旱。以荊山之金。鑄錢贖人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

魏邢巒上世宗表曰。明王之治天下。莫不重粟帛。輕金玉。粟帛安國育民之方。金玉虛華損德之物。

薛虎子諫高祖曰。金湯之固。非粟不守。韓白之勇。非糧不戰。故自用兵以來。莫不先積聚。然後圖兼并者也。

甄琛曰。善藏者藏於民。不善藏者藏於府。

唐劉晏曰。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理財常以養民。



為先。○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陸贄曰。穀帛。人所為也。錢貨。官所為也。蓋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孔琳之曰。聖人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置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

宋黃洽對孝宗曰。興天下之利者。不窮天下之力。司馬光為政。欲盡反安石之法。畢仲游與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出。故凡改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青苗市易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欲禁其散歛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司馬光對神宗曰。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今設法侵漁。其害有甚於加賦。此桑弘羊欺武帝之言也。

王安石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為公患也。



患在治財無其道爾。

金食貨志曰。國之有食貨。猶人之有飲食也。人非飲食不生。國非食貨不立。然燧人庖犧。能為飲食之道。以教人。而不能使人無飲食之疾。先王能為食貨之政。以遺後世。而不能使後世無食貨之弊。惟善養生者。如不飲食。啖而飲食。自不闕焉。故能造饑飽之宜。可以衛生而長壽。善裕國者。初不事貨殖。而食貨自不乏焉。故能制豐約之節。可以獎少而長治。○繫絳勝。必至於傷利。操切勝。必至于害民。

備荒

說命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小雅茗之華曰。暉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大雅雲漢曰。倬彼雲漢。昭回於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壁既卒。寧莫我聽。

左傳。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胡傳曰。古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為粥溢以救餓殍。或興工作以聚



古今考原 卷之三
夫業之人。緩刑弛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
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脩。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
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也。

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
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
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無有凶旱水溢。
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王藻曰。年不順
成。君衣布措本。土竹笏而象飾其年不順則君衣布衣執竹笏也關梁不租。
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周禮曰。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
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青禮。
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
有二曰除盜賊。○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
之委積。以恤民之難。同阨。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郊
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
委積。以待凶荒。○司牧。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
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韓詩外傳曰。一穀不升謂之饑。二穀不升謂之饑。三

古今類用
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
侵。大侵之禮。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禡
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

說苑曰。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為人煩
苦。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復之。子
路忿然不悅。往見孔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
災。故與人修溝瀆以備之。而民多匱食。故與人簞食
壺漿。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
以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孔子曰。爾以民為
餓。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
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處已則可矣。否則爾
之受罪不久矣。

漢晁錯論貴粟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
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
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
而備先具也。

食貨志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
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

傷而農易勸。○故善平糶者。必謹觀歲。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歛。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歛。而糶故雖遇饑。鍾水旱。糶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

賈誼曰。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歲之旱。

唐書曰。善治病者。不使至危。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少則不足活人。多則至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歛矣。○賑給近僥倖。吏下為奸。強得之多。弱得之少。刀

鋸在前。卒不可禁。以為二害。

曾鞏曰。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今百姓暴露之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三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况給受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凡此又不過使之得且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



古今類聚 卷之三
矣。今被災州郡。每戶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脩其畝。商得治其貨。賄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得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

養老

酒誥曰。妹土。

衛邦名。妹土。

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

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爾大

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豳風七月曰。六月食鬱及薺。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剥

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大雅行葦曰。魯

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台背。以

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頌載芟曰。有飶其香。

邦國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左傳曰。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杞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食。趙孟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在塗泥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也。使為絳縣而廢其與尉。○宋公子鮑



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自七十以上，無不饋
飴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
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

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
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
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九
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糧，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
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五十始衰，六
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

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
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
從。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
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
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
有虞氏貴德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
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
乎天下久矣。

管子曰：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年七十以上，



一子無征。三月有饋肉。八十以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以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此之謂老老。

淮南子曰。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跪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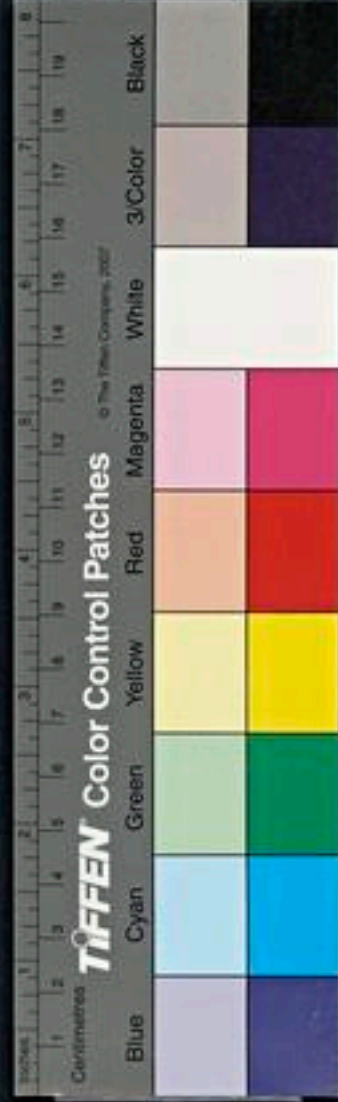
史賈山曰。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音祝。禮。祝饗在前。

祝饗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求備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

謂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恐不得聞其過也。

武帝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即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七十以上。以有受鬻法。為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魏孝文詔曰。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國老庶老於階下。尊老以三事。上大也。更以五尉。

後魏高祖詔曰。天子父事三老。兄事五更。所以明孝



弟於萬國。垂教本於天下。自非道高識博。孰能處之。是故。五帝憲德。三王乞言。

唐禮志曰。天子躬執大珪。降迎三老。三公授几。九卿正履。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格言宣於上。惠音被于下。

明崔銑曰。三代之禮。以養老莫善於燕。以養義莫善於享。夫養老者。養體也。民見之而知加愛。養義者。養賢也。民見之而知加敬。

曆法

革象曰。君子以治曆明時。○繫辭曰。歸奇於劫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劫而後掛。

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

秩也。敬也。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春溫也。○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厥民因無而也。○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送納也。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暑退也。○申命

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



冬。厥民隩。

寒而就煖

○帝曰。咨汝羲暨和。莽三百有六旬

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左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復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

月令曰。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雖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為常。○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回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黃帝迎日推策。順

夫天地之紀。顛瑣養材以仁地。載時以象天。

史曆書總論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考定星曆。建立五行。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民以是能有信。○天下有道。則不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漢律曆志曰。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歛。景之短長。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



以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合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部。部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部以部之。紀以記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靡不歸於一。○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

馬。

納朔而月見東方謂之朔。行太疾也。音縮。

無方。莫不結系于此。而稟正

焉。○極建其中。道營於外。○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

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夫曆有聖人之德。六馬以本氣者尚其體。以綜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以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其原。以知來者尚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將有興焉。咨焉而以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

延光論曆曰。帝王興起。各異正朔。以通三統。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為年首。閏常在歲後。不稽先代。違於帝典。太宗遵修。三階以平。黃龍以至。刑犴以措。五

是以備。

曰雨曰暘曰煥曰寒曰風五者來備各以其叙。



漢安論曆曰。君更三聖。年歷數十。信而徵之。舉而行之。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三聖謂光武明章○論月食曰。術不差。不改不驗。不用。天道精微。度數難定。術法多端。曆紀非一。未驗無以知其是。未差無以知其失。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此謂允執其中。○曆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曆。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其術皆出焉。

蔡邕曰。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以筭治而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故有古今之異。而今術不能上通於古。猶古術不能下通於今也。由此言之。有文於識。無驗於今。未必為是。有驗於今。無文於識。未必為非。

晉律曆志曰。昔者聖人擬宸極以運璿璣。揆天行而序景曜。分辰野。辨躔歷。敬農時。興物利。皆以係順兩儀。紀綱萬物者也。○炎帝分八節。以始農功。軒轅紀三綱。而闡書契。乃使羲和卜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造甲子。隸首造筭數。容成綜斯



古今類用
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發歛。起消息。正閏餘。迷而著焉。○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和萬國。以叶三辰。故能該洽生靈。堪輿天地。

齊樊遜曰。五方辨易。尚代指南。百世可知。猶須吹律。隋馬顯奏曰。紫九章五紀之旨。三統四分之說。咸以節宣發歛。考詳晷緯。布改授時。以為皇極者也。而乾維難測。斗憲易差。同盈縮之期。致舛谷微之道。斯應寧止。蛇或乘龍。水能沴火。因以玉兔掩曜。金雞喪精。王化關以盛衰。有國由其隆替。曆之時義。以斯為重。

○曆數所重。唯在朔氣。朔為朝會之首。氣為生長之端。朔有告籙之文。氣有郊迎之典。

袁克奏隋文帝表曰。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黃唐比其蹤。謂隋十一月冬至甲子乃上元

第一紀與堯冬至合也

後魏司馬子如。上孝靜帝表曰。自天地判剖。日月運行。剛柔相摩。寒暑交謝。分之以氣序。紀之以星辰。弦望有盈缺。明晦有修短。古先聖王。則之成化。迎日推策。各有司存。



律曆志。大聖通天地之至理。極生民之能事。體妙繫於神機。作範留於氣象。制物成法。故真蹟可尋。推變有因。而化生以驗。

唐僧一行曰。晦朔之變。合於子正。則晦日之朝。猶朔日之夕也。月皆不見。合於午正。則晦日之晨。猶二日之昏也。月或皆見。蓋晦日之光未盡。如二月之明已生也。○日蝕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曆數之疎密。若皆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教之休咎。○五星留逆伏見之效。表裏盈縮之行。皆係之於時。而象之

於政事。微而象微。事章而象章。已示吉凶之象。則又變行襲其常度。不然。則皇天何以陰陽。下民警悟人主哉。○夫日月所以著尊卑不易之象。五星所以示政教從時之義。故日月之失行也。微而少。五星之失行也。著而多。○萬物盈于天地之間。而其為物最大且多者。曰水火木金土。其見象於天也。為五星。分位於地也。為五方。行於四時也。為五德。稟於人也。為五常。播於音律。為五聲。發於文章。為五色。而總其精氣之用者。謂之五行。○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合二



始以位剛柔。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合二終以紀
閏餘。天數中於五。地數中於六。合二中以通律曆。○
二方為東西之中。而晷景不等。二至為南北之極。而
進退不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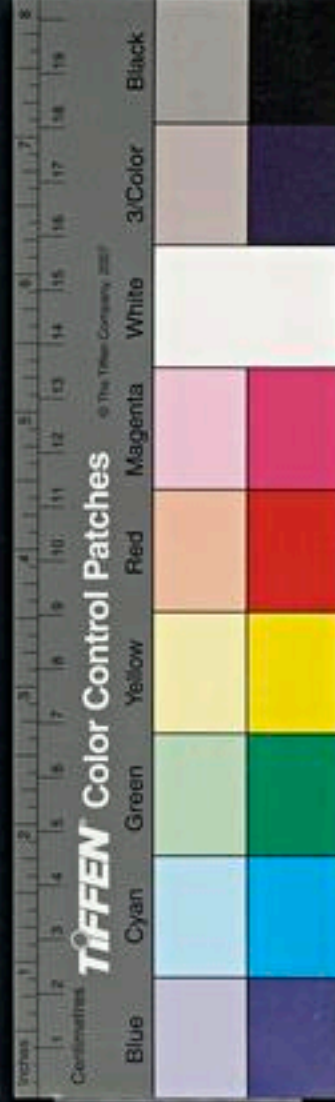
周王朴撰定歲餘上奏曰。臣聞聖人之作也。在乎知
天之變者也。人情之動。則可以言知之。天道之動。則
當以數知之。數之為用也。聖人以之觀天道。烏。歲月
日時。由斯而成。陰陽寒暑。由斯而節。四方之改。由斯
而行。夫為國家者。履端立極。必體其元。布政考績。必
由其歲。禮動樂舉。必正其朔。三農百工。必順其時。五
刑九伐。必順其氣。庶務有為。必從其日月。是以聖人
受命。必治曆數。故五紀有常度。庶徵有常應。正朔行
之於天下也。○包萬象以為法。齊七政以立元。測圭
箭以候氣。審臍朒以定朔。明九道以步月。校疾遲以
推星。考黃道之邪正。辨天勢之升降。而交蝕詳焉。
宋天又志曰。渾儀者。實天地造化之準。陰陽曆數之
不。自古聖帝明王。莫不用是精詳天象。灼見差忒。自
伏羲甲寅至大中祥符。一年庚戌。積三千八百九十



七年五帝之後。迄今明曆象之玄。知渾天之與者已十餘朝。而臻至妙。不過四五。昔漢洛下閎脩渾儀。作大初曆云。後五百年必當重製。至唐李淳風。果合前契。脩鑄銅儀。太宗起凝暉閣於禁中。俾侍臣占驗。玄宗命僧一行脩太衍曆。據證渾儀。梁令瓚之所造。一行謂其積密。思出古人。曆象之作。非渾儀無以考真偽。笑造之士。非占驗不能究得失。

崔遵度對理宗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太極之節也。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也。晝夜者。律呂之節也。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之相受。自細至大。而歲成焉。既不可使之節。亦不可使之不節。氣之自然者也。氣既節矣。聲同則應。既不可使之應。亦不可使之不應。數之自然也。既節且應。則天地之交成矣。

元曆議曰。損節氣之分。減周天之杪。去交終之率。大率也。治月轉之餘。課兩曜之後先。調五行之出沒。○當二極南北之中。橫絡天體。以犯宿度者。赤道也。出入赤道。為日行之軌者。黃道也。



明欽天監博士統上言曰。大道無端。惟數可以推其機。天道至妙。惟數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數顯。數從理出。故理數可相倚而不可相違也。

宥過

解象曰。君子以赦過宥罪。○中孚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

大禹謨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臯陶謨曰。鞭作官刑。朴作教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欽之恤哉。

周書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康誥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遘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左傳祁奚言於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縣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在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晉



侯敗秦師于殺。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夫人請之。秦女晉侯舍之。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

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公

使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孟明頓首曰。君之惠。不

以纍臣。蒙鼓使歸。就戮於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

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

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

廢也。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月令曰。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有坐不廉汙穢而

退放之者。不謂之不廉汙穢而退放。則曰盭盭不飭。

有坐淫亂男女無別者。不謂之淫亂男女無別。則曰

帷幕不脩。有坐罔上不忠者。不謂之罔上不忠。則曰

臣箝未著。有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之罷軟不勝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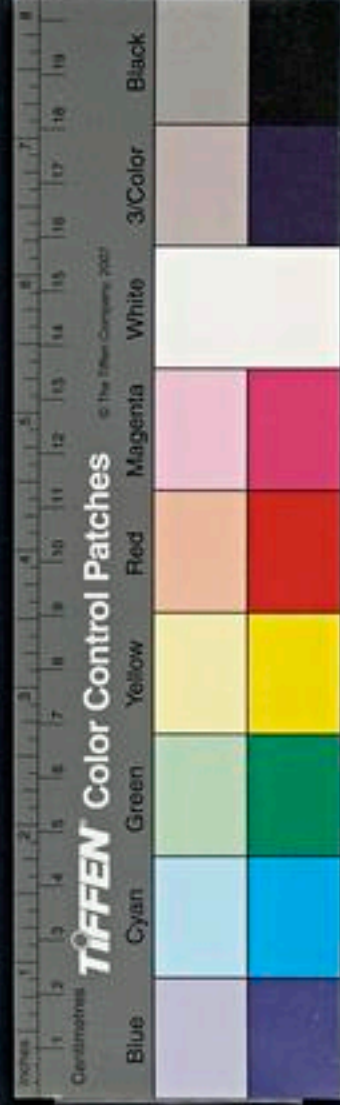
則曰下官不職。有坐干國之紀者。不謂之干國之紀。

則曰行事不請。○國君過市刑人赦。

周禮曰。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

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

蠢愚。



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赦宥者。先易後難。法者。先難後易。故惠者。民之仇讐也。法者。民之父母也。

韓非子曰。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韓詩外傳曰。楚莊王賜其群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后援冠纓而絕之。言于王曰。今燭滅。有牽妾衣者。妾援其纓而絕之。願趣火

視絕纓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王后所絕冠纓者誰。於是王遂與群臣飲。乃罷。後吳興師攻楚。有一士常為鴈行五合戰者。五陷陣却敵。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子何為於寡人厚也。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當時宜以肝膽塗地。負日久矣。未有所効。今幸得用。於臣之義。尚可為王破吳而強楚。

淮南子曰。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



其小故。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畧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咎。若其大畧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

漢王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數赦贖。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宄者賊良民。○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過之心。

荀悅曰。夫赦。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兵革之後。比屋可刑。故設三章之法。申以大赦之令。蕩滌穢流。與人更始。時勢然也。后代承業。習而不革。失時宜矣。劉向曰。論大功者。不責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諸葛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孔融疏曰。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吳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



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地名湯于此。破郟支單于此。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

晉劉頌上武帝曰。聖人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冕而前旒。充續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兇虎於途。而求竊盜於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為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

梁江淹書曰。直生取疑於盜金。伯魚被名於不義。

齊史曰。宥其迴溪之耻。冀有封嶠之捷。

後魏世宗曰。一人之身。愆不累德。

任城王澄奏靈太后曰。深抑者仰日月於九泉。微屈者。希曲照於盆下。

房景先曰。周禮秋官司烜。氏條曰。王道貴產。貴生也。法

理尚恩。舊德見食。八象載其美。五宥三刺。禮經寶其

仁。是以祿父起釁。殷祀不輟。三監亂德。蔡胤猶存。



古今類聚 卷二十一
唐陳子昂入科奏曰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

蘇安恒救魏元忠曰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惟賜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

孔璋乞貸李邕曰明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棄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故晉用林父不以過荀林父敗績於殤

命後其位于是為并赤狄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息隕身不祈生此

郭碎首不愛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用晏嬰見逐是晉無赤狄之土漢無天子之尊秦不强齊不

霸矣

宋胡交修上言於寧宗曰衣食若給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為盜惟其凍餒無聊日為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盜賊如開其自新之諾禁其苛虐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而歸正矣。

高廟諭吏部曰為國者以任人為本作奸者不以小才而貸之果賢者不以小疵而棄之奸者必懲庶不廢法宥過而用則無棄人。

劉基曰書曰刑期於無刑又曰青災肆赦此先王之



心也。是故制刑期於使民畏。刑有必行。民知犯之之必死也。則死者鮮矣。○法有二。有古今之通禁。有一代之私禁。古今之通禁。惡逆也。殺人傷人及盜之類也。而釋弗治。是教之為賊也。一代之私禁。茶鹽錢幣之類也。民無以為生。而官不能恤。於是乎有犯。雖難以為常。原情而貸之可也。

馭夷

既濟爻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象曰。三年克之。熈也。○未濟爻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大禹謨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旅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

小雅六月曰。獫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大雅常武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

左傳管仲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鄭子突曰。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后者不



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伯宗曰：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嗜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滋益罪也。后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古篆背書正字則為乏字盡在狄矣。

家語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倂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王以警於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倂。

史蜀父老對司馬相如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竊縻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瞻，今又接之西南夷，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曆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疆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



識所謂。

韓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烏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衆。不足以為疆。自古不屬為人。漢數千里爭地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疆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

嚴安曰。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救中國。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

漢宣帝匈奴欽塞詔曰。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

嚴尤諫伐匈奴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

揚終上章帝曰。孝元棄珠厓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鱗介。易我衣裳。



楊雄上哀帝曰。孝武即位。深惟社稷之計。規恢禹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頰。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以爲不一勞者不又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衆。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

賈憲勒功燕然曰。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項姐之場。艾胡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日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余蓄。上以摠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永逸。暫費而永寧者也。江統徙戎論曰。夫夷戎蠻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



古今類聚 卷之三
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當其強也。以綬之高宗。懲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賄稅。高祖用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為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

劉曜傳論曰。昔者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襄王失獅。武馬生於關洛。

張協上命篇曰。丹真投鋒。青微釋警。却馬於冀車之轅。銘德於昆吾之鼎。

史論曰。鐵騎如雲。出玉門而長驚。瑯子曜景。捐金丘以一息。蕞爾夷陬。乘風霧捲。

梁世宗與武陵王曰。斬長狄於駒門。挫蚩尤於楓木。宋何承天傳論曰。夫戎夷狡黠。飄迅難虞。必宜完其障塞。謹其烽拆。使來運可防。去塗易梗。然後乃能禁



暴止姦。養威懷寇。

謝莊議索虜求通互市曰。獯獫棄義。唯利是視。關市之請。或以覘國。順之示弱。無明柔遠。距而覩釁。有足表疆。且漢文和親。豈止彭陽之寇。武帝脩約。不廢馬邑之謀。故有餘則經畧。不足則閉關。何為屈冠帶之邦。通引弓之俗。樹無益之軌。招塵點之風。交易夷議。既應深杜。和親詭論。尤宜固絕。

齊孔稚珪表曰。匈奴為患。自古而然。雖二代智勇。兩漢權奇。美畧之要。二塗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

漠。二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庭。權而言之。優劣可觀。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耻居物下。况我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戎狄獸性。本非人倫。嗚嗚狼踞。不足喜怒。蜂目蠱尾。何關美惡。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筭。同弘之以大度。處之以蠱賊。豈足肆天下之忿。捐蒼生之命。發雷霆之怒。爭蝨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尸千里。無益上國。

隋外夷傳論曰。九夷所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



無獷暴之風。雖綿邈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代。時或未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有八條之禁。踈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今遼東諸國。或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經術。愛樂文史。遊學於京師者。往來繼路。或亡沒不歸。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致于斯也。○兵志有之。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不能懷以文德。遽動干戈。內恃富強。外思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聞也。

高祖詔議突厥曰。竭生民之功。供其未往。傾府庫之財。弃於沙漠。華夏之地。實為勞擾。厚歛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踈之民。務於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無勞兵革。遠規溟海。嚴治閑塞。使其不敢南望。制御夷狄。義在斯乎。何用侍子之朝。寧勞渭橋之拜。

煬帝曰。先王建國。夷夏殊風。君子教民。不求變俗。斷髮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尚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化諸削衽。縻以長纓。豈遂性之至理。非

古今類聚 卷之三
包含之遠度。衣服不同。既辨荒服之叙。庶類區別。彌見天地之情。○梯山航海。請受正朔。襲冠解帶。同彼臣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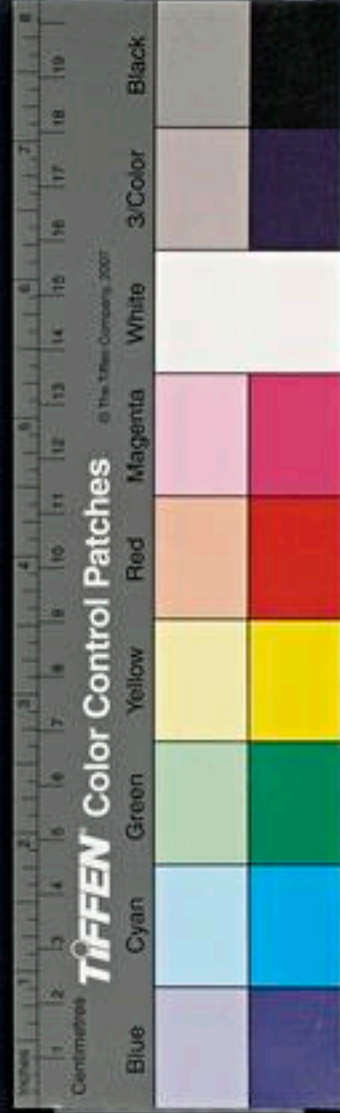
外夷傳論曰。四夷之為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落實繁。迭雄邊塞。年代遐邇。非一時也。智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論奮擊於塞垣之下。然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疎因其強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則款塞頓顙。盛則彎弓寇掠。屈伸異態。強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惟利是視。不顧盟誓。

突厥總論曰。聖哲應期。掃除氛祲。遂使百世不羈之虜。一朝而滅。瀚海龍庭之地。盡為九州。幽都虜髮之鄉。隸於編戶。

楊愔傳論曰。掃妖氛於牛斗。江海恬波。摧驍猛於龍庭。匈奴遠遁。

蠻獠諸夷總論曰。剋平九宇。威加八荒。甘心遠夷。志求珍異。雖有荒外之功。無救域中之敗。

魏紀論曰。帝聰明雄斷。威靈傑立。藉二世之資。奮征伐之氣。遂戎軒四出。周旋夷險。平秦隴。掃統萬。剪遼



海。蕩河源。南夷荷擔。北端絕迹。廓定四表。混一華戎。其為武功也大矣。

西域總論曰。古哲王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感不能加。德不能被。不以四夷勞中國。示以無用。害有用也。北齊樊遜對詔問曰。馬多冀北。將異山西。北上太行。東臨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嶺函。苑長州而池江漢。顏之推我生賦曰。千里追其飛走。三載窮於巢穴。屠嗤尤于東都。挂郅支于北闕。

唐房玄齡諫太宗伐高麗曰。上古所不臣者。今皆臣之。上古所不制者。今皆制之。然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幾。得有喪之理。為今日惜者此也。

薛登對武后曰。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而質子短。彼其朋交。穢屬。語習齊楚。窺圖史成。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孤恩。患必在後。

柳澤策吐蕃劫盟曰。五帝無詰誓。三王無盟詛。盟詛



古今類賦 卷之十一
之興皆在季末。今盛明之朝。反以季末事行於夷狄。夫夷狄人相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

狄仁傑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域之外。東距滄海。西隔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中外也。自典籍所紀。聲教所暨。三代不能至者。國家既已蕪之。詩人矜薄伐於太原。詠化行於江漢。前代之遐裔。皆我之域中。過夏商遠矣。乃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安人固本。此秦皇

漢武之所行也。

賀春傳曰。安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理有變通也。除惡務本。不可先治枝葉。今胡騎出前。唐兵躡後。此驅我狄攻豺狼也。

宋外國傳論曰。五代之季。邊圉之不靖也久矣。太祖之興。雖不動遠略。而向之陸梁跋扈。而不可制者。莫不竭忠效節。雖奔走僇仆。而不避。豈人心之有異哉。良由德威之並用。控御之有道也。

錢若水對真宗曰。論以禍福。示以恩威。議定邊疆。永



古今類考 卷三
息征戰。養民事天。濟時利物。莫過於此。竊許夷狄之心。嗜好雖不同。然去危即安。厭勞喜逸。亦恒物之大情也。○治戎之道。當脩德立政。嚴於為備。以我之仁。敵彼之不仁。以我之義。敵彼之不義。以我之戒懼。敵彼之驕泰。真積力久。如元氣固而病自消。太陽升而陰自散。

蘇元老曰。威不足以服。則恩不足以懷。

史浩對高宗曰。先為備禦。是謂良規。儻聽淺謀之士。時興不教之師。寇去則論賞以邀功。寇退則歛兵而遁迹。謂之恢復可乎。

葉夢得曰。禦戎制勝之道有三。曰形勢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為本。勢以城池芻粟器械為重。氣以將帥士卒為急。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氣振則可作以用。如是則虜皆在吾度內矣。

遼列傳曰。大之懷小也。以德制之也。以威德不足。懷威不足。制而欲服人也難矣。

元世祖賜日本曰。聖人以四海為家。不相通好。豈一家之理哉。



高皇諭御史曰。中國之於夷狄。在制馭何如。蠻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懷。一於威。則不能感其心。一於惠。則不能懾其暴。威惠並行。此馭夷之道也。

九邊總論曰。夏典要荒。周官藩鎮。大抵因民順俗。橫海伏波。逾湟絕嶺。輿地漸開。化理終塞。乃知天德無私。王道有量。關國陋於緩人。曲防窘於曠度。苟醜類自獲飽煖。中華不苦荼毒。吾又何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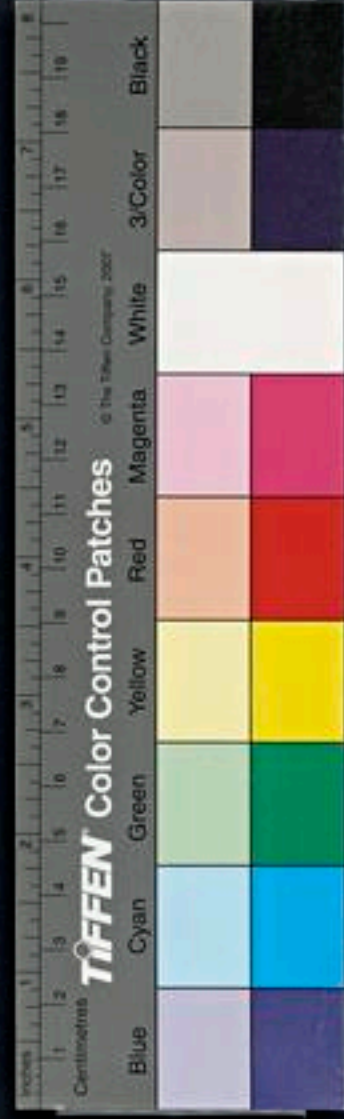
四夷考序曰。均獲載者天德也。辨華夷者王道也。是故慎封守者。非直禦外侮。亦以固內防也。池魚故淵。

飛鳥舊林。人情獨不然乎。而從異類者。必有大不得已也。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不然而欲郡縣我子弟。武衛我干城。惡可得哉。

城守

坎豕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繫辭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畢命曰。申畫邠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小雅出車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



我城彼朔方。

左傳。祭仲曰。都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齊侯伐楚。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申公巫臣對莒子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死國乎。○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言恃其陋而不脩城廓。決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

禮運曰。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

月令曰。圻城郭。

丘再成曰。圻亦備意。

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

封疆。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後徑。○土方氏以土圭攷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



家語孔子告哀公曰。臣母藏卑。大夫無百雉之城。管子曰。凡立國都。非於大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史。吳起曰。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濟河。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蘇厲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巨防。惡足以為塞。

尉繚子曰。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饑。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

說苑曰。楚莊王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楚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則賦歛重。賦歛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遂取陳。



淮南子曰。昔夏鯀作三仞。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

史賈生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闕周室。有席卷天下。囊括四海。併吞八荒之心。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殽朴以鞭笞天下。然後斬華為城。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

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匈奴傳曰。中國安寧。七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禮書曰。汝穎以為險。江漢以為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至。鄢郢舉。若振稿然。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漢桓寬曰。所謂金城者。非謂築壞而高土。鑿地而深。



古今類聚 卷一
池也。言以道德為城。以仁義為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使關梁足恃。六國不兼於秦。河山足保。秦不亡於楚漢。

匈奴傳曰。地方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利則出兵而畧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

張衡兩都賦序曰。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嶺之阻。表以太和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馬防禦之阻。則天下之奧區焉。周以龍興。秦以虎

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

魏晉或曰。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

晉羊祜曰。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東馬懸車。然後得濟。一夫荷戟。千人莫當。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非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也。



古今類聚 卷十三
宋武帝平秦紀曰。資百二之易守。恃函谷之可閑。
常孝寬曰。即墨攻燕。晉陽存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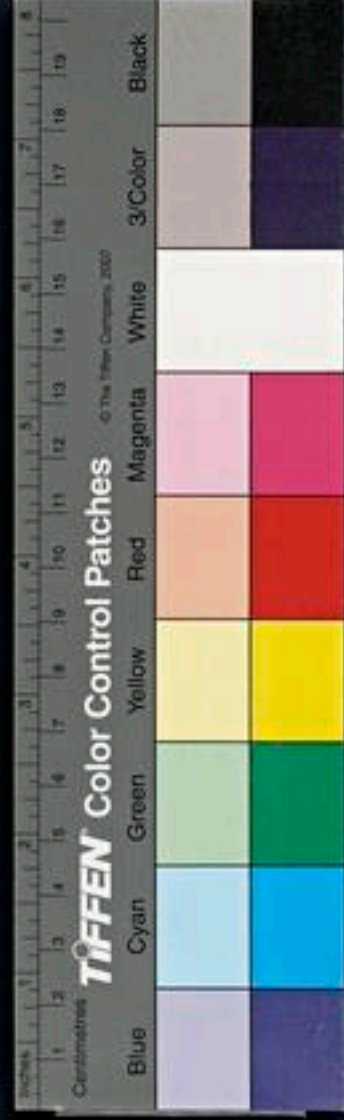
赫連勃勃傳曰。高陽隱日。崇墉際雲。石郭天池。周綿
千里。獨守之形。絕險之狀。遠邁咸陽。超美周洛。

唐李綱曰。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
枝葉繁。○漢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鄉。與項羽爭衡。
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曹操先守官
渡。故能焚輜重。而破袁紹。肅宗先保靈武。故能剪安
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將士暴露之久。

財用調度之煩。民力科取之困。苟不先為萬全之計。
何以能萬全而制敵。

宋夏侯加正洞庭湖賦曰。天道以順。不以逆。地道以
謙。不以盈。治理之世。建仁為旌。聚心為城。而孤不假
弦。矛不假鋒。四海以之大同。何必恃險阻。何必據要
衝。秦得百二。齊得十二。其山為金。其水為湯。守之不
義。歟然而亡。

孝廟勅留守南京守備曰。我國家並建兩京。必慎擇
其人。以司留鑰。惟昔成周。雖營洛邑。而猶宗豐鎬。唐



古今類聚 卷之三
人雖都長安。而猶重晉陽。其憂深慮遠。思患預防之
意。同一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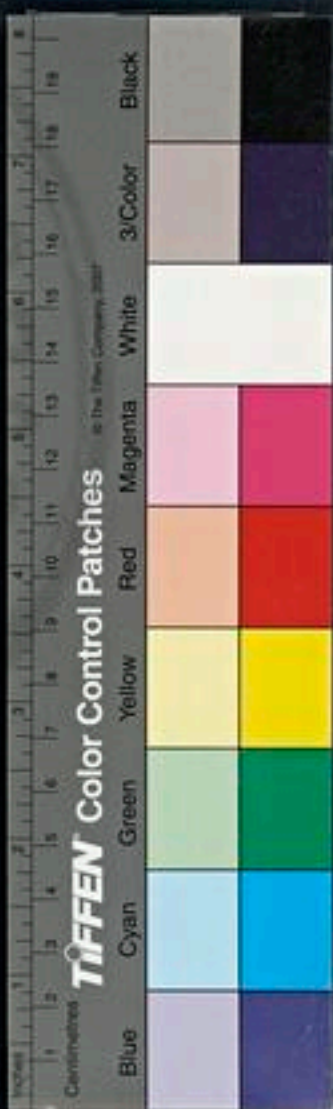
劉昂奏曰。邊防之守。不在地利。而在人心。朝廷之憂
不在四夷。而在百姓。

新選古今類聚卷之十三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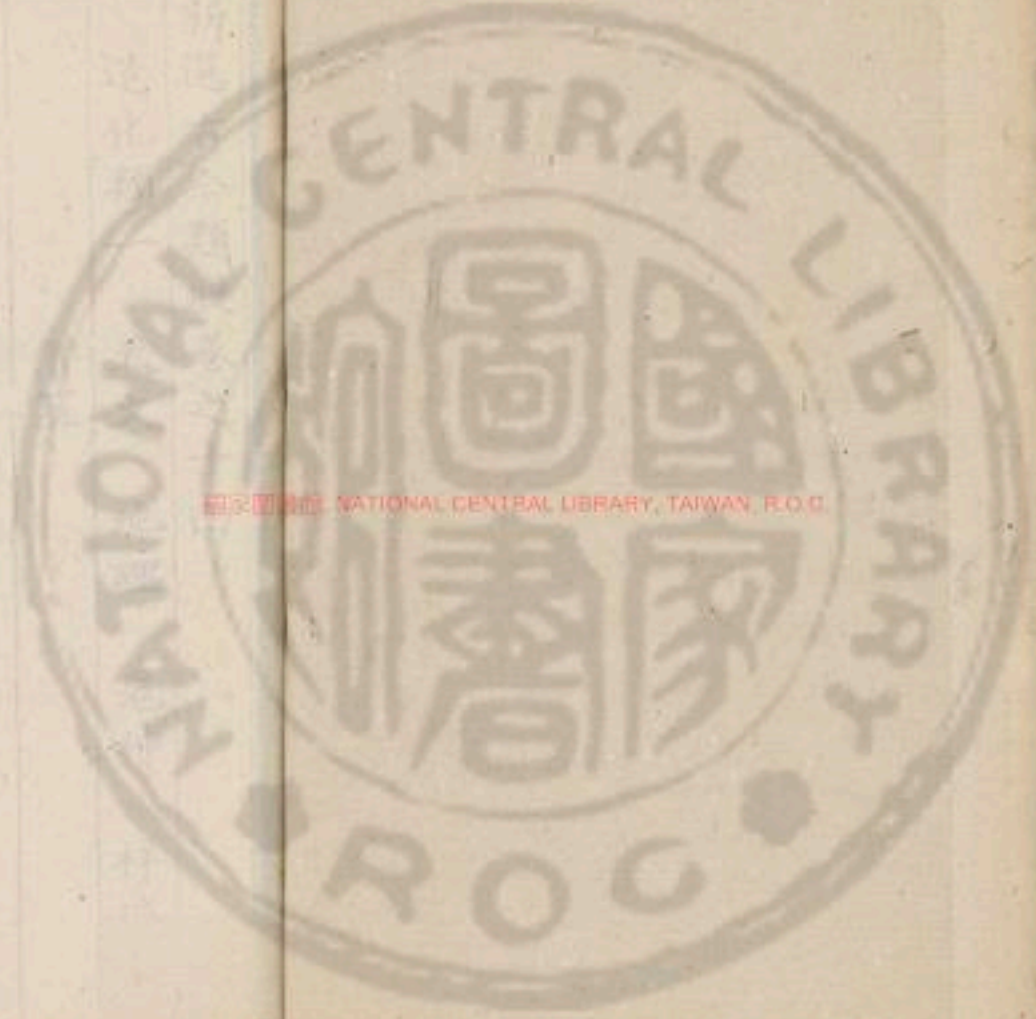


ES SIBING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IN 1900-1910



天文
既子曰大哉乾元萬物齊始存統天○乾始能化美
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離子曰日月麗乎天
大非象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恒子曰天
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
成位而能久成○臣弑其君○子殺其父○以定所之
以避而

3432813 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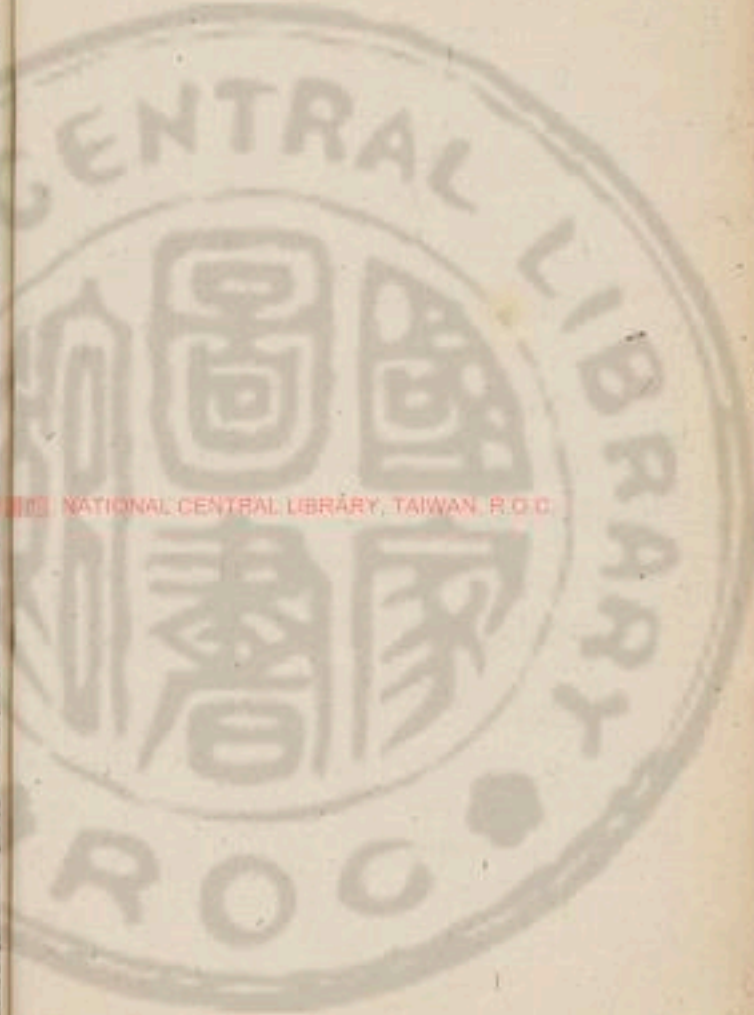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十四

造化類一 天文 地理 鬼神 祥瑞 災異

卜筮

天文

乾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離彖曰。日月麗乎天。○大壯彖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恒彖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係辭曰。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



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天地絪縕。萬物化醇。○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帝出乎震。齊乎巽。○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燥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

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小雅大東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東有啟明。西有長庚。○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左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音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於朝。○味為鶉火。心

為大火。鶉音純。天文朱雀取象于鶉。南方七宿有喙有喙有翼而無尾。蓋象鶉也。

禮運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爾雅曰。春晴日出而風。曰光風。秋冬餘風。曰緒風。吹



萬物有聲。曰籟風。終日風。謂之終風。

埤雅曰。天地之氣。噓而成雲。噫而成風。

計然曰。風為天氣。雨為地氣。風順時而行。雨應風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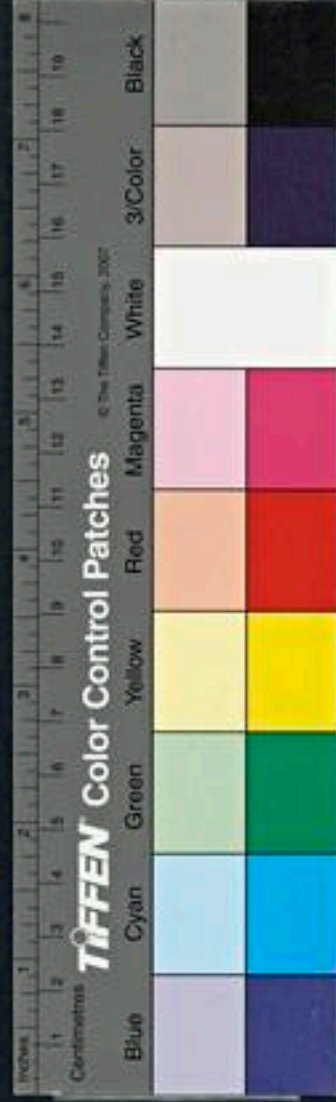
素問曰。天不足西北。故左寒而右涼。地不滿東南。故右熱而左溫。

宋玉曰。星者散也。言列位布散也。

文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養也。莫見其殺也。莫知也。

呂覽曰。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氏。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虛危營室。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西方曰顯天。其星胃昂畢。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雋參東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與鬼柳七星。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軫。○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

淮南子曰。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為繩。地為準。春為規。



夏為衡。秋為矩。冬為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準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負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四時。天之吏。日月。天之使。星辰。天之期。虹霓彗星。天之惡。○夫員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窺。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道始於虛。霸。虛。霸。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漢垠。音銀崖也。岸也。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結難。故天先成而後地定。天地之襲精為陰陽。陰陽

之專精為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物。○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為風。地之含氣。和者為雨。陰陽相薄。感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

論衡曰。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實東行而反西旋也。

尚書太傳曰。朔後月。明生而魄死。望後月。明死而魄生。故書以朏望生明。生魄紀月。甲子紀日也。

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



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日月遙相望者也。

說文曰。萬物之精。上為列星。

說苑曰。古者有主四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於天子。下布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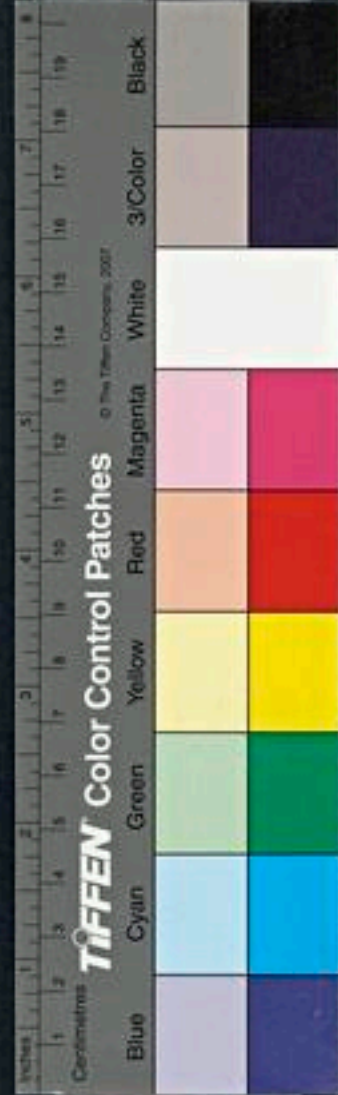
五經通義曰。天神之天曰昊天上帝。亦曰天皇。亦曰太一。

白虎通曰。天者何。天之為言鎮也。居高理下。為人鎮也。

太平御覽曰。日光曰景。日景曰晷。其氣曰現。日初出曰旭。日昃曰晞。日溫曰煦。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映。日晚曰盱。日將落曰薄暮。日西落。光返照於東。謂之返景。在下曰倒影。

春秋題辭曰。星之為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日生為星。

蒙泉子曰。太初者。理之始也。太虛者。氣之始也。太素



者。象之始也。太一者。數之始也。太極者。無理氣象數之始也。

史天官書曰。斗為帝車。連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係于斗。○三能色

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

能音台即太階平

○金寶之上。皆有

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候實息者吉。虛耗者

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綸困。是謂卿雲。卿雲見。喜氣也。若霧非霧。衣冠而不濡。見則其

域被甲而翹。

天氣下地不應曰霧言蒙昧不明也

○自初生民以來世

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裳。外夷狄。分中國為十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年。然後天人之續備。



漢天文志曰。日月薄蝕。暈適背穴。抱珥蜃。虹。旁皆日也。還雷風妖。怪雲變氣。此皆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
上發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則變見于彼。猶景之象形。響之應聲也。○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故曰日食修德。月食脩刑。

蔡邕釋誨曰。日南至則黃鍾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統。則微陰萌。蕪葭蒼而白露凝。○且夫地將震而
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朧。侯王肅則月側匿。望舒月也。朧而月見西方謂之朧。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則侯王肅朧則侯

舒王

五行志曰。日月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王者失道。綱紀廢頓。下將叛去。故星叛天而隕。以見
兵象。

後漢天文志曰。三皇邁化。協神醇朴。謂五星如連珠。日月如合璧。化由自然。民不犯戇。至於書契之興。五
帝是作。軒轅始受河圖。閻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
星官之書自黃帝始。至高陽氏使南正重司天。北正
黎司地。唐虞之時。羲仲和仲。夏有昆吾。湯則巫咸。周



古今考略 卷之四 七
之史佚甚弘。宋之子常。楚之唐蔑。魯之梓慎。鄭之裨
竈。魏石中夫。齊國甘公。皆掌天文之官。仰占俯視。以
佐時政。步變摘微。通洞密至。採禍福之原。觀成敗之
勢。

班固曰。日之為言實也。

虞昂云。日遠辰極。沒而還。東不入地中也。

常滿有

節。月之為言闕也。有滿有闕。

張衡曰。月為陰精。日為陽精。故周髀云。日猶火。月猶
水。火則施光。水則含影。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
所蔽。當日則光盈。近日則明盡。

京房曰。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
齊王儉曰。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為日月五行
之宗也。

宋天文志曰。凡五行相生於金。是故百川發源。皆自
山出。○五行自有相勝之義。自有相生之義。不得以
相勝廢相生。相生廢相勝也。○漢靈帝議郎蔡邕於
朔方上書曰。論天體者三家。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
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遺失。惟渾天。僅得其情。
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而具



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占察發驗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也。

沈約曆序曰。夫陰陽二氣。陶育群品。精象所寄。是為日月。群生之性。章為五才。五才之靈。五星是也。

隋天文志曰。渾天儀者。其制有機有衡。既動靜無狀。以效二儀之情。又周旋衡管。用考三光之分。所以揆正宿度。準步盈虛。求古之遺法也。

禮儀志曰。天子譬日。德在照臨。辰為帝位。月主正后。負此三物。合德齊明。

袁克表奏隋文帝曰。日去極近。則影短。而日遠。去極遠。則影長。而日短。內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

經籍志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五方之形氣者也。在天為五星。在人為五藏。在目為五色。在樂為五音。在口為五味。在鼻為五臭。在上則出氣施變。在下則養人。不倦。故傳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

五行志曰。夫天有七曜。地有五行。五事愆違。則天地見異。况於水火金木土乎。

唐天文志曰。古人既以步圭影之意。將以節宣和氣。



輔相物宜不在於辰次之周匝。所以重曆數之意。將欲恭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於渾蓋之是非。若乃述無稽之法。按視聽之所不及。則君子當闕疑而不議也。

五代司天考曰。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窺也。其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為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夫日中則昃。盛衰必復。天吾不知。吾見其虧益於物者矣。草木之成者變而衰落之物。之下者逆而流

行之。地吾不知。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人之貪滿者多禍。其守約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吾見其人之禍福者矣。以其不可知。故常尊而遠之。以其與人無所異也。則脩吾人事而已。人事者天意也。未有人心悅於下而天意怒於上者。未有人理逆於下而天道順於上者。然則王者君天下。子生民。布德行政。以順人心。是之謂奉天。至於三辰五星。常動而不息。不能無盈縮。差忒之變。而占之有中。有不中。不可以為常者。有司之事也。



宋天文志曰。夫不言而信天之道也。天於人君。有告戒之道焉。示之以象而已。○仲尼約魯史而作春秋。日食星變。屢書而不以為煩。聖人以天道戒謹。後世之旨昭然可觀矣。羲和既遠。官乏世掌。賴世有專門之學。然其說有三家。曰周髀。宣夜。渾天。渾天之學。遭秦而滅。洛下閎。耿壽昌。晚出。故自晉魏。以至隋唐。精天文之學者。難得其人。宋興。近臣如楚昭輔。文臣如竇儀。號知天文。太宗之世。張思訓以推步進。其後如沈括之議。蘇頌之作。類皆涉於幻音眇。靖康之變。測驗之器。盡歸金人矣。

遼曆象志曰。日有晷景。月有明魄。斗有建除。星有盛旦。視天之變。而制器以候之。八尺之表。六尺之筒。百刻之漏。日月星辰示諸掌上。運行既察。度分既審。於是象天圖以顯運行。置地櫃以驗出入。渾象是作。天道之常。尋尺之中。可以俯窺。陶唐之象。是以設三儀以明度。分。管一衡以正辰極。渾儀是作。天文之變。六合之表。可以仰觀。有虞之璣。是矣。

明陳琛正學編曰。五行者質之始也。萬物者形之始



也。三皇者人之始也。

潘府南山素言曰。天無乎不在。有天之天。有吾心之天。有物各太極之天。不假象而後有。不離形而後存。黎久未齊。雜言曰。天地之化莫齊也。天地之量莫測也。其生不能皆善。則於物無所不容。其動未始有心。故妙用自不容議。

地理

坤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音與光大。品物咸亨。○文言曰。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離彖曰。百谷草木麗乎土。○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禹貢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北至于砥柱。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泮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衛風碩人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音括○小雅四月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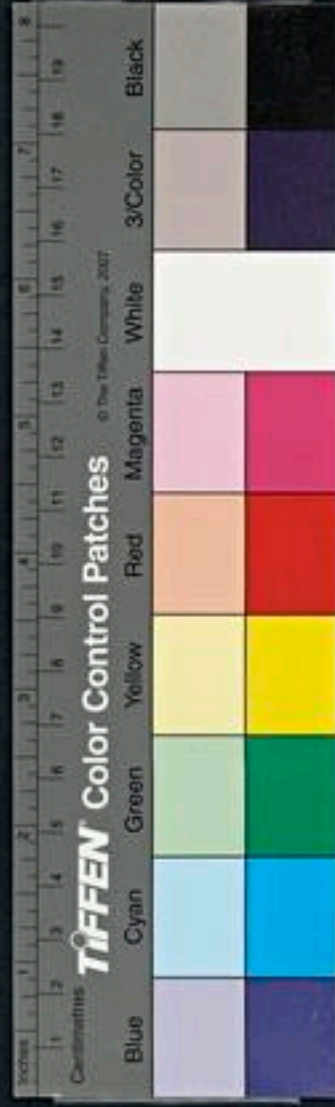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大雅皇矣。曰。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將善也。將側也。萬邦之方。鄉也。下民之王。

左傳曰。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韓獻子曰。郇瑕氏土薄水淺。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數十世之利也。夏。晉遷新田。

王制曰。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先王盛時。四方皆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也。

周禮曰。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旱物。二曰川澤。動物宜鱗物。植物宜膏物。三曰丘陵。動物宜羽物。植物宜穀物。四曰墳衍。動物宜介物。植物宜莢物。五曰原隰。動物宜羸物。植物宜藂物。

家語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呂覽曰。地有九州。河漢之間為豫州。周也。兩河之間



古今類纂 卷之四
為冀州。晉也。河濟之間為兗州。衛也。東方為青州。齊也。泗水為徐州。魯也。東南為揚州。越也。南方為荊州。楚也。西方為雍州。秦也。北方為幽州。燕也。○秋水曰。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

淮南子曰。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墟土人大。沙土人細。耗土人醜。息土人美。○東方之美者。有醫母閭之珣玗琪焉。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兩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球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央之美者。有岱岳。以生五谷桑麻魚鹽出焉。○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谷。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

說苑曰。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天子處中州而制八方耳。山川。汙澤。陵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秬。



蒲葦管蒯

揚音

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山林禽獸

川澤魚鱉滋殖。王者京師。四通而致之。○五嶽者。何

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華山西嶽也。常山北

嶽也。嵩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也。能大布雲雨

焉。能大歛雲雨焉。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

天下。施德博大。故視三公也。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

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於

海。能出雲雨千里焉。為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

以視子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雲為恩

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風俗通曰。積冰曰凌。水壯曰凍。水流曰澌。冰解曰泮。

蓋鐵論曰。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

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材之林。北方水

而幽都有積沙之土。此天地所以均有無而通萬物

也。

論衡曰。九州多山。而華岱為嶽。四方多川。而江河為

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

素問曰。地者易也。濁陰也。交易變化。含吐應節。



河圖曰。地常動而不止。譬如人在舟中。閉牖而坐。舟行而人不知。

博物志曰。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四海之外。皆復有海。東海共稱渤海。又謂之滄海。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東有青海。北海之別有瀚海。○地以名山為之輔佐。石為之骨。川為之脉。草木為其毛。土為其肉。三尺以上為糞。三尺以下為地。重陰之性也。

物理論曰。地者底也。底之言著也。陰體下著也。其神

白祗。祗成也。育生萬物備成也。其卦為坤。其德曰母。地形有可下。氣有剛柔。物有巨細。味有茸否。鎮之以五岳。積之以丘陵。播之以四瀆。流之以四川。蓋氣自然之體也。地發黃泉。周伏迴轉。以生萬物。地。天之根本也。形西北高而東南下。東西長而南北短。其盡四海者也。

纂要曰。嵩泰衡華恒。謂之五嶽。江河淮濟。謂之四瀆。上中下。謂之三壤。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謂之五土。



史范睢說秦昭王收韓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腹心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

劉敬對漢高帝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秦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若君不脩

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以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周之盛時。四夷向風。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六國表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必於西北。故禹興於西。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

高帝紀田肯言都秦。秦曰。秦形勝之國也。帶河阻山。縣音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以



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瓠水也。夫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

張良勸高帝都關中曰。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二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漢地理志曰。坤作墜。地勢高下九則。自昔黃唐。經畧萬國。變定東西。疆理南北。三代損益。降及秦漢。單剗五等。制立郡縣。畧表山川。彰其剖判。○秦地。與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周地。柳星張之分野。鄭地。角亢氐之分野。趙地。昴畢之分野。燕地。尾箕之分野。齊地。虛危之分野。魯地。奎婁之分野。宋地。房心之分野。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楚地。翼軫之分野。吳地。斗牛之分野。

宋索虜傳曰。夫地勢有便習。用兵有長短。胡負駿足。



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水關。江湖固舟楫之鄉。代馬胡騎。出自冀北。梗柎豫章。植乎中土。蓋天地所以分區域也。

史臣論曰。峻五岳以作鎮。環四海以為池。阻伊洛而固崤函。跨兩都而總萬國。西出玉門。東踰碣石。

隋煬帝紀詔曰。天地之所會。陰陽之所合。控以三河。固以四塞。

高廉諸國總論曰。霜露所會。風氣所通。九川為紀。五岳四五岳作鎮。此之謂諸夏。昧谷嵎夷。孤竹北戶。限以

丹徼紫塞。隔以滄海交河。此之謂荒裔。

唐地理志曰。自古為天下者。務廣德而不務廣地。德不足矣。地雖廣。莫能守也。威極必衰。雖曰勢使之然。而怠忽驕溢。常因盛大。可不知所務歟。

許敬宗對高宗問濟水甚細而在祀典。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且天有五星。運而為四時。地有五嶽。流而為四瀆。人有五事。用而為四支。五陽數也。四陰數也。有奇偶陰陽焉。陽者光曜。陰者晦昧。故辰隱而難見。濟潛流屢絕。狀雖微細。獨而尊也。



古今類聚 卷十七
宋汪若海對高宗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

元地理志曰。元起朔漠。併西域。平西夏。滅女真。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為一。故其地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地大民衆。古所未見。群臣上○成廟疏曰。北京乃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南俯中原。沃壤千里。山川形勝。足控四夷。制天下。誠帝王萬世之都也。

楊慎璣語曰。水者五行之首也。萬物之宗也。浮天而載地也。載形而浮氣也。始天地而終天地也。七十二候。始于東風解凍。終于水澤復堅。天地之始終。亦若是而已矣。

鬼神

謙豕曰。鬼神害盈而福謙。○繫辭曰。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左傳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良霄三世執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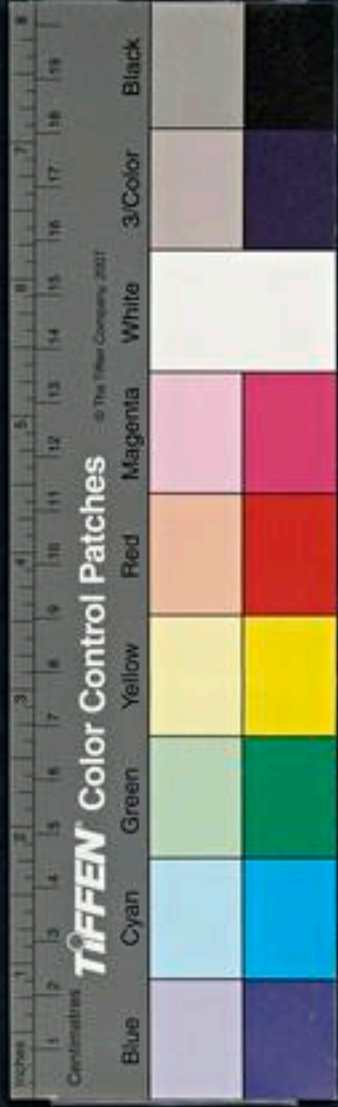


政柄。其用物也。私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禳之。禳音榮。又音營。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禳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

樂記曰。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

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焄。明露也。焄。蒸氣也。悽。憂也。愴。使人悚然也。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國語曰。昔夏之興。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檮杌次於巫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鷩鷩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鄗。今則丹朱之神也。豨其亡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志能上下比義。其聖



能光達宣朗。其明能視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
民神降之。在男曰現。在女曰巫。

關尹子曰。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
因意有魄。因魄有精。神云為魂。鬼云為魄。魄從魂升
為神。魂從魄降為鬼。

韓非子曰。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治世之民。不與鬼
神相害也。

淮南子曰。形傷於寒暑燥濕之害者。形死而神壯。神
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音馬之

死也。剝之若稿。狡狗之死也。割之猶濡。是故傷死者

其鬼燒。音接時既過者。其神漠。○炎帝精火而死為

竈。禹勞天下而死為社。后稷作稼穡而死為稷。羿除

天下之害而死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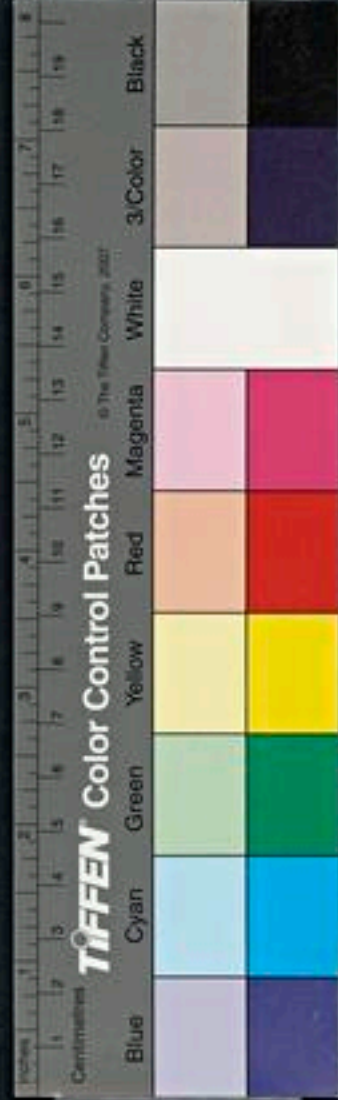
說苑楊王孫曰。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

精神離形。而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之謂言歸也。

論衡曰。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為精

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

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



之人比於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則。鬼神荒忽不見之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神者。荒忽無形者也。○人未死也。智慧精神定矣。病則昏亂。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者也。病死之微。猶昏亂。况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况其散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耀不照。人死而智不惠。一者宜同一實。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人病且死。與火之自滅。何以異。火滅光消。

而燭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凡天地之間有鬼。非人死精神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於疾病。人病則憂懼。憂懼見鬼出。凡人不病。則不畏懼。故得病寢衽。畏懼鬼至。畏懼則存想。存想則目虛見。何以效之。傳曰。伯樂學相馬。顧玩所見。無非馬者。宋之庖丁。學解牛。三年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皆存想虛致。未必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



其事長。俱存想。同一實也。

博物志曰。水石之怪曰龍岡象。木之怪曰夔岡兩。土之怪。為羶羊。火之怪。為宋無忌。

郁離子曰。夫天地之生物也。有生則必有死。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幾千萬年。生生無窮。而六合不加廣也。若使有生而無死。則盡天地之間。不足以容人矣。故人不可以不死者。勢也。既死也。而又皆為鬼。則是天地之閒。不足以容鬼也。故曰。人死而皆為鬼者。罔也。然而二氣之變。不測萬一。亦有鬼離其魄。而未遂散者。則亦暫焉而不能久也。

祥瑞

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洪範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小雅斯干曰。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無羊曰。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旗矣。室家溱溱。衆也。



左傳曰。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谷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申豐曰。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灾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禮運曰。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合男女必當其年。頒爵位必當其德。用民必于農隙。故無水旱是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極。同。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聞也。○何謂四靈。麟鳳龜

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音偉。音審。驚也。不洽。音洽。音驚也。鳳

以為畜。故鳥不獮。音捕。驚也。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音趨。驚也。

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大古者。天地順而四時

當。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

當。○禮器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

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格

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

繁露曰。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

塊。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



目。宣示光曜而已。霧不塞望。浸淫被泊而已。雪不風
條。凌珍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商。音商

猶與霜同亦卿雲也

露則結珠而成甘。結潤而成甘。

白虎通曰。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為王者承
天順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克塞。故符瑞
並臻。皆應德而至。德及天。即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
德至地。即嘉禾生。萁莢起。德至鳥獸。即鳳凰翔。鸞鳥
舞。麒麟臻。狐九尾。雉白首。白鹿見。德至山陵。即景雲
出。芝實茂。

淮南子曰。天覆以德。地載以樂。樂以其時。不失其序。
日月淑清而揚光。

瑞應圖曰。芝英者。王者親延耆養老。有道則生。○孝
經援神契。白德至於草木。則芝草生。○善養老則芝
茂。

論衡曰。夫上世之名。鳳凰騏驎。聞其鳥獸之奇者耳。
毛骨又奇。又不妄翔。苟游。與鳥獸爭飽。則謂之鳳凰
騏驎矣。世之知聖人亦猶此也。聞聖人人之奇。身有
奇骨。知能博達。則謂之聖矣。○夫瑞應猶災變也。瑞



以應善。災以應惡。善惡相反。其應一也。災變無種。瑞應亦無類也。陰陽之氣。天地之氣也。遭善而為和。遭惡而為變。豈天地為善惡之改。更生和變之氣乎。然則瑞應之出。殆無種類。因善而起。氣和而生。○和氣主聖人。聖人生於盛世。物生為瑞。人生為聖。同時俱然。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時有鳳麟也。聖人聖物。生於盛衰世。聖王遭見聖物。猶吉命之人。逢吉祥之類。其寔相遇。非相為出也。○冀莫不足以瑞堯。而億兆戴已。乃堯受命之符也。慶雲不足以瑞舜。而驅歌來歸。乃舜受命之符也。太平廣記曰。上世瑞應。氣物卓異。赤草醴泉。翔鳳甘露。景星嘉禾。蓮脯冀英。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舟。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五日一風。十日一雨。

漢臣贊曰。鳳凰鳥之聖者也。麒麟獸之聖者也。五帝三王。人之聖者也。

蜀世家曰。麟鳳龜龍。王者之瑞。而出於五代之際。又皆萃於蜀。此雖好為祥瑞之說者。亦可疑也。因其可



古今類用 卷之四
疑而攻之。庶幾惑者有以思焉。

唐張紘曰。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鳥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

柳宗元曰。十聖濟治。惟祖之則。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惟人之仁。匪祥於天。茲為真符哉。

宋司馬光曰。向也風雷譴告。今則世道淳安。向也鴻鴈流離。今則勞來還定。四時調于玉燭。五星叶于珠

囊。此太平極治之祥也。

程子曰。彼其視鳳凰麒麟也。秦牢之養耳。彼其視澧液甘露也。剛澮之寫通滿耳。彼其視芝房竹實。凡草木之異者。畦圃之毓耳。彼其視玉石環怪。凡種種之族者。篋襲之藏耳。故曰。聖王不識也。凡禎祥瑞。應有之以備其數。無之不缺於治。

楊萬里曰。三代而上。祥瑞在天下。三代而下。祥瑞在簡冊。簡冊無祥瑞。祥瑞之至也。治功之隆也。簡冊有祥瑞。祥瑞之衰也。治功之薄也。○惟天愛君。惟聖畏



天。天之于君。厭之者。則驕之。以嘉祥。愛之者。則謹之。以災異。故夫災異者。天之所以愛人君也。惟聖人則以已占天。不以天占人。○天變之來。可以至誠感。而不可以人力勝。唐太宗掇蝗而吞之。而災遂息。以其有愛民之真心也。姚崇遣使捕蝗而災愈甚。又烏可專以人力勝之耶。○物之祥。不如人之祥。故國家以聖賢之出為休祥。物之異。不如人之異。故國家以邪佞之出為大異。○且夫災祥者。天也。變災為祥者。君之一念也。然則災祥雖在乎天。變之者。實在乎君心。

故君心之孽。字鎖。則它無孽字矣。君心之景星。慶雲。出。則它無景星。慶雲矣。縱使桑穀為妖。龍蛇作孽。雉于鼎耳。石言于晉地。洪水滔天于堯野。大旱虐于商邦。猶當轉禍為福。反妖為祥矣。○固有獲一麟而作歌者。不知此乃先王郊數中常物也。固有得一鼎而賦詩者。不知此乃先王宗廟中常器也。固有喜一禽而改元者。不知此乃先王林園中常羽也。

高皇并露論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未必皆吉。覩妖而能懲。未必皆凶。



蓋聞災而懼。或蒙見休。見瑞而喜。或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存。喜則侈。心易縱。○為生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為瑞也。昔帝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乎聖德。

劉基曰。王者之瑞有三。聖人為上。豐年次之。鳳凰麒麟為下。

災異

胤征曰。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番夫馳。庶人

走。○伊訓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烏獸魚鼈咸若。於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於我有命。○洪範曰。咎徵曰。狂。恒。兩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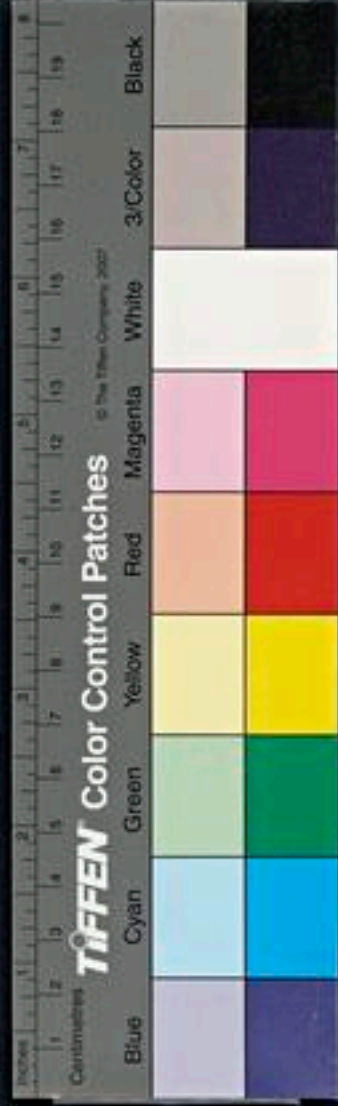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言王卿士師尹之得失各有所徵也

小雅正月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

將。也大○十月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

之醜。○燁燁音脾電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

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雲漢曰。旱既太甚。滌



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悛音談如焚。

左傳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

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川崩竭君為之不

舉滅降服乘纒車無徹樂出次郊舍在祝幣史辭罪已

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晉侯問於士

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惡其衛大魯小

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

其大咎其衛君乎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於何不滅

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

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

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天及時為災地及物為妖

民及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日食天子不舉伐鼓於

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

有等威古之道也。

晏子曰天之有慧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

若德之穢也禳之何益○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

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

陽不克也故常為水。



昏義曰。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陰事。

家語曰。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也。寤夢徵怪。所以儆人臣也。災妖不勝善政。怪夢不勝善行。

繁露曰。改多純繆。則陰陽不調。風發屋。雨溢河。雲至。牛目。電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調。而為被沴之妖也。

說苑曰。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何為而食。地以至

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音稅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大

戊時。有祥桑生於庭。請卜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罷。問疾弔喪。三日而祥桑枯死。○昔宋大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盈。延及君地。使臣敬弔。宋君曰。寡人不佞。邑封不脩。使民不時。天加之殃。以遺君憂。君子曰。宋國其庶幾乎。○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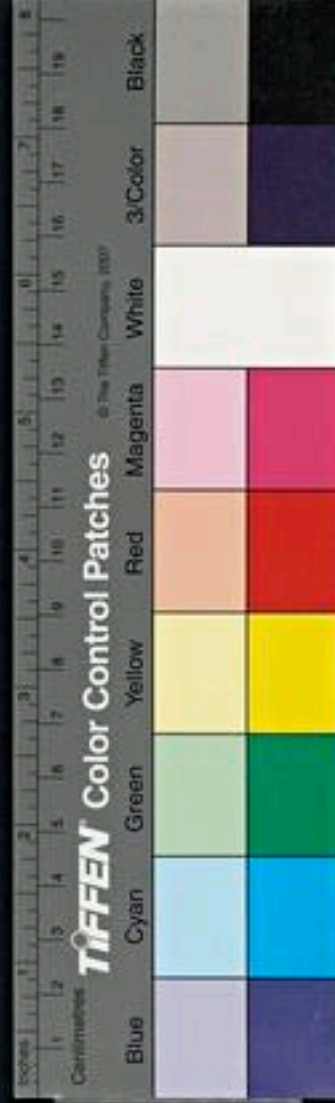


殺三日。信乎。曰信。又聞兩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兩穀三日。童風之所飄也。童風之童。芒同。歲在巳。曰大芒落莊。于芒乎。忽乎風也。又木正曰。勾芒。徐曰。謂穀麥。兩血為芒。種相如。賦使勾芒以將行。言勾芒之風也。三日。驚鳥擊於上也。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數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其爵祿。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也。變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衛曰。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漁。故虫食谷。身黑頭赤則武官。頭黑身赤則文官。使加罰於所象之吏。則虫不復見矣。○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公懼。召子常而問之。子常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相。公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常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也。寧獨死。子常曰。可移於歲。公曰。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者乎。是寡人命固盡也。子毋無復言。子常退走。北面再

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夫災變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災。有無妄之變。政治之災。須能求之。求之雖不可得。而惠憇惻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疾痛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然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祟。召醫和藥者。惻痛慙慙。冀有驗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招復。悲哀思慕。冀其悟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無妄之災。百姓不知。必歸於主。為政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雩。

京氏易曰。歲星失度。何。人君不仁。殺戮無辜。則歲星失度。其救也。慈仁敬讓。廣恩惠施。無犯四時。則歲星承度。熒惑失度。何。人君內無法禮。輕薄房室。外行慢易。歛奪民財。則熒惑失度。其救也。爵賢位德。養幼廉孤。命樂師。趣音促鞀音挑鼓。含歡欣。熒惑還度。天心得矣。太白失度。何。人君濫恩無義。懦弱不勝任。則太白失度。其救也。舉有義。任威用武。則太白復。兵氣消矣。德



星失度。何。人君內無仁義。外多華飾。則德星失度。其
救也。治社稷。脩明堂。近方直之人。此災自消也。辰星
失度。何。人君內無仁義。外多華飾。則辰星失度。其救
也。明刑慎罰。審法必中。
尚書大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
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棄法令。逐功臣。殺太守。以
妾為妻。則火不炎上。好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
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
境。則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
不潤下。

蔡邕獨斷曰。臣聞陽勝則震地。陰勝則食日。思亂則
多風。貌失則恒雨。視闇則疾癘。澤不潤下。則水大君
能正上下。抑陰尊陽。以脩五事。則其救也。

蔡蒙訓曰。哀公問曰。寡人聞東益不祥。信有之乎。曰。
夫損人自益。身之不祥。棄老取幼。家之不祥。簡賢而
任不肖。國之不祥。老者不教。幼者不學。俗之不祥。聖
人伏匿。愚者擅權。天下不祥。不祥有五。東益不與焉。
說林曰。天不惟和風。甘雨。瑞雪。慶雲。而霜。雹。降焉。地



不惟五穀桑麻而英稗稂莠生焉。山林河海。不惟龜龍麟鳳而鷗臬豺狼鯨鱷出焉。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然善理陰陽者。霜雹不害。善治稼穡者。狼莠不害。德及禽獸者。豺狼鯨鱷不害。

史周伯陽甫對幽王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民亂之也。不斥言王。故曰民。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於是

有地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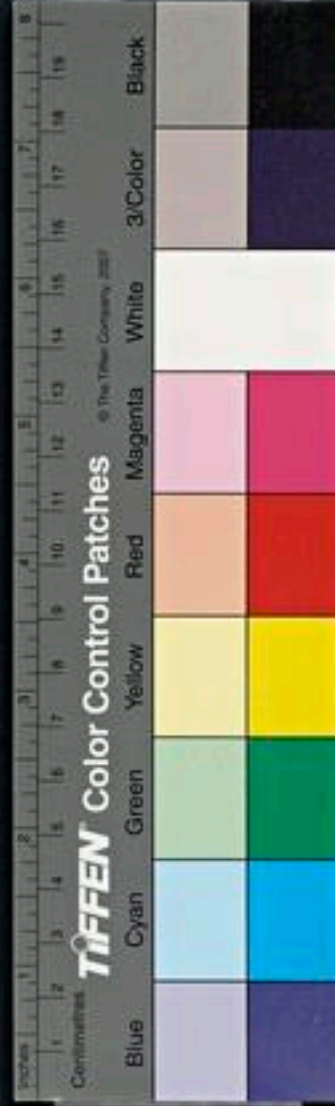
漢匡衡上疏言得失曰。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冬應

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掩。

鄭興日食上光武疏曰。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而仍見。

管輅傳曰。夫天雖有大象而不能言。故運星精于上。振神明于下。驗風雲以表異。役鳥獸以通靈。表異者必有浮沉之候。通靈者必有宮商之應。

晉王道傳曰。天之子愛人君。殷勤至矣。故政之不修。



古今類賦 卷之四
則垂災譴以誡之。改者雖危必安。宋景是也。其不改者雖安必危。虢公是也。

梁徐陵與北齊楊遵彥書曰。分鼈命屬。

屬音戶侯古反鳥也名北

厲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為流災。風禽騁暴。天

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旱坼三川。長波含五嶽。何則。聖

人不能為時。斯固窮通之恒理也。

分鼈謂女媧斷鼈足以立四極命屬

謂少昊以為此官屬為九農正危民無淫者也觀河拜洛謂伏羲大禹時地應以河圖洛書日為風禽謂

堯時十日並出大風為害盛旱謂七年旱也波謂九年水

隋五行志曰。若梁武帝之降。號伽藍。齊文宣之盤遊。

市里。陳則蔣山之鳥。呼曰柰何。周則陽武之魚。乘空

而闕。隋則鵲巢繡帳。火炎門闕。豈唯天道。亦曰人妖。

唐于志寧曰。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物故有自然。非

一繫人事。然無災而戒。不害為福也。

宋禮志曰。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所重誠。故

夫敬誠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慎而行之。○所謂災

者。被於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類是也。異者。不

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五石六鷁之類是也。

元五行志曰。水潤下。水之性也。夫其性為沴。時則霧



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凡霜電之變。是為水不潤下。其徵恒寒。其色黑。是為黑青黑祥。○火炎上。火之性也。失其性為沴。董仲舒云。陽失節。則火炎出。於是而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弗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其徵恒燠。其色赤。是為赤青赤祥。○木曲直。木之性也。失其性為沴。故生不暢茂。為變異者有之。是為木不曲直。其徵恒雨。其色青。是為青青青祥。○金從革。金之性也。火其性為沴。時則冶鑄不成。變異者有之。是為金不從革。金石同類。故

古者以類附見其徵。恒暘。其色白。是為白青白祥。○土中央。生萬物者也。而莫重於稼穡。土氣不養。則稼穡不成。金木水火沴之衝氣為異。為地震。為天雨。其徵恒風。其色黃。是為黃青黃祥。

卜筮

繫辭曰。聖人設卦觀象。係辭焉。而明吉凶。○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



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以言者。尚其詞。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

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夫易何為者也。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著之德員。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探賾索隱。鈎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天地設位。聖人



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大禹謨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嘗占惟先蔽

斷志。是也。後命於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

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習重也。○洪範曰。兩曰霽。曰蒙。曰

繹。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衍推也。謂

過也。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

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

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

孫其逢吉。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大雅縣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於茲。

○文王有聲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

成之。○酈風定中曰。卜云其吉。終焉允臧。○文王有

聲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

左傳曰。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是謂鳳凰於

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

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生敬仲。使筮之。遇觀

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



乎。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晉賜畢萬魏。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民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史正實爵。與史蕪飲。而無肴。曰。夫驪戎之從。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蕪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臯罪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惟無肴。抑君亦樂其言。

而避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疹。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出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卜以決疑。不疑何卜。○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先君之敗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古今考
卷一百一
○秦伯伐晉。卜徒文筮之。曰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

曲禮曰。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筮不相襲。龜為卜。筮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周禮曰。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古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事。先筮而後卜。○天子無筮。謂用沙。以有守筮。守國之筮也。天子道。上以筮。諸侯非



古今圖書集成
萬事類
其國不以筮。

孔子曰。猪肩羊腩。可以得兆。藿葦藜芼。可以得數。何必者龜。

楚辭詹尹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知有所不明。教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論衡曰。卜筮吉凶。因人而至。紂至惡之君也。七十卜而皆凶。魯將伐越。筮之得昴折足。似凶矣。孔子改之曰。越用舟。不用足。故吉。其后果勝越。

風俗論曰。著之為言著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之也。

荀悅申鑒曰。或問卜筮。曰。德斯益。否斯損。曰。何謂也。吉而濟。凶而救之。謂益。吉而恃。凶而怠之。謂損。

廣志曰。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謂天地告於著龜。著龜告于我也。

史。龜策傳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也。心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



王者決以龜疑。參以卜筮。斷以著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氏羗。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各信其神。以知其事。

賈誼曰。吾聞古之賢人。不居朝。必在卜醫之中。○卜筮者。世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險。以得人情。虛高人祿位。以說人志。擅言禍福災祥。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耻。故謂之卑汚也。

嚴君平曰。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

正之間。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利導之以善。○嚴君平賣卜成都。有富人羅冲。與之善。問曰。何故不仕。君平曰。無以自發。冲為具車馬衣糧。君平曰。吾病耳。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柰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有萬金。子無儋石。乃云有餘。繆矣。君平曰。不然。吾前宿子家。人定而役未息。未明而興。晝夜汲汲。未嘗有足。今我以下為業。不下床而錢自至。餘錢尚有數。積塵盈寸。不知所用。此非我有餘而子不

足乎。中。慚退而嘆曰。益我貨者。喪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終其身。亦不仕。玄冥子曰。君平之論有餘。肯我其言之也。不足而自足。乃其所以為足也。足而不自足。乃其所以為不足也。

唐盧藏用曰。任賢使能。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吉。養勞貴功。不禱祀而福。

明劉基曰。天道何親。惟德之親。鬼神何靈。因人而靈。夫蒼。枯草也。龜。枯骨也。物也。人靈於物者也。何不自聽。而聽於物乎。且君侯何不思昔者。有昔者。必有今

日。是故碎瓦頽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蕪斷梗。昔日之瓊蕤玉樹也。露。蚤風蟻。昔日之鳳笙龍笛也。鬼。磷螢火。昔日之金釭華燭也。秋。荼春。昔日之象白。駝峯也。丹。楓白。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昔日之所無。今日有之。不為過。昔日之所有。今日無之。不為不足。是故一晝一夜。華開者謝。一秋一春。物故者新。激湍之下。必有深潭。高丘之下。必有浚谷。君侯亦知之矣。何以卜焉。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十四終

卷之十四

終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十五

人倫類

君臣

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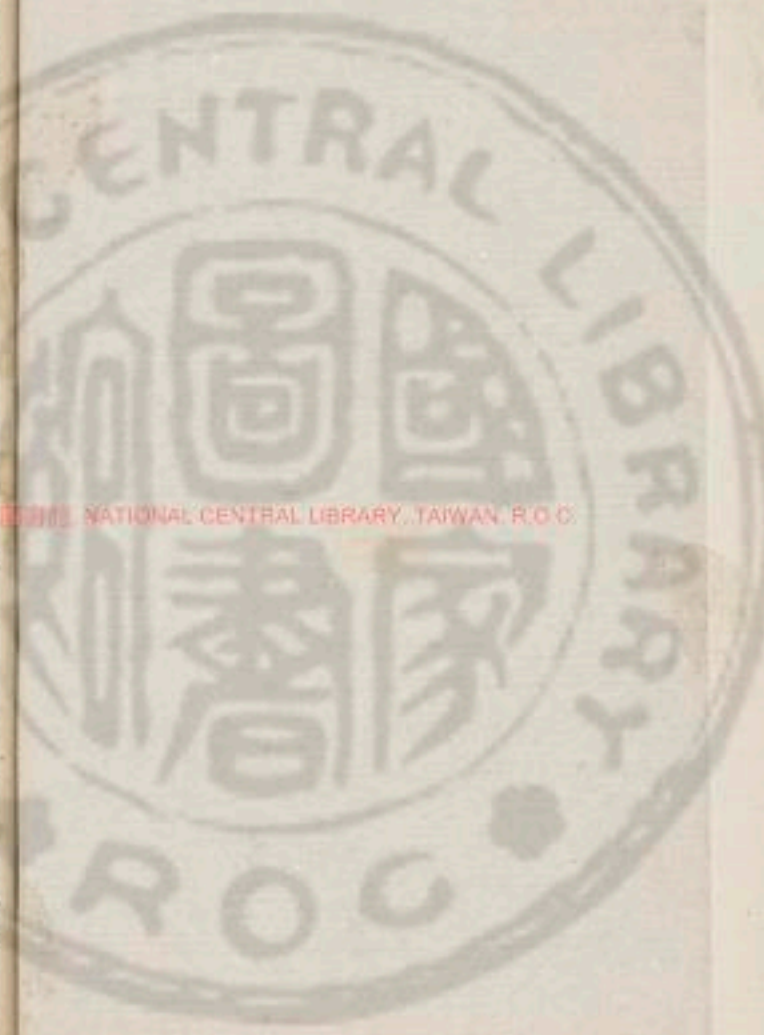
兄弟

夫婦

朋友

君臣

坤文言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上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泰彖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蹇爻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繫辭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才。錯。



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敘德。○太甲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辨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於休。○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君陳王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人臣咸若時。惟良顯哉。○呂刑曰。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於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大雅卷阿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萋萋。雖雖喑喑。○烝民曰。天監有周。昭假於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左傳樂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為報。生以死。報死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齊桓公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墮於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此天



王賜之令
勿拜於云

周襄王曰。夫政自上下者。上作政而下行。之不逆。故上下無怨。今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謂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贖。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政。余惧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於衛侯。○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

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貳信。信無貳命。

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

楚子得而賂之使反其言不許將殺之故揚云

○晏子曰。君民者。豈以陵民。

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

緇衣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矣。○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



古今類
御民之法。見民不惑矣。臣儀行。去不重辭。不援其所
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

管子曰。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
御其群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
治分職。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
故上下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為人君者。下及
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為人臣者。上供專於上。則人
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蒞民。而不言智能。
聰明。智能聰明者。下之職也。所以用智能聰明者。上

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
同任。而復合為一體。○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
之實者也。先其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
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辭令而不宣者。幽其君者也。
國語曰。事君者。竭力以從事。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
貳之有。

國策曰。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君。

荀子曰。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
臣下下。入誣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鈎者。所以



為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
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
險。斗斛敦桀者。所以為積也。上好貪。則臣下百吏乘
是而後豐。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諫爭輔拂之
人信。則君過不遂。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邊境之
臣處。則疆垂垂四不喪。○爵祿盈而忠衰於君。

韓非子曰。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雕琢。
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將自表異。○主利在有能
者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

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臣利在朋黨用
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賢者
之為人臣。北面委質。無有貳心。朝廷不敢辭賤。軍旅
不敢辭難。順上之為。從主之法。虛心以待令。而無是
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視。而上盡制之。
呂覽曰。凡人主以好慕示能。人臣以不諍持位。是君
臣皆不定也。耳雖聞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心
雖知不可以舉。則君臣之三官皆不定矣。○上良之
使馬也。命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不正。君之于臣。亦



有轡。左止其名而審之已。堯舜君臣不獨義。湯武君臣不獨忠。得其數也。桀紂君臣不獨鄙。幽厲君臣不獨辟。失其理也。

說苑曰。邢蒯賈欲死。莊公之難。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夷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賈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守節不移。雖有鈇鉞湯

鑊之誅而不懼也。尊官顯位而不榮也。

史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郢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僂辱。而憐其臣子。蓋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已。為人臣者。毋以有已。○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

從。此孔子語。



儒林傳黃生語轅固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

太史公自序曰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則主勞而臣逸。

魏陳思王求自試曰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

三國名臣贊曰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二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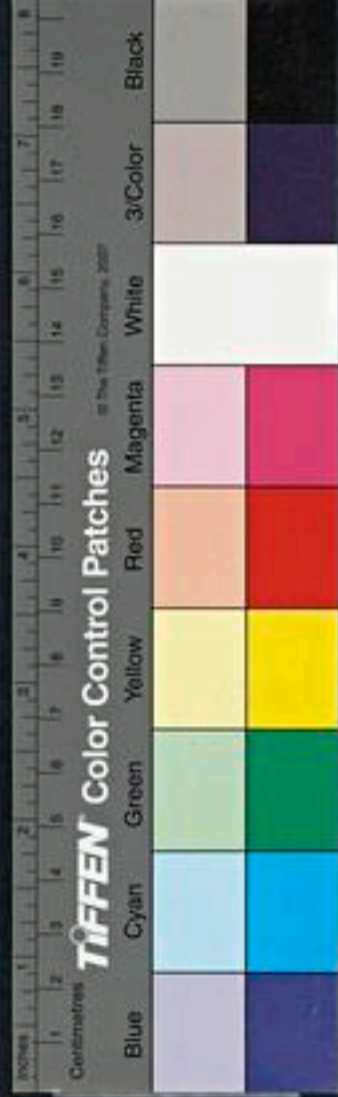
宋禮志王瓛之曰王者之於四海無非臣妾。雖復父

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

後魏張袞曰昔樂毅杖策於燕。昭公遠委身於魏。武蓋命世。雖可期。千載不易遇。遭風雲之會。不建騰躍之功者。非人豪也。

隋列傳論曰君猶天也。天可譬乎。是以有罪歸刑。見危授命。竭忠貞以立節。不臨難而苟免。

唐高季輔曰君臣之道。期於相體。不恤其匱。而須其廉正。恐饑寒之切。夷惠不能全其行也。稍加廩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然後督責其效。則官人畢力矣。



宋黃葆光對徽宗曰。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剛健者。君之德。其道不可屈。柔順者。臣之分。其義不可亢。苟致屈以求合。則傷仁。非所以馭下。驕亢以求伸。則犯分。非所以尊君。

程子曰。君貴明不貴容。臣貴正不貴權。○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

胡五峰曰。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玉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自三代之道不行。君臣之義不明。君誘其臣以富貴。臣驕其君以文行。夫君臣相與之際。萬化之原也。既汨於外矣。未流其可禁乎。此三代之治。所以不復也。

羅從愿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又安。得不謂之福乎。

文贍曰。天下之奇士不常有。而天下之明君不世出。天之降才也。千夫而一人。才之遇主也。千載而一君。自古及今。遺逸之賢常多。而知賢之君常寡。則奇才之難得。又不若明君之難得也。

陳建論帝過春歸。高皇曰。漢高祖功臣。多起豐沛。



光武諸將。半出南陽。蓋帝王啓跡之地。天必儲精聚靈。使英雄謀畧之士。生乎其間。以備其驅策而為之股肱羽翼。稽古驗今。其揆一也。

楊慎瓌語曰。騁驪有千里之足。造父有千里之手。遇也。小駟而獲晉惠。長纏而累東野。不遇哉。○作器者。無良材而有良匠。治國者。無能臣而有能君。勝者所用。敗者之基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

潘府南山素言曰。天地德合而萬物生。君臣德合而萬事立。○明君出而中國尊。賢臣用而朝廷重。

父子

蠱爻曰。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家人彖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係辭曰。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

康誥曰。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蔡仲命曰。爾尚克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彛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魏風陟岵曰陟彼岵音戶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

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岵音戶起音兮瞻

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

無棄○小雅小弁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

靡依匪母不屬於毛不離原于裏言我豈不屬于

○小宛曰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蓼莪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

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歌報之德昊天罔極○四牡曰

涸道委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王事靡盬

不遑將父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靡盬不堅固也

思也無公義非孝子也無私思非忠臣也○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

恤入則靡至○大雅既醉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

類維何室家之壺同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左傳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

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

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

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宋有司曰子雖

齊聖不先父食父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



先不窳。○里克謂申生曰。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鄭公遷其母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後聞颯悔悟乃遂而見之○石碻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順效逆。所以速禍也。為宋公龐州吁而言○穀梁傳曰。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

文王世子曰。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父沒而

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祭義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戕及於親。敢不敬乎。○樂正子曰。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容矣。○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



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言無如人最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今子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于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

乎。○父母將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于口。忿言不及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祭統曰。孝也者。畜也。順于道。不逆于倫。



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

管子曰。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主惠而不懈。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懈。則子婦順。臣忠而不懈。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懈。則美名附。

晏子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

其孝。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聽令。非恕也。士明於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勞苦彫瘁。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難。而能無失其義。不幸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仁人莫能行。○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

呂覽曰。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臣孝。則事君忠。賄難死。士民孝。則耕耘疾。守戰固。○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



古今類聚 卷五
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神出乎中。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

賈誼新書曰。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也。不可以慈民。

說苑曰。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義。藏其偽。時其節。慎其施。子年七歲以上。父為之。釋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漸之以善。使之早化。○

孔子曰。昔舜事瞽叟。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受。大箠則走。今曾子委身待暴怒。以陷父不義。不孝孰大乎。此魯子○申鳴曰。始吾

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闕之。食其食者。死

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以不得為父之孝子矣。

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枹鼓之。遂殺白公。

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辟君之

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

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



古今類聚
卷五
十四
自殺也。

揚子曰。石建石奮。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

漢高帝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

宣帝詔曰。父子之親。天性也。雖有禍患。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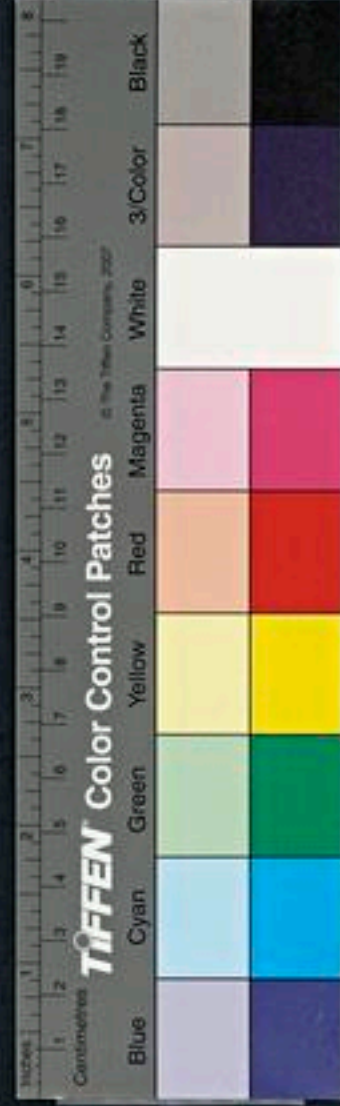
班固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

桓寬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繡也。

以已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禮。歡菽飲水。足以致其敬。

齊王僧度曰。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已耳。顏之推曰。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

隋孝義傳論曰。呂覽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萬事之紀綱也。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惟孝乎。然則孝之為德至矣。其為道遠矣。其化人深矣。唐孝行傳載韓愈論曰。父母疾。烹藥餌。以是為孝。未



古今類聚 卷之五
聞毀及支體者也。苟不傷義。則聖賢先衆而為之。雖
然委巷之陋。非有學術禮義之資。能忘身以及其親。
出於誠心。亦足稱者。

五代唐李從璟不背父贊曰。無父烏生。無君烏以為
生。而世之言曰。為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
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節。豈其不相為用而又相
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耳。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
則兩得。

宋羅從愿曰。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
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

明張司空曰。甚矣世之衰也。家有市而國都不與焉。
莫親於父子。而以失業相怨。莫懿於兄弟。而以氣勢交
陵。莫昵於妻妾。而以豐約為悲歡。莫狎於奴僕。而以
盛衰為向背。又何駟僮之足云乎。故遊不治田。嘗見
誚讓矣。身為天子。而與仲比力。乃翁親執掃除之役。

漢高祖

此父子之市也。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

及為齊相。遍召昆弟數之曰。始吾貧時。兄弟不我衣
食。今我相齊。迎我或千里。乃與之絕。母復入門。

主父

此兄弟之市也。賣薪自給。恥而乞去。出守會稽。而去妻伏謁道左。隨以詣郡。朱買臣妻此妻妾之市也。從游至燕。嚙不得意。欲去易水之上者。數矣。既其貴顯。賜金不及。而自言。此蘇秦之僕見本傳此奴僕之市也。

兄弟

舜典曰。象傲克諧以孝。蒸蒸乂。不格姦。○康誥曰。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于哀。大不友于弟。

小雅棠棣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

弟。○免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令鵠在原。兄弟急難。○兄弟閔于墻外。禦其侮。○喪

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儻爾遷豆。

飲酒之飶。兄弟既具。和樂且孺。○何人斯曰。伯氏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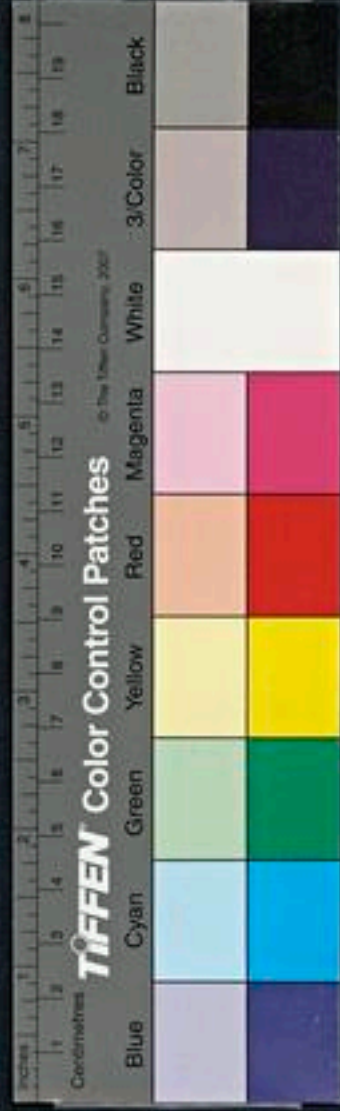
壘。仲氏吹篳。○頰弁曰。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

人。兄弟匪他。○角弓曰。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

弟。交相為瘡。也病○黃鳥曰。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

歸復我諸兄。○唐風杖杜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

父。○魏風陟岵曰。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



行役夙夜必備。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左傳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死。善終可也。史佚
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
同。母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鄭莊
公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糊其口於四方。○王
召士季曰。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蘇和
協典禮。以示民訓。○襄王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
親。○胡傳曰。王者以善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興于
仁而不偷也。况以惡養天倫。使陷于罪。因以剪之乎。

○兄弟無絕道。雖非之而不去也。君子以叔肝為道
恩。

曲禮曰。兄弟之仇。不反兵。○王制曰。兄之齒。德。鴈。行。
朋友不相踰。○檀弓曰。成人有兄死而不為衰者。聞
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

孝經曰。敬其兄。則弟悅。
晏子曰。兄愛而友。弟敬而順。

新書曰。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
不可以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事弟。故不肖者之使



弟也。不可以接下。

白虎通曰。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而行。篤也。男子先生稱兄。后生稱弟。凡有白于父兄。父兄許之。乃行。父兄不聽。即止。

丁鴻讓封于弟。鮑駿責之曰。昔伯夷吳札。亂世權衡。故得申其志耳。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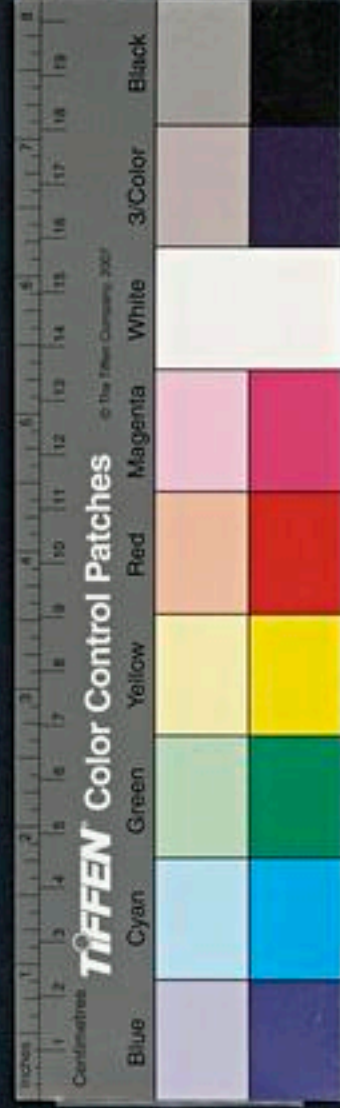
陳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

中論曰。蒼梧尚娶妻美。而以讓其兄。欲以為讓也。則不如無讓焉。○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

顏之推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愛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姊妹之比兄弟。則踈薄矣。今使踈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必不合矣。

李華曰。誰無兄弟。如手如足。

廣訓曰。兄弟者。父子之紀也。以其有親恩連也。



夫婦

恒爻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小畜爻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蒙爻曰見余夫不有躬無攸利○家人爻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爻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王假有家交相愛也程傳曰夫受其內助婦受其外家○睽爻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繫辭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夫婦

之道不可以不乂也故受之以恒

牧誓古人有言曰牝音品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唯婦言是用

周南關雎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螽斯曰螽斯羽說說子宜爾子孫振振子○鄭風鷄鳴曰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邶風擊鼓曰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左傳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



古今類用
婦道。○胡傳曰。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尊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往逆則稱王后。從天王所命。示天下之母儀也。既歸何以稱季姜。從父母所子。化天子以婦道也。○絕不為親。禮也。夫絕不為親。即凡人

耳。哀公問曰。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外言不入於捆。內言不出於捆。同○郊特牲曰。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昏義曰。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也。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七十一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



章婦順。故內治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婦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承裕。外內和順。國家治理。此之謂盛德。○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後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

國語趙姬曰。夫得寵而忘舊。不義。好新而慢故。無恩。與人勤於隘厄。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待執中櫛。○杞梁妻曰。夫婦人必有所倚者。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倚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貞姬曰。忠臣不惜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使生者若此。於死者亦然。

家語曰。男子者。任天道。而長萬物者也。是故。審其倫。



古今類形 卷十五
而明其別。女子者。順男子之教。而長其理者也。是故無專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

晏子曰。夫和而義。妻柔而正。

韓非子曰。夫婦者。非有骨肉之恩者。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則其為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節。而子疑不為後。

白虎通曰。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一也。妾者。接也。以時接見也。

○何謂妻為齊。與夫齊體。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義文中子曰。婚姻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

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

史外戚傳曰。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祭之。放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莘。而紂之殺也。嬖妲已。周之興也。以姜原。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棊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訊不親迎。夫婦



古今類用
之際道之大倫也。

漢郭后紀曰。物之興衰。情之起伏。理有固然矣。而崇替去來之甚者。必惟寵惑乎。當其接床第。承恩色。雖險情贅行。莫不德焉。及至移意愛。析燕私。雖惠心妍狀。愈獻醜焉。愛升則天下不足容其高。歡隊故九服無所逃其命。

曹世叔女。誠曰。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私義。人倫之大節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

義禮墮闕。

隋烈女傳曰。夫稱婦人之德者。皆以柔順為先。斯乃舉其中庸。未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貞心峻節。志不可圖。惟義所在。考之圖史。亦何世而無哉。

來濟曰。王者立后。配天地。象日月。以承宗廟。以母天下。宜擇禮義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

宋倪思曰。人之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至於陰陽易位。內外



古今類月
無別。

真德秀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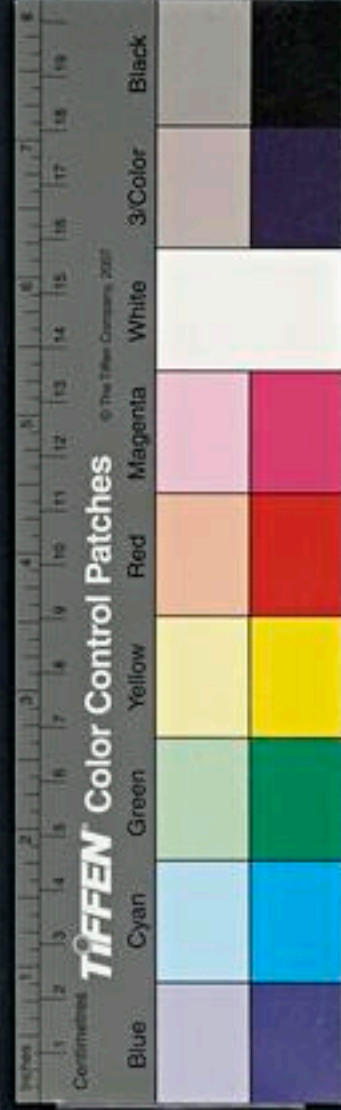
遼烈女傳曰。男女居室。人之大倫。與其得烈女。不若得賢女。天下而有烈女之名。非幸也。詩贊衛共姜。春秋褒宋伯姬。蓋不得已。所以重人倫之變也。

金后妃傳載班昭語曰。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便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

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后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嬉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

薛文清曰。男女之情。天下之至情。聖人能適其情。故家道正而人倫明。

章懋上武宗謹大婚疏曰。必有關雎鵲巢之德。葛覃樛木之行。足以母儀萬國。表正六宮。然後定后妃之位。以正天下之本。以對上天之丕顯休命。則禮行告



廟史無愧辭。非惟古訓不違。尤於孝道有光。儀刑四海。垂法萬世。而文王二南之化。復見於今日矣。

朋友

坤卦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無交而求。則民不與也。

小雅棠棣曰。雖有良朋。況也永歎。言不來急其難。必須兄弟也。○

車牽曰。雖無好友。式燕且喜。○邨風匏有苦葉曰。招

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卬黃也。

左傳曰。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胡傳曰。

君子有更相汲引。交好以為公。小人有互相朋黨。比周以為私。其迹雖同。而情異。不可不察也。

曲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交遊之仇。不同國。○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儒行曰。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游稱其信也。

家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晏子曰。正士之義。其交友也。論身義行。不為苟戚。不同則踈。而不排不毀。邪人之行。交友苟合。不以道持。



諛巧比姦邪。夸體貌。○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冷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善酒。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糜醢而賈匹馬矣。所蕩然也。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汨常移質。不可不慎。

荀子曰。同游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士有妬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妬臣。則賢人不至。

呂覽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

白虎論曰。朋者黨也。友者有也。同門曰朋。同志曰友。一人有善。其心好之。一人有惡。其心惡之。貨則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救。生不屬。死不託。

說苑曰。上士可以托色。中士可以托辭。下士可以托財。

文中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聞謗而怒者。讒之囹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



古今類聚
卷五
四去媾。讒佞遠矣。

樂毅曰。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平原君語秦昭王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

者為貧也。言富貴而結交者為有貧賤之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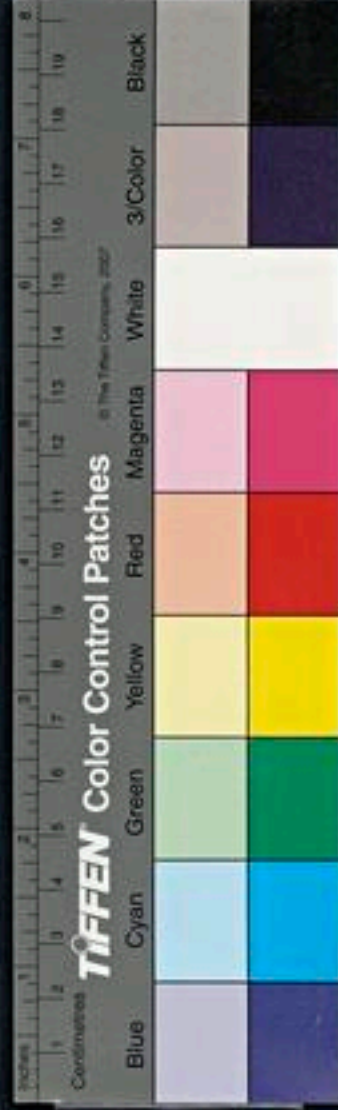
馮驩對孟嘗君曰。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交。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

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

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忘無也。其中朝市之中言日暮物盡故掉臂不顧也

汲黯鄭當時史斷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况衆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始翟公為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吳王遣應高詭膠西王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



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

張耳陳餘論曰。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死。豈
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
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
由殆與秦伯延陵季子異矣。

蔡邕曰。富貴則人爭趨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是以君
子慎人所以交已。審已所以交人。富貴則無暴集之
客。貧賤則無棄舊之賓。故原其所以來。則知其所以
去。且其所以始。則知其所以終。

朱穆絕交論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
王貢。張陳。凶其中。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
游雅論高允曰。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鍾期上聽
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晉阮子政論曰。夫文游者。儔黨結於家。威權傾其國。
或以利厚而比。或以名高而求。同則譽廣。異則毀深。
朝有兩端之議。家有不協之論。至父子不同好。兄弟
異交友。破和穆之道。長爭訟之原。

唐李絳曰。朋黨者。尋之則無迹。言之則可疑。小人常



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故常為奸人所乘。夫聖人同遠。賢者求類。是同道也。非黨也。趨利之人。常為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構毀。違其私也。

宋毅陽備曰。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

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

程子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

張子曰。人之有朋友。不為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契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於敬者日相親。

范華陽曰。與賢於己者處。則自以為不足。與不如己者處。則自以為有餘。自以為不足。則日益。自以為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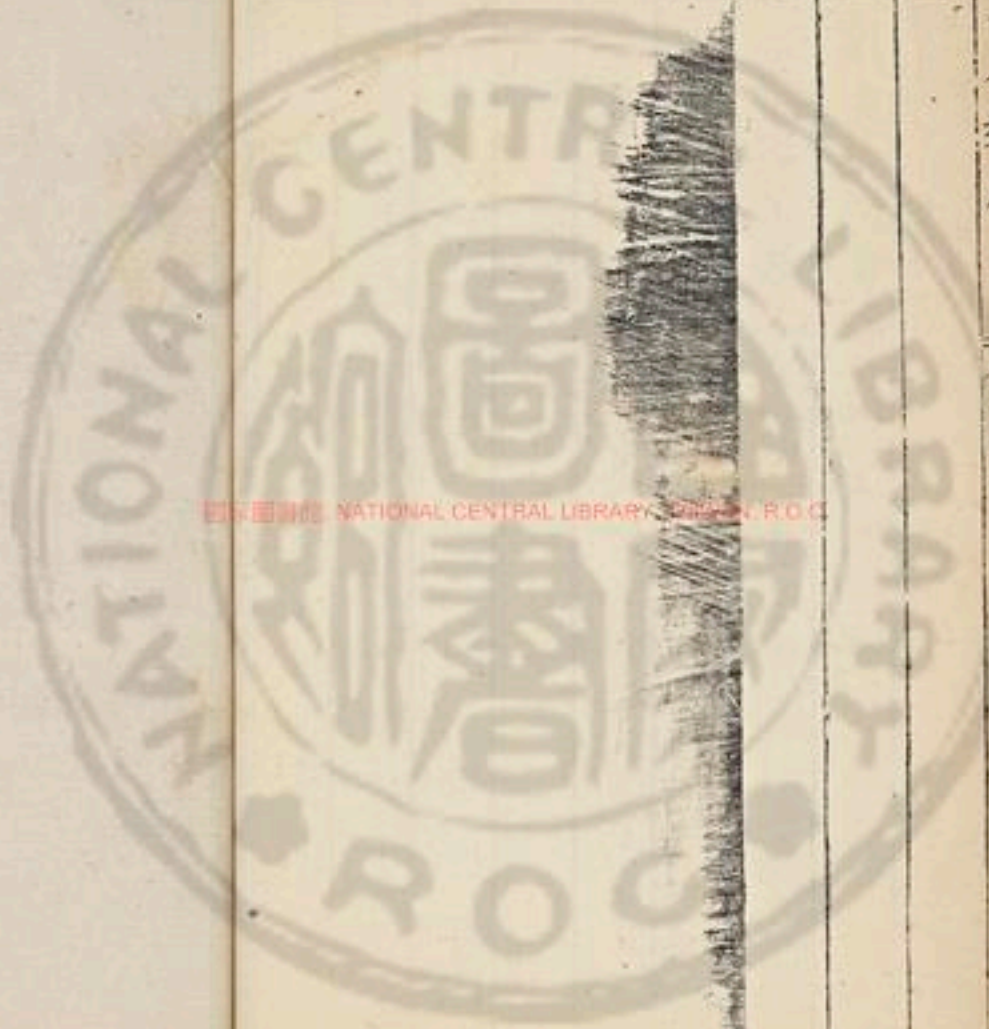
古今類聚
卷十五
餘則日損。

謝上蔡曰。申頴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游廣平曰。古人無友不如己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于夏之日進也。

胡五峰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為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陷而為小人者幾希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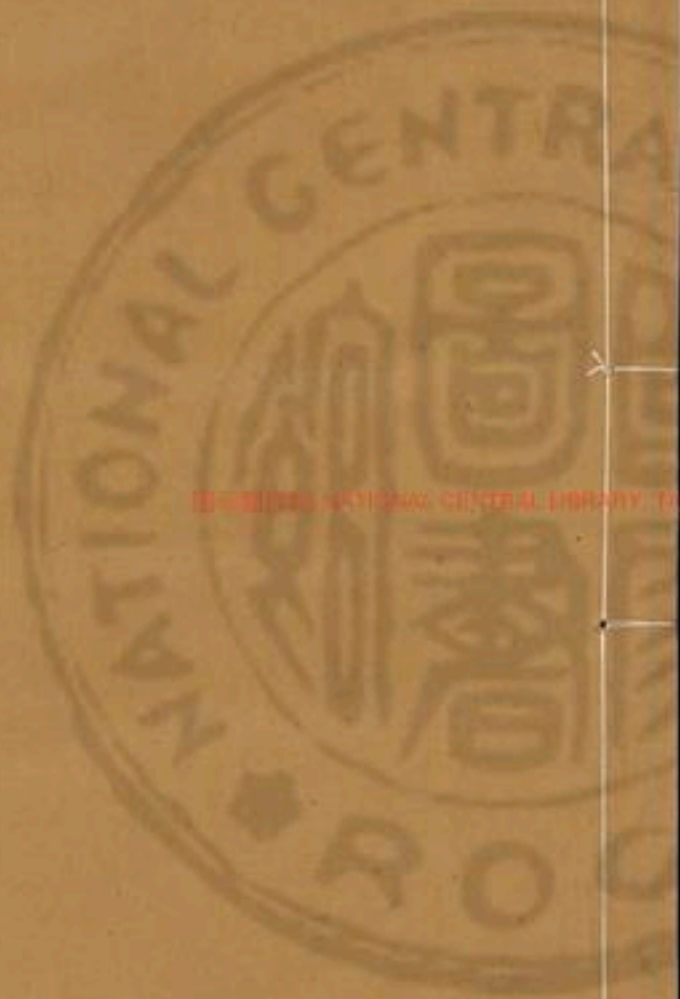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十五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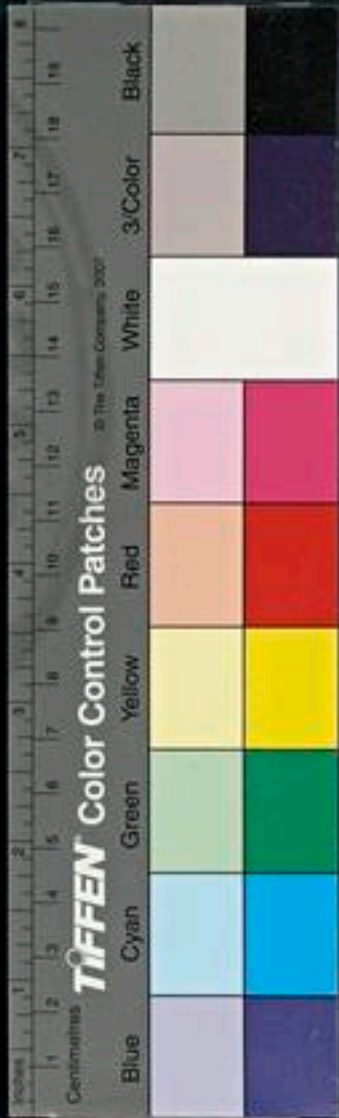


古今類用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ORONTO, CANADA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十六

人事類

冠

婚

喪

祭

邪正

禍福

交際

器用

宮室

飲食

冠

鴟鳩曰。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青黑色言弁之色如此

左傳。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於

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

星終也。歲星十二歲而一周矣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

古今類腋

卷之十六

一

五九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43815 113

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
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
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
侯曰。諾。公還及衛。冠於成公之廟。假鍾磬焉。○傳稱
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趙文子冠。見樂武子。
武子曰。美哉。昔吾逮事莊主。趙朔華則榮矣。實之不
知。請務實乎。見中行宣子。宣子曰。美哉。惜也。吾老矣。
不及見其至。見范文子。文子曰。而今可以戒矣。夫賢者寵
至而益戒。不足者為寵驕。先王疾是驕也。見卻駒伯。

駒伯曰。美哉。然而壯不若老者多矣。特年自矜見韓獻子。

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
善。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

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猶宮室之

有墻屋也。糞除而已。何又加焉。見知武子。武子曰。吾

子勉之。成宣之後而老為大夫。非耻乎。敬其備德為卿成子

之文。宣子之忠。其可忘乎。夫成子道前志以佐先君。

道法而卒以政。可不謂文乎。夫宣子盡諫於襄靈。以

諫取惡。不憚死遁也。可不謂忠乎。吾子勉之。有宣子



之忠而納之以成子之文。事君必濟。見苦成叔子。叔
子曰。抑年少而執官者衆。吾安容子。見溫季子。季子
曰。誰之不如。可以求乎。不致其高遠也。見張老而語之。張老
曰。善哉。從樂伯之言。可以滋。范叔之教。可以大。韓子
之戒。可以成。物備矣。志在子。若夫二郤亡人之言。何
稱述焉。知子之道善矣。是先主覆露子也。言成宣之澤
冠義曰。冠而後服。備服備而後容。體正。顏色齊。辭令
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
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

以為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
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
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
真摯於君。遂以摯。與贊同用。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
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
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
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悌忠順之行
立。而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
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



者重冠。

白虎通曰。冠者。憊也。所以憊持其髮也。○弁之言樊也。所以樊持其髮也。○冕所以前後遂延者何。示遜賢。退不能也。垂旒者。示不現邪。纒塞耳。示不聽讒也。○天子麻冕。朱綠藻垂。十有二旒者。法四時十二月也。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爵弁無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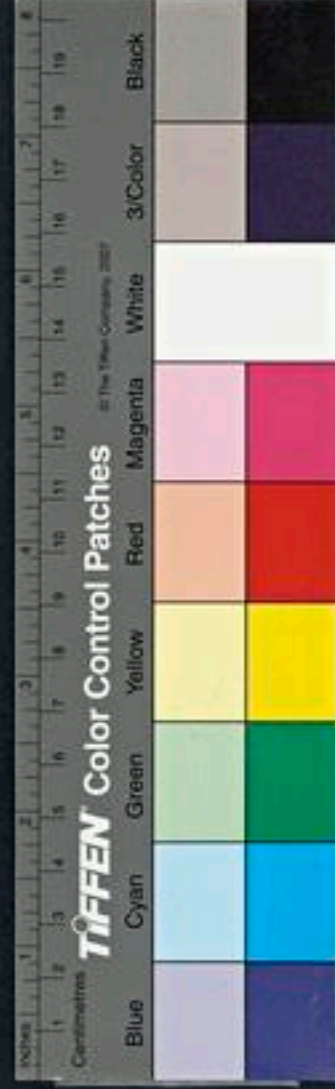
屈原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婚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為冠所以莊其首。
匡衡曰。適子冠乎。作階。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別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

婚

此又曰。匪冠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歸妹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歸者女之終生。育者人之始。○爻曰。歸妹愆期。遲歸

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娣媵。妾言尚德。不尚飾也。



舜典曰。女于時。觀厥刑於二女。釐降二女于漚汭。嬪于虞。

國風匏有苦葉曰。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南山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東山曰。倉庚于飛。熠熠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縡。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大雅大明曰。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於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大雅韓奕曰。韓侯迓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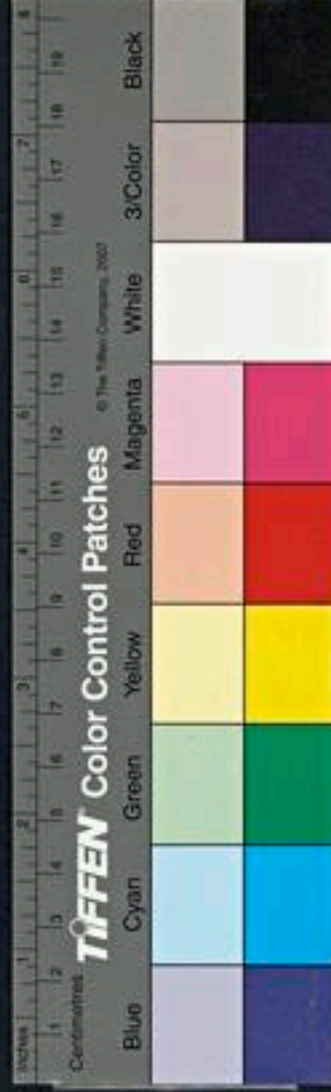
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左傳曰。公子荊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鬻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王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君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寡君不腆。先君之適。以備內官。焜燿先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義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徵福於太公丁公。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



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鐸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韓宣子使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儷。在衰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君有辱命。惠莫大焉。○晉侯有疾。子產曰。僞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主不殖。美先盡矣。則相主疾。君子是以惡之。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者。古之所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

之。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甲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胡傳曰。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



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郊特牲曰。天地合而萬物生焉。故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迓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婚禮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

守委積。蓋藏。○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大戴禮曰。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弟。世世有行仁義者。是則其子孫慈悌孝愛。不敢淫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嗚呼。戒之哉。

韓嬰曰。夏殷五世之後。則通婚姻。周公制禮。百世不通。所以別禽獸也。



說苑曰。鮑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厚。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吾貧賤。不敢當。少君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衣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

白虎通曰。嫁娶何謂。嫁者家也。婦人外成。以出適人。為嫁。娶者取也。男女謂男者任也。任功業也。女者如也。從如人也。婚姻者何。昏時行禮也。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

傳記曰。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陽數奇。陰數偶。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

周舉曰。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為貴。故聖人順四時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

孝友奏表曰。古諸侯一娶九女。士一妻二妾。所以陰教聿修。繼嗣有廣。廣繼嗣。孝也。修陰教。禮也。夫妬忌之心生。則妻妾之禮廢。妻妾之禮廢。則奸淫之兆興。宋胡安定曰。嫁女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不若吾家。則事舅姑必執婦道。



司馬光曰。今世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是乃駟儈鬻奴賣婢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給。則殘虐其婦。以摠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裝資。以悅其舅姑。殊不知彼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裝既竭。則安用汝女哉。於是質其女。以責貸。於女貨有盡。而責無窮。故婚姻之家。往往為仇讐矣。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舉其女者。用此故也。然則議婚姻。有及於財者。勿與為婚姻可也。

喪

大過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塋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

說命曰。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國風素冠曰。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

音

憂兮。○頌閔予小子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

在疚。

左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執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

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嫺至。贈死不及尸。弔生

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孔丘卒。公誅之曰。旻天不

弔。不愆。牛乃反。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烝烝余在

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言無以法也。子貢曰。君其不沒

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

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

也。一人天所稱。君兩失之。

曲禮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死寇曰兵。○檀弓曰。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

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諸兄

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

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之生而致

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

為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音木不成斷。琴瑟張

而不平。竿笙備而不和。有鍾磬而無篋。橫曰篋。直曰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

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

不慈不孝。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惟衰麻在身。



古今喪服
飲酒食肉。處於內。○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
喪復常。讀樂章。○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
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雜記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威容稱
其服。○檀弓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首足
形。還塋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飯於牖下。小歛
於戶內。大歛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廷。塋於墓。所以即
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
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塋。皇皇如有望而未至。練而

說然。祥而廓然。○問喪。祭之宗廟。以鬼享之。徹世獲
反也。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
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三年問。故三年以為
隆。總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上取象於天。下取
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群居和壹之理盡矣。
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
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喪服四制曰。其恩厚者
其服重。故為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
隆。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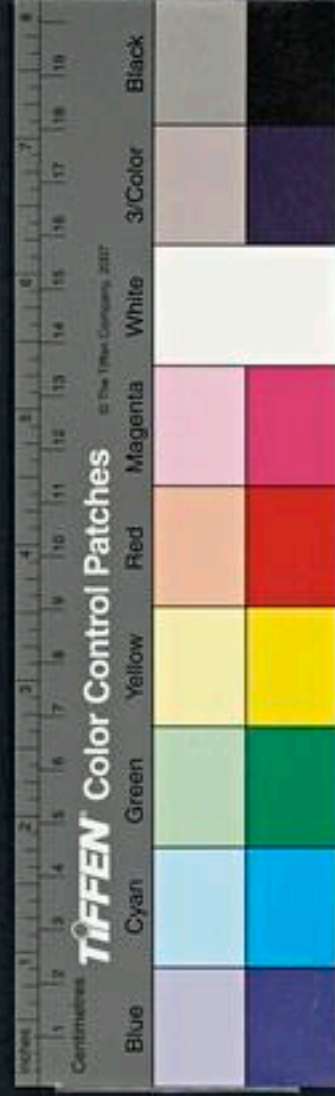


古今類用 卷十二
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有終也。以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者也。故父在為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斬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荀子曰。貨財曰賻。輿馬曰贈。衣服曰襚。玩好曰贈。王具曰含。賻贈所以佐生也。贈襚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吉行五十。再喪百里。

墨子曰。古聖人制為塋埋之法。曰槨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以及其塋也。下母及泉。上母通臭。塋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以塋矣。生者必無久哭。而疾而從事。不為其所能。以交相利也。此聖王之法也。

呂覽曰。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孝子之



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也。故有塋死之義。塋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為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動無發。莫如無有可利。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塋不可不藏也。塋淺則狐狸相之。深則及於水泉。故凡塋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則善矣。而忌奸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

韓子曰。墨者之塋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執喪三日。世主以為儉而尤之。儒者破家而塋。債子而償。執喪三年。毀而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也。○齊國好厚塋。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厚塋之不休。禁之柰何。管仲對曰。凡人為之有為。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尸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成紀曰。仲尼孝子。延陵慈父。其塋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德彌厚者。塋彌薄。知愈深者。塋愈微。丘壠彌高。菴掘必速。

士虞經曰。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腰絰者。以帶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之何。明思慕之無已也。必杖者。孝子悲哀。身病。以杖扶之。不以死傷生也。論衡曰。魯人將以璆璫歛。孔子厭級而諫之何。夫患生于貪。璆璫寶也。姦人憚之。慾心生矣。姦人欲生。遂不畏罪。丘墓抽矣。璆以孔子厭級而諫。○皇甫謐曰。生不能保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上。故桓司馬不如速朽。文公厚葬。春秋以華元為不臣。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喪親三年。喪君三年。君與親孰重。田過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位。無以尊顯吾親。凡事君所以為親也。殆不如親重矣。

說苑曰。子貢問孔子。死人有知無知也。孔子曰。吾欲言死者有知也。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也。欲言無知。恐不孝子孫。棄不塋也。賜欲知死人有知無知也。



死徐自知之。猶未晚也。

漢陽王孫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夫厚塋誠無益於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殫弊。腐之地下。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七形七聲。乃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塋以禹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

隋禮儀志曰。重服不可頓殊。故變之以織縞。創巨不可便愈。故稱之以祥禫。

劉炫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疏遠。猶服練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民德之踈。自此始矣。

唐虞世南曰。古帝王所以薄塋者。非不欲崇大。光顯以榮其親。然高陵厚壙。寶貝珍物。適所以累之也。聖人深思遠慮。安於菲薄。為長久計。死者無終極。而國



家有廢興。

宋呂才曰。先期而塋。謂之不懷。後期而塋。謂之殆禮。

祭

困九五曰。乃徐有說。悅音利用祭祀。

國風采芣曰。被之僮僮。謀發也夙夜在公。被之祈祈。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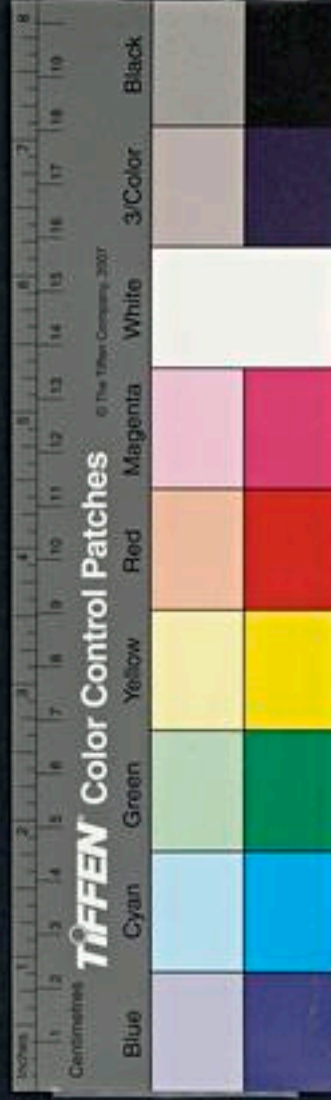
言旋歸。○采蘋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

齊季女。○小雅天保曰。吉蠲為饗。是用孝享。禴祀蒸

嘗。于公先王。○大田曰。耒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

稷。以享以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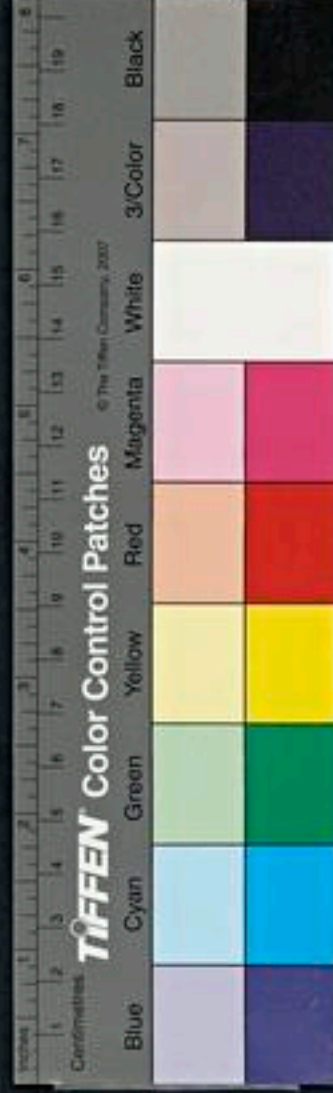
左傳曰。凡禘郊宗禘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加之。以山川社稷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為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夫神以精明臨民者。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心二精。王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天地民八種。九州九祭。十日十。十二辰。十二支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咳。咳通用。八極地也。國語。天子居九咳之田。明德以昭之。



和聲以聽之。以吉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其為齋敬也。○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鬼神非其族類。不敬其祀。祀卽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蕙藻之菜。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燔。戎有受脰。神之

大節也。

曲禮曰。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子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禮運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



以饋鬼神也。五祀所以報事也。○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祭法曰。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王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適士立二廟。官師一廟。庶人無廟。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王為群姓立七祀。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諸侯自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適士立一祀。庶人及庶人祭子而止。○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不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有社稷者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



種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

論衡曰。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循先。報功以勉力。循先以崇恩也。

崔沔曰。古者有所飲食。必先嚴獻。未火化則有毛血之薦。未麩藥則有玄酒之奠。神尚玄。可存而不可測也。祭主敬。可備而不可廢也。故太羹古饌也。盛以甑。

甑。音丁。又音定。瓦豆也。古甑也。和羹時饌也。盛以銅。銅。時甑也。

銅。盛和羹。器。禮有銅。萬先。對。器。土。銅。注。瓦。器。也。○清廟時享。禮饌具設。古物

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備列。它珍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躬稼所收。蒐狩親中。莫不薦而后食。盡誠敬也。

郊祀志曰。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敬於禮義。明神之事者。以為祝。能知四時。儀於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為宗。

韋述議曰。禮。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荐者。莫不咸在。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無盡。故為之節。雖平生所嗜。非禮則不荐。雖平生所惡。非禮則不去。○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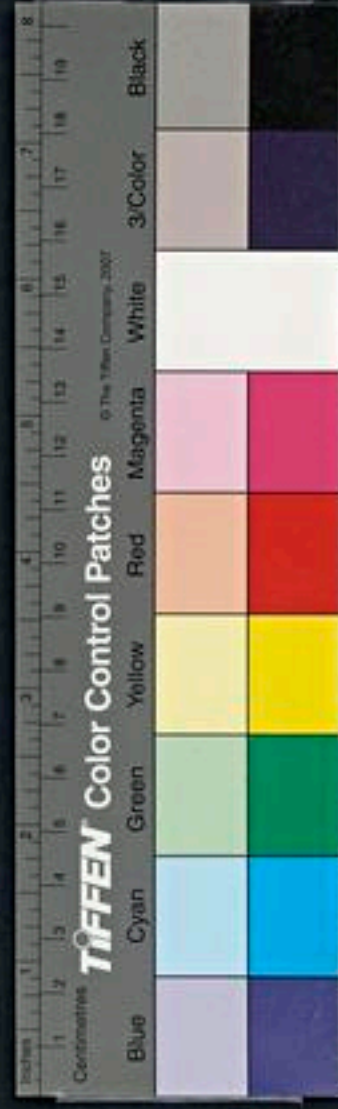


漢以來。陵有寢宮。荐以常饌。固可盡孝子之心。至宗廟法享。不可變古從俗。若曰以今之珍。生所嗜愛。求神無方。是簠簋可去。而盤盃杯案當御矣。韶濩可抵。而篳篥笙笛應奏矣。

明禮部太常翰林院議曰。虞夏商周。世系明白。其始祖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所謂禘。不過禘祀。禘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之大禘。非禘也。宋神宗曰。禘者。所以禘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

韓非子曰。人有禍則心畏恐。心畏恐則行端直。行端直則思慮熟。思慮熟則得事理。行端直則無禍患。無禍患則盡天年。得事理則必成功。盡天年則全而壽。必成功則富與貴全。壽富貴之謂福。而福本於有禍。人有福則富貴至。富貴至則衣食美。衣食美則驕心生。驕心生則行邪僻而動棄理。行邪僻則身死夭。動棄理則無成功。夫內有死夭之難。而外無成功之名者。大禍也。而禍本生於有福。

淮南子曰。積愛成福。積怨成禍。○祿過其功者損。名



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福生于無為。患生于多慾。害生于弗備。○聖人不能必禍不至。信已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已之不讓也。○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非神聖人莫之祇分。○比叟塞上之翁也。馬無故亡入胡。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賀之。翁曰。安知非禍乎。其子騎墮而折臂。人弔之。翁曰。安知非福乎。後胡兵大出。丁壯者戰死。唯子以跛故得父子相保。故以北

邪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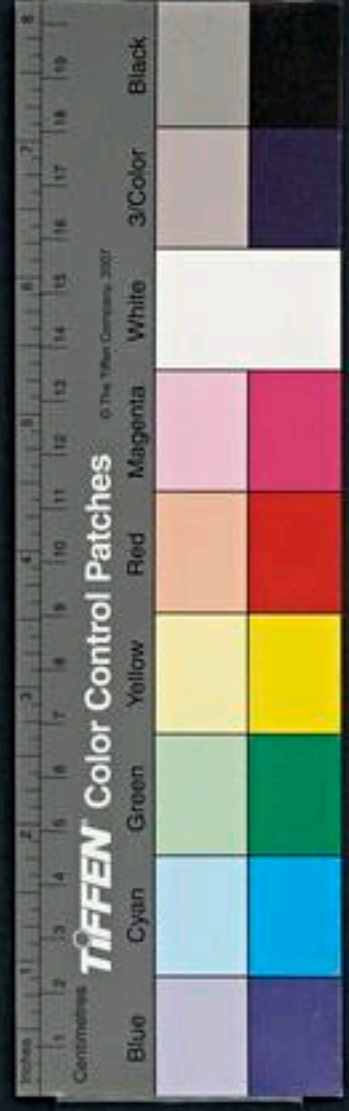
乾文言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泰彖曰。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繫辭曰。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一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宋甲曰。德惟治。否德亂。

國風侯人曰。蒼兮蔚兮。南山朝隳。蒼蔚草木盛隳音

小人多而婉兮孌兮。季女斯饑。婉好孌好不妄從人

氣燄盛○大雅桑柔曰。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



古今類別

以中垢。中垢內
汚辱也

左傳子高曰。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知。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彊忍犯義。毅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將焉有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猶而不潔。若其猶也。不忘舊忍。而不以潔悛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飾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

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蔑不

克矣。○太史克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

行父奉以周旋。罔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

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

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則君臣
父子夫

婦朋友之
法則也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

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貨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

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

觀莒僕。莫可則也。孝弟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奸為凶



古今類月
德。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
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
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烏。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
以去之。○叔向曰。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
殺人不忌為賊。

晏子曰。正士處世。臨衆不阿私。通則事上使恤下。窮
則教下使順上。事君盡禮。不正爵祿。不用則去而不
議。其交友也。論身行義。不為苟戚。不同則踈而不誹。
不毀。邪人則不厭。用於上則虐民。行於下則逆上。事

君苟進不道忠。交友苟合不道行。持諛巧以正祿。比
奸邪以厚養。不任於上。則輕議。不篤於友。則好誹。
淮南子曰。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
以自為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
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
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仲之趨也。行貨賂。趨
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
子小人紛然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天下是非無
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



古今類聚
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

新書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為噉。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為孽。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為倍。心存恤人謂之惠。反惠為讎。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為虐。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為傲。接遇慎容謂之恭。反恭為媿。接遇肅至謂之敬。反敬為慢。衷理不辟謂之端。反端為跂。音方又音訪。曲胘馬也。據當不傾謂之平。反平為險。行善決宛謂之清。反清為濁。辭利刻謀謂之廉。反廉為貪。兼覆無偏謂之公。反公為私。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為邪。

說苑曰。何謂六正六邪。六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



前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
臣也。二曰虛心白意。進善通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
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
獨伐其勞。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
進賢不懈。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以厲主意。庶幾有
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也。四曰明察幽
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其間。絕其源。轉禍
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曰守文奉
法。任官職事。辭祿讓賜。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

儉。如此者。貞臣也。六曰國家昏亂。所為不然。諫而輒
犯主之顏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
所行。如此者。真臣也。是謂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
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論。
渴於策。猶不肯進。容容與世。浮沉上下。左右觀望。如
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
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耳目。偷合苟容。與主
為樂。不顧其後。如此者。諛臣也。三曰中實頗險。小容
貌小謹。巧言令色。又心疾賢。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



古今要略 卷六
其惡所歆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賞
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
辨足以行說反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之親外
妬亂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持國事以
為輕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
命以自貴顯者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隆主
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辨言好辭出則更復
異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乘因而附
會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

是謂六邪。

唐古今人表曰如堯舜禹稷皋陶與之為善則行。縣
驩兜與之為惡則誅。可與為善不可與為惡。是謂上
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為善則誅。于莘崇侯。與之
為惡則行。可與為惡不可與為善。是謂下愚。齊桓公
管仲相之則伯。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可與為惡。
是謂中人。

陳子昂曰尚德行者無凶。務公正者無邪。朋黨者
憎貪信者疾偽。智不為愚者謀。勇不為怯者死。猶鸞



隼不接翼。董猶不共器。何者。以德並凶。勢不相入。以正攻佞。勢不相利。以庶勸貪。勢不相售。以信質偽。勢不相知。智者尚謀。愚者所不聽。勇者殉死。怯者所不從。此趨向之分也。

李德裕曰。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夫正人既呼。小人為邪。小人亦謂正人為邪。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為黨。以相欺蔽。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

宋蘇轍曰。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邪忍恥。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易退。

禍福

泰爻曰。勿恤其孚。孚謂治極必亂之期于食有福。○有命无咎。

疇離祉。○晉爻曰。受茲介。大也福。○井爻曰。井渫不食。

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无妄爻曰。无妄。

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既濟爻曰。實。

受其福。吉大來也。○繫辭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偽。



古今類用 卷之六
相感而利害生。

伊訓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咸有一德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國風兔爰曰。有兔爰爰。雉離於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吽。○小雅節南山曰。昊天不備。降此鞠訕。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天保曰。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唯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

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山阜岡陵言福之高。大川至言福盛長。

○俾爾

單盡也。

厚。何福不除。

除舊生新。

俾爾多益。以莫不庶。○神之

的音。

矣。詒爾多福。○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

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大雅既醉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毅既

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昭明高朗皆純。

庶悠久。意言福通徹而有終也。

○瑟彼玉瓚。

杯也。

黃流。

酒也。在中。豈弟君

子。福祿攸降。○魯頌閟宮曰。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

臧。○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



左傳周敬王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
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暱甥舅。不違戡處。於今年。勤
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
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徵
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
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
徵福。假靈於成王。脩成周之城。俾成人無動。諸侯用
寧。螫賊遠屏。食苗曰發。食節曰賊。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
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崇

施。先王庸之。○司馬侯曰。楚王方侈泰。或者欲逞其
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
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
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
莽將棄之。吾又誰與爭。○或多難以固其國。戡其疆
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子西曰。吳周之胃
齋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先
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剪喪
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



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范
文子曰。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
也。其壞也無日矣。○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
禍。○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
將聚而殲旃。

家語曰。君子禍至不惧。福至不喜。

荀子曰。仁義德行。常安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漫
突盜。常危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故曰。君子道其常。
小人道其怪。

楊守謙曰。祖功宗德。歷代因循。禮之本也。緣情立典。
萬世通行。而不可變也。禘主異藏。歷代損益。禮之文
也。因時制宜。每代各施。而不可泥者也。

丘濬國家常祀之禮曰。大蜡之祭。與籍田相為終始。
當夫東作方興之始。既舉籍田之禮。以祀先農於春。
而以帥夫農民。以興其務本之心。則夫百穀告成之
後。載舉大蜡之禮。以報先嗇於冬。而以勞來農民。以
報其勤動之苦。是故舉先王莫大之禮。亦以廣聖君
莫大之恩也。



程敏政考正祀典曰。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者哉。

楊慎瓌語曰。俎豆廢而楮燎盛。社樹圯而叢祠植。祝嘏置而歌舞用。後世之淫祀。其非古典。冠裳而肖貌之。帟悅而匹偶之。瀆甚矣。不可方物。就是與焉。

叟知禍福相因倚而生也。

韓詩外傳曰。夫利為害本而福為禍先。惟不求利者為無害。不求福者為無禍。

說苑曰。福生於微。禍生於忽。日夜恐懼。惟恐不卒。○衆正之積。福無不及也。衆邪之積。禍無不逮也。

論衡曰。世論行善者福至。為惡者禍來。禍福之應。皆天也。人為之。天應之。無貴賤賢愚。莫不謂然。又見善人時遇福。故遂信之。謂之實然。斯言或時賢古聖欲勸人為善。著必然之語。以明德報。或福時適遇者以

古今類用
為然。如實論之。安得福祐乎。○凡人窮達禍福之至。大之則命。小之則時。古之君相。困窮後得達通。未必初有惡。天禍其前。卒有善。神佑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結髮終死。前後無異。然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窮一通。一全一壞。遭遇適然。命時當也。○火燔野草。車轢所致。火所不燔。俗或幸之。名曰幸草。君子有不幸而無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虞帝以聖人而遭父兄之禍。孔丘以聖而值削迹之窮。

中論曰。人而好善。福雖未至。禍其遠矣。人而不好善。禍雖未至。福其遠矣。

史。伯夷傳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夷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累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荐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夭。世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至若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災禍者。不可勝數也。倘所謂天道。



是耶非耶。

漢枚乘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班固曰。福不盈泚。禍溢於世。

唐文德后曰。修短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德可延。吾不為惡。使作善無效。吾尚何求。

裴光庭曰。使禍可禳而去。則福可祝而來。

張寧題進香事曰。人臣之於君。願其福也。則當勸於脩德善。願其壽也。則當勸於去逆慝。願天心之向順也。則當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未聞有以禱祠

得福。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永天命者。

高廟因侍臣論善惡感召。有不得其常者而言曰。為惡或免禍。然理無可為之惡。為善未蒙福。然理無不可為之善。人惟脩其在已。禍福則聽之於天。

劉基曰。天下有非望之福。亦有非望之禍。小人不知禍福之相倚仗也。則徼幸以為常。是故失意之事。恒生於所得意。惟其見利而不見害。知存而不知亡也。

朱英謂春中君曰。世有母望之福。又有母望之禍。亦此意。

黎久未齋雜言曰。禍福皆定於天。吉凶或召於已。雖

大智不能逃。惟學問之至。德行之尊。自然先天弗違。是以通神明而贊化育也。

揚慎璣語曰。天有常福。必祚明德。天有常蓄。必隕明式。

交際

國風緇衣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逸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粢兮。○涓陽曰。何以贈之。瓊瑰玉佩。○木瓜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大雅抑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投我以豸

報之以李。

左傳曰。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子產寓書于西。以告宣子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則能久。怨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



子說乃輕幣。○子產相鄭伯如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陳薦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窳。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為盟主也。宮室卑庠。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賓見無時。命不可

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趙文子曰。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孔丘謂梁丘據曰。犧象不出門。嘉禮不野合。享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秕稗。魯君。子盍圖之。夾谷會。辭李。○鄭弦高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



腆故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祖而舍輶。飲酒於其側。白餞重始。有事於道也。○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騫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稗芻。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

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籍手以拜。

曲禮曰。凡贄。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緇衣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



不相見也。歆民之母相襲也。

家語曰。孔子去周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送人以金。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言。○曾子曰。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

荀子曰。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我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皆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見者三十人。貌贄之士百有餘人。歆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二士焉。論衡曰。貧人富人。並為賓客。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慙。而貧人常媿者。富人有以效。貧人無以復也。

史侯生曰。今日羸之為公子亦足矣。羸乃夷門抱關者也。公子自迎於衆人。廣坐之中。歆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市中。人皆以羸為小人。以公子為長者。○一飯之德。必酬。睚眦之怒。必報。

漢蔡邕曰。相見無期。唯是書疏。可以當面。

唐書曰。沉豫少決者。贈以刀。歆其果於斷。放誕少檢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



古今類聚
唐子西曰。公於我厚矣。吾將圖報矣。吾欲脅有諂笑。巧言令色。以順適其意。以是報公可乎。客曰。不可。是小人之報也。吾將抱長劍。挾匕首。有惡聲至者。以血濺其襟。以是報公可乎。客曰。是俠客之報也。吾將淬文鋒。礪詞鋒。庶幾起騰奮躍。高飛遠舉於天下。使天下之人指之曰。斯人也。出於任公之門。以是報之可乎。客曰。唯唯。是國士之報也。
明薛文清曰。人未已知。不可急求。甚知。人未已合。不可急與之合。

器用

繫辭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剡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國風采蘋曰。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



全。○定之方中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左傳曰。胤之舞衣。兗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先王之傳世。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須之鼓。闕鞞之甲。諸侯所受於先王。此之謂重器。○文伯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隣。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及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鞞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

以處參虛

同墟

匡有戎狄。其後衰之。二路鍼鉞。鉞鉞形

子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仲尼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叔仲于奚。叔孫桓子賞之。○單穆公曰。且夫鍾不過以動

邑。請而請。嬰繁以朝。許之。故孔子惜之。

單穆公曰。且夫鍾不過以動



聲。若無射大林。耳不及也。無射陽聲之細者大林除聲之大者細柳大陵難手聽。夫鍾聲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鍾聲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鍾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臧僖伯曰。凡物不足

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胡傳曰。大闕。簡車馬也。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綏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

曲禮曰。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明堂位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鈞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



殷之太白。周之太赤。○秦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周禮曰。蓋。園象天。軫。方象地。輪。輻象日月。○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幹也。角也。筋也。膠也。絲也。漆也。○烹。一人掌供鼎鑊。以供水火之齊。

爾雅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拊。

三禮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有鼻目。以銅爲之三足。

管子曰。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爲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爲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奸詐之人不得行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尺寸。量也。所以得短長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爲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爲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奸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



古今類聚
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為行者相揭以高。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彫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為慧。爭為詭辨。久稽而不決。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

荀子曰。工人斲木以為器。○繫弱拒黍。古之良方也。桓公之蔥。太公之闕。莊君之胸。閻閻之干。將莫邪。巨闕辟閻。此皆古之良劍也。

淮南子曰。鳥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越船

蜀艇。不能無水而浮。○明鏡之始。型矇然。及粉之以玄錫。摩之以白旃。則髮眉鬢毛。可得而察。○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適。○夫竹之性。浮。殘以為牒。束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

新書曰。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說林曰。馬以致遠。牛以負重。鷄以司夜。狗以守門。因



其性也。埏埴以為器。齋木以為舟。鑄金以為鍾。鑠鐵以為刃。因其質也。陸處而耕。水處而漁。山處而樵。谷處而牧。因其地也。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輶。山之用粟。因其勢也。

晉輿服志曰。聖人見鳥獸容貌。草木英華。始創衣冠。而玄黃殊采。見秋蓬瓜轉。杓鰲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圓異則。遇物成象。觸類興端。

王褒曰。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斂其銛。水斷蛟龍。陸刺犀革。

建文御書怡老堂。繇几玉杖。賜董倫謝表曰。桓榮設几杖於太常。而不聞有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而不見有几杖之頒。自今將杖以戒嗜。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憑几以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失所之嘆。

宣廟因寧王求鐵笛。言曰。古人謂笛者滌也。所以滌邪穢。納之於正。

丘濬論器械之利曰。天祚國家。錫以自古所無之兵器。五兵而加以一。五行而用其三。可以代矢石之施。



可以作鼓角之號。可以通斥埃之信。一物而三用具。烏。嗚呼奇矣哉。

宮室

豐爻曰。豐其屋。蔀其家。○繫辭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小雅鴻鴈曰。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

宅。○大雅緜曰。揀音俱之陜陜音仍有。度之薨

薨。築之登登音聲。削屨馮馮音聲。百堵皆興。磬音鼓

弗勝。○小雅斯干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

風雨攸除。○如鼓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彙斯飛。

左傳。孟文子曰。夫位。政之建也。署。位之表也。車服。表

之章也。宅。章之次也。祿。次之食也。君議五者。以建政。

為不易之故也。今有司。未命。易臣之署。與其車服。而

曰。將易而次。為寬利也。夫署。所以朝夕處。君命也。臣

立先君之署。服其車服。為利故。而易其次。是辱君命

也。不敢聞命。若罪也。則請納祿與車服。而違署。唯里

人之所命次。○邠敬子曰。先臣惠伯以命於司里。嘗



禘烝享之所致。君胙者有數矣。出入受事之幣。以致君命者。亦有數矣。今命臣更次於外。為有司之以班命事也。無乃遠乎。請從司徒。以班徒次。○楚子與伍舉登章華之臺。曰。臺美夫。伍舉曰。夫美也者。上下內外大小遠近。皆無害焉。故曰美。若美於目。觀縮于財。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為。夫國君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彫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六器。

廢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也。○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故先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禱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夫為臺榭。將以教民利。不知其以匱之也。○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財藪則國貧。後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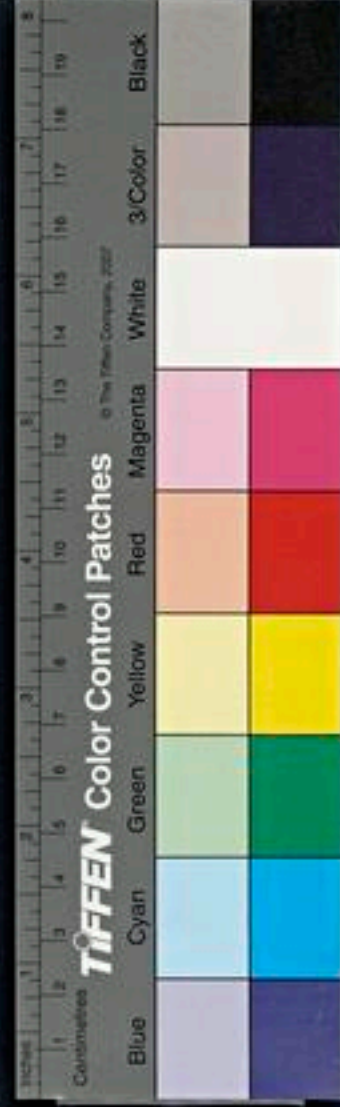
則民叛。締構彫琢輪奐之功盛。則恭儉純茂之德衰。
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
後。○禮器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
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檀弓曰。美哉輪奐。美哉奐焉。
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

國語。智襄子室美。士茁曰。志有之。高山駿原。不生草
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吾惧其不安人也。
管仲曰。夫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不足以養其民。城
域大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
屋寡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
人不足以處其室。困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
供其費。

蔡邕獨斷曰。天子之階曰陛下。所在曰行所。所居曰
禁中。后曰省中。印曰璽。所至曰幸所。

漢。陳蕃年十五。開處一室。庭宇蕪穢。同郡薛勤往候
之。曰。孺子何不掃除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
掃除天下。安事一室。

桓寬曰。夫高堂邃宇。廣夏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



漏下濕者之痛也。廣第唐園良田連比者。不知無運
踵之業。竄頭宅者之役也。

宋范仲淹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
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治圃。顧何待而
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
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
障吾游者。豈必有諸已者。而後為樂耶。

高皇帝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
斲。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德者必以堯為首。後世
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
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為貴。宮室但
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飲食

需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爻曰。需於酒食。○頤彖
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
觀其自養也。○漸爻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衎衎和
樂意

○既濟爻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酒誥曰。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



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
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小雅車牽曰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敬式食庶
幾。○魚麗曰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備
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大雅行葦曰或獻或酢洗
爵奠筭醢音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敬脾臄音劇。○韓奕
曰清酒百壹其殽維何魚鱉鮮魚其藪維何維筍及

蒲藪音速菜也

左傳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

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
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
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武子
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敢
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酒以成禮不
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晉荀吳曰
有酒如淮有肉如坻齊侯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

禮運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音排豚汙尊而
杯飲實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郊特



牲曰。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樂記曰。夫黍
豕為酒。非以為禍也。而訟獄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
是故先王因為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
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
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淫也。聘
義曰。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饑而不敢食也。
日莫人倦。齊音莊正齊而不敢懈惰。○內則曰。肉曰
醢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粗糲
曰攢之。○春宜羔豚膳膏音。夏宜牯音。膳膏臊。

騷秋宜犢麋。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膾。

國語曰。郊禘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
戚晏享。則有殺烝。

呂覽曰。水居者腥。肉覆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
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
之為紀。時疾時徐。戒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
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
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
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



古今類月 卷一
不羈。甘而不濃。酸而不酷。鹹而不戢。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膩。

陸賈新語曰。夫酒池可以泛舟。糟丘可以望遠。豈貧于財哉。然卒不能自守。乃仁義之不存故耳。

論衡曰。傳語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言聖人德盛。能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慎。則民化之。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鍾。導民率下。何以致化。承紂疾惡。何以自別。且千鍾之效。百

觚之驗。何罔用哉。使文王因祭用酒乎。則受福昨。不能厭飽。因饗射之用酒乎。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乎。則賞賜飲酒。宜與下齊。賜尊者之前。三觴而退。過於三觴。醉酌生亂。文王孔子率禮之人也。賞賚左右。至於酌亂。身自用酒。千鍾百觚。大之則為桀紂。小之則為酒徒。用何以立德成化。表。岳譽乎。世聞德。將無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虛增文王以為千鍾。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譚子曰。牛可使之駕。馬可使之負。犬可使之守。鷹可

使之擊。蓋食之感也。猶猴可使之舞。鸚鵡可使之語。鷓鴣可使之死。聞。螻蟻可使之合戰。蓋食有所教也。魚可使之吞釣。虎可使之入陷。鴈可使之觸網。敵國可使之自援。蓋食有所利也。天地可使之交泰。神明可使之掖衛。高尚可使之屈折。夷狄可使之委伏。蓋食有所奉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暨乎萬族。皆可以食而通之。

齊丘子曰。民有嗜食而飽死者。有婪音焚食而餓死者。有感食而義死者。有辱食而決死者。有爭食而鬪死者。人或笑之。食之迷也。

說林曰。味之美者。洞庭之鱒。東海之鮪。和之美者。陽濞之薑。招搖之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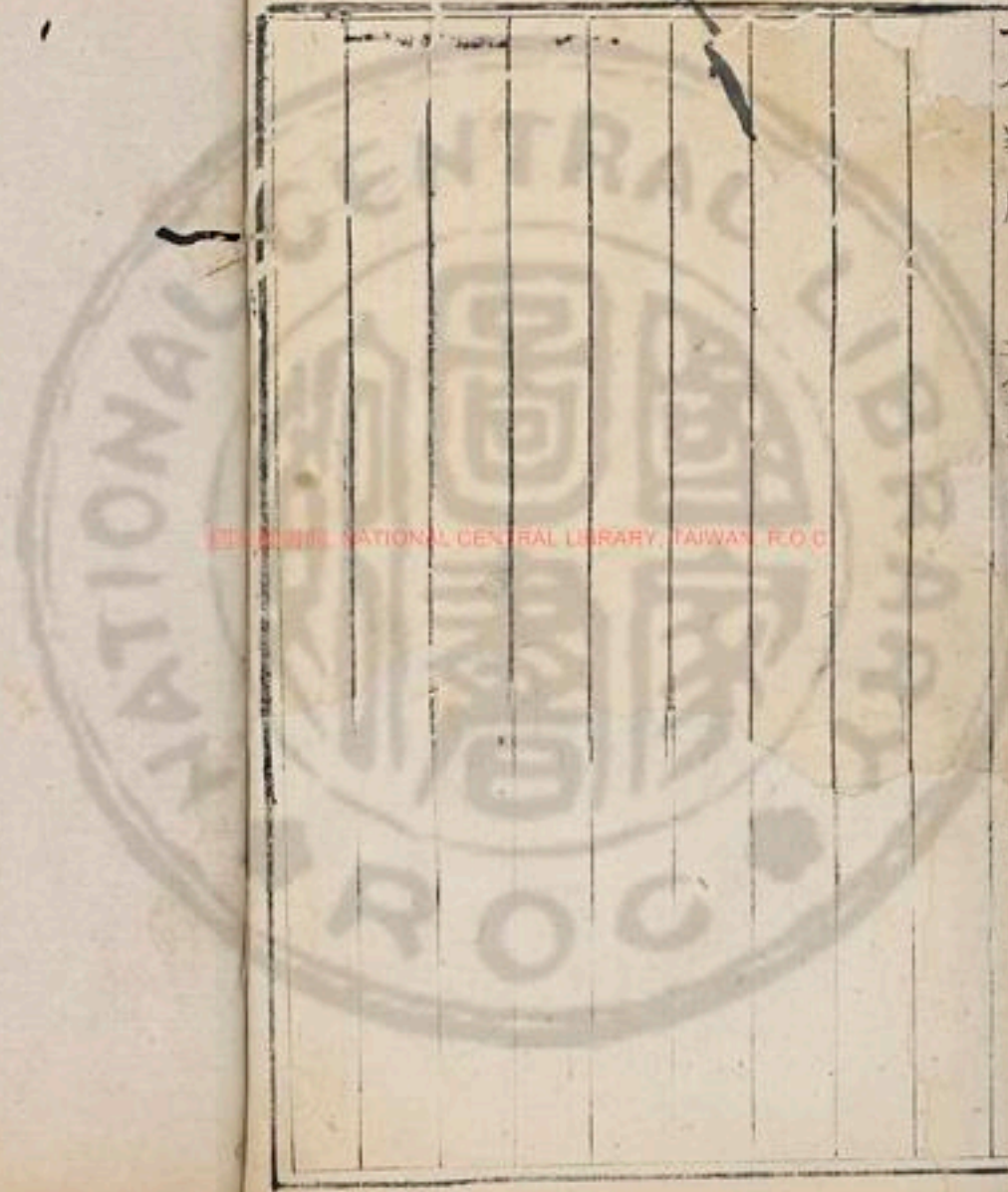
漢食貨志曰。酒者天之美祿。帝之所以順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老。百福之會。非酒不行。

桓寬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饑。故餘菜肉者。難為言隱約。處逸樂者。難為言勤苦。○被紕躡音皮也

博梁齒肥者。不知短褐之寒。糖糒之苦也。從容房闈之間。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蹠耒躬耕者之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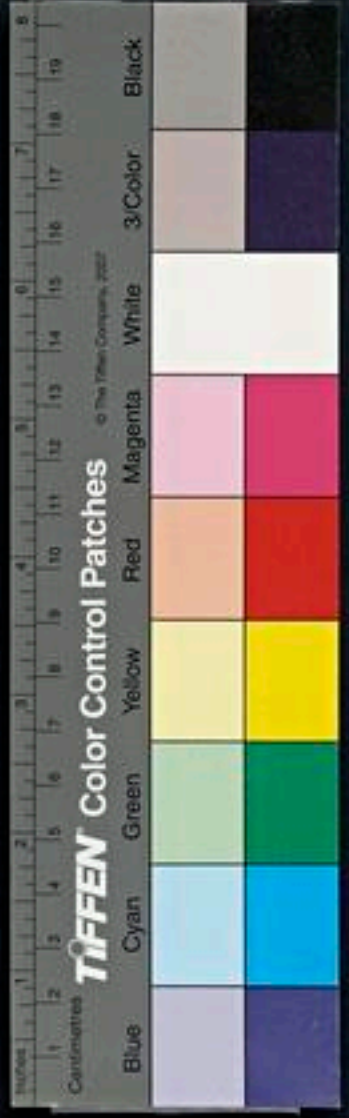
古今類
宋孔琳議曰。所甘不迥一味。而陳必方丈。適口之外。皆為悅目之費。富者以之示夸。貧者為之單產。裴潏曰。夫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水火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五行以生也。發為五味。天地生之。所以奉之。聖人亦調以致康彊。宣廟因光祿官竊減外夷供給。謂侍臣曰。毋謂飲食細故。不干大體。昔華元殺羊烹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勾踐投醪於江。與衆共飲。人感悅。遂成霸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月





國立中央圖書館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十七

品物類 異端 外夷 藝術 鳥

異端

淮南子曰。澆淳散樸。禪道以偽。慈德以行。五
生。○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裂道而議
訟。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絃歌鼓舞。
書。以賈名譽於天下。○夫絃歌鼓舞。以爲
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
非之。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墨子之一



之。今性保真。不以物畧形。揚子之所

之。趨舍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

則已。之所處。失其處。則無是。此之是非。非彼

之非。非彼之非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

南華經曰。天下大亂。聖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

一察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

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備。一

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窺

能徭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九故內聖外王。

闇而不明。齷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

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

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文子曰。今略類分其說。稱為惠者。生奸。此法家之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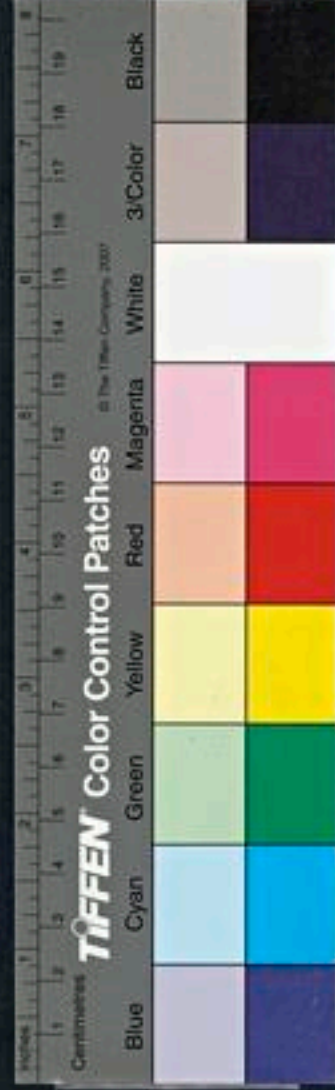
政勝。其民不附其上。此術家之說。國之所以自者。必

死也。此兵家之說。○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

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

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玄牝



古今要略 卷十七
地根○列子曰大道以多岐十羊學者

傳燈錄曰禪有五有凡夫禪有外道禪有

大乘禪有撮上乘禪無為經曰妙門有三華滿經為中乘助衆

集仙錄曰形如生人者尸解也。三不青皮不

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人者尸解也。有死而更生者

有未斂而失其尸者有髮脫而形飛者皆尸解也。

王子曰黨同伐異。競開戶牖。以入主。相為柶。雖

經表章。太義鬱而未顯。暫爾崇尚。正學屈而未伸。

三洞道科曰。道士有五。一天真道士。高玄皇人之所

也。二神仙道士。杜冲尹軌之例也。三山居道士。許由

巢父之比也。四出家道士。宋倫彭謨之匹也。五在家

道士。黃瓊錢鏗之倫也。

司馬遷曰。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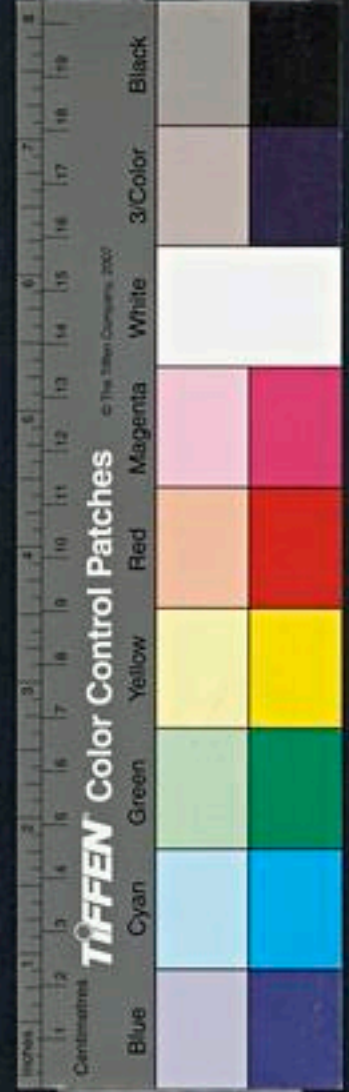
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

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

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導。是以其事

不可徧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

然真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



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承儒墨之善。撮各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形神發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道寧無為。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實以虛無為本。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窺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

曹植曰。甘陵有甘始。盧江有左慈。陽城有祁儉。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接姦詭而行妖惡。豈欲觀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遼海。釋金絡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

宋慧林曰。釋氏即物為空。空物為一。老氏有無兩行。空有為異。二儀靈長於宇宙。萬品盈生於天地。孰是



空哉。空其自性之有。不害因假之體也。

齊顧歡曰。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羸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貫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

○仙化以變形為止。泥洹以陶符為先。泥音九玄門始入欲定其

心或使人存想中黃或存想泥洹在額中黃在并使人心神駐彼以息妄念名一心猿鎖意馬纏

變形者白首還童。而未能無死。神者使塵惑日損。

湛然常存。

齊明傳曰。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

齊孟景曰。一之為妙。空玄絕於有景。神化賒於無窮。

為萬物而無為。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強號為一。

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

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等級隨緣。共

遵斯一。

齊史臣論曰。道本虛無。非由學至。絕聖弃智。已成有

為。有為之無。終非道本。若使本末同無。曾何等級。佛



古今類聚 卷之六
則不然。轉暗成明。梯愚入聖。途雖遠而可踐。業雖廣而有期。勸慕之道。物我無隔。而局情淺智。鮮能勝受。唐辛替否曰。所謂佛者。清淨慈悲。體道濟物。不欲利以損人。不榮身以害教。今大建寺宇。廣營第宅。伐木空山。不給梁棟。運土塞衢。不充墻壁。夫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愛物。榮身則不清淨。寧佛者之心乎。臣以為滅雕琢之費。以賙不足。是有佛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佛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回不惑之祿。以購清廉。是有唐虞之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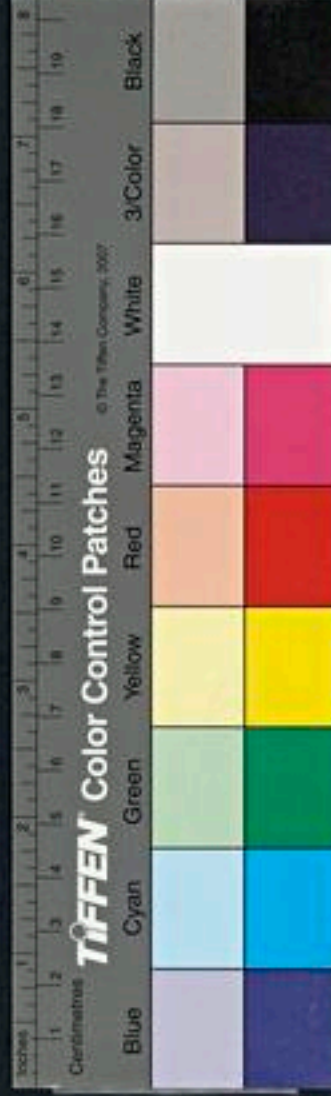
李叔明傳曰。佛空寂無為者也。道清虛寡欲者也。今迷其內而飾其外。使農夫工女。墮業以避役。故農桑不勸。兵賦日屈。

釋老志曰。諸佛法身。有二種義。一者真實。二者權應。真實身。謂至極之體。妙絕拘類。不得以方處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應。體常湛然。權應身。謂和光六道。同塵萬類。生滅隨時。修短應物。形由感生。體非實有。



權形雖謝。真體不遷。但時無妙感。故莫得常見耳。
焦光傳曰。夫世之所常趣者。榮味也。形之所不可釋
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室宅也。口之所不能已
者。言語也。心之所不可絕者。親戚也。今棄榮味。釋衣
服。離室宅。絕親戚。曠然以天地為棟宇。闇然合至道
之精。出群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
其意。四海之廣。不能以回其願。妙音與夫三皇之先
者同矣。結繩以來。未及其至也。

韓愈曰。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
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
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
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于
揚。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
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
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
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
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
曰。吾師亦嘗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



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

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不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



其人。大其書。虛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程明道曰。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外夷

舜典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大禹謨曰。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禹貢曰。夷皮服。萊夷作牧。嶠夷既畧。淮夷蠙珠暨魚。島夷卉服。西戎即敘。

小雅六月曰。玁狁匪茹。茹度也。言不度量也。整居焦穫。侵鎬

及方。至於涇陽。○采芑曰。蠢爾蠻荆。大邦為讐。○魯

頌泮水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商頌殷武曰。維女汝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左傳祭父曰。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



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脩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乎有刑辟之罰。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陳詞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兵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管仲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厭足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單襄公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酒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

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魏絳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震動。諸侯感懷。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監於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胡傳曰。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羗胡而居塞



古今類聚 卷二十七
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

王制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鹽鐵論曰。春秋不與夷狄中國為禮。為其無信也。匈奴貪狼。因時而動。乘可而發。颺舉電至。而欲以誠信之心。金帛之寶。而信無義之詐。是猶親蹠驕而扶猛虎也。○匈奴無城郭之守。溝池之固。修長也戰強弩之

用倉廩府庫之積。上無義法。下無文理。內則備不足。畏。外則禮不足稱。

史西南夷傳曰。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音頻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

邛音窮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牂音業榆。名為越雋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

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雋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音昨都最大。自徙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

彭音彭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



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

漢匈奴傳曰。夷狄之人。貪而好利。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僻居北陲。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絕內外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敗。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

賈生曰。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及居上。首顧居下。是倒懸之勢也。

宋何承天曰。狡虜之人。食肉衣皮。以馳騁為儀容。以游獵為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草寢。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不差走。齊王融表曰。匈奴以氍毹為帷牀。馳射為糗糧。冠方帽。則犯沙凌雪。服左袵。則風飄鳥逝。若衣以朱裳。載

之玄類

音黑冠也

浩其擢讓。教以翔趨。必同難桎梏。等懼

冰淵。

唐陳子昂曰。夷狄相攻。中國之福。

蕃臣贊曰。吐蕃居寒露之野。物產寡薄。烏海之陰。盛夏積雪。器用不當。中國萬分之一。但上下一力。議事自下。因人所利而行。是能久而疆也。

五代四夷總論曰。自古夷狄之於中國。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蓋自因其盛衰。雖嘗置之治外。而羈縻制馭。恩威之際。不可失也。其得之未必為利。失之自足為患。可不慎歟。

李嚴使蜀論契丹曰。天生四夷。不在九州之內者。自前古王者。皆棄而不論。蓋不欲窮兵黷武也。

明劉基曰。海島之夷人好鯨。得蝦蟹螺蛤皆生食之。以食客。不食則咻焉。探壤之國不衣。見衣冠則駭。反而走以避。五谿之蠻。蓋音珍密音即而珍桂蠹。貢以為方物。不受則疑以逃。

張司空曰。匈奴之性。其寇也。利中國之玉帛貨賄。而不必有其地。利中國之子女技作。而不必有其民。月



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深入則虞歸。久居則虞疾。
廣志曰。和親遣使。中國安矣。冠履倒置。君子謂近辱
焉。幕南犁庭。武功盛矣。深入不毛。君子謂近黷焉。募
繕屯營。設險固矣。疲力匱財。君子謂近勞焉。
楊洪議邊事曰。夷狄之性。利於疾速。不能持久。去來
如風雨。聚散如蟻蜂。得利則鴟張。失勢則鼠遁。乃其
常態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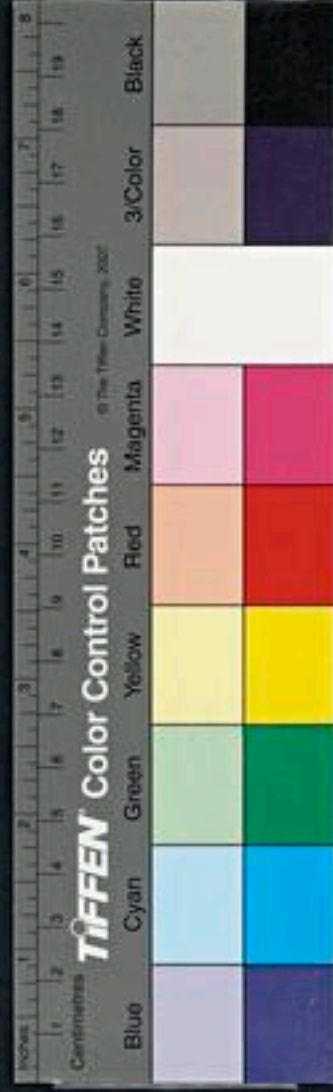
藝術

國風大叔于田曰。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騃如

舞。○叔善射忌。音已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玉制曰。凡執伎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一及百工。凡
執伎以事上者。不戒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
家者。出鄉不與士齒。○樂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
周禮曰。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歲終則
稽其醫事。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為下。

墨子曰。故所謂巧。利於人之謂巧。不利於人之謂拙。
韓子曰。墨子為木鸞。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
先生之巧。至絲使木然。飛。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輓者。



巧也。用咫尺之才，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為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輓，拙為鳶。

荀子曰：好書者衆矣，而蒼頡獨傳者一也。好稼穡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儒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造父者，天下之善御者也，無與焉，則無所見其能。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

○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為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

呂覽曰：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故好事者，未嘗不中。音象中其禍也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淮南子曰：宋人有以玉為其君為楮者，三年而



成。莖柯毫芒。縫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
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
矣。○良匠不能斲金。巧治不能鑠木。金之勢不鑿而
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寄剗也木而為舟。鑠鐵
而為刃。鑄金而為鐘。因其可也。○夫規矩鉤繩者。此
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若夫工匠之為。連機。渺神
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而莫與物為際者。父不
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弦者。
兄不能以喻弟。○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能愈多而得愈薄
矣。

張衡曰。蒲且以飛增逞巧。詹何以沉鈞致精。奕秋以
碁苟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

蔡邕獨斷曰。昔伯翳綜聲於鳥語。葛盧辨音於牛鳴。
董父受氏於秦龍。奚仲供德於衡軸。偃氏興政於巧
工。造父登御於驂騮。非子享土於善園。狼臯取石於
禽囚。考父畢精於筋角。佽飛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
於格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官効力於執蓋。弘羊據



相於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游。

六朝常曜曰。夫博奕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義。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士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假令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隋李騫釋情賦曰。起白雲於促柱。奏綠水於危絃。

唐張彥遠曰。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力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賦彩。五曰經營置位。六曰傳移模寫。

吳臨川曰。蒼頡書。世謂之古文奇字。自黃帝以來。至於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推此而已。史籀音宙始畧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畧變籀法。謂之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大同。秦丞相斯燔滅聖經。負罪萬世。而能損益蒼史。二家文字。為篆書。至今與日月相煥。是固不可以罪掩其



功也。斯之後。工其書以名世者。誰與。七八百年。僅見唐李陽冰。又二百年。僅見宋初徐鉉而已。故人能者多於唐。而表表者不一二噫。何其孤也哉。○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達已而已。漢隸之流為晉隸。則又專於姿媚以悅人。妍巧千狀。見者無不愛之。又極其精力以模擬之。而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明文。治百官。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為用大矣。縮之以簡便。卑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真。弗省弗顧。惟以悅目為姝。何以小用之哉。漢晉而後。若唐若宋。聲名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肯專斯籀之緒。上追科斗鳥迹之遺者。視漢晉為優。然亦間見耳。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超於宋。宋之能者多于唐。

藝術傳曰。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醫巫所以禦妖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神人。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別貴賤也。音律所以和神人。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別貴賤也。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

明張司空曰。楚州犁。白舌相人。國人尊之。擬諸姑布。



子卿。襄王召而問之曰。朕聞荀卿非相。以爲古之人無有也。今子之相。以何術而神乎。州犁伯曰。臣非能相相也。能相人之行也。其人敦龐質厚者富。其人弘毅䟽通者貴。其人愷弟寬舒者壽。其人靜嘿溫良者安。然而有不然者。則什而一二矣。其人譎詭佻達者貧。其人曲鄙黠濫者賤。其人蕩散彘暴者夭。其人險側刺銳者危。然而有不然者。則什而一二矣。故臣之相人也。望其顏色。聽其論詞。察其履行。審其交游。觀其父兄子弟。則美惡之情判矣。是故吉凶脩短。可得而定矣。如以形而已也。則堯長舜短。禹跳湯福。皋陶色如削瓜。伊尹面無須眉。傳說身如植鱗。周公體如斷菑。將以何相斷之乎。故臣非能相相也。能相人之行者也。○古之聖人多矣。或以德聖。或以才聖。或以

藝聖。神農聖於藥。黃帝聖於兵。后稷聖於耕。垂聖於工。夔聖於樂。大撓聖於曆。蒼頡聖於書。巫咸聖於卜。師曠聖於音。奕秋聖於奕。養由基聖於射。易牙聖於味。扁鵲聖於醫。九方臯聖於馬。造父聖於御。風胡聖於劍。之數聖人者。其大小不同。其偏全不同。其貴賤



不同。其聖於藝一也。

鳥獸

乾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坤彖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大畜爻曰。良馬逐。日閑與衛。○係辭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乾為馬。坤為牛。震為龍。巽為雞。坎為豕。離為雉。艮為狗。兌為羊。

堯典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鳥獸孳尾。乳化曰孳。日交接曰尾。

永星大。以正仲夏。鳥獸希革。宵中星虛。以殷仲秋。鳥獸

獸毛毳。音先。米。索也。日短星昴。以正仲冬。鳥獸氄毛。毛落也。

小雅無羊曰。誰謂爾無羊。三百為群。誰謂爾無牛。九

十其犇。○大雅卷阿註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

竹實不食。○國風高覃曰。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

喈喈。○騶虞曰。彼茁者葭。壹發五豝。吁嗟乎騶虞。○

北風曰。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兔爰曰。有兔爰爰。雉

離於羅。○小雅小弁曰。鹿斯之奔。維足伎伎。○白華

曰。有鶩在梁。有鶴在冰。○魯頌泮水白。翩彼飛鷁。集



古今類用
於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

月令曰。鳴鳩弗其羽。戴勝降於桑。○螽蟴昭蘇。羽者
姬伏。毛者孕育。胎者不殯。而卵者不殞。

大戴禮曰。羽虫三百六十。而鳳凰為之長。毛虫三百
六十。而麟為之長。鱗虫三百六十。而龍為之長。

管子曰。蛟龍水中之神者也。乘水則神立。失水則神
廢。

孫子曰。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
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荀子曰。川淵深而魚龍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川
淵者魚龍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川淵枯則魚
龍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

呂覽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與
駑駘同。○使鳥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勳。而牛不可行。
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捲。而牛恣所以之。順也。○夫
弓矢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鈎餌網罟。暴
果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且學之智多。則
獸亂於澤矣。



淮南子曰。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
鳥。穴者穴成而得宿鳥。○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
者為雛鷲。毛者為駒犢。柔者為皮肉。堅者為齒角。○
凡有血氣之虫。含牙戴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
者噬。有毒者螫。有蹄者跌。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
性也。○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且雨也。陰
暄未集。而魚已噉矣。

新書曰。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
心。兩者不等。各有其母。嗚呼。戒之哉。母養乳虎。將傷
天下。

韓詩外傳曰。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
能達。北海有獸。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
南方有鳥。名曰鷦。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
獸。名曰麇。前足鼠。后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蚤蚤距
虛。一物其性非能。頓習蚤蚤距虛。將為假之故也。常
假足於蚤蚤見人
來則急負以走

說苑曰。騰蛇遊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猿得木而捷。
魚得水而驚。處地宜也。○燕雀之侶。不知天地之高。

古今類用 卷一
坎井之蟲。不知江海之大。○楚莊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

說文曰。龍能小能大。能長能短。能幽能明。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

廣雅曰。麟者含仁懷義。行步中規。折旋中矩。游必擇土。翔而後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群行。不旅行。不犯陷穽。不罹網罟。

博物志曰。蝮蛇秋月毒盛。齧草木以泄其氣。草木即死。

太史公曰。鷹隼高飛于雲漢。虎豹長嘯于山林。

謝郁曰。曝鰓之麟。不念杯杓之水。雲霄之翼。豈頭籠樊之糧。何者。所托已盛也。

公孫洪曰。龍之未升。與魚鱉為伍。及其升天。鱗不可覩。

田饒曰。夫黃鶴一舉千里。集君華池。啄君稻梁。君猶貴之。以其從來遠也。鷄有五德。君輕之。以其從來近也。



古今類事
卷之四
吳兢傳曰。猛虎在山。藜藿為之不採。
列仙傳曰。鹿百年為蒼鹿。又百年化為白鹿。又百年
化為玄鹿。

宋濂曰。象以牙而成擒。蚌以珠而見剖。翠以羽而投
網。犀以角而就烹。麝以膻而被獲。雉以彩而受羈。
劉基曰。虎豹之駒。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翼
未就。而有馳驚四海之心。

張司空曰。鳩鳩性一而慈。祝鳩性一而孝。烏得食而
反哺。鷄見食而呼群。騶虞不殺。麒麟好生。此物之有
仁者也。鹿能觸邪。鷹不擊伏。鶻縱暖爪之禽。隼釋懷
胎之鳥。鴛鴦思偶而死。獾赴類而斃。此物之有義者
也。豺祭獸。獺祭魚。蜂蟻必宗其君。睚鳩不亂其匹。羔
飲乳而必跪其母。雉鳴雌而必推其雄。此物之有禮
者也。狼卜食向虎。虎奮衝破。蛇蟠向壬。鵲巢面歲。燕
伏戊巳。蝠忌庚申。猿自斷其尾。麝自決其膻。群鹿環
角而外衛。羚羊懸角而木棲。鴛畫印而開穴。鶴禹步
而發蛇。厲設奴而警察。鷺偃絲而啄魚。螳螂隱葉而
捕蟬。蜘蛛布網而籠蟲。螂蛆禁蛇。蠅蝓轉丸。溪鷺救



邪。螺螄祝子。狐聽於。鵲知雨。此物之有智也。玄鳥以春分來。秋分去。丹鳥以立秋來。立春去。伯趙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以立春鳴。立夏止。此物之有信者也。

草木

乾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大過爻曰。枯楊生梯。

根生則可久 ○枯楊生華。言不無久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

作而百谷草木皆甲拆。

禹貢曰。厥草惟繇。厥木惟條。草木漸包。厥草惟夭。厥

木惟喬。○書傳曰。田雞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

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

小雅谷風曰。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德有所遺 ○國風葛覃

曰。葛之覃兮。施於中谷。維葉萋萋。后妃親治葛 ○采芣苢曰。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婦人無事采為樂

○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大夫妻奉祭 ○大雅行葦曰。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

方體。維葉泥泥。行葦叢生與同氣 ○卷阿曰。梧桐生矣。於彼

朝陽。○皇矣曰。作之屏之。其畱其翳。脩之平之。其灌

其柵。啓之辟之。其柵其柵。攘之剔之。其廩其柵。開創之難



古今考月

月令曰。孟春之月。一德在木。孟夏之月。無伐大樹。

胡傳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

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

失其道。草木猶犯之。而况君乎。

六韜曰。冬木可折。夏條可結。

管子曰。水神集於草本。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

量。

陸賈曰。梗柎豫章。天下之名木。生于深溪之中。無澤

而光。不刻而章。大者治樽。小者治觴。下賜三公。上顯

帝王。

淮南子曰。夫牛蹄之涔。無尺寸之鯉。塊埠之山。無尋

丈之材。○千歲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絲。○桂可食。

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喻人。以有才被害。

韓詩外傳曰。夫春樹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

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

樹也。

說苑曰。高山之巔。無美木。傷于多陽也。大樹之下。無

美草。傷于多陰也。



論衡曰。伐薪於山。如小之木。合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歸。○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一本末內。外一體。

司馬遷曰。松栢為百木之長。而守宮閭。

枚乘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而輪困。中魏相傳曰。干雲蔽日之木。起於青葱。

王昶曰。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冬不衰。

杜弼曰。腐草為螢。老木為蠋。造化不能。誰其然也。

李諧曰。樹迎春而動色。草迎歲而發花。

顧凱曰。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

劉岩夫曰。樹椅桐。可以代琴瑟。植檀梨。可以代甘實。

苟愛其堅貞。豈無松桂也。

柳宗元曰。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若予。其置也若棄。則其美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



劉基曰。樹之材者。以栲栳栢。可以為棟梁。種之必三
五年而後成。其下多種柳樸椒。種之則生。不遇為薪。
故以日計之。則棟梁之利緩。而薪之利速。以歲計之。
則薪之利一。而棟梁之利百。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十七 終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十八

人物類 三皇 五帝 三王 五霸

古今名臣

三皇

繫辭曰。包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
作。

帝王世紀曰。孔子稱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是以
化合神者稱皇。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
管子曰。明一者皇。允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



劉基曰。樹之材者。以栲栳栢。可以為棟梁。種之必三
五年而後成。其下多種柳樸椒。種之則生。不遇為薪。
故以日計之。則棟梁之利緩。而薪之利速。以歲計之。
則薪之利一。而棟梁之利百。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十七 終

新選古今類腋卷之十八

人物類 三皇 五帝 三王 五霸

古今名臣

三皇

繫辭曰。包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
作。

帝王世紀曰。孔子稱天子之德。感天地。洞八方。是以
化合神者稱皇。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
管子曰。明一者皇。允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



伯。

荀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用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用之。不如愛而不用者之功也。

文子曰。伏羲神農之世。其民顓蒙。瞋瞋踴踴。不知所以然而然。是以永年。黃帝堯舜之世。其民樸以有立。職職植植。而弗鄙弗天。是以難老。

淮南子曰。至德之世。音聃於淵淵之域。而徒倚於

汗漫之宇。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濛為景柱。而浮揚乎無畛。音崖之際。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群生莫不顓顓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為一。而萬物大優。○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嬉。鼓腹而遊。

董子曰。三皇。三才也。五帝。五常也。三王。三明也。五霸。五嶽也。

春秋運斗樞曰。伏羲女媧神農。是為三皇也。皇者包

元履中。開陰布網。於天畫地。神化潛通。
春秋緯曰。天皇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九州長天下也。

潛夫論曰。太古之時。兆黎初載。未有上下而自順序。天未事焉。君未設焉。未殺矯處。或相凌虐。為萌巨害。於是天命聖人。使司牧之。勿令失性。四海蒙利。草木被德。

禮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龜書。伏羲乃則象作易。

三皇本紀曰。開闢之初。君臣之始。天地初立。有天皇氏。澹泊無所施為。而俗自化。以木德王。地皇氏以火德王。興於熊耳龍門。人皇氏乘雲車。駕六羽。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

史記曰。大皞庖犧氏有聖德。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始制嫁娶。以儻皮為禮。結網罟以教佃漁。養犧牲以充庖厨。○女媧氏有神聖之德。諸侯共工氏與祝融戰不勝。



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氏乃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鼈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舊物。○炎帝神農氏。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用。以教萬人。始教耕作。蜡祭。以赭者。鞭鞭草木。嘗百草。始有醫學。教人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為六十四卦。

陸賈曰。神農以為行虫走獸。難以久養。民乃求可食物。嘗百草之實。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穀。

唐書曰。合天地之德。韞日月之明。眇然遠思。以登太和。此伏羲氏所以為三皇之首也。

薛道衡曰。太始太素。荒茫造化之初。天皇地皇。杳冥書契之外。其道絕。其迹遠。言談所不指。耳目所不逮。白虎通曰。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總美。大稱也。煌煌人莫能遠也。煩一夫。據一士。以勞天下。不為皇也。故黃金棄於山。珠玉捐於淵。虛無寥廓。與天地通靈也。宋邵子曰。三皇之時如春。○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勸。五霸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



尚自然。夫自然者。為無有之謂也。無為者。非不為也。不固為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為固有者。其惟三皇乎。○三皇之治。不見形迹。莫得而名焉。故不言而民自化。其道則同。其所以為化則異。故曰同聖而異化。

五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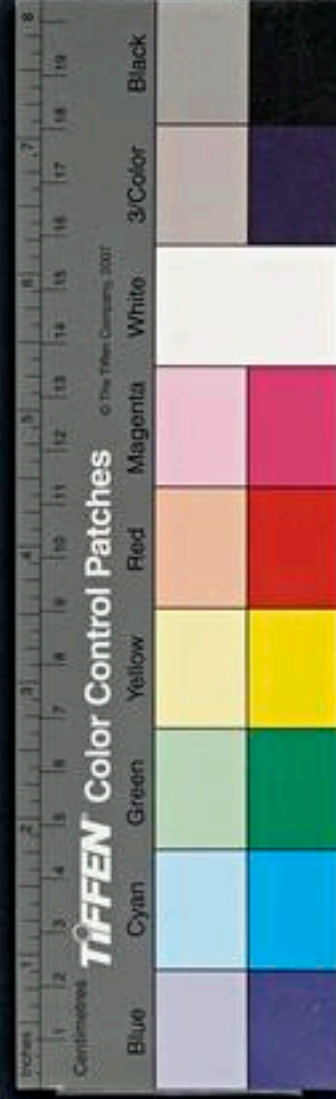
繫辭曰。堯舜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

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舜典曰。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叙。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勿迷。帝曰。咨爾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益稷謨曰。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唯帝是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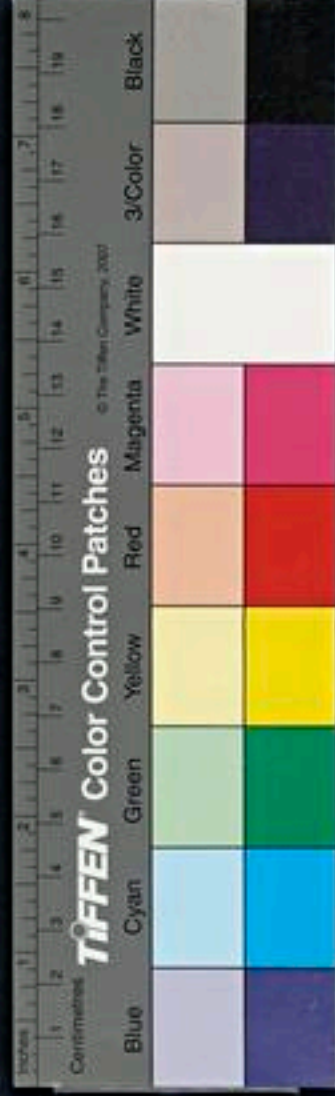
祭法曰。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均賞刑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鄴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脩之。契為司徒。



而民成。冥動其官而不死。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

家語曰。黃帝名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狗齋。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脩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獲寶鼎。迎日推策。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淳化。鳥獸蟲蛇。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帝顓頊高陽。靜淵以有謀。䟽通而知事。

養材以任地。戴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帝嚳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既古既執中而偏天下。○郊子朝魯。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太昊以龍。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為鳥師。而鳥



古今類聚
名。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能同不否故也。孔子聞之。遂見郊子而學焉。管子曰。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

荀子曰。人主者。守至約而詳。事至狹而切。垂衣裳。不下簞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帝王。○王者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故不戰而勝。

不攻而得。兵甲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伯而伯。欲疆而疆矣。

鬻子曰。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故其道首首然。萬世為福。萬世為教者。唯從黃帝以上。舜禹以下而已矣。

呂覽曰。五帝先道而後德。故德莫勝焉。三王先德而後事。故事莫功焉。五伯先事而後兵。故兵莫強焉。

舜有子九人。不予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



古今類月
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

尸子曰。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堯問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言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可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嬪。媵之。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

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乙。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體太乙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申洩四時。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昭導。普汜而無私。翻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

形萬類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形類。則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歛。不失其序。喜怒剛柔。不雜其理。用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非此無道。○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為友。下與造化為人。○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此之謂三。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



序。朋友之信。此之謂五。○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使強不得掩弱。衆不得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天。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輔弼公而不阿。道不拾遺。市不預賈。城郭不開。邑無盜賊。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道路。而無忿爭之心。○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斷。素題不斫。珍怪竒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白狐。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綌形。鹿裘御寒。養生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

負然。○列子曰。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頌戴已歟。不頌戴已歟。頌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粒我蒸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白虎通曰。帝王者號也。號者功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別優劣也。

禮斗威儀曰。帝者得其根莖。王者得其英華。伯者得其附枝。故帝道不行。不能王。王道不行。不能伯。伯道



不行不能守其身。

抱朴子曰。黃帝生而能言。後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體之者。猶復不敢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授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上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諮子心。論導養而質玄素。二女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內經。則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姦。則記白澤之辭。相地理。則書青烏之說。救傷殘。則綴金冶之術。故能畢記秘要。窮盡道真。遂勒升龍以高濟。

與天地于罔極。

韓子曰。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其年而耕者讓畔。河濱漁者爭壇。舜往漁。其年而漁者讓長。東之夷陶者苦窳。舜往陶。其年而器以牢。

帝王世紀曰。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二十而登帝位。平九黎之亂。以水事紀官。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于是鬼神不謀。萬物有序。始都窮桑。徙商丘。命飛龍効八風之音。作樂五英以祭上帝。○帝嚳年十五而佐顓頊。四十登位都亳。以人事紀官。



古今類
故以勾芒為木正。祝融為火正。蓐收為金正。玄冥為水正。后土為土正。是五行之官。分職而治諸侯。於是化被天下。遂作樂六莖以康帝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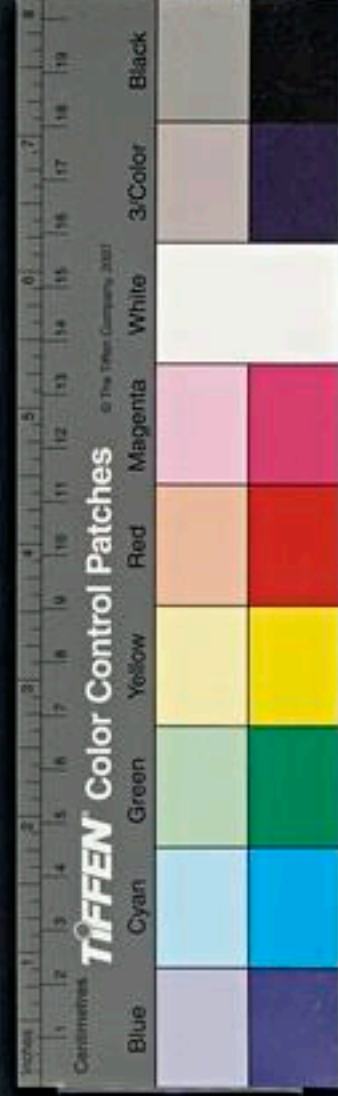
本紀曰。虞舜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堯以二女妻舜。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乃賜舜絺衣與琴。舜舉八元八愷。流四凶。遷於四裔。以禦魘魅。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凰來翔。

史記曰。帝堯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牧

冠也。以其能純衣束髮。故曰牧。

彤車乘白馬。能明馴德。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信飭百官。衆功皆興。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病而利一人。而授舜以天下。

龜錯曰。五帝神聖。其巨莫能及。故自親事動靜。上配天。下配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虫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膏露降。五谷熟。祇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



古今類用
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所謂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

隋薛道衡曰。羲軒以降。爰暨唐虞。則乾象而施法度。觀人文而化天下。然後帝王之位可重。聖哲之道可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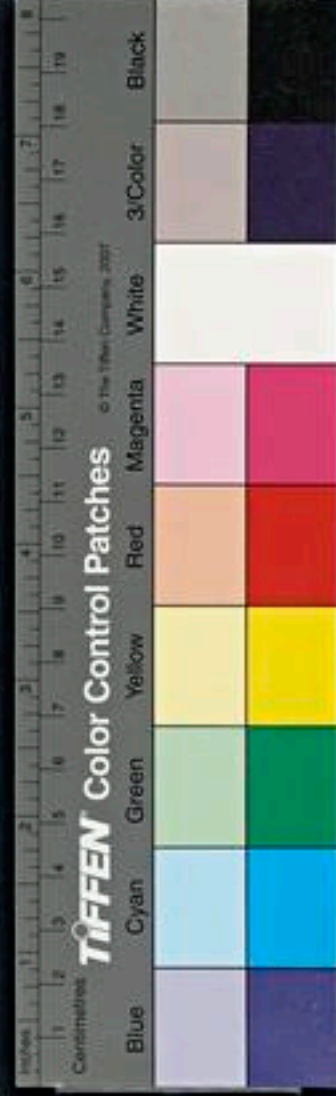
宋邵子曰。五帝之時如夏。○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霸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德教民。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大讓也者。先人後己之謂也。以天下授人而不為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為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素有者。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若已無已有。則舉一毛以取與於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而况天下乎。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己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張子曰。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程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論善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得而爭。

奪興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法也。
胡五峯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
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
不能大。則以事為大而處之也難矣。

元許魯齋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如
堯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而不能
使已子之不來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也。湯武能通
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紂。聖人遇變而通
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一毫之已私無與也。

明劉基曰。民猶沙也。有天下者。唯能搏而聚之耳。堯
舜之民。猶以漆搏沙。無時而解。故堯崩。百姓如喪考
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非威驅而令肅之也。三代之
民。猶以膠搏沙。雖有時而融。不釋然離也。故以子孫
傳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後衰。又繼而得賢焉。則
復興。必有大無道如桀與紂。而又有賢聖諸侯如商
湯周武王者。間之而後亡。其無道未如桀紂者不亡。
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丁其時而間之者。亦
不亡。伯世之民。猶以水搏沙。其合也若不可開。猶水



之亦然。一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搏沙。拳則合，放則散。不求其聚之之道，而以責於民，曰：是頑而好叛，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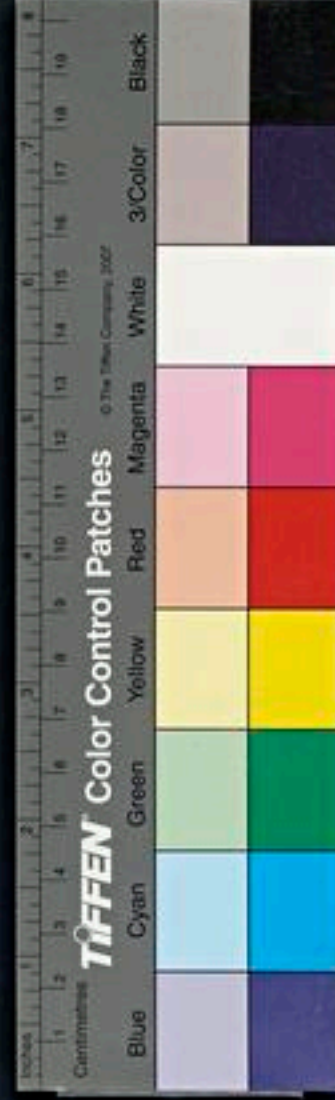
揚慎璣語曰：舜欲旗樹赤幟古今而不成，足以成帝

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武王欲及成湯而不成，既足以王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欲為五帝而不成者，三王是也。欲為三王而不成者，五伯是也。欲為五伯而不成者，六國是也。欲為六國而不成者，七六國是也。故曰：學乎其上，僅得其中；學乎其中，斯為下矣。

三王

書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徵禹，吾其魚乎。

家語曰：虞芮爭田而訟，入文王之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於大夫，大夫讓於卿，虞芮之君曰：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自相與而退。孔



古今類月
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
教而聽。至矣哉。○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
玉也。曰。諸侯之玉。即取歸之。天下聞之。曰。武王庶於
財矣。見女。曰。誰之女也。曰。諸侯之女。即取歸之。天下
聞之。曰。武王庶於色矣。

周書曰。文王在鎬。召太子發曰。我身老矣。吾語汝。我
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吾厚德而廣惠。不為驕侈。
不為泰靡。童牛不服。童馬不馳。土不失其宜。萬物不
失其性。天下不失時。以成萬材。萬材以成。牧以為人
利之。而勿德。是謂大仁。

管子曰。循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
王者富民。伯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
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
溢而下漏。○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伯。權謀立
而亡。○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道。
伯者之法。與伯者之人為之。則亦伯道。亡國之法。與
亡國之人為之。則亦亡。

管子曰。禹飯一饋而七起。曰。吾不恐四海之士留於

道路也。恐不留吾門也。是以四海之士皆至。禹當朝廷。門可以羅雀。

淮南子曰。禹沐淫雨。櫛疾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關。乘四載。隨山刊木。平治水土。定七百國。○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舟中失色。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功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以滑和。言不務和。觀龍猶蝦蟇。顏色不變。禹之視物亦細矣。無所激。禹視龍猶蝦蟇。顏色不變。禹之視物亦細矣。韓詩外傳。田。王者之論德也。而不尊無功。不官無德。不誅無罪。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故上賢使能。而等級

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罰不過。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夫是之謂王者之德。

說苑曰。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伯者之政威之。疆者之政脇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脇之。脇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湯欲伐桀。伊尹請且乏貢職。以觀夏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



乃謝請服入貢職。明年又乏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桀。遷之於南巢。○揚子曰。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說林曰。火之燠也。終不如日之暴也。水之沃也。終不如雨之潤也。伯功之利人也。終不如王道之澤物也。是故飲食既足。則施予可無捐也。杠梁既成。則乘輿可無濟也。華夏既奠。則安攘可無施也。信義既行。則盟會可無脩也。

齊丘子曰。伯禹之容蕩蕩然。殷湯之容堂堂然。文王

之容巍巍然。武王之容諤諤然。

韓子曰。昔文王請入西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解炮

烙之刑。天下皆說。

音悅

帝王世紀曰。成湯出。見羅者。方祝曰。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四方來者。皆入吾羅。湯曰。噫。盡之矣。非桀其孰能為此哉。乃命解其三面。置其一而更教之。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諸侯聞之。咸曰。湯之德至矣。澤及禽獸。况於人乎。一時歸者三十六國。○湯自伐桀後。大旱七年。



殷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民也。若必
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以已為牲。禱於
桑林之社。言未已。而大雨方數千里。○武王命召公
釋箕子之囚。命原公釋百姓之囚。命南宮适散鹿臺
之財。發鉅橋之粟。命宗祝享祀於軍。微子膠鬲皆委
質為臣。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猶封其墓。况其
生者乎。王之於賢仁也。亡者猶表其廬。况其存者乎。
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籍者乎。

史本紀堯用鯀治水。功用不成。帝舉鯀子禹。而使續

鯀之業。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遠。其行可觀。其言
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壘壘穆穆。為綱為紀。勞
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開九州。通九道。
陂九澤。度九山。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
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於天下。天下於是大平
治。○周文王為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王季
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
士以此多歸之。伐崇侯虎。而作豐邑。其囚羑里。蓋益
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武王脩文王緒業。太公望



為師觀兵孟津。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六自上覆於下。至於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乃東伐紂。紂師皆倒戈以戰。以開武王。紂走登於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武王至於周。自夜不寐。周公旦曰。曷為不寐。王曰。維天不享殷。自癸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黃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寘。臧以至今。至今而或我未定天保。何敢寐。鼂錯曰。古之三王。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

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為之。情之所惡。不以強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

齊高祖詔曰。五德更紹。帝迹所以代昌。三正迭隆。王度所以改耀。世有質文。時或因革。其資元膺曆。經道振民。固以異術同揆。殊流共貫者矣。

史臣贊曰。唐虞之時。泰和之景象也。禹啓之世。亨通之嘉會也。夏商之末。其肅殺之秋乎。聖人之道。揖遜



古今類朋 卷一
於唐虞家傳於夏禹。放伐於商周。謂放伐非聖人之道不可也。

宋邵子曰。三王之時如秋。○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霸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曰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曰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弑君耶。○三王興事造業。唯恐不及。故曰同才而異勸。五霸則詭譎相勝。無所不至。然猶假乎正也。故曰同術而異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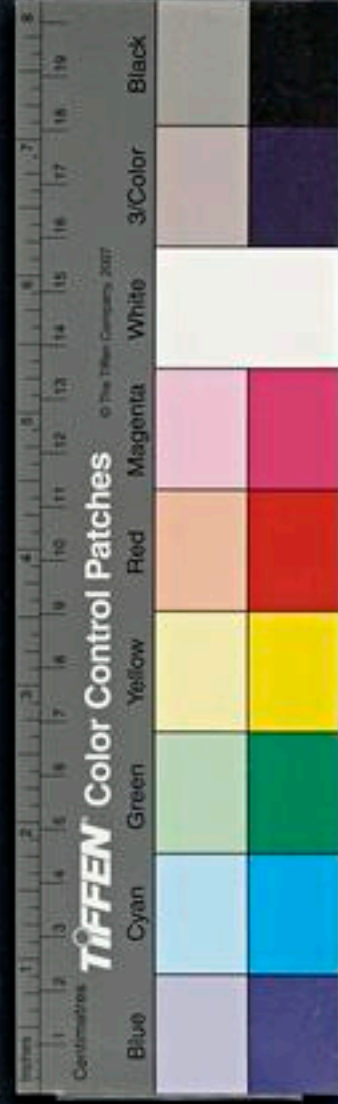
五霸

檀弓曰。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為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

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為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左傳曰。桓公伐楚。楚成王使與師言曰。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霸。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對

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退。次於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視之。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隣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隣國。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為之皮幣。以驟聘。頓於諸侯。以安四隣。則四



隣之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濬。二使海於有蔽。以海渠彌於有渚。依蔽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堂原。姑與漆里。四使海於有蔽。渠彌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二使

海於有蔽。渠彌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隣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南至於陶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鄆。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文公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有馬二十乘。將死於齊而已矣。曰。民生安樂。誰知其他。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文公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蚕妾在焉。莫知其存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



古今類用
從之。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詩云上帝臨汝。無貳爾心。
先王其知之矣。貳將可乎。子去晉難而及於此。自子
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
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貳必有咎。公
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
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况其順
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不
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
詩云。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

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
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
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畏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
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
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伯者也。子而棄之。不亦
難乎。齊國之改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
時日及矣。公子幾矣。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
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懷不可從。公子
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弗聽。姜與子犯謀。醉而載。



古今類例 卷十一
之以行。○公子重耳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及晉國，則何以報不殺？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弭，弓末之無緣者。右屬櫜鞬，音箭，以受子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后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

能廢之？違天必有咎。乃送諸秦。秦伯內之。○晉

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

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示尊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之矣。

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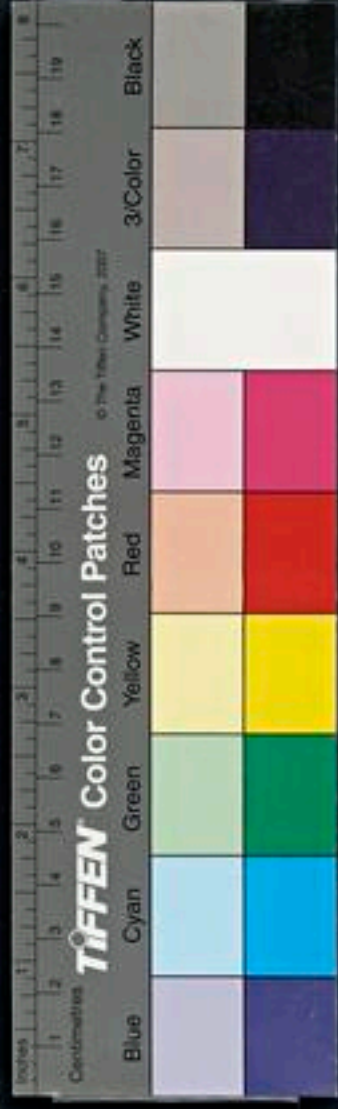
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

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

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

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晉侯入曹，數之。且曰：獻狀

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初，侯出亡，至曹，曹君不禮。



荀衆不說其君之不報也則有辭矣。不如子之以說其衆。衆說必咎其君。其君不聽。然後誅焉。雖能禦我誰與。是故泛舟於河。歸糶於晉。○宋公圍曹。討不服也。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脩德乎。無闕而後動。○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

○晉侯將與楚戰。召咎犯而問曰。楚衆我寡。柰何。而可對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君亦詐之而已。以告雍季。雍季曰。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詐偽之道。雖令偷可。後將無復。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敗楚人。反而為賞。雍季在上。左右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烏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



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雖不
終始。足以霸矣。○秦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敵之役。戰
於彭衙。敗績。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
民。趙成子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惡。不可當
也。詩曰。無念爾祖。幸備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忘。
其可敵乎。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於郊。封殽尸
前股而死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
之為君也。樂人之周也。與人之堂也。孟明之臣也。
其不辭也。能懼思也。○秦伯卒。以子車氏三子為殉。

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
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
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整。天贊
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
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
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儼音殘。儼嚴未整。聲也。可也。○宋
公使邾文公用鄆于於次。雉之社。款以屬東夷。司馬
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
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



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莊王圖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於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惟命。其剪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激福於厲。宣桓武。不戕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退三十里而許之乎。○楚子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國語曰。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
有敢諫者。死。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
鍾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曰。有烏在於阜。三年

不蜚不鳴。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國人大悅。

呂覽曰。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孤不與。敢問其說。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為上賞。教我以善。疆我以賢者。吾以為次賞。拂我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為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國之勞徒。則陶孤將為首矣。周內史與聞之曰。晉國其伯乎。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

白虎通曰。五伯者何謂也。昔三王之道衰。而五伯存其政。率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分。興復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伯也。

史。齊桓公曰。寡人南征。至召陵。盟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



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
物至。乃得封。桓乃止。

史斷曰。五伯迭興。始于桓公。卒于楚莊。蓋歷七王。九
十五年于此矣。齊桓晉文。功在王室。秦穆定晉。已而
伐晉。伐戎。以成伯功。未乃收其賢臣以殉。其不得為
盟主。固宜。楚莊初滅庸。以自豐。至窺周鼎。已而伐國。
殆無寧日。宋襄智不如桓文。強不如秦楚。區區姑息
為仁義。而不免於自辱也。宜哉。

龜錯曰。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其行
賞也。非以虛名妄取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名其功
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後暴心也。以禁天下
不忠不孝而害國者也。

晉王鎮惡曰。自三代以來。醇風稍薄。成功濟務。尊上
權道。雖復負扈南面。比號軒儀。莫不自謝王風。率由
伯力。功雖有餘。而德未足也。若非樹竒功於難立。震
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矣。

宋邵子曰。五伯之時如冬。○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
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五霸同術而異率。同



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也。取以利不以義。然後謂之爭。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爭夫強弱者也。猶借夫名焉者。謂之曲直。名也者命物正事之稱也。利也者養人成務之具也。名不以仁。無以守業。利不以義。無以居功。利不以功。居名不以業。守則亂矣。民所以必爭之也。五霸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霸。霸又不足則夷狄矣。若然則五霸不謂無功於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周之東

遷。文武之功。德於是乎盡矣。猶能維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絕如綫。夷狄不致屠害中原者。猶五霸借名之力也。

明劉基曰。五伯之時。天下之亂極矣。稱諸侯之德。無以加焉。雖假而愈於不能。故聖人有取也。故曰誠勝假。假勝無。○甚矣仁義之莫彊於天下也。五伯假之而猶足以維天下。而獲天下之顯名。而况於出之以忠。行之以信者哉。

古今名臣



明夷爻曰。箕子之明夷。初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君爽公曰。今在于小乙。且若遊大川。予往。暨汝爽其濟。○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維有若虢叔。有若閑天。有若散宜生。有若南宮括。

檀弓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力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我則隨武子乎。利其

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謚于君。曰。日月有時。將塋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隣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家語。子貢問今之人臣孰為賢。子曰。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汝聞用力為賢。進賢為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

呂覽管子復於桓公曰。懇田六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如甯邀。請置以為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開習。臣不如隰朋。請置以為大行。炎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為大諫。臣。平屠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子城父。請置以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為大理。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

說苑曰。舜耕歷山而逃於河畔。立為天子。則其遇堯也。傳說負壤土。釋版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巧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



牛朝歌。行年九十。為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目。居檻車中。車中起為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耳五羊皮。伯氏牧牛。以為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為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莊王也。○桓公用管仲。鮑叔隰。朋賓胥無甯戚。三存亡國。一繼絕世。救中國。攘夷狄。卒脅荆蠻。以尊周室。霸諸侯。晉文公。凡咎犯。先軫。陽處父。強中國。敗強楚。合諸侯。朝天子。以顯周室。楚莊王。用孫叔敖。司馬子反。將軍子重。征陳。從政。敗強晉。無敵於

天下。秦穆公用百里奚。子蹇。叔子。王子廖。及由餘。據有雍。攘敗西戎。吳用延州來季子。延州來季子。齊食邑。并冀州。揚威於鷄父。至簡公。用子產。裨諶。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察安寧。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

文中子曰。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子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二系相乘。而宗祀不絕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心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也。深乎深乎。一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辱



古今類賦
蒼生也。

漢名臣贊曰。

公。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

燕雀。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烏能致此位乎。是時
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
度多闕。上方欲用文臣。求之。亦弗及。始以蒲輪迎枚
生。見主父而歎息。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
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
亦叢時版築飯牛之類已。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
則公孫弘。董仲舒。乙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

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
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
朱買臣。曆數。則唐都。治下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
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蕪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
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
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
選茂異。而蕭望之。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
更始。以儒術。
趙充國。魏相。丙
褒。以文章。頭。將相。則張安世。
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



龔遂鄭弘召

哥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

敞之屬皆大

於世參諸名臣亦其次也

後魏崔浩曰王猛之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

唐太宗詔曰黃帝得力牧為五帝先夏禹得咎繇為三王祖齊桓得管仲為五伯長

房彥謙曰鄭有子產魯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士會宋蕪軾曰不求一時之功而愛君以全其宗社此上

臣也。范文子當郟之役不歆使戰。晉不聽而敗之。始若無智。而后郤氏之禍。幾不免焉。卒以身當之。其過人也遠矣。

真西山曰。子產當內有諸侯大夫之爭。外有晉楚兵之至。且所事也。皆九庸之主。而馳詞執禮。確不可犯。以勢。卒能以弱反強。蓋聖門中之能臣也。春秋諸大夫。未有能及之者。

范祖禹曰。

千盛矣。登瀛洲者十八人。如

父烟者二十人。如李靖魏徵



干刑措不用。豈幸有哉。

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

羅豫辛曰。國人才。可與權。杜全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與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而不可以有加。張良近太山之材畧。諸侯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吁則宜。語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於大任小。惜哉。○子房之報韓而佐漢。孔明之佐漢而討賊。此其事同也。子房之功成身退。而從赤松子

遊。即孔明之高臥隆中。抱膝長吟。此其志同也。子房之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即孔明之七縱七擒。八陣一圖。此其才同也。但子房之所為者。孔明皆有不屑。而孔明之所為者。子房或有不能。觀其躡足附耳之態。孔明肯為之乎。釋楚不擊。養虎自遺患之言。孔明肯為之乎。孔明曰。親賢人。遠小人。子房所任用者。率多販繒屠狗。其優見矣。

張南汀曰。

寇方是時。晉室之勢殆矣。梁為所破。而謝安方且從容應



辭

功。蓋其方

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
俾苟然也。安明於用人。不以

親疎而廢。必有謀。人善使人。牢之勇銳出衆。而安於
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
重兵於後。此止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於前。此奇也。
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攖其鋒。直搏而勝之。固已奪其
心矣。淝水之戰。其昧亦已在目中。故秦兵一退。風聲
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心
故也。安之方略素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

固為是哉。夫有所。四且。至於郗上流之兵。又其一
奇也。得上流之。以助益。而遠足以銷薄聲勢。
搖動人心。一郗。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
安。安見之明且審。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晉
室之勢。獨任一謝。秦百萬之師。以予觀
之。非特安方略之。義純固。負荷國事。
直欲與晉室同存。克成勳業。誠與
才合於也。云。出者哉。

司馬

義發而著



之

言

也。駢市

數千之衆。唯

守則不可

拔。斯可謂之才矣。

也。明君臣之

大分。職天下之大

斯可謂之義矣。攻

城。拔邑之衆。斬首

功也。控扼天下之咽

侯。蔽全天下之大

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

斯可謂之功矣。

也。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

而猶不免於流俗之致。况其曖曖者耶。

程子曰。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為朝廷尊禮者。大臣曰

韓富公。侍從曰司馬。

退者十餘人。好學樂

隱居。謝聘。人皆相

知。畏。廉。耻。欲行一

先生知。

吳臨川曰。張文成

公。四人之功業不

一。文成

文成



以事君務公以信民
喪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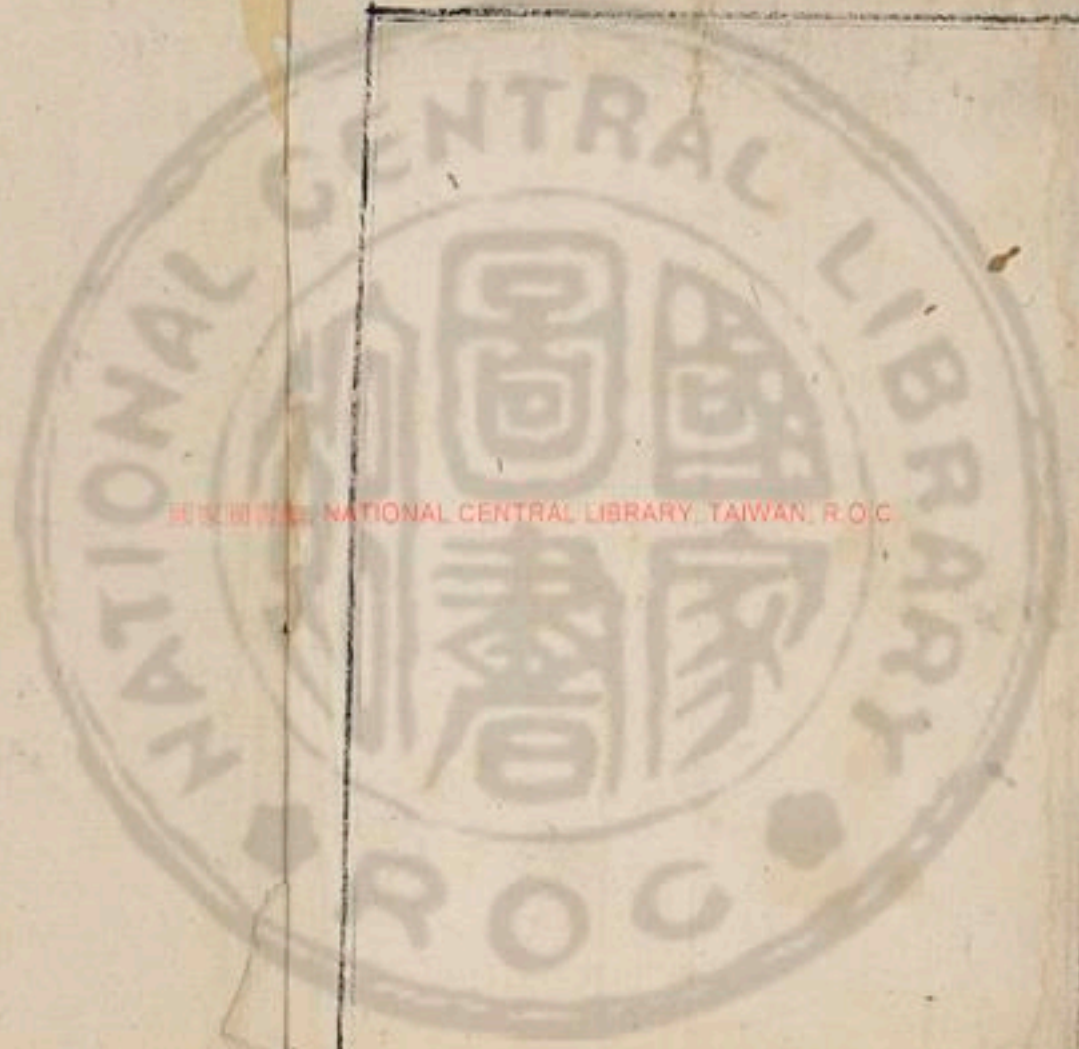
且知
平廣
易地則皆然故朱
也。
王磐曰讀嘉祐之
至岳劉諾人入則
及也。至于宋庠
養豈朝夕哉。
高皇曰歷代名臣其

古今類史

二十六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07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8 010

